

(插图完整版)

“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投资理财经典”

向“美国最伟大的股票投机客”杰西·利文摩尔致敬

股票操盘手 回忆录

REMINISCENCES

[美] 埃德温·拉斐尔 (Edwin Lefèvre) 著

OF A STOCK OPERATOR

新
知
堂
PDG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 (美)拉斐尔(Lefèvre, E.)著;
刘海青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8

书名原文: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ISBN 978 - 7 - 5118 - 0839 - 4

I. ①股… II. ①拉…②刘… III. ①股票—证券投资—经验—美国 IV. ①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0724 号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美]埃德温·拉斐尔 著
刘海青 译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王际勇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 × 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印张 16 字数 233 千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独立策划部·畅销书工作室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吕亚莉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0839 - 4

定价: 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1940 年 11 月 28 日,小杰西·利文摩尔,赶到纽约“雪莉-荷兰”酒店辨认自己父亲的尸体。在核查过父亲的尸体几分钟之后,小杰西·利文摩尔崩溃了。



1926 年 3 月 3 日,在他们的豪宅“Evermore”举行的一场化妆舞会上,杰西·利文摩尔和多丽丝盛装出席。杰西·利文摩尔喜欢漂亮女人,而多丽丝热衷于举办社交舞会,规模大多在 100 人以上。



杰西·利文摩尔在棕榈滩的浪花酒店的游廊外,他每年冬天都会在那里订一所公寓。他乘坐自己的私人专列抵达这里,他的游艇也已经提前停靠棕榈滩。



1934 年 5 月 15 日,杰西·利文摩尔坐在破产仲裁人面前。他总是会在摆脱困境、东山再起时清偿破产时的债务,尽管在法律上他并不需要这样做。



利文摩尔的位于纽约长岛国王点的豪宅“Evermore”。这里的餐厅可容纳 46 人同时就餐。在地下室还有一个理发店,理发师常年和雇主住在一起。利文摩尔 300 英尺长的游艇停泊在院后。这座豪宅曾举办过许多次盛大的社交聚会,它于 1933 年 6 月 27 日被拍卖。



1975 年 3 月 23 日,小杰西·利文摩尔从家中被警车押走。此前,他企图杀死自己的妻子帕特丽夏,却打死了自己的狗,他甚至用枪指向一名警员,准备扣动扳机。



历经 1934 年破产后,华尔街“赌徒小子”杰西·利文摩尔和他的妻子乘坐 S. S. Rex 号邮轮到欧洲旅行了 20 个月。在登上甲板之前,利文摩尔曾说,“我希望可以解决我思想中的一些问题。”



1929 年,传说中的“赌徒小子”和“华尔街大空头”杰西·利文摩尔在他的办公室里。在刚刚发生的 1929 年大崩盘中,利文摩尔做空股市赚了超过 1 亿美元的财富。这是他事业的巅峰阶段。从此以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10 年后,他自杀了。



1935 年 12 月 8 日,杰西·利文摩尔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哈里特,以及儿子保罗抵达纽约。



杰西·利文摩尔喜欢漂亮女人。这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许多不幸。这张照片拍摄于派克大街的公寓中,当晚,他和第三任妻子哈里特正在这所拥有 10 个房间的公寓里,举行一场 80 人的社交宴会。



保罗·利文摩尔和多丽丝·利文摩尔,以及小杰西在利文摩尔豪宅前。利文摩尔的两个儿子都很英俊。小杰西 14 岁时开始饮酒。



在利文摩尔成年之后,无论成功与失败,他都处在一种极度抑郁的情绪中。这张照片拍摄于 1940 年 12 月 26 日,两天后,这位“华尔街大空头”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用枪射伤自己的儿子之后,多丽丝·利文摩尔被指控“意图使用致命武器谋杀他人”。图为她站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庭中等待传讯,站在法官欧内斯特·瓦格纳面前。



在加利福尼亚蒙特雷郡,郡治安官杰克·罗斯、詹姆斯·罗斯和检察官珀西·赫肯多夫在多丽丝·利文摩尔的家中进行勘查。他们认定这里是小杰西·利文摩尔遭到枪击的现场。而确切的地点是在楼梯上。



杰西·利文摩尔、多丽丝·利文摩尔和朋友们,摄于普莱西德湖的度假别墅。利文摩尔经常在这里打猎、打高尔夫球。



1925年3月18日,棕榈滩的浪花酒店遭遇大火。多丽丝·利文摩尔派服务生们返回公寓去抢救她的24个路易斯·威登(L. V.)皮箱,服务生们照做了。



布拉德利(Bradley)的棕榈滩“海滨俱乐部”,美国历史上运营时间最长的非法赌场。在这里,美国“最伟大的赌徒”埃德·布拉德利和“最伟大的股票投机客”杰西·利文摩尔成为忠实的朋友。



杰西·利文摩尔和他的朋友埃德·凯利(Ed Kelley)在利文摩尔的游艇上。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天的海上垂钓,利文摩尔热衷于垂钓,因为在水上能够给他思考的机会。他经常会在海上得到很多“伟大的投资灵感”。



坐在一辆白色柳条三轮车上的多丽丝·利文摩尔及朋友,拍摄于浪花酒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三轮车是浪花酒店常用的交通工具。



多丽丝·利文摩尔肖像画。她曾是齐格菲(Ziegfield)舞女,20岁前就为她的丈夫杰西服务。肖像中所画的珠宝都是真的,珍珠项链价值8万美元,被波士顿·比利偷窃他们的豪宅时盗走。禁酒令时期,多丽丝在地下室里建了一个啤酒厂,她亲自把啤酒送给那些富有的、出名的朋友。



美丽的安·利文摩尔,保罗的妻子,她是一支大型爵士乐团的歌手,乐团中有像托尼·巴内特和弗兰克·西纳特拉这样的歌手。安一直在自己的家乡拉斯维加斯演唱。



杰西·利文摩尔最小的儿子,英俊的保罗·利文摩尔的公开照片。在移居夏威夷之前,他曾参演许多电影和电视剧。



帕特丽夏和小杰西·利文摩尔去往夏威夷时的欢乐时光。不久后,小杰西就陷入了深度酒精中毒,他对帕特丽夏进行肉体虐待,甚至到最后企图杀死她。



杰西·利文摩尔是一个英俊、强健的男人，他珍视着自己的秘密和私生活。他沉默而富有神秘感，活像一棵充满诱惑的薄荷草。



最初的安妮塔·威尼斯(*Anita Venetian*)号游艇，长约40英尺。利文摩尔喜欢驾驶游艇。他有三艘安妮塔·威尼斯号，最长的一艘300英尺。



1940年11月27日，杰西·利文摩尔和妻子哈里特在斯托克俱乐部(*Stock Club*)，这是利文摩尔钟爱的夜总会。利文摩尔看上去很冷漠，脸色苍白，郁郁寡欢，结果第二天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4
第五章	47
第六章	57
第七章	66
第八章	72
第九章	83
第十章	96
第十一章	107
第十二章	117
第十三章	130
第十四章	141
第十五章	154
第十六章	161
第十七章	174
第十八章	186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第十九章	193
第二十章	203
第二十一章	209
第二十二章	222
第二十三章	238
第二十四章	247

第一章

我刚从文法中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了，在一家股票经纪公司谋到了一份报价员的差事。我擅长算术，上学时，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算术课程。我尤其擅长心算。作为报价员，我需要把股票价格写到客户室的大报价板上。客户公司经常派一个人坐在股票行情收录器旁边大声喊出股票价格，因为我非常擅长记忆数字，所以他的报价速度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让我赶不上趟儿。对于我来说，这个差事小菜一碟，根本不成问题。

经纪公司里还有很多从事其他工作的员工，当然，我和很多同事都成了朋友。不过，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在市场交投活跃时，我会从上午十点一直忙到下午三点，所以我和他们说话的机会并不多。对此，我不是很在意，至少工作时间是这样的。

但是，就算工作很忙，也不会妨碍我进行思考。对于我来说，那些报价就是单纯的数字，它们并不代表股票价格，因为我没有将每股股票与那么多钱联系起来。当然，我也知道，这些数字代表着某种意义。而且，我发现它们总是在变化。我只是对这些变化的数字感兴趣，它们为什么会变化呢？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对这个问题，我连想都不想。我只是看到它们一直在变化。这是正常工作日每天五个小时以及星期六每天两个小时我所思考的问题：这些数字一直都在变化，仅此而已。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这就是我对股价最早发生兴趣的过程。我对数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够清楚地记得前一天股价上涨或者下跌之前的具体变化情况。我擅长心算的优点派上了用场。

我注意到，在股价上升或者下降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某些习惯——我当时还不懂术语，所以只能用“习惯”这个词。我发现有很多同样的情形，这对我产生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虽然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当我在脑海中默默地进行了成百上千次观察以后，我发现我开始验证这些走势的正确性了，将股票今天的走势与其他时间的走势进行对比。不久，我又开始预测起股价运动规律。正如我说过的，我唯一的参照就是股票过去的活动情况。我把这些“股票走势信息简报”牢牢地记在了脑海中。我注意寻找那些符合我记忆模式的股票走势情况。之后，我便对这些股票的未来趋势“设定闹钟”——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

正如我说过的，我唯一的参照
就是股票过去的活动情况。

例如，利用这种方式，你可以确定
什么时间买入比卖出要好一点儿。股
市是战场，行情显示器就是你的望远
镜，十次之中有七次，你都可以利用它制定交易决策。

我另外获得的一个早期经验就是，华尔街没有新事物。投资市场不可能有新东西，因为人类投机交易的历史规律就像大山那样恒久不变。股票市场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早就发生过了，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对此，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认为，我已经完全记住了股市走势的时间规律和发生方式。这种记忆直接构成了我以后的证券投资原则。

华尔街没有新事物。

股票市场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
早就发生过了，而且将来还会发生。

我对股市的观察和预测上了瘾，总
是非常急切地预测所有活跃股票的涨
跌趋势，我甚至弄了一个小本本，专门
记录自己的观察预测情况。我并非像

很多人那样记录自己臆想的交易情况，计算自己可能赚多少钱或者亏多少钱，所以我也不会像他们那样把自己搞得头大甚至疯疯癫癫的。我只是记录自己的预测对错情况，然后判断股票接下来的走势，以验证我观察的准确程度，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换言之，我只是想验证自己的预测是否正确。

第一章

在研究了一只活跃股票白天的所有波动情况以后,在它真正出现八个或者十个点位波动前,我会参照以往的规律预测它的走势。我在星期一记下股票和相应的价格,并根据自己以往的记忆写下它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可能出现的股价。之后,我会去行情收录器那里核对自己的预测是否准确。

这也就是我最初对行情显示器显示信息产生兴趣的时间。我首先会把实际的行情波动与自己脑海中预测的涨跌情况进行联系。当然,股票波动总是有原因的,但是显示器本身可不在乎什么理由或者道理。它不会对股价波动进行解释。当我只有十四岁时,我不会对着显示器询问为什么。现在,我已经四十岁了,我仍然不会对着它问为什么。一只股票今天走势背后的原因可能只有到了两三天后,几周以后,甚至几个月以后才能揭晓。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并不重要。对于我们来说,显示器只是现在起作用,根本不管明天的事。股票波动的具体理由我们可以等一等就能知道,但是,目前你必须马上采取交易行动,否则你就会失去机会。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你可能还记得,空管公司(Hollow Tube)某天的股价下跌了三个点位,但是其他的股票却齐刷刷地大幅上涨。这就是股市,这就是现实。结果,下周一,你才发现空管公司董事会公布决定不进行分红,这就是它逆市下跌的原因。这些董事知道自己将要做出什么决策,即便他们不抛售股票,至少不会买进。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内线买入,除此之外,它的股价没有上涨并不存在其他原因。

股票预测情况在我的小本子上连续记录了大概半年时间。我会利用下班回家的时间思考自己的工作——粗略记下自己想要预测的股票,研究它的

一只股票今天走势背后的原因可能只有到了两三天后,几周以后,甚至几个月以后才能揭晓。

变化情况,不断在报价纸带上寻找股票波动的重复性和相似性,尽管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天,我正在吃午饭,一个年纪比我大一些的工友跑来找我,他神秘地问我有多少钱。

“你要做什么?”我问道。

“我听说了伯灵顿公司的内部利好消息,如果能找到人跟我合作的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话,我想赌一把。”他说。

“赌一把?你的意思是?”我又问。在我看来,只有那些有钱的玩家才有资格利用内幕消息赌一把。因为参与这样的游戏,往往需要很大一笔钱。这就好像拥有私人马车就要有戴着大礼帽的车夫一样。

“我的意思就是赌一把!”他说。

“你有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

“呃,5 美元可以换 5 股。”

“你打算怎么做?”

“我给空中证券交易商交一笔保证金,然后按照最高限制,能买多少伯灵顿股票,就买多少。”他说,“这只股票肯定会涨。就好像捡钱一样。我们的钱很快会翻番的。”

“稍等!”我说着,并拿出了我的“行情预测簿”。

我对自己的钱是不是能翻倍不感兴趣,不过,按照他的说法,伯灵顿的股票将会上涨,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我的笔记本上应该有所显示。果然,按照我的预测,伯灵顿当时的状态跟它往常上涨前的表现一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买卖过任何东西,也从未和其他伙伴做过投机取巧的事情。但现在看,这的确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可以检验我在业余时间所做工作的准确性。如果我的股票预测无法在实际运作中发挥作用的话,就不可能产生让别人感兴趣的推论,想到这些,我立刻被打动了。我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位工友。带着我们凑的钱,他去了附近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买了一些伯灵顿股票。两天之后,我们把股票变现,我赚了 3.12 美元。

我不会买卖一支自己喜爱的股票,也不相信那些内幕消息。我所知道的只是股价的算术规律。

第一次交易之后,我便开始自己去空中证券交易商了,通常我会利用午饭时间去那里交易,对我而言,买进或卖出并没有多大区别。我只是按照规律

进行操作,我不会买卖一支自己喜爱的股票,也不相信那些内幕消息。我所知道的只是股价的算术规律。事实上,选择在空中证券交易商按照我的方法操作,是再理想不过的了,那里的交易者就是根据报价纸带上的股

第一章

价波动情况下注的。

不久之后,我从空中证券交易商里赚的钱已经比我的工作收入多很多了,于是我辞掉了经纪公司报价员的工作。虽然家里人都不同意,不过当他们看到我赚的钱后,倒也无话可说。我还只是个孩子,报价员的收入并不高。而我却靠自己的方法做得非常好。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除了之前已经带回家的钱,我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赚到了第一个1000美元,当时我15岁。当我把钱放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她非常不高兴,唠叨个不停。为了让我免受这些钱的诱惑,她希望我把它们存进银行。母亲说自己从未听说过,一个15岁的男孩能赤手空拳一下子赚到那么多钱。为此她总是焦虑不安,甚至怀疑那些钱是假的。不过,只要能够继续验证股票预测的正确性,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在意。能够利用自己的头脑获得正确推断,才是我最大的乐趣。如果用10股股票能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用100股交易,就会带给我10倍的肯定。对我而言,更多的利润只是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的正确性。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吗?不!这没有区别!假如我只有10美元,却倾其所有去冒险,这远比有100万美元存款,然后拿另外的100万美元去冒险还要勇敢。

无论如何,我15岁时已经能在股市谋得好生活了。开始时,我从一些小空中证券交易商入手,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人一次交易20股的话,就会被怀疑是乔装改扮的约翰·盖茨(John W.

假如我只有10美元,却倾其所有去冒险,这远比有100万美元存款,然后拿另外的100万美元去冒险还要勇敢。

Gates),或者微服出巡的J. P. 摩根(J. P. Morgan)。那个时代的空中证券交易商很少在意顾客,他们不需要那么做,即使有人买对了股票,他们也有办法从顾客身上赚到钱,这是个相当暴利的行业。坦白地讲,当空中证券交易商合法经营的时候,只需要根据股价波动情况管理一些小额资金。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吞掉顾客0.75个点的保证金。而且,没有一个赖账者能从这场游戏中全身而退,否则将无法参加任何交易。

我没有追随者,我独自处理自己的事情。总之,这是一种单人交易,我是在靠自己的脑子赚钱,不是吗?股价可能会按照我预测的方向发展,也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没有伙伴或朋友能够帮我阻止和推动它的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走向。当然，我有很多朋友，但我仍是一个人交易。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独自行动的原因。

事实上，因为我总是在空中证券交易商赢钱，所以不久之后，那里的人们就开始对我很恼火了。我走进空中证券交易商去交保证金，他们只是看着那些钱，却不伸手去拿，他们说我不想接我的生意了。从那时起，便开始有人叫我“少年赌徒”。我只能不停地换地方，从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换到另一家，我甚至只能用假名做交易。刚开始，我的交易量很小，只有 15 股或 20 股。有时他们会对我起疑心，我就在交易开始的时候故意输掉，接着再彻底赢回来。当然，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他们让我到别处去交易，免得影响那些空中证券交易商的利润。

一次，一家大公司也禁止我入内交易了，而此前我已经在这里连续做了几个月的交易，这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要从他们那里多赢点钱。这个大空中证券交易商拥有多家分店，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旅馆大厅以及邻近的小镇。我去了其中一家设在旅馆的分店，询问了经理一些问题，然后开始交易。但正当我开始用特殊方式交易一只活跃股票时，那位经理就接到了总部的消息，询问是谁在这里交易。他把总部的话告诉了我，我告诉他我是来自剑桥的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于是，经理给总部打电话，向他们汇报了这个好消息，不过对方还想知道我的长相。当经理再次向我转述时，我对他说：“你告诉他，我是个长着黑发，胡子浓密的矮胖子。”不过他却如实地描述了我的外貌，结果他听着电话，脸突然红了，挂断电话后，他便让我赶快滚蛋。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我礼貌地问道。

“他们说，‘该死的白痴，难道我们没告诉你，不要再接拉瑞·利文斯顿(Larry Livingston)的生意了吗？可你偏偏让他从我们这里骗走了 700 美元！’”经理并没有把其他的话全都告诉我。

我又连续去了其他几家分店碰运气，结果全被他们认了出来，他们不接我的生意，就连我想进去看看股价行情，都要忍受那些伙计们的嘲讽。我希望他们能偶尔让我在不同的分店做几次交易。但是根本行不通。

最终，只有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能接我的生意了，这就是当时最大、

第一章

最有钱的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

大都会信用等级被誉为 A-1 级,生意做得很大。它在新英格兰的每一个制造业小镇上都设有分店。他们顺利地接受了我的生意,连续几个月来,我在大都会里时买时卖,有赚有赔,但最终该发生的事情还是照常发生了。他们没有像那些小空中证券交易商一样直接拒绝我。哦,他们并不担心自己毫无公平可言的本质会昭然若揭,而是因为,假如他们拒绝让一个碰巧赚了点钱的家伙继续在这里交易,消息一旦传出,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却更糟糕,他们要求我付 3 个点的保证金,并且强迫我每 0.5 个点要增加保证金,接着 1 点,最后是 1.5 个点,这真是个大麻烦!究竟有多糟呢?很简单!假定你买进的美钢铁公司外盘价是 90 美元,那么委托单上通常会写:“90 1/8 买进 10 股美国钢铁”。假如你付了一个点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当股价跌破 89 1/4 的时候,保证金就自动被吞掉了。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顾客不会被强制补缴保证金,也无需煞费苦心地叫经纪人卖出股票,以便收回一点本钱。

但是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他们要求我加码交易,也就是说,如果我买进时的外盘价是 90 美元,委托单上不会写“90 1/8 买进美国钢铁”,而是“91 1/8 买进美国钢铁”。在我买进这只股票之后,股价可能会上涨 1 1/4 点,如果我在这时平仓的话,仍然是赔钱的,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坚持让我做 3 个点的保证金,因此我的交易能力就被削减了 2/3。但尽管如此,大都会仍是唯一一家允许我交易的空中证券交易商,除非我停止交易,否则就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

毫无疑问,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但总而言之我是个赢家。大都会公司对于他们给我施加的障碍仍感到不满,尽管它已经沉重到足以击败任何人了。他们试图想欺骗我,不过却没有得逞,我凭着自己的直觉逃过了一劫。

正如我所说,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是我最后的希望,它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富有的空中证券交易商,他们通常不在交易中设置障碍。在大都会的日常固定交易者中,我认为自己是他们最重要的客户。大都会拥有豪华的交易厅,以及我所见过最大、最完整的报价板,长度贯穿整个营业厅,上面显示着每一种你能想得出的东西。我指的是在纽约和波士顿证券交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易所交易的股票，棉花、小麦、粮食、金属——所有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买卖的任何东西。

你知道空中证券交易商里的交易是如何操作的。把钱交给一个店员，告诉他希望买进或卖出哪只股票。他看一眼报价纸带或报价板，从上面把最新上报的价格抄下来。然后他会把具体时间也写在委托单上，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份正规的证券公司委托单，上面记录着：在某天的某个时候，他们按照某个价格为你买进或卖出了哪只股票多少股，并因此收了你多少钱。当你想要平仓的时候，就得去找店员，他可能是刚刚给你写单子的人，也可能是其他人，这是由空中证券交易商来安排的。你告诉店员自己打算平仓了结，他会帮你记下最终的价格，假如你所交易的股票表现不够活跃，那么他会等报价纸带上出现下一轮报价的时候记下价格。他在你的委托单上写下股价和时间，签字后再递给你，接着你就可以到出纳那里拿到应得的钱了。当然，在市场行情对你不利的情况下，如果股价超出了你的保证金限制范围，那么交易就会自动轧平，你手上的单子就成了一张废纸。

在那些比较差一点，甚至允许顾客只做 5 股交易的空中证券交易商里，他们的委托单则是一些颜色不同的小纸条，那些颜色分别代表了买进或卖出。有时，比如在炙热的牛市时期，所有的顾客都在做多头，碰巧又都买对了，这时的空中证券交易商就会受到重创。于是空中证券交易商们开始扣除买卖佣金，如果你按 20 美元的价格买进一只股票，委托单上会写 20 1/4。因此你只能赌 3/4 个点的涨跌。

但是，大都会公司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空中证券交易商，拥有几千名老主顾。我的确认为自己是唯一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人，不管是致命的加额，还是 3 个点的保证金都没有使我的交易量减少太多。我继续按他们给我设定的限额做多做空，有时候我会一次交易 5000 股之多。

好吧，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天，我抛空 3500 股美国糖业，拥有了 7 张粉色委托单，每张 500 股。大都会使用的是大委托单，上面留有空白，可以记录额外追加的保证金。当然，空中证券交易商从来不要求你缴额外的保证金。对他们而言，金额越少越好，因为他们就是靠打败你来获取利润的。在一些比较小的空中证券交易商里，如果你想增加保证金交易，

第一章

他们就会给你写一张新的委托单,这样就能在你买进时收取佣金了,而且每下降1个点,股价只允许有3/4个点的反向波动,因为空中证券交易商要像处理一笔新交易那样,计算销货佣金。

嗯,我记得我那天交的保证金超过了1万美元。

我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赚到了第一个1万美元。也许你觉得除了老约翰·洛克菲勒之外,没有人会随身带1万美元现金。你应该听说过我的母亲,她经常告诉我要懂得知足,要去干些正当职业。我很难说服她我不是在赌博,而是在靠预测来赚钱。但在我母亲的眼里,1万美元就是很多钱,而我看到的则是更多的保证金。

我按105 1/4的价格放空了3509股美国糖业。交易厅里还有一个叫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的家

我很难说服她我不是在赌博,而是在靠预测来赚钱。

伙,他放空了2500股。我习惯坐在行情记录器旁的位置,高声喊出价格,让报价员记录。价格行为正如我所预料的,快速地下跌了2、3个点,稍有企稳,然后又再次掉头下行。市场大盘表现相当疲软,各种信息看上去都很有利。接着,我突然不喜欢糖业徘徊不前的样子了,我开始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应该退出市场。这时的美国糖业外盘价是当天最低的——103,我并没有对此感到信心十足,反而更加六神无主了。我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又没办法明确地找出来。倘若真有事发生的话,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无法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既然这样,我最好还是退出市场。

你是知道的,我不会盲目行事,我不喜欢这样,也从未这么做过。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必须要弄明白自己做事的原因所在。可这次,我感到局促不安,难以忍受,却找不出确切的理由。我冲一个认识的家伙——戴夫·怀曼(Dave Wyman)喊道:“戴夫,你来替我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帮个忙。在你报美国糖业的下一个价格之前,稍微等等,可以吗?”

他说可以,我站起来把报价机旁的位置让给他,好让他给报价员喊价格。接着,我从口袋里拿出那7张美国糖业委托单,走到为客户办理轧平交易的职员那里。不过,我的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退出交易,所以我只是斜靠着

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必须要弄明白自己做事的原因所在。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交易台站在那里,同时把交易单握在手里,以免让工作人员看到。不久,我听到了电报机的滴答声,还看到那个职员,汤姆·波汉姆(Tom Burnham)迅速扭过头去听。于是,我感到有什么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我决定不再等了。就在报价机旁的戴夫·怀曼开始喊:“糖业——”的时候,我如同闪电一般地把委托单甩到汤姆·波汉姆前面的柜台上,没等戴夫报出价格,我便喊道:“轧平美国糖业!”所以,理所当然,空中证券交易商不得不用上一个价格轧平我的美国糖业。而戴夫喊出的价格仍然是 103。

根据我的推测,美国糖业现在应该已经跌破 103。电报机的声音不太对劲。我觉得附近有人在搞鬼。不管怎样,此时电报机好像发疯一样运行着,而我看到汤姆·波汉姆只是在听着电报机传出的声音,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把我的委托单扔在原处,没有登记。于是我冲他喊道:“嗨,汤姆,你究竟在等什么?把价格写在委托单上,103!快点!”

营业厅的每个人都听到了我的喊声,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问我出了什么事,因为你知道,虽然大都会公司从来没有停止过交易,而且也不知道空中证券交易商的挤兑现象是否跟银行一样。如果有一个顾客开始起疑心,其他人就会跟着怀疑。所以尽管汤姆看上去有些生气,但他仍然走了过来,在我的委托单上记下:“103 轧平交易”,然后狠狠地把 7 张单子递给了我,他的脸色确实很难看。

嘿!汤姆的位置距离出纳员柜台不足 8 英尺远,但是,还没等我走到出纳那儿去拿钱,报价机旁的戴夫·怀曼就激动地大叫:“天哪!美国糖业,108!”这已经晚了。所以我只是大笑着冲汤姆喊:“刚才不是那样,对吧,老弟?”

空中证券交易商发现自己在某只股票有很多多头交易时,往往会找一些经纪人打压那只股票,使价格低到足以整垮所有做多的客户。

当然,这早有预谋,亨利·威廉姆斯和我一共抛空了 6000 股美国糖业。空中证券交易商赚走了我们的保证金,营业厅里可能有许多其他顾客也沽空了自己的糖业股票,大概总共有 8000

股到 1 万股。假设大都会收取的美国糖业保证金是 2 万美元,那么这些钱足够他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搞鬼,然后把我们的统统吞掉。在过去,空中证券交易商发现自己在某只股票有很多多头交易时,往往会找一些经纪

第一章

人打压那只股票,使价格低到足以整垮所有做多的客户。空中证券交易商操作几百股,亏损2~3个点,就可以赚到几千美元。

这就是大都会公司的所作所为,他们想以此搞垮亨利·威廉姆斯和我,以及其他放空糖业的客户。他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把价格抬到了108,当然,价位又立即开始回跌,但亨利和很多其他空头都已受到了冲击。在那时,每当股市开始莫名其妙地急速下跌,紧接着又逆转上行的时候,就会被报纸称为是空中证券交易商的“炒作”。

最有趣的是,在大都会欺骗事件之后的不到10天时间里,一个纽约操盘手却从他们那里赚走了7万多美元。此人是纽约证交所的会员,年轻时是个极具市场影响力的人,曾作为一个股市空头客,在1896年的布莱恩恐慌(Bryan Panic)时期为自己赢得了美名。他常常与证交所的制度对着干,因为这些制度阻碍他以牺牲同伴利益为前提,实施自己的计划。一天,他计划着如何从空中证券交易商赚取一些他们的不义之财,同时又不会遭到证券交易或警察当局的控诉。在此过程中,他让35个人假扮顾客,分别到主要的空中证券交易商和几个较大的分店去,在事先约定的时间按照空中证券交易商经纪人给出的最大限额买进某只股票。接着在达到某个适当的利润率时出仓。当然,他所做的就是向自己的朋友们散播股市利好消息,然后走进证券交易所,在大厅交易员的帮助下抬抬价格,老家伙们认为他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为这次行动认真挑选适当的股票,所以价格很轻松就被抬高3或4个点。而他安排在空中证券交易商的代理人却按照预先安排套现了。

一个小伙子告诉我,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最后净赚了7万美元,他的代理人也都得到了应得的报酬。他在全国各地运作了几次同样的游戏,惩罚了那些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辛辛那提、圣路易斯的空中证券交易商们。

他所做的就是向自己的朋友们散播股市利好消息,然后走进证券交易所,在大厅交易员的帮助下抬抬价格,老家伙们认为他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

他有一只最喜欢的股票是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因为这只股票比较容易抬抬或打压。他的代理人在事先定好的价位买入,价格涨两个点后获利了结,然后反手抛空,就又能赚3个点或更多。我在几天前了解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到那个人穷困潦倒,地位卑微,并且已经去世了。如果他在 1896 年去世的话,至少会上纽约各家报纸的头版专栏,而现在却只在第 5 版中报道了两行内容。

第二章

我意识到,假如大都会经纪公司的致命障碍——3个点的保证金和1.5个点的加额对我不奏效的话,他们会用更卑劣的手段对付我;而且他们向我暗示无论如何不再接我的生意了,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决定去纽约,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交易。我不打算去任何一家波士顿分公司,因为那里的行情记录器必须通过电报传递,我想去靠近交易所的地方。于是,21岁的我带着全部财产2500美元,来到了纽约。

我曾经说过,在20岁的时候我就有了1万美元,我在美国糖业的股票交易中交纳了超过1万美元的保证金,但我并不是总在赚钱。这和我的交易策略没有关系,它们已经很可靠了,正确

没人能够有充分的理由天天买卖股票,即使这么做了,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智力保证每次操作都很成功。

的几率远远多过失误。如果我坚持按计划行事的话,10次可能会对7次。事实上,只要我一开始就能确定自己是对的,就总会赚钱。之所以失误,在于我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只有在有例可循,并且情况令人满意的时候出手。每件事情都有时机,但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些,这也正是华尔街那么多伙计失败的原因。世上有一种傻瓜,他随时随地都会做错事;还有一种是华尔街傻瓜,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不停地交易。没人能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够有充分的理由天天买卖股票,即使这么做了,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智力保证每次操作都很成功。

这一点是我已经证实的,只要依照经验观察报价板,就能赚钱;可如果我像个毫无头脑的傻瓜那样,就不可能不赔钱。和普通相比我别无二致,不是吗?巨大的报价板在我面前变换着行情信息,周围的人们一边交易,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委托单变成钞票或废纸,当然,我的激情也战胜了理智。在经纪公司里,人们的保证金比较少,所以不会做长期交易。这样一来,也就很容易被迅速地吞掉。盲目频繁的交易是华尔街上许多人赔钱的原因,甚至包括那些专业人士。这些人认为自己必须每天带点钱回家,仿佛在做一份收入固定的工作一样。请记住,我当时还是个孩子,还不知道后来学到的那些东西。那是 15 年后,也就是 1915 年,我亏得一文不名,努力想东山再起。当时的我不能接受鲁莽的操作,必须弹无虚发,所以才会等待。等待了漫长的两个星期后,我看好的那只股票上涨了 30 个点,感觉安全后才出手——我成功了。这事说来话长,我以后会在适当的章节里讲到它。现在咱们还是继续说说在战胜那些空中证券交易商的多年之后,我是如何被他们掠走了大部分胜利果实的。

等待了漫长的两个星期后,我看好的那只股票上涨了 30 个点,感觉安全后才出手——我成功了。

而且,我是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的!当然,在我的一生中,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失误,一个股票交易者必须用尽全力跟自己心中的敌人抗

争。不管怎样,我带着 2500 美元来到了纽约,在这里没有一家值得信任的空中证券交易商。股票交易所和警察局已经把它们消灭得差不多了。除此之外,我想找一个只是单纯限制赌金的地方做交易,我当时的交易量很小,但我不希望自己永远都这样。在开始交易之前,关键是要找到一处可以公平交易的地方,所以我选择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在我的家乡设立了一家分公司,我和里面的很多职员都很熟悉。那个分公司好久以前已经停业了。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没待多久,因为我不喜欢这里的一个搭档,接着我去了 A. R. 富勒顿公司(A. R. Fullerton & Co.)。关于我早期的经历,一定有人已经告诉他们了,因为不久之后,便有人开始叫我“少年赌徒”。我看起来很年轻,从某些方面来讲,这是一种障碍,不

第二章

过也能鞭策我自己,因为有很多人想要利用我的年轻,占我的便宜。在那些家伙眼里,我就是个孩子,他们觉得之所以经常被我打败,只因为我是个运气极好的笨蛋。

然而,还不到6个月的时间,我就身无分文了。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交易者,有着“无冕之王”的美誉。我猜测自己缴纳的佣金加起来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我赚了很多钱,但最终都输掉了。我做得小心翼翼,却不得不输掉。我将告诉你这其中的动机:因为我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获得的最非凡的成就!

我只能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按照自己的方式取胜;我在这里预测股价的波动,所以看大盘时只看这一点。我买进的价格就写在面前的报价板上,甚至在买进前,我就能分毫不差地知道应该为这只股票付多少钱了,而且,我总是能够立即脱手。我能成功地在买卖之间来回转换,其原因在于我能像闪电般行动,我可以在一秒钟内获利或者止损。比方说,有时候我确定某只股票会上涨至少1个点。那么我不必太贪心,我可以用1个点的保证金让我的钱马上翻倍;要不然我就只能赚到半个点了。每天这样操作一二百股的话,一个月也有很不错的收入了,不是吗?

当然,那么做的实际问题是,即使空中证券交易商有足够的财力承担持续的大规模亏损,他们也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不喜欢顾客总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赢钱——这未免太不像话了。

总之,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完美无缺的交易方法到富勒顿营业厅就行不通了。我在那儿是真正地买卖股票。报价纸带显示美国糖业的价格可能是105,我可以预测出将会有3个点的跌幅。事实上,就在行情记录器在纸带上打出105的那一刻,交易所大厅的真正价格或许是104或103。当我卖出1000股的委托单到富勒顿交易大厅,等待工作人员处理的时候,真正的价格或许会更低。直到我从职员那里拿到交易报告单时,才知道自己究竟是按照什么价格抛出1000股的。同样的交易,我确定能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赚3000美元,但在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里,或许就一分钱都赚不到。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可事实上,每当我的交易执行之后,富勒顿公司营业厅的报价纸带就会向我讲述刚刚过去的“秘密”,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除此之外,如果我的交易量很大,就会使价格进一步下跌。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我不需要考虑自己的交易会会对行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之所以会在纽约赔钱,是因为现在进行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游戏。赔钱的原因并不是我现在在进行合法操作,而是因为我对这种状况的无知。人们总说我是研究报价纸带的高手,但即使是个报价纸带的解读专家也无济于事。如果我是个场内交易员,能亲自待在交易所大厅的话,交易状况或许会更好一些。在那个特殊的人群当中,我或许可以立即调节自己的交易策略以适应眼前的形势。当然,如果我当时的交易规模跟现在一样的话,由于我的交易会对价格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方法还是会使我失败。

总而言之,我还没有完全掌握股票投机的游戏规则,我只知道一部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一直从中受益匪浅。但如果我拥有了这些知识,却还是在赔钱的话,那些没有经验的门外汉们还有什么赢的机会呢,或者说,还有赚钱的可能吗?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操作有问题了,但是却找不到具体问题所在。有时候,一切都在按我的计划完美地进行着,紧接着,突然之间就是接二连三的打击,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记得那时我只有 22 岁,这么说并不是想说明自己当年刚愎自用、不想弄清楚失败的原因,而是因为任何人在那样一个年纪,都懂不了多少东西。

交易所的人对我非常好,虽然他们的保证金条例使我不能随心所欲地下注,但是老富勒顿和公司的其他人对我很亲切,以至于频繁交易了 6 个月后,我不仅赔光了自己带来的钱,还把赚到的钱也全赔光了,甚至欠了公司几百美元。

我知道问题并不是出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我的操作。

我从来不与行情抗衡,对市场意气用事没有任何好处。

当时的我就是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小毛孩子,彻底破产了。不过,我知道问题并不是出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我的操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表现得很平静,但我是从来不会对股市发脾气

的。我从来不与行情抗衡,对市场意气用事没有任何好处。

我急切地想要重新开始交易,一刻也不想浪费,我找到了老富勒顿。对他说,“嗨!富勒顿,借我 500 美元。”

第二章

“你要用来做什么？”他说。

“我需要些钱。”

“要用来做什么？”他又问道。

“当然是做交易保证金。”我说。

“500 美元？”他皱着眉头说道，“你知道，他们希望你最好能缴纳 10% 的保证金，也就是说每 100 股股票需要 1000 美元保证金，你最好还是贷笔款吧……”

“不！”我说，“我不想在这儿贷款，我已经欠了公司一些钱了。我只希望你能借我 500 美元，这样我就可以出去大赚一笔了。”

“你准备怎么做？”老富勒顿问道。

“我去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交易。”我告诉他。

“在这儿交易吧。”他说。

“不！”我说，“我不确定自己能在这儿赢，但我肯定能从空中证券交易商那儿赚到钱，我熟悉那里的游戏规则。我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某些地方出问题了。”

他把钱借给了我，我带着钱离开了交易所，离开了让我这个所谓的“赌徒小子”输得精光的地方。我知道自己不能回家，因为那里的空中证券交易商不愿意做我的生意，而纽约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那里已经没有空中证券交易商了。人们告诉我说，20 世纪九十年代的布罗德街（Broad Street）和新街（New Street）上到处都是空中证券交易商，但当我现在需要它们的时候，却一家都没有了。所以，稍加考虑之后，我决定去圣路易斯（St. Louis）。我曾听说过那儿有两家大空中证券交易商，在整个中西部地区生意都很兴隆。他们的利润一定十分丰厚，在几十个小镇上都拥有分公司。事实上，有人告诉我说，就营业额而言，没有一家东部地区的公司能与他们相比。他们的经营公开透明，高手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那儿交易。有个家伙甚至告诉我说，其中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的老板是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的副会长，不过那不可能是在圣路易斯。不管怎么说，那儿就是我带着 500 美元寻找的地方。我打算去哪儿赚点钱回来，然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之一的富勒顿公司用作交易保证金。

我一到圣路易斯就先去酒店洗漱了一番，然后立刻出发去找空中证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券交易商。其中一家叫做杜兰公司(J. G. Dolan Company),另外一家叫做特勒公司(H. S. Teller & Co.)。我知道自己可以打败他们,我要在操作上绝对安全,也就是说,要谨慎和保险。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可能会有人把我认出来,暴露了我的身份。因为全国各地的空中证券交易商都听说过“少年赌徒”,他们就像赌场一样,掌握着职业赌徒的所有小道消息。

我离杜兰公司比特勒公司近,于是就先去了那里。我希望在他们让我到别的地方交易之前,可以先在这里做几天交易。我走了进去,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营业厅,至少有几百人在盯着报价板。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么拥挤的人群里,我被人认出来的几率就比较小了。我站在那儿仔细观察研究着行情,最后终于挑中了一只股票,准备玩第一把。

我环顾四周,看到在交钱下单的窗口处有一个登记员正盯着我看,于是我向他走了过去,问道:“棉花和小麦是在这儿交易吗?”

“对啊,小伙子!”他说。

“我也能买股票吗?”

“如果你有钱,那就行。”他说。

“噢,我当然有,当然有。”我说得像个吹牛的孩子。

“你有钱?是吗?”他笑着说。

“100美元能买多少股?”我做出一副恼怒的样子问道。

“100股,如果你真有100美元的话。”

“我当然有100美元。200美元也有!”我告诉他。

“啊,天呐!”他说。

“就给我买200股吧!”我很干脆地说。

“买200股什么?”他问,现在才变得严肃起来。这是有生意做了。

我又看着报价板,装出一幅动脑筋的样子,然后告诉他:“买200股奥马哈(Omaha)。”

“好的!”他说。他接过我的钱,数了数,然后开始填写委托单。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我回答道:“贺瑞斯·肯特(Horace Kent)。”

他把委托单给了我,我走到客户当中坐了下来,等着股价上涨。

我行动迅速,一天交易了好几次,第二天也一样。我在两天时间内就

第二章

赚了2800美元，我盼望能做到这个星期结束，如果按照这个赚钱速度的话，情况就会很乐观了，然后我再去对付另外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如果在那里也能像现在这样走运的话，我就会把一大笔本钱带回纽约了。

第三天早上，我走到窗口前，做出一副害羞的样子，要买500股B. R. T.。那个职员对我说：“嗨，肯特先生，我们老板要见你。”

我知道游戏结束了。不过还是问他：“他见我干什么？”

“我不知道。”

“他在哪儿？”

“他的私人办公室，从那边走。”他指着一扇门。

我走了进去，杜兰正坐在办公桌前。他转过身来，说：“坐下，利文斯顿。”

他指着一把椅子，我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发现我的，也许是通过酒店的登记册找到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问他。

“听着，小家伙。我不想和你过不去，一点儿也不想，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我说。

杜兰从转椅上站了起来，这是个块头很大的家伙。他对我说：“利文斯顿，请到这儿来，行吗？”他走到门前，打开门，指着大营业厅里的顾客们。

“你看到他们了吗？”他问。

“看到什么？”

“这帮家伙。小子，看看他们。这儿有300人！300个傻瓜！他们养着我和我的家人，明白么？300个傻瓜！然后你来了，两天之内挣的钱比我两个星期从这300个傻瓜身上赚到的钱还要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小子，我可不想这么做！我不想和你过不去。你已经赚到的钱就自行安排吧，但是不能再继续赚了，这里的钱跟你没关系！”

“为什么，我……”

“简而言之，我前天就看到你走进来了，当时我就不喜欢你的样子。老实说，我真不喜欢。我把那头蠢驴叫了进来。”他指着那个犯了错的职员，“问他你都干了些什么。他把事情告诉我之后，我对他说：‘我不喜欢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那家伙的样子，他是个老手！’那个傻瓜说：‘绝不可能是个老手，老板！他叫贺瑞斯·肯特，只不过是那个想玩大人游戏的毛头小子，他没问题的！’好吧，我就听他的。这个可恶的家伙让我损失了 2800 美元，小伙子，我不怪你，不过现在我们的门已经对你锁上啦。”

“听我说！”我说道。

“你听我说，利文斯顿。”他说，“你所有的事我都听说了。我是靠赢傻瓜们的赌金赚钱的，但你不属于这里。我打算跟你讲点交情，你尽管把从我们这儿赚到的钱拿走。但我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就不能还让你接着从这里赚钱，否则我就成傻瓜了。所以还是快点离开吧，小家伙！”

我带着 2800 美元离开了杜兰公司。特勒公司也在同一个街区。我听说特勒开了许多家赌场，是个非常富有的人。我决定去他的空中证券交易商碰碰运气。我想知道用哪种方法开始会比较明智，是应该在开始的时候小量交易，然后逐渐增加到 1000 股；还是基于我可能只有一天的交易时间，所以干脆从一开始就大赌一场？当人们在亏钱的时候，很快就会变得明智起来，而我自己的确想买 1000 股 B. R. T.，我确信可以从这只股票上获得四五个点的利润。但如果他们对此起了疑心，或者有太多的人想要买进这只股票的话，他们或许根本就不会让我交易。我想或许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在开始的时候小额交易，并且要分散买进。

特勒公司不像杜兰公司那么大，但这里的设施更高级，很显然这里的客户阶层也更高一些，这里简直太适合我了。我决定买进 1000 股 B. R. T.，于是我走到专门的窗口，对职员说：“我想买进一些 B. R. T.，限额是多少？”

“没有限额。”职员说道，“如果你有钱，想买多少都可以。”

“买 1500 股。”我说着从口袋里把钱掏了出来，同时，职员开始写交易委托单。

这时，我看到一个红头发男人一把把那个职员从柜台边推开，他探出身子对我说：“嗨，利文斯顿，回杜兰公司那儿去，我们不想接你的生意。”

“等我拿到交易单再说。”我说，“我刚刚买进了一些 B. R. T.。”

“别想在这儿得到任何交易单。”他说道。这时，其他职员也都来到他的身后，盯着我看。“永远不要再来这里交易了，我们不做你的生意，

第二章

懂吗？”

跟他们发脾气或者争论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回到酒店，结完账，乘第一班火车回了纽约。我想带些现金回去，可特勒公司却连一笔生意都不让我做，这简直太难办到了。

我回到纽约，把 500 美元还给了富勒顿，并且用我从圣路易斯赚来的钱重新开始交易。交易状况时好时坏，但终究还是比亏损要好得多。毕竟，我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改进，只是要掌握一个事实而已——那就是投机股票远比我到富勒顿公司之前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我像个热衷于填字游戏的人——做着星期天报纸增刊上的填字游戏。直到游戏完成之后才能满意，我的确想要为自己的谜题找到答案。毕竟我自己在空中证券交易商的表现还很不俗，但是我估计错误了。

大约在我回到纽约的两个月后，一个老家伙来到富勒顿公司。他认识富勒顿。有人说他们曾经共同拥有许多赛马，很显然，他过去也有过富裕的生活。有人把我介绍给这位老麦克德维特（McDevitt）。他正在跟人讲述一帮西部赛马场上的骗子，他们刚刚在圣路易斯设了一个骗局，老麦克说为首的恶棍是一个叫特勒的赌场老板。

“哪个特勒？”我问他。

“高个子特勒；H. S. 特勒。”

“我知道那个家伙！”我说。

“那可不是个好人！”麦克德维特说道。

“简直太坏了。”我说，“我还有笔账要跟他清算呢。”

“怎么解释？”

“我能打击这帮家伙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他们的钱包下手。不久前，我在圣路易斯的时候没办法对付他们，但总有一天，我会这么做的。”然后我把自己遭受到的委屈告诉了老麦克德维特。

“嗯。”麦克德维特说，“他想靠着关系在纽约做投机倒把的事情，但是没成功，所以就去霍博肯市（Hoboken）开了一家店。据说那里不会限制交易，而且他们资金非常雄厚，足以让直布罗陀巨石在他面前变成一只小虱子。”

“什么样的店？”我以为他说的是赌场。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空中证券交易商！”麦克德维特说。

“你确定它在营业吗？”

“是的，我遇见好几个家伙都这么跟我说。”

“那只是听说而已。”我说，“你能确定他们是真的在营业吗？此外，他们最多允许一个人交易多少？”

“当然可以，小子。”麦克德维特说，“我明天早上亲自去一趟，然后回来告诉你。”

他真的去了。特勒的生意似乎已经做得很大了，而且是来者不拒。那天是星期五，整个星期的股市都在上涨。请记住，这可是 20 年前。到了星期六，银行报表一定会显示准备金在大幅减少。对于那些大客户来说，正是进入股市的恰当时机，他们可以淘汰掉一些资金薄弱的经纪行。如果这样，股市会在交易的最后半小时出现暴跌，特别是那些交易最活跃的股票，当然也就是特勒的客户们大力买进的股票，交易所可能会非常愿意看到有人卖空。没有比同时赚两头傻瓜们的钱更让人高兴的了，也没有比只赌 1 个点保证金更容易的事情了。

那个星期六早上，我赶到霍博肯市，到了特勒的空中证券交易商。他们配有一个很大的交易厅，一块华丽的报价板，职员数量充足，还有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特别警察，营业厅里大约有 25 名客户。

我开始与经理交谈，他问有什么可以为我效劳的，我说没什么需要的；还说人们可以在跑马场上凭运气赚好多钱，自由地把钱全部投进去，可能一分钟之内就能赚到几千美金。但在股市只能赚小钱，可能还需要等上几天。那经理开始对我说股票市场更加安全，他们的一些客户赚到了多少钱。你简直可以对天发誓——他简直是证券交易所帮你买卖股票的正规经纪人了。他还告诉我说，如果一个人只做大笔交易，就能赚到令任何人都满意的钱。他一定以为我要去某个赌场，他想在赛马场把我的钱一点点耗尽之前，先分一杯羹。因为他说我应该赶紧行动起来，星期六股市 12 点收盘，这样我就可以有整个下午的时间去别的地方玩了。他说，如果选对了股票的话，我没准还能多带点钱去赛马。

我装出一副不信任他的样子，他继续劝说着。我看着时钟，到 11 点 15 分的时候，我说：“好吧。”然后告诉他各种股票的卖空指令。我取出

第二章

2000 美元现金,他高兴地收下了。他告诉我,他觉得我会赚很多钱,并且希望我能经常光顾。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交易者们开始打压那些他们认为应该止损的股票,果然,价格开始一路下滑。我在闭市前最后 5 分钟,人们习惯性回补引发的反弹之前平了仓。

一下子赚到了 5100 美元,我去兑现了。

“我真高兴自己进来了。”我对那个经理说着,把交易单递给了他。

“嗯。”他对我说,“我不能把钱全给你,我没想到会这样,我会在星期一早晨给你把钱准备好,保证没问题。”

“好的,不过现在你们有多少钱,我就拿多少。”我说。

“你得让我先付给那些小客户。”他说,“等我把其他交易单了结之后,我把剩余的钱,以及你的本金一起给你。”于是我等着他付钱给其他的赢家。我知道自己的钱是安全的,特勒的生意很好,他们不会赖账的,而且,即使他赖账了,我也只能趁现在尽可能拿走所有的钱。我拿回了自己的 2000 美元本金,以及营业厅里大概 800 元的余额。我告诉那个经理,说星期一早晨再来。他发誓一定把钱准备好。

星期一,我到达霍博肯市的时候还不到 12 点。我看见一个男人正在跟经理说话——我记得特勒让我回杜兰的那天,在圣路易斯交易所见过这个经理。我立刻意识到,那个经理已经给总部发了电报,他们已经派了个自己人来调查此事了。骗子从不相信任何人。

“我来拿我剩下的钱。”我对经理说。

“就是这个人?”圣路易斯的家伙问。

“是的。”经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黄背纸币。

“等一下!”圣路易斯的家伙对他说,然后又转向我,“喂,利文斯顿,难道我们没告诉过你,我们不想接你的生意吗?”

“先把钱给我。”我对那个经理说。他极不情愿地给了我 2 张 1000 元的,4 张 500 元的和 3 张 100 元的。

“你说什么?”我对圣路易斯的家伙说。

“我们告诉过你,不希望你在我们的地盘上交易。”

“是的。”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会来这里的原因。”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好的,那就别再来了,走远点!”他冲我怒吼道。身穿灰色衣服的警察漫不经心地走了过来。圣路易斯的家伙朝经理挥了挥拳头,喊道:“可怜的蠢货,你根本就不应该让这家伙进来。他是利文斯顿。你接到过命令的。”

“你听着。”我对圣路易斯的家伙说,“这里不是圣路易斯。你不能像你老板对付贝尔法斯特男孩那样,在这里玩什么把戏。”

“你离这里远一点!你不能在这里交易!”他喊着。

“如果我不能来这儿交易,那别人也不能来。”我告诉他,“你别在这儿跟我来这套。”

结果,圣路易斯家伙马上转变态度了。

“听我说,老兄。”他顿时殷勤地说道,“帮我们个忙吧。讲点儿道理!你知道我们可受不了每天都这样。要是老板知道是谁干的,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发发慈悲吧,利文斯顿!”

“我会小心的。”我向他保证。

“讲点道理,好吗?为了保险起见,你还是离远一点吧!我们初来乍到,让我们好好营业,行吗?”

“下次我来的时候,不想再看到这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了。”说完我转身就走,留下他在那里连珠炮似地责备着那个经理。他们在圣路易斯那样对我,我就从他们身上赚点钱,生气或设法让他们关门没有任何意义。我回到富勒顿经纪公司,把这事告诉了麦克德维特。然后对他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想让他去特勒公司,按 20 或者 30 股开始交易,先让他们习惯,然后,等我看到大赚一笔的好机会后,就会给他打电话,他就可以大干一番了。

我给了麦克德维特 1000 美元,他去了霍博肯市,开始按照我说的做,他成了那里的老客户。一天,我认为行情马上就要下跌了,就传话给他。他放空了交易所允许交易的全部股票。那天,除去支付麦克的回扣和开销外,我净赚了 2800 美元,而且除此之外,我猜想麦克自己也下了点赌注。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特勒的霍博肯分公司被关掉了,警察也为此忙了起来。尽管我只在那儿交易过两次,但它还是亏本了。我们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多头市场,即使只有一个点的保证金也没办法吞掉。当然,所有

第二章

的客户都在做多,都在不断加码,连续赚钱。全国各地的很多空中证券交易商都纷纷破产了。

游戏已经变了,与在一家知名的经纪公司投机相比,在旧式空中证券交易商里交易有一些明显优势。首先,当保证金即将用尽的时候,你的交易就会自动终止。这是最好的限损命令,除了亏掉所有的保证金以外,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损失了。而且也不会出现委托单执行不当的危险等。纽约空中证券交易商对待客户的态度远没有我听得到的,他们在西部时那么大方。这里常常把某些热门股票的盈利限制在两个点以内,例如,美国糖业和田纳西煤铁(Tennessee Coal and Iron)。即使它们在10分钟内有10个点的波动,你的一张交易单也只能赚到2个点。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认为客户就赚得太多了;可能是赚到10美元,却只损失了1美元。于是有段时间,包括一些最大的在内,所有的空中证券交易商都拒绝接收某些股票的委托单。1900年,总统大选日的前一天,当麦金利(McKinley)当选已成定局时,全国上下没有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容许客户买进股票,麦金利当选的比例是3:1。到星期一买进股票的话,你就能赚3~6个点或者更多了。当然也可以赌布赖恩(Bryan)获胜,他买进股票,也一定能赚到钱。因此空中证券交易商那天拒绝接受委托。

如果我没有遭到拒绝,就永远不会停止在空中证券交易商交易;那么我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股票投机远不只是几个点的波动那么简单了。

第三章

一个人要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学到知识,这需要很长时间。据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但股市却只有一面,既不是涨也不是跌,而是指对的一面。比起记忆大多数股票投机技巧来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基本原则牢牢地记在心里。

据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但股市却只有一面,既不是涨也不是跌,而是指对的一面。

我听说一些人在股市中模拟炒股,用假想的钱来证明自己的明智。有时,这些幽灵般的赌徒能赚几百万美元。用这样的方式做一个投机者是件很轻

松的事情。就好像古老传说中的人,即将在第二天迎来一场决斗。

他的助手问他:“你是个优秀的射手吗?”

“唔。”决斗士说,“我可以在 20 步外击中高脚杯的脚柄。”他一脸谦虚的神情。

“很好。”助手不为所动,“但是如果把酒杯换成一支上了膛的手枪,正在瞄准你,你还能击得中吗?”

对于我来说,我必须用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失败的教训已经让我明白,必须确定自己将不会后退,否则就不能前进。但如果不能前进的话,就得原地不动。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个人在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不必减少失误。他当然应该那么做。但是不能形成优柔寡断的性

第三章

格。我的一生都在犯错,然而我失去了金钱,赢得了经验,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清规戒律”。有几次我都输得很惨,但从不是一无所获,否则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我知道自己还会再有,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我对自己深信不疑。

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这场游戏中生存,就必须信任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那些内幕消息的原因。如果我听信史密斯的消息买进股票,就得在卖出的时候也听他的。这是在依赖他。假设做空的机会

我的一生都在犯错,然而我失去了金钱,赢得了经验,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清规戒律”。

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我对自己深信不疑。

出现了,而史密斯此时刚好在外出度假,那该怎么办?不,先生,那些按照别人指示行动的人是不会赚大钱的。经验告诉我,没有人能够给我什么消息,与自己的判断相比,那些所谓的消息也不能为我赚到更多的钱。在判断正确的时候机智行动就能赚大钱,这是我花了5年时间才学会的。

我并非你们想象的那样,拥有很多有趣的经历。现在看来,学习如何投机的过程并不是非常戏剧化。我破产过几次,这永远不会令人愉快,但是我输钱的方式跟华尔街上的失败者没什么不同。投机是一件既辛苦,又令人厌烦

那些按照别人指示行动的人是不会赚大钱的。经验告诉我,没有人能够给我什么消息,与自己的判断相比,那些所谓的消息也不能为我赚到更多的钱。

的事情,一个投机者必须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花在这件事情上,否则他将很快失业。

在早期的富勒顿事件之后我就应该明白了——我的工作非常简单: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投机。但我却没有意识到,对于这个游戏,有很多东西是我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不可能学到的。我认为自己是在跟股市抗衡,但实际上我打败的只是空中证券交易商而已。同时,我在空中证券交易商交易中练就了阅读行情记录器的能力,以及记忆力的加强,这些都对我颇有价值。拥有这两种能力对我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我应该把自己早期的成功都归功于它们,而不是大脑或知识,因为我的思维没有受过训练,我甚至非常无知。游戏告诉我什么是投机。但它在教我的时候也不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忘给我当头一棒。

我记得自己刚到纽约的第一天,我跟你们提过,空中证券交易商拒绝做我的生意,这迫使我只能找一家规范的证券经纪公司。在我曾经做报价员的公司有一个伙计,他现在正在纽约证交所的会员公司——哈丁兄弟公司(Harding Brothers)工作。我是在清晨到达纽约的,而当天中午1点之前,我已经在哈丁开了户,准备交易了。

我并没有向你们解释过,按照空中证券交易商里的方式在这里做交易,是件多么简单的事情——只需要按照股价波动情况下注,然后捕捉细微而明确的价格变化就可以了。没有人给我指出投机和规范交易之间的本质差别,或者纠正我的做法。即使有人说这方法行不通,我也还是会亲自验证一下的。因为只有赔了钱,我才会相信自己真的错了;而赚了钱时我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投机。

因为只有赔了钱,我才会相信自己真的错了;而赚了钱时我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投机。

那段时间,股民态度积极,股市相当活跃,形势振奋人心。我立刻找到了熟悉的感觉,我面前是陈旧的报价板,上面书写着我15岁之前就学过的语言。

一个男孩正在忙碌着,他所做的事情跟我当年第一份工作完全一样。之前提到过的股民们,要么注视着报价板,要么站在行情记录器旁喊出价格,讨论着市场行情。就连机器也显然是我熟悉的。这里的空气,跟我第一次凭借伯灵顿股票赚到3.12美元时闻到的一样。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交易者,自然就是同样的游戏。而且别忘了,我只有22岁。我认为自己已经从头到尾地了解这场游戏,为什么我不能试试呢?

我观察着报价板,发现了一只看上去对我有利的股票,它的走势良好。我按84美元的价格买进100股,半小时不到又以85美元的价格脱手。接着,我又看到了另外一只不错的股票,也按刚才的方法交易了一次;在极短的时间里净赚3/4个点。我开始做得很好,不是吗?

现在请记住:那天,是我成为一家知名证券交易所客户的第一天,在2小时的时间里,我买进卖出了1100股,而最终的结果是我正好赔了1100美元。这也就是说,我初次尝试就损失了将近一半的资本。注意,其中的一些交易是获利的,但我那天确实是赔了1100美元。

第三章

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困扰，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而且，我的操作也很正确，假如我是在旧时的大都市进行交易的话，一定会赚得更多。我那突然消失的 1100 美元清晰地告诉我，是机器运转出了问题，只要修理机器的机械师还在，就不必烦恼。对于 22 岁的年龄来说，无知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缺点。

几天之后我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做了，行情记录器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但我偏偏只是放任自流，没有寻根究底。我继续交易，有赚有赔，直到被彻底榨干为止。我又去找老富勒顿，向他借了 500 美元作为资本。就像我提到的那样，我带着从空中证券交易商赚到的钱，从圣路易斯回到了纽约。我总是能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赚到钱。

我在交易的时候更加认真了，有段时间表现得很好。一旦手头宽裕了，我就开始享受生活。我交了些朋友，生活很开心。请别忘了，我还不到 23 岁；独自在纽约生活，口袋里揣着足够的钱，坚信自己已经明白新机器的运行方式了。

考虑到证券交易所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我看到的行情之间的差别，我开始在下单时留有余地，操作得小心翼翼。可我的注意力始终都集中在大盘上，也就是说，我仍然忽视那些基本规律。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不可能找到自己在游戏中的具体问题。

1901 年，我们进入了经济大繁荣时期，我赚了很多钱——对一个男孩子来说，是这样的。你还记得那段时间吗？国家空前繁荣，我们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工业合并和资本整合势不可挡，人们开始疯狂地转向股票。以前华尔街常夸口日交易量多达 25 万股，相当于转手票面价值达 2500 万美元的股票。但到了 1901 年，我们的日交易量是 300 万股。人人都在赚钱。钢铁大亨们来了，这帮百万富翁们比那些醉酒的水手还要不看重金钱，唯一能够满足他们的是股市。华尔街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有史以来最大的赌徒：著名的“赌你 100 万”约翰·盖茨（John W. Gates）和他的朋友们、还有约翰·德雷克（John A. Drake）、洛亚尔·史密斯（Loyal Smith）以及其他入；里德-利兹-摩尔帮派——他们卖掉了手中一部分钢铁股份，用得到的钱在公开市场买下了洛克岛铁路公司（Rock Island）大部分股票；还有施瓦布（Schwab）、弗里克（Frick）、菲普斯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Phipps)和“匹兹堡小集团”(Pittsburgh);更别提那些在这场混乱中亏了钱,却在其他任何时候都被人称作“大赌徒”的人。人们可以买卖股市上的所有股票,詹姆斯·基恩(James R. Keene)为美国钢铁股创造了市场行情。曾有个经纪人在几分钟内卖空了10万股。多么伟大的时代!多少奇妙的成功!股票交易不必缴税!眼前看不到结算日。

当然,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听到到处在叫嚷着前途不妙的丧气话,经验丰富的老手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别人都疯了。但除了他们之外,所有的人都还在赚钱。当然,我知道上涨一定是有极限的,任何股票都疯狂买进的行为终会结束,于是我开始沽空。但每一次卖空就会赔钱,要不是我补救及时的话,还会亏得更多。我期待着股价暴跌,但操作方法却很保险——买进时赚钱,卖空时亏钱。所以,如果因为小时候有很大的交易量,就被认定会在这次繁荣时期赚大钱的话,我赚到的钱远没有你想象的多。

经验丰富的老手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别人都疯了。

有一只股票我没有做空,那就是北太平洋公司。我阅读报价纸带的能力派上了用场。大多数股票都已经接近

涨不动,但它的走势似乎还在继续上涨。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当时的普通股和优先股都被库恩-罗布-哈里曼联合集团(Kuhn-Loeb-Harriman)稳步吸纳了。交易所里任何人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做多了1000股北太平洋普通股。当股价涨到110点的时候,我赚了30个点的利润,于是赶紧抓住机会平仓了。这次交易使我在交易所账户上有了将近5万美元的余额,这是当时我能积累到的最大的一笔钱。对几个月前在同一家交易所赔得精光的人来说,这个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你是否还记得,哈里曼集团通知摩根和希尔(Hill)说他们打算加入伯灵顿—北太平洋铁路集团。接着,摩根指示基恩首先买进5万股北太平洋,以便把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听说基恩让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买进了15万股。总之,基恩把他的经纪人艾迪·诺顿(Eddie Norton)派到了北太平洋,并买进了10万股。随后又另外提交了一笔交易单,我想是另外增加的5万股,于是,著名的垄断较量开始了。1901年5月8日,股市收盘后,整个世界都知道金融巨头的战争正在进行。美国

第三章

从未出现过两个如此大的财团互相对峙的局面。哈里曼对摩根，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遇见了一个无法撼动的物体。

5月9日清晨，我手里没有任何股票，却拥有了大约5万美元的现金。正如我曾经告诉你的那样，我已经做空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一次惨重的暴跌以及随之而来的很棒的便宜货；之后会出现迅速反弹以及丰厚的利润，至少对于那些捡到便宜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即使不是福尔摩斯也能猜得到，在股价的起起落落中，我们面临的不是一次赚钱的机会，而是实实在在的金钱。

事情的发展不出所料，我十分正确——却赔得一文不剩！我被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打败了。如果没有意外，人与人之间就不会存在区别，生活也会毫无乐趣；这场游戏也就变成了简单的加减运算，而我们成了乏味的记账员。猜测拓展了人的大脑思维能力，关于这一点，你只要自己去考虑，如何做才能猜测正确。

正如我预料到的，股市相当火爆，交易量极其庞大，股价波动幅度前所未有的。我下了许多做空的单子，可看到开盘价时，还是非常吃惊。跌幅太可怕了，我的经纪人忙碌着，他们和其他经纪人一样能干尽职，但即便如此，等他们执行我的委托单时，股价已经又跌了20个点。因为交易实在繁忙，所以报告也总是迟迟不来，我们接到的行情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实际情况。我发现，要是照着我们这儿的行情下单的话比方说，以报价100卖空，经纪人能让我成交的价格就是80，和前一天的收盘价相比大约有30点或者40点的差别。这在我看来，无异于正在放空那些自己在计划中要买入的便宜货。市场不可能无休止地下跌，因此我立即决定，把做空的仓位平掉，转头做多。

我的经纪人帮我买进了，但并不是以回补空头的价格买进的，而是场内交易员处理我的交易单时所依据的证券交易所价格。他们支付的买进价比我预期的价格要高出平均15个点。一天之内有35个点的损失，是任何人都承受不起的。

与市场行情相比，报价纸带上的消息太落后了，我因此被打败了。每次交易，我都习惯按照报价纸带上提供的信息下注，所以我已经将它当成了自己最要好的帮手。但是这一次，它却出卖了我。纸带上打印出的价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格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扰乱了我的思维。我以前犯的错误现在升了级,同样的错误曾经给过我沉痛的教训。现在看来,完全不理睬经纪人的执行情况,而只研究报价纸带上的信息是完全不够的,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当时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

我继续交易,买进卖出,完全不考虑经纪人的操作情况,实际上这样做比视而不见还要糟糕。你是明白的,我从来都不能进行限价交易。我必须要在市场里碰碰运气。这就是我要试图打败市场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对付一个特定的价格。当我认为自己应当卖出的时候,我就卖出,当我认为股票价格即将上涨的时候,我就买进。最终,我对于股票投机之普通原则的坚持拯救了我。简单的限价交易是我之前用在空中证券交易商的旧办法,现在被我用在了一家著名经纪公司的交易中,这种做法本来就是无效的。我这样做,只能凭借着从有限的经验那里学到的知识继续打赌,而永远也无从知晓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股票投机。

当我认为自己应当卖出的时候,我就卖出,当我认为股票价格即将上涨的时候,我就买进。

在交易过程中,只要我为了尽量减少市场的不利因素而设法限定交易价格的时候,我发现的仅仅是市场行情已经把我甩得很远。这种事情频繁发生,

因此我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多年来,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自己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才学会在股价大波动出现的时候下注,而不是只关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变化。

多年来,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自己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才学会在股价大波动出现的时候下注,而不是只关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变化。

5月9日的灾难过去之后,我开始采用一种加以改进但仍然存在欠缺的操作方式,继续进行交易。有时候,如果我没有赚到钱,就可能会更快地掌握股市智慧。但我赚到的钱足够让我自己

过上舒适的生活。我喜欢交朋友,喜欢度假享乐。那年夏天,就像许多华尔街上的富人一样,我去了泽西海岸(Jersey Coast)。尽管我当时赚的钱还不够支付我的亏损和生活开销。

我没有按照过去的固执做法继续进行交易,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希望解决它。我之所以在这个

第三章

话题上喋喋不休地强调,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在真正赚到钱之前,我需要经历些什么样的事情。在对付大型猎物时,与散弹珠枪(BB Shot)相比,我的老猎枪无法完成高火力连发数弹的任务。

那年初秋,我不仅输得底儿朝天,而且也对自己无法打败的市场萌生了厌恶之感,于是我决定离开纽约,到其他地方去尝试一些新事物。从14岁起,我就已经开始交易了。当我还是个15岁的小孩时,赚到了第一个1000美元;21岁前,赚到了第一个1万美元。我又曾不止一次地赚足和输掉1万美元本金。在纽约,数千美元的利润在我这里进进出出。最高的时候能达到5万美元,但两天之后就又亏损了。我没有其他生意,也不了解别的游戏规则。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起点。更糟糕的是我养成了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尽管这远没有亏损更令我担忧。

第四章

我回家了。但一回去就明白了——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得到一笔股本回到华尔街去。那是我在国内唯一可以大规模交易的地方，等到有一天，我的游戏进展顺利了，就会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当一个人判断正确时，他希望因此而得到全部该有的东西。

当一个人判断正确时，他希望
因此而得到全部该有的东西。

我没有太多的希望，但是，当然，我又设法进了空中证券交易商。这里有较少几家空中证券交易商，有些是陌生人在经营的。那些记得我的人不肯给

我机会向他们证明，我是不是以投机客的身份回来的。我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在纽约把在家赚的钱都赔光了；而且我并没有过去自认为那样懂得很多；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接受我的单子毫无疑问是件好事，可他们不愿意，而且新的空中证券交易商又不可靠。那些老板认为，如果一位绅士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猜对了，那么他最多应该买进 20 股。

我需要钱，但那些大空中证券交易商正从他们的固定客户那里骗得许多钱。于是我找到自己的一个朋友，让他到某家空中证券交易商去做交易。我只是漫步进去看看，并且又试着说服下单员接受一个尽管只有 50 股的小交易单，他自然是又拒绝了。为了让这位朋友能够按照我所说的，在某个时候买进或卖出某只股票，我们临时设定了一个暗号。但这只

第四章

能赚点小钱,然后这家空中证券交易商就开始不愿意接我朋友的单子了。终于有一天,他试图卖出 100 股圣保罗,却被他们制止了。

后来听说有一位客户看到我们在外面交谈,就去向空中证券交易商报告了,当我的朋友到下单员那里准备卖掉 100 股圣保罗时,这个家伙说:“我们不接受圣保罗的任何卖单,不从你那里接。”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乔?”我的朋友问道。

“就是说,什么也不做。”乔回答说。

“这些钱不是钱吗?好好看看,都在这儿。”然后我的朋友把那 100 美元,我的 10 美元一张的 100 美元递了过去。他显得很愤怒,我看起来则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而其他大部分客户都朝着争吵的方向凑了过来,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他们看到空中证券交易商和客户之间有大声交谈或微小的争执时,都会那么做的。为了了解空中证券交易商的偿付能力,他们想弄明白事情的真相。

那个有几分像副经理的职员乔,从他的工作台后面出来,走向我的朋友,看看他,然后又看看我。

“有意思。”他说得很慢,“简直奇怪透顶了。你的朋友利文斯顿不在的时候,你从来没有交易过。你只是坐着,时刻盯着行情板,一声不吭。但他进来之后,你就突然忙起来了。也许你的确是在给自己做,不过,别再来这儿了,你有利文斯顿的消息,我们不吃这亏。”

哎,我这条财路就这么断了。不过我赚到的钱要比花出去的多几百美元。如何使用这笔钱让我费尽心思,我需要筹措一笔足够的钱带回纽约,这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我现在有时间去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些自己愚蠢的操作了,结果是隔着一点距离看,事情就清楚许多。当务之急是筹资。

一天,我在一家酒店大堂和一些认识的人聊天,他们都是相当稳健的操盘手。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股票市场。我说,在证交所无法充分执行委托的情况下,没人能赚到钱,尤其是像我这样按照外盘价交易的。

有个人提高了嗓门,问我具体所指的是哪些证券交易所。

我说:“最好的!”他问到底是谁。我看得出,他不相信我曾经在一流的证券公司里交易过。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不过我还是说了，“我指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成员公司，不是说他们在玩手段或不负责任，而是按外盘价买入时，在拿到证交所的交易单之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实际买入价。行情中一二个点的波动总是比 10 个点、15 个点的波动多。但是因为委托被执行的时间差，场外交易者抓不住那些小涨小跌。空中证券交易商如果能让人大笔交易的话，我真是宁愿天天在空中证券交易商做。”

跟我说话的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叫罗伯茨，似乎对我很友好。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在其他交易所做过。我说没有。他说他知道一些地方，都是棉花和农产品交易所以及小规模股票交易所的成员。这些交易所都很细心，特别注意委托的执行情况。他说，这些地方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最大最精明的券商都有秘密联系。通过私人关系和每月几十万交易量的保证，他们得到的服务比私人客户得到的好多了。

“他们对小客户真的很好。”他说，“他们专门做外地的生意，对待 10 股的委托单子和对待 1000 股的委托单子都一样尽心。很能干，很可靠。”

“嗯。不过，如果他们付给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常的那 1/8 的佣金，那他们还从哪儿赚钱呢？”

“这个嘛，他们应该是付 1/8 的，可是——你知道！”他向我眨了眨眼。

“不错。”我说，“可是，有一件事是证券公司不会干的，那就是在佣金上打主意。交易所宁可券商去杀人放火犯重婚罪，也不愿意他们和外面做生意时削减佣金。证券交易所就指望这一条生存呢。”

他一定看出我和证券交易所的人谈过，因为，他说：“听着！那些正规的证券公司中，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家因为违反这条规则被吊销一年的营业资格，对吧？回扣佣金的办法太多了，没人能说出什么的。”他可能看到了我脸上不相信的样子，就继续说道，“而且另外，对于特定的生意种类，我们——我是指那些和我有关系的地方——在 1/8 点的佣金之外，另外要加收 1/32。不过这一点他们放得很宽，如果不是很特别的情况，或者客户交易太不活跃的话，他们从来不会另外收费。你知道，他们不这样就得亏本，他们可不只是为健康着想才做生意的。”

听到这儿我已经明白了，他是在为一些冒牌经纪商招揽生意呢。

第四章

“你知道哪儿有这种可靠的地方吗？”我问他。

“我知道美国最大的那家经纪公司。”他说，“我自己就在那儿做，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8个城市里设有分部，生意做得很大。如果他们没做到绝对公平的话，就不会年复一年做得那么好了，对吧？”

“肯定的。”我表示同意，“他们做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吗？”

“当然了，还有场外交易的和任何国内其他交易所的，还有欧洲的。他们交易小麦、棉花和其他农产品，你想做的任何东西。他们到处都有往来，在所有的交易所都有会员资格，有的是用自己的名字，有的是匿名。”

那时我已经很清楚了，不过觉得应该哄他继续。

“是的。”我说，“不过这并不能改变那个事实呀，委托单还是得由别人执行。而世上没人能保证市场会如何变化，也没人能保证行情收录器里的价格和交易所场内的价格。等这儿的人接到行情，下了单子，再传到纽约，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我最好还是回纽约去，把我的钱赔在那儿的正经公司里。”

“我对赔钱的事一无所知，我们的客户可没那习惯，他们都赚钱，这点我们关照着呢。”

“你们的客户？”

“呃，我对这家公司很感兴趣，只要能够，我总是会介绍点儿生意给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对我不错，通过他们我赚了不少钱。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你介绍给那儿的经理。”

“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他对我说了，那名字我听说过，报纸上满是他们的广告，吹嘘他们的客户根据他们提供的热门股内幕消息赚了多少钱，那是他们的特长。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空中证券交易商，而是一群号称证券经纪的投机诈骗者，他们在接到的委托单上做手脚，通过巧妙的伪装，使外人相信他们是正当的经纪人，在从事一桩正当的生意。他们是最早做这种事情的公司之一。

那时的他们可算是此类公司的老祖宗，这种公司今年倒闭了不少。它们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还是老一套，只是欺骗公众的具体手段有所不同了。每当一些手段广为人知后，他们就推陈出新。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这些人过去常常针对某只特定的股票，散布买进或者卖出的消息。对同一只股票，他们这边发出成百封电报建议买进，而那边则是成百封的电报建议卖出。他们用的都是赌马场上的老套路，结果，被他们吸引的买单和卖单就纷至沓来。这公司的确会通过一个信誉良好的证券公司交易，比方说，在那儿交易 1000 股这只股票，并且为此拿到一封正规的成交报告。

如果有哪位老兄竟敢怀疑客户的单子被做了手脚，那么这份报告就会被拿出来给这个粗鲁无礼的人看看。

那时在营业厅内还设有全权委托交易。那算是帮了客户的一个大忙，容许客户在看好他们的时候，书面授权给他们，让他们用客户的名字和钱交易。这样一来，当钱无影无踪时，即便是最能吵架的客户，也没法子合法地拿到赔偿。他们会弄出一个计划做多某只股票，让客户申请加入，然后耍一套老式空中证券交易商的花招，消灭掉那数百个投入了微薄保证金的客户。他们一个也不放过，女人、教师还有老人，是他们最理想的目标。

“我对所有的经纪人都心有余悸。”我对那贩子说，“我得好好想一想。”然后就离开了，免得他再和我说下去。

我打听了一下这家公司，了解到他们有几百个客户。虽然有不利传言，但都是些习以为常的事，并没有发现有人赢了却拿不到钱的事情。要找到一个曾经在那个空中证券交易商赢过钱的人很难，不过后来我做到了。那时，情况似乎在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如果有一桩交易不顺他们的心，也不大可能会赖账。而且大多数赖账不付的公司最终自然会走向破产。骗子经纪公司发生过好几次有规律的流行性倒闭，就像过去的银行业那样，一家倒闭，另外几家就出现挤兑。这是因为其他地方的客户，心理也开始变得不安全，着急把钱领回来。不过，在这个国家，退休的空中证券交易商老板也很多。

总之，关于那贩子的公司我并没有听见惊人的事情，除了他们自始至终全心扑在捞钱上，也不总是很老实。他们的拿手好戏是从那些一心要快速致富的傻瓜身上刮钱。不过，他们总是先取得客户的许可，是那种书面上的，允许他们把钱从客户那儿拿走。

第四章

我碰到的一个人的确跟我说，他见过一天中发出 600 封电报建议客户买进一只股票，又发出 600 封电报给另外一批客户，强烈敦促他们立即卖出这只股票这样的事情。

“是，我知道这招。”我对他说。

“对啊。”他说。

“可是第二天，他们又给这些客户发电报，让他们把手上所有的买卖都平仓，然后买进或者卖出另外一只股票。我问办公室里的那个高级合伙人，‘你干嘛这么做？前面那部分我懂。有些客户即使和其他人一样最终会赔钱，但是必定还是会让他们暂时在账面上赚到点钱。可是你现在的这么干，明摆着是要把他们一起一网打尽。这是什么招数？’”

“咳，不管这些客户买什么，或者怎么买、在哪儿买、什么时候买，他们注定都会赔钱。他们失去钱的时候我就失去客户，所以我还是尽可能多捞点钱比较好，然后去觅新食。”

坦白地说，我不关心这家公司是否有商业道德。我告诉过你，我对特勒公司感到很恼怒，那种感觉使我报复了他们。但是我对这家公司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或许是骗子，或许并没有别人描绘的那么黑，总之我并不打算让他们为我做任何交易，也不打算去听信他们的消息，或相信他们的谎话。我只想筹集一笔钱，回到纽约找个正经地方去大规模交易。在那儿，你就不必害怕警察会像对待空中证券交易商那样突然袭击了，也不必担心会眼看着主管部门扑过来冻结你的资金。如果运气好的话，假使资金被冻结了，你或许可以在一年半载后，按一美元拿回八分钱的比列拿到钱。

不管怎么说，相对之前那些空中证券交易商，这也许会被称为合法的经纪公司，我决定去看看这家公司到底有些什么优势。我没多少钱可以做保证金，而那些在委托单上做假的公司在这方面自然会比较大方，几百美元能在他们那儿做很大。

我去了那家公司，和经理本人谈了谈。当他听说我是个老手，以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里开户交易，而且亏得一分不剩后，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他表示如果我容许他们代我投资的话，可以保证一分钟让我赚 100 万美元。他断定我永远的那种跟着行情跑的傻瓜，一直在交易，也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总是在赔钱。这种人为经纪商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无论是骗子,还是满足于收取佣金的正当经纪商。

我告诉经理,我看重的是委托单的执行情况。由于我总是按市价交易,所以不想在拿到成交报告时,发现成交价格和报价器上的价格相差半个点,或一个点。

他用人格向我保证,会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做,他很希望做我的生意,因为他想让我了解一下一流的经纪商是如何做的,他们拥有最优秀的雇员。事实上,就是以执行委托单而闻名的。如果报价器上的价格和成交价格有任何不同的话,差异也总是对客户有利的,当然,这一点他们无法完全保证。如果我在这儿开户的话,就可以马上用电讯传来的价格买卖,他们对自己的经纪人信心十足。

这就是说,我完全可以像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那样交易——他们让我在下次报价时就开始交易。我不想表现得过于急切,于是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想在当天开户,但是会在决定开户的时候通知他。他则一个劲地催促我立刻开户,说现在大盘走势不错,正是赚钱的好时机。这倒是真的,只是所谓的好时机,是对他们而言的。股市萧条,价格波动微弱,这些更适合客户参与进来,然后在有内幕消息的那只股票上来次大震荡,把人们的保证金都吞掉。

我把名字和住址都留给了那位经理,于是当天就收到了预付款的电报和信件。他们敦促我买进这个或那个股票,信里说他们知道有一个内部的庄家正准备把价格炒高 50 个点。

我却忙着到处看看,充分了解一下另外几个这类骗子经纪商的情况。在我看来,如果我可以确保能从他们紧握的手里赚到钱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那是在他们附近的空中证券交易商里交易。

当我把信息都了解得差不多之后,分别在三家公司开了户。我弄了一个小办公室,和三个经纪商直接联系。

我的交易很小,他们不会一开始就被吓着。总体来说我在赚。他们很快就对我说,对那些和他们直线联系的客户,他们指望的是真正的交易,并不是胆小鬼。他们断定我做得越多,赔得就会越多;而我越快被吞掉,他们就能赚得越多。这理论没有错。想想看,这些人对付的必定都是

第四章

普通客户，从财务的角度来说，普通客户向来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一个破产的客户是不能交易的，而一个半死不活的客户却会发牢骚，惹是生非，弄出些对公司不利的事情。

我还和一家本地公司拉上了关系，这公司和纽约有直线联系，在纽约的联络员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我弄进去了一个行情收录器，开始谨慎地交易。就像我对你说过的，这和在空中证券交易商的交易非常相似，只是慢一些。

这是一个我可以战胜的游戏，而我确实赢了。我从未百发百中过，但总体是每个星期都有钱到手。我再次开始享受生活，但是一直都在存钱，我想慢慢积累带回华尔街的资金。我在另外两家这类公司里又弄了两只股票，这样一共就有五家了。

有几次我的计划出了故障，挑出的股票打破了常规模式，走势和以往完全相反。不过这些对我的打击并不严重，我就那么一点点钱，不可能严重到什么地步。我和那几个经纪商之间的关系还算友好。他们的账单记录和我自己的并不总是一样，而且之间的差异刚好都是对我不利的，真算是令人惊奇的巧合——才不是！不过，我总是为自己的利益作斗争，所以一般最后还是会照我的来。对我从他们那儿拿走的钱，他们总是满怀希望，觉得还能拿回去。我猜想他们把我赢走的那些钱看作是一笔临时贷款了。

他们不满足于收取佣金，而是靠诱饵和骗术赚钱，绝对谈不上公平。既然傻瓜们用股票赌博时总是输钱——他们从来不是在真正投机——你会认为

和一个骗子来往的迷人之处在于，只要你不停止和他做生意，那么你抓住他的小辫子时，他总会原谅你。

这些空中证券交易商应该满足于经营那种所谓的合法的非法业务了。可他们并不是这样。“照顾好客户才能致富”，这句古老的谚语是个真理，但他们似乎从来没听说过，并不甘心平平淡淡地经营。他们有好几次都试图耍些老把戏骗我入局，而我因为疏忽大意被他们逮住过两次。我赚的也不过就是平常的那点钱，可他们还偏要总这么干。我指责他们不公平，还举出了一些更严重的罪行，可他们全都否认。这种争执都是以我回去像平时那样交易而结束。和一个骗子来往的迷人之处在于，只要你不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停止和他做生意,那么你抓住他的小辫子时,他总会原谅你。对他来说,那没什么,他很乐意做些让步。很大度的一群人!

在这些骗子花招迭出的干扰下,我的资金积累速度令人很不满意。我决定教训一下他们,我挑了一只股票,这股票在被投机者一阵热炒后,现在很低迷,是只水货。如果挑一只从来没活跃过的股票,那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我委托我那5个经纪商买进这只股票。他们接下单子,在等待最新价格出来时,我通过那个证券交易所的关系向市场上卖出了100股这只股票。我敦促一定要快。呃,你可以想象交易所大厅拿到这张卖单时的情景:一家和外地有联系的会员公司急着抛售出一只很不活跃的股票。有人趁机用便宜价格接了手。结果这笔成交被打印到了行情收录器上,而这个价格,就会是我那5张买单应有的成交价格。总体来算的话,我是在一个很低的价格上做多了400股。电报公司问我听说什么了,我说我有个内幕消息。在收市前,我又给那家声誉良好的公司下了指令,要他们买回那100股股票。我让他们不要浪费任何时间,说我不想在任何情况下做空,还说价格多少我都不在乎,因此他们就给纽约发了电报。这个指令又迅速引起了一阵暴涨。至于我,那当然是早已做空了500股,而且委托已经由我的朋友们执行了,事情令人非常满意。

他们还是死不悔改,没有收敛,于是我又把这招用了几次。我没敢下重手去痛快地惩罚他们,每次都很少超过100股的一个或者两个点。不过我为华尔街探险准备的资金却因此得以增长了。有时我把程序多样化,做空某只股票,但不过分。这种敲打每次能赚600美元或者800美元,我已经很满意了。

有一次,我的敲打玩得太顺利了,完全超出了所有的设想,引起了一个10点的震荡,让我始料不及。事实上,我那天刚好在其中一个经纪商那儿做了200股,而不是往常的100股,不过其他四家还是100股。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过分了。他们恼怒得像只小狗,开始在电报里说这说那。于是我就去见经理,就是那个当初特别急着想让我开户,后来每次被我抓着他做手脚时又特别宽宏大量的那个人。以他的职位而言,他说起话来口气可真够大的。

“这只股票走势有假,我们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他赌咒发誓。

第四章

“你接过我的单子买进时，可没觉得它的走势有假，那时候你二话不说就让我入市了，现在你就得让我出来。要不你这能算公平吗，能吗，你？”

“能，我能！”他嚷嚷着，“我能证明有人搞了鬼。”

“谁搞鬼？”我问。

“有人！”

“他们搞谁的鬼呀？”我问。

“搞鬼的人有你的朋友，这是肯定的。”他说。

我对他说：“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做交易独来独往，这镇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自从我刚开始做股票起他们就知道了。现在我很耐心地跟你说，快去把我的钱拿来给我，我可不想有什么争执，快点的吧。”

“我不会给钱的，这桩交易有假。”他喊道。

我不耐烦了，告诉他：“你现在立刻就得给我。”

他接着咆哮了一会儿，断然声称我就是那个有罪的骗子，但最后还是把钱交了出来。其他几个经纪商倒没有这么热闹。其中一个经理在我操作那些冷门股时，一直都在研究。接到我的指令后，他不但执行了我的委托，还给自己也弄了些，赚了点钱。这些家伙并不担心客户以欺诈罪起诉他们，因为他们通常在技术上有很好的法律防卫准备。但是他们担心我会使他们的根基受到牵连，也就是说，他们放在银行里的钱。他们不在乎让人说几声精明，那伤不着他们；可是绝对不愿意担上赖账的名声，那样他们就完了。因为一个客户在经纪商那儿输了钱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可要是是一个客户赢了钱却拿不到，那可是投机者的大忌。

我从所有的经纪商那儿都拿到了钱，可是这10个点的震荡结束了过去那段从骗子身上骗取不义之财的愉快时光，对于那些他们用来欺骗大批客户的伎俩，他们自己也开始小心提防了。我又回到了正常交易，可股市大盘却和我的方法有些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对我交易规模的限制，我使不出杀手锏。

我这么做了一年多时间，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去赚钱。我日子过得很舒服，买了辆车，花钱也毫无节制。我在筹措资金的同时，还要生活。如果操作得好，我的钱就花不完，这样我就总能存一些；如果操作得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不好,赚不到钱,就没钱花。我说过,我存了相当一笔钱,而这5家空中证券交易商那儿也没多少钱可赚了,因此我决定返回纽约。

我有了自己的车,就邀请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开车去纽约。他也是一个操盘手。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准备出发。我们在纽黑文市(New Haven)停下吃晚饭。在饭店里,我碰到了一个老朋友。聊天中,他告诉我镇上有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也有电报线,生意做得不错。

我们离开饭店继续往纽约前进,不过我选择走那家店所在的街区,想瞧瞧它的样子。我们发现了它,却没能经得住诱惑,我停下车来想进去看看。交易大厅并不怎么豪华,可是有熟悉的报价板,还有客户,以及正在进行的游戏。

这家店的经理像是做过演员或者政治演说家,给人印象很深刻。他说“早晨好”的时候,就像是用显微镜找了10年后,才发现早晨的好处,现在他把这个发现作为礼物送给你一样,同时奉送的还有天空、阳光和公司资本。他看到了我们开的花哨的车,而且我们俩都很年轻,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猜自己看上去连20岁都不到——想当然地把我们当作耶鲁大学的学生了。我没告诉他我们不是。他没给我机会就开始发表演说了:他见到我们很高兴,愿意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吗?我们会发现,那天早晨的股市很友好,事实上,它哭着喊着要给大学生们增加点儿零用钱。有史以来,聪明的大学生都会缺钱。而此时此地,在行情收录器的帮助下,一笔小小的投资就会得到几千美元的回报。股市想做的,其实就是为你奉献些花都花不完的零用钱。

这个友好的人如此急切地想让我们下手,让我开始觉得拒绝他有些太可惜了,所以对他来说,我了解到有很多人从股市上赚了大钱,所以我们全听他的。

我开始保守交易,但一赢就加码。我朋友跟着我做。

我们在纽黑文市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差5分钟10点时,就又到了那家友好的空中证券交易商。演说家看见我们很高兴,以为这天该轮到 他赢了。不过我用了很少的钱就赚了1500美元。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又顺路来见那个伟大的演说家。我递给他一张委托单,要卖出500股糖业公司。他犹豫了,不过最后还是接了下来——默默地!那只股票跌破了

第四章

一个点，我平仓，把委托单给了他。500 美元保证金，加上我应得的净利润 500 美元。他从保险箱里拿出 20 张 50 美元的，极其缓慢地数了三遍，然后又当着我的面一张一张地数。那些钞票粘着他不肯离开，仿佛他的手指正分泌着胶水，不过他最终还是把钱递给了我。他又起了两只胳膊，咬着下嘴唇，一直咬着，凝视着我身后那扇窗口的顶端。

我告诉他，我还想卖出 200 股钢铁公司。可他压根没动。他就没听见。我重复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只是把 200 股变成了 300 股。他转过头来，我等着他开口。可他只是盯着我看，什么也不说，接着，舔了舔嘴唇，咽了口吐沫，简直像要准备开始对反对党的那些不可理喻的贪污受贿者们引起的长达 50 年的政治混乱进行攻击。

终于，他冲着我手中那些黄颜色的钞票挥了挥手说：“把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拿走吧！”

“你们准备去哪儿，大学生？”他说话的样子让人难忘。

“纽约！”我告诉他。

“那就对了。”他说，点了大概 20 下头。“那真就对了。反正你们得离开这儿，因为现在我明白了两件事情，两件！大学生！我明白了你们不是谁，还明白了你们是谁。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吗？”我很客气地说。

“是的，你们俩——”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放下了架子，吼叫着，“你们俩是全美国最狡诈贪婪的家伙！学生？嘿嘿！一定还是新生吧！我呸！”

我们把他扔在那儿白言白语，就离开了。他可能并不怎么在乎那些钱。职业赌徒没人在乎。这是游戏规则，风水本来就是轮流转的。他气的是被我们愚弄了。

我就这么回到了华尔街，开始做第三次尝试。我一直在研究，试图发现导致自己在富勒顿证券公司失败的具体原因。我 20 岁时赚到了第一个 1 万美元，又把它全亏了；此中缘故我是知道的，那是因为我总是在不恰当的时机交易，没能紧跟自己的系统，而这系统是建立在研究和经验上的。

我那时是在赌博，只是一味地希望赢，而不去弄明白怎样才能赢。差不多 22 岁时，我有了 5.5 万美元。这钱全赔在了“5 月 9 日”那天。这其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中的缘故我也知道。那是因为滞后的行情报价,还有那糟糕的一天里,价格变动空前未有的剧烈程度。我所不知道的是,在“5·9 恐慌”之后,或者说我从圣路易斯回来后,我为什么又亏了。对此我有一些理论,也就是说,给我认为的其中一些错误找到了药方,不过还需要具体实践一下。

等你知道要想不亏钱就不该做什么的时候,你也就开始学会应该做什么去赢钱了。

没有什么比你让你变得一无所有,而更能让你知道什么不该做了。等你知道要想不亏钱就不该做什么的时候,你也就开始学会应该做什么去赢钱了。

弄明白了吗? 开始学习吧!

第五章

我认为一般的“股痴”，也就是被称为“股虫”的人出错的话，不仅是由于过度专业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意味着灵活性的过度缺乏。毕竟，无论主要规律有多严格，投机并不全是算术或固定法则。甚至当我在评估股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东西并不属于纯粹的算术。这就是我所说的股票行为，也就是股票的动作，它可以使你判断出股票是否会按照先前观察、记录的情况进行运动。如果一只股票表现不正常，就不要碰它；因为如果无法准确地说出哪里出了错，你就不会知道它将如何发展。没有诊断就没有预测，没有预测就没有利益。

留意股票行为，研究过往的股市表现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情。我第一次去纽约时，就有一个法国人经常在一家

没有诊断就没有预测，没有预测就没有利益。

经纪行里谈论他的记录图表。起初，我以为他是被经纪行好心豢养的，后来，我意识到他是一个极具说服力，并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家。他说算术是唯一不会也不能撒谎的东西。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曲线图预测未来的股市走向。同时也能够对图表进行分析、讲解，例如，为什么基恩会在著名的艾奇逊优先股（Atchison）多头交易中获利，而他又因何在后来的南太平洋基金中犯错。在不同时期，一个接一个的专业交易者尝试着这个法国人的理论，然后他们又开始用那些旧的、不科学的方法赚钱了。他们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说自己漫不经心的方法毫不费力。我听那个法国人说，基恩承认他的图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在活跃的市场中，这种方法对实际运作来说又太缓慢。

在当时，有一家交易所设有股价日常波动走向图。只要大致一看，就能了解每只股票连月来的趋势。将个股的曲线与大盘相比较，并且谨记一些特定规律，顾客们就能判断他们毫无科学依据买进的股票是否会上涨。他们把曲线图视为一种补充信息。今天，你可以在许多证券经纪公司找到这种交易图。它们预先由统计公司的专家汇成，其中不仅包括股票，还有商品期货。

我应该说图表可以帮助那些能够读懂它的人，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可以把看到的图表信息消化吸收的人。然而，一般人满脑子想的都是根据股价涨跌及其走向进行投机。如果他过于相信图表，而突破了理性边缘，就一定会破产。有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曾经是一家知名证券交易所的合伙人，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数学家。他毕业于一所著名的技术学校。他认真、详尽地研究了很多股市、债券、谷物、棉花、货币等价格行为，并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了图表。他追溯到很多年前，寻找每件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季节性变化。很长时间以来，他习惯于按照自己的图表进行股票交易。他所做的就是利用非常高明的价格平均策略。人们说他总是能赢，直到世界战争爆发，打破了惯例。他和很多他的追随者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不得不终止交易。但是，当行情看涨时就是牛市，行情看跌时就是熊市，一场世界战争根本无法阻止股市的方向。每一个人必须知道，想要赚钱就要评估当前的形势。

如果他过于相信图表，而突破了理性边缘，就一定会破产。

当行情看涨时就是牛市，行情看跌时就是熊市，一场世界战争根本无法阻止股市的方向。

我并不是说自己做得很好，当我想起自己初到华尔街的那几年，就会情不自禁。现在，我知道了当年不知道的事情，我想起了因为无知而犯下的错误，这也正是普通股票投机者年复一年犯下的错误。

返回纽约之后，我在一家股票交易公司积极交易，企图第三次打败市场。我并不希望自己能像在空中证券交易商一样表现出色，但我认为不

第五章

久之后将会做得更好,因为我能够获得一笔巨大的资金。然而,我明白自己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认清股票投机和股票赌博之间的区别**。尽管如此,凭借我七年的行情收录器阅读经验,以及特有的游戏天赋,我的股本虽没赚到大钱,却赢得了很高的利率。跟以前一样,我有赔有赚,最终还是赚到了钱。赚得越多,花得也就越多。这是大多数人常有的体会。不,不一定那些轻松赚到钱的家伙会这么认为,只要不是守财奴就都会如此。还有些像老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一样的人,既能赚钱又会攒钱,所以他们死的时候都富得流油。

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我都沉迷于击败股市的游戏中,3点之后,便开始享受生活。不要误会。我绝对不会“玩物丧志”的。输钱只是因为

我明白自己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认清股票投机和股票赌博之间的区别**。

判断错误,而不是因为放纵过度。我从来不会精神涣散到影响自己的游戏。无法忍受任何有碍精神或身体健康的事物。即使到现在,我通常也会在10点前上床睡觉。年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晚睡的习惯,因为如果缺乏睡眠,我就不能正常工作。与得失相当比较而言,我表现得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无需剥夺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原因。市场依然存在,向人们提供资源。通过自己谋生方法中专业、冷静的态度,我从中获得了自信。

我首先在交易中做出改变的是时间。我不能像在空中证券交易商一样,等待确切时机出现,然后从中赚一两个点。而假如我想抓住富勒顿公司(Fullerton's Office)的动向,就必须及早开始行动。换句话说,我必须学会预测股价波动,研究股市会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虽然听起来平淡无奇,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游戏态度的转变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逐渐让我明白了,按照股价波动下注,和预测股价必然涨跌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赌博和投机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不得不多花至少一小时的时间对市场进行研究,这是我在世界上最大的空中证券交易商都没有学到的。我对交易报告、铁路运输受益、财政和商业统计产生了兴趣。当然我热衷于大额交易,人们都叫我“少年赌徒”;此外,我还喜欢研究股市走向。任何对交易有利的事情,我都不讨厌。在解决问题之前,我必须自己审时度势。一旦有了解决办法,就要验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证它的正确性。我知道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用我自己的钱来证明。

一旦有了解决办法,就要验证它的正确性。我知道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用我自己的钱来证明。

更多的错误。但是我不敢肯定亏钱的真正价值,因为如果亏得比较多的话,我就会没钱验证自己交易方法上的改进。

但是我不敢肯定亏钱的真正价值,因为如果亏得比较多的话,我就会没钱验证自己交易方法上的改进。

会这样呢?

从局部胜利中学到的东西,与在失败中学到的东西一样多。

例如,我一开始就看好多头市场,于是买进股票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像我预测到的那样,股价上涨了。到那个时候为止,一切都是很顺利的。但我还做了些什么呢?当然,我听从了前辈们的话,抑制自己年少的冲动。我决定要学得聪明些,小心保守地进行操作。每个人都知道,要这么做的唯一办法就是赚取利润,然后在股价回档的时候买进你的股票。我就是这么做的,或者说,我设法这么做了,因为我经常在获利之后,等待着从未出现的回档。我看到自己的股票又上涨了10个点,我坐在那里,保守得稳赚了4个点的利润。人们说只要把钱赚到手,就不会变穷。对,你不会变穷。但是在多头市场里只赚4个点的利润,你也富不起来。

因为我经常在获利之后,等待着从未出现的回档。

在本可以赚20,000美元的时候,我却只赚了2000美元。这就是保守的回报。当我发现自己赚到的只是应该得到的一小部分钱时,还发现由于经验不同,傻瓜也是各有差别。

新手是一无所知的,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明白这一点。下一级或者第二级傻瓜都认为自己懂得很多,并且也让别人觉得他们的确如此。他是有经验的傻瓜,他做过研究,却不是针对市场,而来自于更高级的傻瓜的评论。第二级傻瓜知道如何避免在一些方面亏钱,正是这种半吊子傻

第五章

瓜,才是证券经纪公司真正的衣食父母,而非那些纯粹的学徒。他们通常可以维持三年半左右的时间,相比而言,那些第一次攻击华尔街的人一般只能维持3~30个星期不等的时间。经常引用著名交易格言和游戏规则的人,他们知道所有的禁忌,除了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不要做傻瓜!

这种半吊子认为自己已经长出了智齿,变聪明了,他们喜欢在股价下跌时买进,等待着跌。他根据股价从顶端跌了几个点来判断自己捡了多大的便宜。在多头市场中,对规则和惯例一窍不通的人才会盲目买进,他以为他的希望也很盲目。等到一次真正的回档出现,会一下子把他赚到的钱都吞掉。不过,跟那些小心翼翼而又懒惰的傻瓜相比,我自认为高明的手段其实跟他们一样,我也是根据别人的智慧进行操作。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在空中证券交易商交易的方法,并且正在利用变化的方法解决问题,尤其是受到交易老手们推崇的、极具价值的方法。

大多数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客户,他们都很相似,你很难找出几个人认为华尔街不欠他们的钱。在富勒顿,各种等级的客户都能见到。有个与众不同的家伙:首先,他比别人老很多;而且他从来不主动发表意见,也不吹嘘自己的胜利。他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却并不热衷于打听消息,也就是说他总不会问别人听到了什么或知道什么。但如果有人告诉他消息时,他也总是客气地感谢对方。要是消息果真正确的话,他会再三表示感谢;但如果消息不正确,他也从不抱怨,所以没有人能搞清楚他是否听取了消息,或是不予理睬。公司里传说这个老家伙很有钱,可以做很大的交易。但他并没有给公司做出很大贡献,至少没有到人尽皆知的地步。他叫帕特里奇(Partridge),人们背后叫他“火鸡”,因为他胸膛很厚,并且习惯用下巴抵住胸口,在各个交易厅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

客户们都喜欢在别人的催促下被迫做一些事,好把失败归咎于他人,他们经常去找帕特里奇,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内部人士的朋友,建议他们交易某只股票。他们说自己没有按照消息去做,所以想问问他该怎么办,但是,不管别人听到的是做多还是做空的消息,帕特里奇只有一种回答。

人们困惑地听他讲完自己的股市,会问:“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火鸡”会把头一歪,慈祥地笑着,凝视着他的朋友,很感人地说:“你知道的,这是多头市场!”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我经常听他说：“你知道的，这是多头市场！”就好像他给了你一个100 万美元交易单包裹着的无价之宝，当然，我并不知道他的意思。

一天，一个叫阿莫·哈伍德（Elmer Harwood）的家伙冲进公司，写了一张委托单，然后把它交给工作人员。接着，他冲到正在听约翰·范宁（John Fannings）讲故事的帕特里奇先生身边，对他说自己无意听到基恩把一张单子交给自己的经纪人，约翰跟进了100 股，赚了小小的3 个点，而在约翰套现之后，这只股票却在三天之内连续上涨了24 个点，这至少是约翰第四次讲自己这个悲哀的故事了，但是“老火鸡”仍然同情地笑笑，就好像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阿莫走到“老火鸡”身边，没有跟约翰讲一句道歉的话，就告诉老伙计：“帕特里奇先生，我刚刚把克莱美汽车公司（Climax Motors）卖掉了。我的朋友说市场会回档，我应该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把它们买回来，所以，如果你还持有这只股票的话，最好也这么做。”

阿莫疑惑地看着对面这个他曾经告诉应该买进的人。

业余的，或者免费提供消息的人总会认为自己拥有接受消息的身心，甚至在他了解到消息真相之前，也是这样。

“是的，哈伍德先生，我仍然持有这只股票，当然！”“火鸡”感激地说道。看来他很感谢阿莫能想到自己这个老头子。

“哦，现在你应该获利，到下次回档的时候再买进。”阿莫说，仿佛自己刚刚给老头子填写了存款单一样。因为没有看到受益者脸上出现的感激涕零的表情，阿莫接着说：“我刚刚把手头的股票全抛了。”

从他的声音和讲话方式来看，每个人都保守估计，他卖了1 万股。

但是帕特里奇遗憾地摇摇头，抱怨说：“不！不！我不能那么做！”

“什么？”阿莫说道。

“我就是不能那么做！”帕特里奇说，他感到很为难的样子。

“难道我没有告诉你消息叫你买进吗？”

“你告诉了我了，哈伍德先生，我对此表示非常感谢，真的感谢。但是……”

“等一下！让我来说！难道那只股票在10 天内没有连涨7 个点吗？难道没有吗？”

第五章

“的确涨了，我很感谢你，亲爱的老弟，但是我不能想着卖掉它。”

“不能？”阿莫问，自己也开始露出怀疑的神情。大多数提供消息的人通常会在后来变成接受消息的人。

“不，我不能。”

“为什么？”阿莫凑近了问道。

大多数提供消息的人通常会在后来变成接受消息的人。

“哦，这是一个多头市场！”老头子

这么说，好像他给出了一个冗长详细的解释。

“没错。”阿莫说，他有些失望，有些生气。“跟你一样，我也知道这是多头市场。但是你最好把那只股票抛掉，然后在回档的时候买进。来抵上自己的本金。”

“亲爱的小兄弟。”帕特里奇忧伤地说，“如果我现在卖出那只股票，我会失去自己的位置，我该去哪儿呢？”

阿莫·哈伍德两手一摊，摇摇头，走到我身边，想要博取我的同情。“我问你，你受得了他吗？”他低声问我道。

我什么都没有说。他继续说道：“我给他一个关于克莱美汽车的消息，他买了500股，赚了7个点，现在我建议他抛掉，在回档时再买进，因为回档是迟早的事。我告诉他时，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如果卖掉了，就会失去工作。你懂这话的意思吗？”

“对不起，哈伍德先生，我没有说我会失去工作。”“老火鸡”打岔说，“我是说我会失去自己的仓位，等你像我一样老的时候，像我一样经历过很多好事和恐慌之后，自然会明白失去仓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就连老约翰·洛克菲勒也一样（John D. Rockefeller）。我希望这只股票能回档，你就可以在大跌的时候补仓了，先生。但是我只能按照多年的经验进行交易。我为这些经验付出了很多代价，我不想再浪费第二次学费了。不过，我仍然会感激你。这是多头市场，你知道的。”他走开了，留下了一脸茫然的阿莫。

在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多次对大盘做出正确判断，却没有赚到该赚的钱之前，帕特里奇先生的话对我并没有太多意义。当我研究得越多，就越觉得老家伙有多么明智。很显然，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了解自己的弱点。经验教会他，要拒绝诱惑，并且他为之付出了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昂贵的代价,这与我是是一致的。

最终,我明白了老帕特里奇先生不断告诉其他客户——“嗯,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头市场!”——他的意思其实是说,要想赚大钱,就要留意大盘走向,而非个股波动;就要评估整个股市动态,而不是解读股价。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自己在交易训练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要想赚大钱,就要留意大盘走向,而非个股波动;就要评估整个股市动态,而不是解读股价。

现在允许我讲一件事情,在华尔街打拼很多年,赚赚赔赔几百万美元之后,我想告诉你的是:按照我的想法操作,从来不会赚大钱。而往往耐心等待能让我赚到钱。明白吗?静静地耐心等待!在股市中正确判断根本没有技巧可言。你经常会在多头市场中发现很多起初就看涨的人,在空头市场发现很多起初就看跌的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可以在恰当的时间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在股价正好处于利润最大化时候买进或卖出股票。他们的经验总是能与我的保持一致,但是却没有真正赚到钱。既能判断正确,又能做到静静观望的人是很难得的。这是一件最难学习的事情。但只有牢牢掌握这一点,股票操盘手们才能赚大钱。当一个股票操盘手懂得如何交易之后,赚几百万美元远比他懵懂无知的时候赚几百美元要容易得多。这简直就是真理。

既能判断正确,又能做到静静观望的人是很难得的。

当一个股票操盘手懂得如何交易之后,赚几百万美元远比他懵懂无知的时候赚几百美元要容易得多。

其原因在于,当股市从容不迫地朝着他预测的必然方向前进时,原本看得直接、清晰的人会变得焦虑不安,疑心重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上的很多人,他们根本不是容易受骗的傻瓜,甚至不是第三等傻瓜,却仍然赚不到钱的原因。游戏没有把他们打败,而是他们打败了自己,因为他们虽然有头脑,却没办法耐着性子静静等待。“老火鸡”的做法和说法很正确。他不但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又能够非常明智、有耐心地等待。

不理睬大波动,设法抢进抢出,对我来说是致命的缺点。没有一个人能够抓住所有的起伏,在多头市场里,你的做法就是买进和紧抱,一直到你认为多头市场即将结束时为止。要这样做,你必须研究整个大势,而不

第五章

是研究内幕消息或影响个股的特殊因素,然后你要忘掉你所有的股票,永远忘掉!一直到你看到——或者你喜欢说,一直到你认为你看到——市场反转、整个大势开始反转时为止。要这样做,你必须用自己的头脑和眼光,否则我的建议就像告诉你低买高卖一样白痴。任何人所能学到一个最有帮助的事情,就是放弃尝试抓住最后一档——或第一档。这两档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总计起来,这两档让股友耗费了千百万美元,多到足以建筑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水泥公路。

我分析了在富勒顿的交易,注意到自己在交易初期都是获利的,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加大头寸量。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在这种游戏中走不了

任何人所能学到一个最有帮助的事情,就是放弃尝试抓住最后一档——或第一档。

多远。这些大概是我学到的一切——研究整体状况,承接部位,并且坚持下去。我可以没有半点不耐烦地等待,可以看出会下挫,却毫不动摇,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我曾经放空 10 万股,看出大反弹即将来临。我认定——正确地认定——这种反弹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健全的,在我的账面利润上,会造成 100 万美元的差别。我还是稳如泰山,看着一半的账面利润被洗掉,丝毫不考虑先回补、反弹时再放空的做法。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我可能会失去我的仓位,从而失去确定赚大钱的机会,大波动才能替你赚大钱。

对于这一切,我都学得非常慢,因为我是从自己的失败中学到的,犯错与意识到错误,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而从认识到失误到判定失误之间,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但同时,由于我进展得相当顺利,而我又还年轻,所以这些优势又从其他方面弥补了时间的不足。在我赚到的利润中,大部分还是靠着分析报纸纸带获得的,因为这种方法很适合当时的市场状况。我也不像刚到纽约时那样,总是亏损了,总是因为赔钱而恼火了。要是你知道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破产了 3 次,就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了。不过,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破产是非常有效的教育手段。

我没有迅速增加股本,因为我始终没有辜负自己赚到的钱。我从来不剥夺自己享受生活的权利,在我这个年龄的人,需要什么,有什么样的品位,我都会尽量满足自己的。我拥有自己的汽车,而且,从我可以在这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市赚到钱开始,就不知道生活节俭的意义在哪里。股市只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休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每当我找到了亏损的原因,或者其他失误的原因时,就在自己的资产表中增添一个全新的“禁忌”事项。对于我日益增加的资产来说,最好的利用方法就是不削减自己的生活开支。当然,我还有很多有趣的或无趣的经历,不过如果我把它全部讲出来的话,一定会讲不完的。事实上,那些我毫不费力就能记起来的事情,它们在交易中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并且使我的股票操作知识得到了积累,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明确价值的。

第六章

1906年春天,我在大西洋城度过了一个短暂假期。我卖掉了股票,只希望能换个环境,好好休息一下。顺便说,我已经回到了之前交易的第一家经纪公司——哈丁兄弟公司(Harding Brothers),在那里,我的账户开始变得相当活跃,可以操作三四千股。跟我刚刚20岁时在旧时的大都会公司相比,这样的交易量并不算大。但是,付给那些纽约股交所实际为我买卖股票的经纪人的保证金,与空中证券交易商里1个点的保证金之间是有些不同的。

你或许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的故事:

那次,我在大都会做空3500股美国糖业,却预感到有地方出了问题,还是平仓为妙。嗯,我经常会产生那种奇怪

假如按照盲目冲动卖出的话,将会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股市会急速下挫。

感觉。通常,我会向它屈服。但有时,我会对这种念头不以为然,我告诉自己,遵循任何突发的盲目冲动反转仓位,简直是愚蠢至极。我把自己的疑心归咎于诸如:雪茄抽得很凶、缺少睡眠、生活懒散之类事情引起的精神紧张。当我劝说自己不要理会那些冲动时,却总是做不到。我大概有十几次机会没有按照预感卖出股票,第二天去市区一看,股市表现牢固,甚至在上涨,此时的我会告诉自己,假如按照盲目冲动卖出的话,将会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股市会急速下挫。一定是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我没有那么理智的话,应该已经赚到钱了。很显然,这并非身体机能出了问题,而是心理原因造成的。

我只想跟你讲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情。故事发生在 1906 年的春天,我正在大西洋城度假。一个朋友陪我一起去的,他也是哈丁兄弟公司的客户。当时的我,无论如何对股市都没有兴趣,只想好好休息。我可以经常为了玩耍停止交易,当然,除非股市表现异常活跃,而我恰巧投入很多资金。我记得当时的股市行情看涨。交易前景一片大好,股市减慢了速度,但基调坚定,所有迹象都表明股价会上涨。

一天早晨,我们吃过早餐,读完了纽约所有的晨报,厌倦了观察海鸥寻觅早餐的过程(它们捡起蛤蜊,然后飞到 20 英尺的空中,把蛤蜊丢到又湿又硬的沙滩上,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摔开做早餐了)。我和朋友突然发现了木板路(Boardwalk),这是我们在白天做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

还没到中午,我们呼吸着带有咸味的空气,沿着木板路缓慢地走着,消磨时间。哈丁兄弟公司刚好在木板路旁有一家分公司,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顺便进去看看,了解一下他们的进展。这么做主要是习惯使然,因为我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我们发现市场稳固,交易活跃。我的朋友对此相当看好,他拥有一只稳健的股票,这是在低几个点的时候买进的。他开始告诉我,持股等待更高的价格是多么明智。我没有全神贯注听他说话,也懒得附和他。我观察着报价板,发现除太平洋联合(Union Pacific)外,其他的股票都在涨。我认为应该卖掉它了。讲不出太多理由,只是想要卖掉。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放空太平洋联合的原因。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报价板上的最后价格,事实上,我的眼睛已经看不到其他东西了。我所知道的就是卖掉太平洋联合,却不知道原因。我看上去一定很反常,因为站在我身旁的朋友突然用胳膊推我一下问道:“嗨,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

“要睡着了吗?”他说。

第六章

“不。”我说，“我不想睡觉。接下来应该把那只股票卖掉。”我经常能凭着自己的预感赚到钱。交易厅里放着一张有许多空白交易单的桌子，我走了过去。朋友紧随其后。我填了一张以市价做空 1000 股太平洋联合的交易单，递给了经理。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微笑。但当看到单子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注视着我。

“你确定吗？”他问道。我只是看着他匆忙地把单子递给了经纪人。“你在做什么？”我的朋友问道。

“我在卖掉股票！”我回答他。

“卖什么？”他冲我吼着。如果他在看涨，而我怎么可能看跌呢？有些地方出了问题。

“1000 股太平洋联合。”我说。

“为什么？”他激动地问我。

我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原因。但他却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到了外面的门厅里，在这里，其他顾客和好事之徒听不到也看不到我们说话——他一定以为我得到了什么小道消息。

“你听说了什么？”他问我，显得相当兴奋。太平洋联合是他喜欢的股票，由于其利润及前景，所以我的朋友一直很看好它。但他现在却愿意从一个中间人那里听到利坏的消息。

“什么都没有！”我说道。

“你确定吗？”他显得很怀疑，却又努力掩饰着。

“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那你究竟为什么卖掉它？”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说。我说的是事实。

“哦，来吧，拉瑞。”他说。

他知道我的习惯是一定要知道交易的原因是什么。已经放空了 1000 股太平洋联合，面对稳固的股市，我一定有一个极好的原因来解释这场交易。

“我不知道。”我重复道，“我只是感觉有事情要发生。”

“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我没办法给你任何解释。我所知道的就是应该卖掉那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些股票,而且还要再卖 1000 股。”

我返回交易厅,又下了一份放空 1000 股的交易单。如果我第一次做空是对的,那么就應該多做一点儿。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朋友坚持问着,他无法下决心追随我的引导。假如我告诉他听说太平洋联合会下跌,他一定会二话不说卖掉股票,根本不会问我消息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下跌。“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他又问道。

“有无数件事可能发生。但是我不能向你保证它们一定会发生。我无法给你任何理由,也无法预知命运。”我对他说。

“所以你疯了。”他说道,“十足的疯子,毫无理由地做空。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卖掉它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卖掉。我只知道自己应该这么做。”我说,“应该,就像所有的事情那样。”这种要求很迫切,所以我又卖出了 1000 股。

这不是我的朋友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使劲抓着我的胳膊说:“现在!在你卖出所有的股本之前,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放空的数量已经让我感到满意了,所以没等最后 2000 股的交易报告,我就跟着他离开了。对我来说,即便有最好的理由,能卖出那么多股,也的确是一次疯狂的事情了。没有任何足够的理由做空,尤其是整个股市表现稳健,丝毫没有看跌的迹象出现。但我记得之前也有同样强烈的想法做空,却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反悔。

我把一些这样的故事告诉了很多朋友。吉姆·菲斯克(Jim Fisk)只是看着我,说道:“继续!继续!做空它!然后请我参加你的葬礼。”

“好的。”我说,“假如有家伙已经做空,看看他能赚多少钱!你自己就也要做空太平洋联合了。”

“我不会的!我不是那种在全盛时期逆水行舟的人。”

第二天,更多的传言出现,股市开始下滑,尽管如此却也并不剧烈。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在太阳底下阻止一场名副其实的下跌。我又凑热闹做空了 5000 股太平洋联合。哦,到了大多数人都看清形势的时候了,我的经纪人反应也很迅速。并不是说我或者他们不计后果,也不是因为我抓住了市场的规律。第三天,市场正式开始下调,厄运开始了。当然,我极

第六章

力寻找机会,又做空了 10,000 股。这是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除了思考自己是百分之百正确之外,不考虑其他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全在于自己如何把握。我做空了更多。难道我没有想过,仅仅一个短线反弹,就可以把我的既得利润,甚至股本统统赔上吗?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关心过这些,但即使我的确在乎,它们也不会对我造成太大影响。我不是行动鲁莽的人,的确是在谨慎交易。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不是吗?人们无法免费地在一个晚上将倒塌的建筑重建,不是吗?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就算把全世界的钱都积聚起来也于事无补了,不是吗?

我并非在盲目赌博,也不是一个空头狂徒。我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或者因为旧金山几乎要从地图上消失,所以将整个国家视为垃圾场。不,确实没有!我不是在期待一场恐慌。很好,我在接下来的一天赚到了钱——250,000 美元。“地震”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华尔街并没有特别在意。他们会说因为第一次消息没有引起人们的惊恐。但我认为要改变公众对于证券市场的看法,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才是原因所在。即便是专业操盘手,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目光短浅、反应迟钝的。

我无法做出任何科学的或者幼稚的解释。我只是在告诉你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带来何种效果。

我并非在盲目赌博,也不是一个空头狂徒。

相对于 250,000 美元的利润事实来说,我对它们的关心程度远超过对预感的神秘性的关心。这意味着假如机会来临,我便可以操纵比从前更庞大的股票。

那年夏天,我去了萨拉托加温泉城(Saratoga Springs)。我原本是去度假的,却把一半注意力放在了股市。首先,我还没有对股市厌倦到无法思考的地步。其次,我在那里认识的每一个人已经或曾经对股市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很自然地谈论股市。我意识到夸夸其谈和实际交易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有些家伙跟你讨论股市的时候,会让人想起鲁莽的职员责备脾气暴躁的老板,像是在骂一个卑鄙小人。

哈丁兄弟公司在萨拉托加有一家分公司。那里有很多他们的客户。但我认为其真正动机是广告价值。在旅游胜地设置一家分公司简直就是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高级的实体广告。我当时常常去这家公司,和其他的伙计们一起无所事事。这里的经理来自于纽约总公司,为人和蔼可亲,他对朋友和门外汉都会热烈欢迎,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招揽一些生意。这里是一个聚集消息的奇妙世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赛马、股市和服务生的内幕消息应有尽有。分公司的人知道我从来不听信小道消息,所以经理从来没有在我耳边唠叨过他刚刚从纽约总部得到的内幕消息。他只是直接把电报递给我,说“这是刚刚传过来的”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当然,我留意着股市。对于我来说,观察报价板,研究股市发展迹象是一个过程。我注意到好朋友太平洋联合,好像要开始上涨了。股价很高,但似乎有人在吸纳。我关注了几天,没有进行交易,越观察就越能确信正在吸纳的人绝非一个胆小鬼,他不光有庞大的货币储备,而且对交易相当熟悉。我想,这是非常明智的吸纳方式。

一旦我确定了之后就可以自然地开始买进了,价位在 160 美元左右。股票走势强劲,我也持续买进,一单就能交易 500 股。股票买得越多,其表现则是相当出色,并且没有出现突发上涨现象。对此,我感到非常踏实。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只股票不能像我在股价记录器上看到的那样再上涨一大截。

突然,经理走到我的身边,说他们刚刚从纽约总公司得到一个消息,当然是指电报,询问我是否在交易室里,当他们回答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又有电报传来说:“让他待在那里。告诉他哈丁先生要跟他说话。”

我说我愿意等着,并且又多买了 500 股太平洋联合。我想象不出哈丁会跟我说些什么,不过应该是跟股票无关的事情。我交了足够的保证金,远远超过了所能购买的额度。不久,经理回来了,告诉我哈丁先生打来长途电话,想要跟我通话。

“你好,埃德温。”我说。

但是对方说:“到底怎么回事?你疯了吗?”

“是你疯了吧?”我说。

“你在做什么?”哈丁问道。

“你的意思是?”

“买进那么多股太平洋联合。”

第六章

“为什么，我的保证金不是很正常吗？”

“不关保证金的事，但是你是个显而易见的傻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为什么你要买那么多太平洋联合？”

“它会涨的。”我说道。

“上涨？傻瓜！难道你不知道是内部庄家在故意趁机对倒吗？你在这里只是那个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赌马赌输了都比这个有意思。别让他们骗了你。”

“没人骗我。”我对他说，“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但哈丁反驳我说：“别指望每次陷进去的时候，都有奇迹出现来拯救你。在你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脱手。当这些恶棍大量出货的时候，在这个价位做多，简直就是一种犯罪。”

“可是行情收录器上显示他们正在买进啊。”我坚持说。

“拉瑞，当我看见你的交易单时，都快要得心脏病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做傻瓜了。赶紧脱手！这只股票随时都会全面崩溃。我已经尽到责任了。再见！”哈丁挂线了。

哈丁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消息灵通，为人诚恳，公正无私，是个真正的朋友。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可以为他带来很多消息。我买进太平洋联合，所能凭借的就是多年来对股票行为的研究，以及每次股价稳定上扬时，对某种迹象的感知能力。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我想结束现在的一切。股价记录器上告诉我这只股票只是单纯地被吸纳，内部人士相当巧妙地利用股价记录器制造了一个让我信以为真的故事。哈丁先生很有把握地认为这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对于他的极力阻止，我或许被感动了。他的智力和动机都令人毋庸置疑。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我无法说出理由，但是我的确应该这么做。

我卖掉了所有的太平洋联合。当然，如果做多很愚蠢的话，不做空也同样是不明智的。所以我卖掉多头股之后，还卖掉了 4000 股空头股，基本都是价位在 162 美元的时候出手的。

第二天，太平洋联合董事会宣布，发放 10% 红利。起初，华尔街里没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人相信。这就好像被逼上绝路的狂徒最后使出的杀手锏。所有的报纸都把矛头直指董事会。但当华尔街天才们犹豫时，市场沸腾了。太平洋联合凭借巨大的成交量创下了全新的最高价。许多场内交易者在一小时內赚到了钱，后来听说有一个相当迟钝的人不小心犯了错，却赚到了350,000美元。他在第二个星期卖掉了自己的席位，一个月后，他当上了农场主。

当然，我听到那史无前例的10%红利的消息时，就已经明白自己活该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遵从自己的经验，只是听信了小道消息。我放弃了对自己的信心，放下了对朋友的怀疑。仅仅因为他一向是公正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一看到太平洋联合的最新高纪录时，就对自己说：“我不应该放空这只股票。”

现在我就只剩哈丁公司的保证金了。知道这个事实之后，我既没有欢呼，也没有顽固不化。很显然，我对股价判断准确，却被哈丁动摇了决心，成了个傻瓜。责备别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时间输，该做什么还是得去做。所以我下了一张交易单回补空头。当太平洋联合的价位在165美元左右时，我下单买进了4000股。按照这个价位，我亏损3个点。而当经纪人帮我完成交易之前，有些股票是按照172美元和174美元的价位买进的。我拿到上次失利的交易报告后发现，好心的哈丁让我损失了40,000美元。对于一个毫无勇气坚信自己的人来说，这个代价并不高！这是一个很便宜的教训。

我并不担忧，因为股价记录器显示价格仍然会高走。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波动，在董事会的运作中也没有先例，但这次我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下第一张交易单买进4000股补仓时，我就决定要按照股价所指的行情获利，于是我开始行动了，买进了4000股之后，持股观望到第二天上午，然后脱手。我不仅找回了之前那40,000美元的损失，而且还赚了15,000美元。如果哈丁先生没有极力保全我的钱的话，那一定可以突然大赚一笔。但是他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坚信这只是交易者教育中的一个小插曲。

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学习遵循自己的意愿，不去理睬那些小道消

第 六 章

息。而是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并最终摆脱了老套的交易方法。不管成功与否,萨拉托加的经历是我最后一次偶然事件。从那以后,我开始考虑股市的基本情况,而不是只看重个别股票,在“投机学校”的艰苦学习中,我把自已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级别,这的确是漫长而艰难的跨步。

第七章

我从不介意告诉别人自己是看涨还是看跌,却没有让人们去买进或卖出任何一只股票。空头市场中所有的股票都下跌,多头市场中又都在上涨。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在战争引起的空头市场中,军火股票不会上涨。我所说的是一般意义的市场。但常人不愿意知道市场是多头还是空头。他只希望能被明确地告知应该买进或卖出哪只股票。他想不劳而获,不愿意工作,也不想思考,即便是计算从地上捡起来的钱,也会让他觉得很麻烦。

而我并没有那么懒惰,我发现考虑个别的股票远比考虑全局要轻松,因为,个股波动远比大盘趋势简单。我必须改变,并且我做到了。

我发现考虑个别的股票远比考虑全局要轻松,因为,个股波动远比大盘趋势简单。

掌握股票交易的基本原则,对于人们来说并不容易。我过去常常说,在上涨的股市买进股票是最轻松的方法。现在,至关重要的不是尽可能便宜地买进股票,或者在最高价位做空;而是要在适当的时刻买进或卖出。我在看跌时抛出一只股票,而每次出手的价格永远比上一次的低。当我买进时,事实正好相反。我必须按照一个上升的比例买进。我不会在股价下跌时做多,只会在上涨时才那么做。

让我们设想一下,比方说我在买进某只股票。我将以 110 美元的价

第七章

位买进2000股。假如买进之后股价上涨到了111美元,至少暂时来看,我的操作是正确的,因为上涨了1个点;这表示我获利了。同样,因为买的对,我会继续再买2000股。如果市场继续上涨,我将会买进第三个2000股。假定股价上涨至114。这时买的已经足够多了。之后,我便有了交易的筹码。我以111 3/4的平均价格做多6000股,而它的外盘价是114。此时,我不会再买进或卖出。我要等待和观望。预计经历过一些上升之后将会出现一次整理。我想知道股市在整理之后会如何表现。很有可能市场会回到我第三次买进的价格。假如股价继续走高后回档至112 1/4,然后反弹。而就在它弹至113 3/4时,我迅速下单买进4000股,当然是按照市价。假定买进那4000股的价位是113 3/4,我知道一定有地方出问题了,我会做一笔交易对市场进行测试——卖出1000股,看市场如何反应。但假设我下单时是以114买进2000股,以114 1/2买进500股,剩余的股票在买进时都在涨,以至于最后500股买入的价位是115 1/2。此时我知道自己买对了。以这样的方式买进4000股,让我明白了在特定时刻买进特定股票是否正确,当然我是在大盘表现良好,股市看涨的假定条件下交易的。我从未期望过在太便宜或太容易的情况下购买股票。

我记得曾经听说过一个关于怀特·迪肯的故事。他当时是华尔街大作手之一。他是个非常出色的老伙计,市场造就了他的聪明和勇敢。我听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早年,美国糖业正处于股市持续激烈争论阶段。

公司总经理H. O. 哈夫迈耶(H. O. Havemeyer)的能力正处于全盛时期。在跟那些老手们交谈时我了解到,哈夫迈耶和他的部下拥有足够的现金资源,以及成功经营股票所必需的聪明才智。老伙计们告诉我,哈夫迈耶在一只股票中欺骗的小额职业交易者,远比别的内部人士在其他任何股票中欺骗的人要多。通常,场内交易员们很可能会阻挠内部人士的把戏,而不是帮他们。

一天,一个认识怀特·迪肯的人冲进交易所,十分激动地说道:“迪肯,你说过假如我得到任何好消息就马上来告诉你,如果你采纳了,就会送我几百股。”他屏住呼吸,等待着答案。

迪肯用他特有的若有所思的样子看着他,说:“我不确定是否曾经对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你说过那些话,不过如果消息的确对我有用的话,我愿意给你报酬。”

“很好,我的确为你带来了好消息。”

“既然如此,那太好了。”迪肯说道。他温和的口气让对方壮着胆子说:“是的,先生,迪肯。”然后他凑近怀特,以防其他人听到,接着说:“哈夫迈耶正在买进糖业。”

“是吗?”怀特相当平静地问道。

这可激怒了通风报信的人,他强调说:“是的,先生。他在全力以赴地买进。”

“我的朋友,你确定吗?”老怀特问。

“迪肯,我的消息绝对是真的。这帮内情人员是能买多少就买多少。这可能跟关税有关,普通股一定会赚到一大笔钱。它将会阻碍优先股。这意味着至少能稳赚 30 个点。”

“你真那么认为吗?”老人的目光越过老式银框眼镜投向他,这眼镜原本是为了方便看股价记录器的。

“我这么认为?不,我不认为会这样;我知道会这样。绝对的!哎呀,迪肯,哈夫迈耶和他的朋友现在正在买进糖业,至少净赚 40 个点,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满意。如果在他们满仓之前,股市随时开始暴涨,我都不会为此感到惊讶。现在经纪人手中的筹码已经没有一个月之前那么多了。”

“他正在买进糖业,嗯?”迪肯心不在焉地重复着。

“买进?哎呀,他是在抢,越快越好,只要别在行动中抬高价位。”

“是这样吗?”迪肯说道。仅仅是这一句话,却已经足够惹恼这个报信者,他说:“是的,阁下!我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消息。因为它绝对正确。”

“是吗?”

“是的。而且应该值很多钱。你会采用吗?”

“哦,是的。我正打算用。”

“什么时候?”提供消息的人怀疑地问道。

“马上。”怀特喊道,“弗兰克!”这是他最精明的经纪人的名字,当时正在隔壁房间。

“是的,先生。”弗兰克说。

第七章

“我希望你能去交易台帮我卖掉 10,000 股糖业。”

“卖掉？”报信者大叫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痛苦。以至于已经跑开的弗兰克停住了脚步。

“嗯，是的。”迪肯温和地说。

“但是我告诉你哈夫迈耶正在买进啊！”

“我知道你是那么说的，伙计。”迪肯镇静地说着，并且转向他的经纪人说，“赶紧去做，弗兰克！”

弗兰克匆忙去执行交易，而报信者的脸却涨红了。

“我来这里，”他大发雷霆，“为你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好消息。因为我认为你是我的朋友，而且你是公正的，我希望你能对此采取行动。”

“我正在行动。”迪肯平静地打断他说。

“但是我告诉你哈夫迈耶和他的伙计们正在买进！”

“对啊，我听到了。”

“买进！买进！我说买进！”报信者歇斯底里地叫着。

“是的，买进！我弄明白你的意思了。”迪肯向他保证说。此时的他正站在股价收录器旁，看着报价纸带。

“但是你正在卖出。”

迪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报价纸带，不再说话，报信者也凑上前去，想看看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因为这个老家伙非常狡猾。正当他的目光越过迪肯的肩膀时，一个职员拿着一张纸条走了进来，很显然这是弗兰克的交易报告。迪肯连看都没看。他已经从行情记录纸带上看到了交易的执行结果。

所以迪肯对那个职员说：“告诉他再卖掉 10,000 股！”

“迪肯，我向你发誓，他们的确在买进！”

“哈夫迈耶告诉你的吗？”迪肯平静地问道。

“当然没有！他从不会告诉任何人关于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帮助最好的朋友赚一分钱。但我知道这是真的。”

“别那么激动，伙计。”迪肯举起一只手，继续看着记录纸带。报信者抱怨道：“如果我知道你会背离我的期望的话，我根本不会来浪费你我的时间。但如果你损失惨重的话，我也不会为此感到高兴。很遗憾，迪肯。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真的！如果你能原谅我的话，我会去别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消息行动。”

“我正在根据你的消息执行啊。我认为自己对市场有一些了解；可能没有你跟你的朋友哈夫迈耶知道的那么多，但也还是略知一二的。我现在在所做的，是经验结合你的消息所做出的明智判断。如果有人像我一样，在华尔街闯荡多年的话，他会对那些为自己感到遗憾的人表示感激的，冷静点，我的朋友。”

报信者只是凝视着迪肯，被他的勇气和判断深深折服。

很快，职员又走了进来，递给迪肯一张报告单，怀特看了一下接着说：“现在让他买进 30,000 股糖业。30,000 股！”

职员匆匆离开了，报信者只是看着眼前这只老狐狸，嘴里还咕嘟着什么。

“伙计。”迪肯和蔼可亲地解释道，“我并不怀疑你所说的跟所见的同样真实。而即便是我亲耳听到哈夫迈耶告诉你的，我仍然会按照自己的做法行动。因为正如你说——哈夫迈耶和他的朋友正在买进——如果有人按照这种方式买卖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出。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第一个 10,000 股出手相当容易。我不是很确定。而第二个 10,000 股也被持续上涨的市场吞掉了。这 20,000 股被吸纳的方式证明的确有人愿意接手市场上所有的股票。具体是什么人在操作，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补回了卖空的部分，并且做多了 10,000 股，我想到现在看来，你的消息还是不错的。”

这 20,000 股被吸纳的方式证明的确有人愿意接手市场上所有的股票。具体是什么人在操作，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有多好？”报信者问道。

“你可以从交易所以 10,000 股的平均价格得到 500 股股票。”迪肯说道，“再见，伙计。下次要冷静点。”

“假如，迪肯，”报信者说，“可不可以请你在卖出股票时也帮我卖掉呢？”

我的确没有想象中知道的多。”

这就是理论。这是我不低价买进股票的原因。当然，我总是设法运用市场中对我有利的方法，有效地买进股票。如果是卖股票，很简单，除非有人需要那些股票，否则就不会有人能卖得掉。

第七章

假如你在操作一个大项目,就应该时刻记得那些原则。一个人研究当前形势,认真设计方案并且付诸行动。他操作着一笔相当不错的股票,并且积累了一笔纸面上的利润。那么他就不能随意卖出股票。你不能希望股市在吸纳 50,000 股股票跟 100 股时一样轻松。他必须等待,直到有一个可以吸入的市场出现。这时,他就要考虑购买力的问题了。机会出现,必须牢牢抓住。通常,他将会一直等待。必须在该抛出的时候行动,而不是在想要抛出的时候才那么做。要认识到时机所在,就必须观察和检验。想要知道市场在何时可以吸纳你抛出的股票,这并没有诀窍可言。但是,如果在刚刚开始行动时就全面交易,这是很愚蠢的行为,除非你确信当时的形势相当有利。要记住,股票绝不会高到让你无法买进的地步,也不会低得让你无法卖出。但是,在没有看到最初的交易给你带来利润之前,绝对不要开始第二步。要等待、观望。也就是说,研究行情记录器可以帮你决定开始行动的确切时间。对于很多事情来说,在适当的时间开始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当然这也让我付出了成千上万美元的代价。

我的意思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建议他们持续不断地加码。当然,一个人可以通过加码赚大钱;如果不加码,就赚不到钱。但我想要说的是:假设一个人想要买 500 股。我建议他不应该马上全部买进。假如他只是想赌一把,我唯一想告诉他的就是,别那么做!

假设有人买进第一个 100 股,立刻显示亏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操作,并买进更多股票呢?他应该马上明白自己错了;至少暂时是错误的。

必须在该抛出的时候行动,而不是在想要抛出的时候才那么做。

股票绝不会高到让你无法买进的地步,也不会低得让你无法卖出。

在没有看到最初的交易给你带来利润之前,绝对不要开始第二步。要等待、观望。

第八章

1906年夏天,发生在萨拉托加的太平洋联合事件使我更加脱离了小道消息和街谈巷议的影响,无论这些建议、猜测、怀疑来自于多么友好的人,或多么有能耐的人,我都不会接受。曾经发生的事件,并非毫无价值,它们证明了我能比周围的人更准确地解读股价。此外,我还具有哈丁兄弟公司其他普通交易员所不能及的,更好的心理素养,我已经完全摆脱了投机带来的偏见。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空头市场绝不会比多头市场更有吸引力,反之亦然。我唯一坚守的“成见”就是反对犯错。

当我在做多一只股票的时候,是因为我所判断的形势让我看涨。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被认为很聪明的人,因为手中持有股票而看涨。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总是会从所观察的事实中得出自己的观点。这是能影响我的唯一方式。我无法从别人口中得出事实。这些都是我的事实,你明白吗?你应该确信,假如我对某件事情表示相信,那仅仅因为我必须那样做。当我在做多一只股票的时候,是因为我所判断的形势让我看涨。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被认为很聪明的人,因为手中持有股票而看涨。我绝不允许自己所持有的股票,或者先入为主的偏见为我思考。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绝对不要和行情争辩的原因。因为市场表现出的出乎意料,甚至完全违背你的意愿,不合逻辑。

第八章

辑地发展,而变得狂躁发怒,就好像得了肺炎,却要对自己的肺愤怒一样。

对于股票投机而言,除了分析行情记录器外,还需要哪些更多的因素,我已经逐渐对此有了全面的了解。老伙计帕特里奇认为在多头市场持续看涨是至关重要的,这无疑令我意识到,定义你所交易的市场性质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必要的。我开始明白,要想赚大钱,就必须在大波动中进行。无论一场大波动的首次冲击可能会带来什么,事实上,除了依赖基本形势之外,赌博性的操作和欺骗性的技巧是无法使大波动持续的。不论谁反对,大波动都会被有力地推动着,尽可能又快、又远、又长久地发展下去。

萨拉托加事件后,我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或许我应该更充分地看到:由于整个股票市场都在随着主流市场前进,研究个别交易或个股行为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必要。另外,出于对股市波动的考虑,人们就不会在交易中受到限制。一个人可以买卖所有的股票。当有人卖出某只股票的数量,大大超出了股本的某些比例之后,做空头就很危险,其数量取决于股票是由谁,在何地,如何持有。但是,如果股价不存在被挤压的危险的话,就可以卖出 10,000 股挂牌股票。在早些时候,内线人士经常利用空头部分,以及他们精心培养出的,对垄断和挤压的恐惧而赚到大笔的钱。

显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多头市场看涨,在空头市场看跌。听上去有些愚蠢,不是吗?但是我不得不牢牢抓住这个总原则,这样我才能看得出,要把它真正付诸实施就意味着要预测可能性。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按照这些原则交易。但是,为了对自己公平,我必须提醒你,到那时为止,我的资金从未多到可以运用原则进行投机活动。如果你操作的资金很多,那么大波动就意味着赚大钱,想要进行大笔交易,就需要在经纪商那里存一大笔钱。

我必须经常从股市中赚到日常生活费,或者我认为自己必须那么做。这一点妨碍了我根据波动增加资金进行

显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多头市场看涨,在空头市场看跌。

交易的方法,这是一种利润比较高,却比较缓慢的方法,所以交易成本会立刻变得昂贵。

萨拉托加事件之后,我不仅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而且我的经纪人也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不再认为我是一个幸运的“少年赌徒”。他们从我这里赚了大笔的佣金，而现在的我则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明星客户，这样的价值远远超过我实际的交易量。对于任何一家经纪公司来说，赚钱的客户是一笔资产。

一旦我不再满足于研究行情之后，就不再只是关心个股的波动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我势必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研究这种游戏。我从研究报价回到研究首要原则；从研究价格波动到研究基本形式。

当然，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每日信息。所有的交易者都是这样。但大部分消息都属于小道消息，除了故弄玄虚之外，剩下的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著名的评论周刊谈及的基本形势，总是无法令我满意。财经编辑的观点通常不是我的观点。对他们而言，列举事实，从中得出结论，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对我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对于时间因素的评估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过去一周的分析，不如对未来几周的预测来得重要。

对他们而言，列举事实，从中得出结论，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对我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

多年来，我一直很不幸地遭到经验不足、年轻、资金不足因素的困扰。但是现在的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发现者的喜悦。我对这种游戏的新态度，也说明了我一直没能在纽约赚到大钱的原因。然而，到了现在，有了足够的财力、经验和信心之后，我急于想试试这把新钥匙，以至于没有注意到门上还有一把时间之锁！这种疏忽是很自然的。我像以前一样，必须付学费，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研究了1906年的形势之后，我认为资金前景特别黯淡。全世界许多现有的财富已被摧毁。每个人迟早会感到艰难，因此没有人能够向其他任何人提供帮助。这种艰苦的日子并不是源于拿10,000美元的房子去换一车厢价值8000美元的赛马，而是房子完全被火烧毁，大多数赛马因为火车失事而死亡。那种艰难是由于可靠的现金在布尔战争中，随着炮火化为了灰烬，我们把数百万美金耗在南非那些没有生产力的士兵身上，却无法像过去一样从英国投资者那里得到帮助。而且旧金山的地震和火灾，以及其他灾难波及到了制造商、农民、商人、劳动者和百万富翁。铁路运输深受其害。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股市崩溃。既然如此，就只有

第八章

一件事情可做了,那就是卖出股票!

我告诉过你,在决定交易之前,我早就注意到,最初那笔交易出现了赚钱的苗头。现在,当我决定卖出的时候,就大量放空。因为我们会毫无疑问地进入一个真正的空头市场,我确信自己应该赚到入市以来最大的利润。

市场下跌,接着开始反弹,又稍稍跌了一些,然后开始持续走高。我账面的利润消失了,亏损又增加了。一天,情况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空头能够存活下来。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回补空仓。如果当时我没有那么做的话,就会连买一张明信片的钱都没有的。我失去了皮衣的一大部分,但是活了下来,第二天再战,这个结果还是不错的。

我犯了错误,但是错在哪里了呢?我在空头市场看空,这很聪明。我加快了放空的速度,这也是正确的,但是代价很大。我的仓位正确,但是操作错误。然而没过一天,市场就更接近无法避免的崩溃。于是我等待着,当反弹开始疲软,停顿下来,我在不幸减少的保证金许可范围内尽量放空。这次我做对了,但是仅仅对了一天,因为第二天又出现了反弹。我又被狠狠咬了一口!于是我研究报价,回补空仓,继续等待。到了适当的时候,我又放空,股价又开始下跌,接着又恶劣地反弹了。

看来,市场正竭尽全力让我回到过去在空中证券交易商简单的交易方法。这是我第一次按照绝对有远见的计划操作,考虑全盘,而不是个别的几个个股。我认为要是坚持下去的话,就一定会赢。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加码方法,否则的话,我就会在下跌的市场放空空头部分,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这样。这样我就不会亏掉如此多的保证金了。我原本应该只是犯错,而不是受到伤害。你看,我注意到了某些情况,但没有学会协调。我的观察不完整,这样不但帮不上忙,实际上反而起到阻碍作用。

我总是发现,研究自己的错误很有用。最终我发现,不在空头市场失去空头,这是很正确的。但是自始至终都应该研究行情记录器,确定操作的最佳时机。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是正确的,那么就看不到自己获利部分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样,你会发现持仓观望毫不费力。

当然,今天,我对自己观察的正确性有了更大的信心,而且有了更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多的工具,这些都不受希望和嗜好的影响。我可以核实自己观察到的情况,以及利用各种方法检验我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是在 1906 年,接二连三的反弹行情损害了我的保证金,情况很危险。

我差不多已经 27 岁了,入行 12 年。但当我第一次迫于即将来临的危机进行交易时,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使用一架望远镜。从第一次看到暴风雨前的乌云,到依靠大跌获利,这距离显然比我想象的要远很多,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看到了自认为看得很清楚的东西。我们得到过很多警告,短期利率骇人听闻地上升。尽管如此,一些著名金融家的言论仍然乐观,至少他们对新闻记者是这样说的,股市随之而来的反弹揭穿了灾难预言家的谎言。我看空后市,是不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或者是放空时间过早,这只是暂时性的错误吗?

我认定自己开始行动的时机太早,但是我真的是身不由己。接着市场开始遭到卖方打压。我的机会来了。我尽全力放空,接着股价又开始反弹,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我的钱被洗得一干二净。

瞧我的样子:操作正确,却还是破产了!

我只是一味地关心,这绝妙的发现会带来什么,却忘了考虑距离。我应该走过去,而不是飞奔过去。

这的确是太惊人了!情况是这样的——我看着前方,看到了一大堆钱,上面竖着一块牌子,写着“请随意拿”大大的几个字。旁边停着一辆马车,车

斗两旁漆着“劳伦斯·利文斯运输公司”。我手中握着一把崭新的铲子。周围没有一个人,因此我在挖金矿时,没有竞争对手,这是比别人先看到钞票的好处。其实如果很多人停下来看一下,也可以看到,可惜他们却只关注篮球赛,或者正准备用我看到的钱买汽车、洋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前面有大堆的钱,很自然的,我向它飞奔而去,还没等我到那地方,就被逆行的风吹了回来,跌倒了。美元还在老地方,但我的铲子、武器丢了。这就是过早起跑的恶果!我太想证明自己看到的是真正的美元,而不是幻景了。我看到了,而且知道自己看到了。我只是一味地关心,这绝妙的发现会带来什么,却忘了考虑距离。我应该走过去,而不是飞奔过去。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我根本没有等一等,就对投入空头市场的时机

第八章

是否成熟下了结论。在那样的情况下,本应该借助行情记录的帮助,但是我没有,就这样,我学会了:在刚刚进去空头市场,如果看空后市,除非能确定没有反复的危险,否则最好不要立刻大量抛出。

多年来,我已经在哈丁公司交易了成千上万股股票,而且公司对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常融洽。我想,或许他们认为我一定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东山再起的,他们知道我有爱冒险的习惯,我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重新开始,我不仅可以弥补自己的损失,甚至还能赚到更多。他们已经在我的交易中赚了不少钱,而且还要赚更多。所以只要我的信誉还很高,就可以继续在那里交易。

我遭受到的连续打击已经让我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独断专行了,或者应该说我不再那么粗心大意了,当然,这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离破产已经不远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谨慎观望,其实在做空之前,我就应该这样做的。这并不是亡羊补牢。只不过是我要在我下次尝试的时候有十足的把握。如果一个人不犯错误,那么他可以在一个月内拥有整个世界。但如果他没有在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得不到任何值得称赞的东西。

嗯,伙计们,我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来到了市中心,又一次感到信心十足。这次没什么值得怀疑了。我在所有报纸的财经版上都看到了一条广告,它有着强烈的征兆,而我在放空之前却没有

如果一个人不犯错误,那么他可以在一个月内拥有整个世界。但如果他没有在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得不到任何值得称赞的东西。

理智地等到这条广告。这是一则关于北太平洋和大北方铁路发行新股的通知。为了方便股东交易,股票将采取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这在华尔街可以算得上一件新鲜事。但对我来说,却比噩兆还要严重。

多年以来,大北方铁路优先股一直是一只经久不衰的多头股票,并宣布将会分配额外红利,其中包括——幸运的持股人有权按票面价格认购大北方铁路新发行的股票。这些权利非常有价值,因为市场价值总是比票面价值高。但现在的金融市场非常紧张,就连全国最有实力的银行也不能保证股东们可以用现金买进股票。而大北方铁路优先股的价位是330美元左右!

我一走进交易室就对埃德·哈丁说:“现在到了抛售的好时候了。轮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到我重新开始了,看看那个通知,好不好?”

他已经看过了,针对银行家宣布的声明,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哈丁看不到即将面临的破产危险。他认为我们还应该在放空大量股票之前,持仓观望。因为市场有反弹的习惯。假如我等到股价稍稍回落的时候再进行操作,这样会更加安全些。

“埃德,”我对他说,“当股价开始下跌时,时间拖得越久,我们遭遇的破产就越严重。那个通知是由银行家们签了字的。他们担忧的正是我希望的。这是我们登上空头列车的信号。这正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东西。如果我有 1000 万美元,我就会立刻把它们全投进去的。”

我不得不跟哈丁继续争论,他认为一个明智的人不应该从一条令人费解的通知中仅仅得出一个推论。尽管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对于交易厅里的大部分人来说却并不适合。我只卖出了一些,简直太少了。

几天之后,圣保罗公司也非常友好地发表了一则声明,不是债券就是股票,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一种了。但是没关系。当我看到这个声明的时候,马上就注意到,其付款时间要比大北方铁路和北太平洋铁路早先宣布的支付时间还要早。这简直是太明显了,仿佛他们在拿着扩音器宣布——为了争夺华尔街上为数不多的流动资金,伟大的圣保罗公司正在设法打败另外两家铁路公司。圣保罗银行家们非常担心华尔街上的资金不能同时满足三家公司的需要,他们没有说:“亲爱的阿方斯(Alphonse),你先请!”如果资金的确吃紧,而你确信银行家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了,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铁路公司非常需要资金,而这里没有资金。这该怎么办呢?

放空!当然是放空!公众们瞪大了眼睛,关注着股市,只看到了眼前一周的情景。而聪明的操盘手们却关注着一年的局势。这就是差别。

对于我来说,质疑和犹豫不决应该永远结束了,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就在那天早晨,我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行动。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告诉了哈丁,我打算以 330 美元左右的价格抛售大北方铁路优先股,接着以稍高一点的价格抛售其他股票,他对此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为曾经的失误付出过代价,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所以现在的交易很明智。

我的名声和信誉马上就恢复了。不管是不是偶然,这就是在经纪公

第八章

司判断准确的好处。但这次是我冷静地做出了正确判断,并没有凭借直觉或分析报价纸带的技巧,我研究的是影响整个股市的情况。我不是在猜测,而是在预测必然发生的事情。抛售股票不需要任何勇气。除了价格下跌外,我看不到其他任何情况,我必须采取行动,不是吗?我还能怎么办呢?

整个股市大盘显得相当疲软。很快就出现了反弹,人们都来提醒我说已经下降到尽头了。大人物们知道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空头净额,他们决定狠狠地打击一下空头们。这样做会从悲观的空头们那儿抢回几百万美元。这是一件很容易,又有把握的事,那些大户是不会心存怜悯的。一般来讲,我会感谢这些顾问,甚至不愿去争论,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认为我不知感激。

那个跟我一起去亚特兰大的朋友正在饱受煎熬,自从那次地震之后,他开始相信预感了。我凭着莫名的感觉,抛出了太平洋联合,赚了25万美元,因此他无法不相信这种痛苦。他甚至说,是上帝用了神奇的方法让我抛出股票的。而且,他能够理解我在萨拉托加所做的第二次太平洋联合交易,所以可以理解与股票有关的任何买卖。一个小道消息就可以决定股票的进程是上涨还是下跌,但对于所有股票都必跌无疑的预言,往往会激怒他,这种情报对人们究竟有何好处?一个身处地狱的绅士,怎么知道自己如何是好呢?

这让我想起了老帕特里奇常说的一句话:“你知道现在是个多头市场。”因为这是事实,所以对所有明智的人来讲,这条信息似乎就足够了。但对于那些刚刚赔了15或20个点,却仍然坚持的人们来说,他们看到了3个点的回升,才确信已经到达最低点,并开始彻底回升了。

一天,我的朋友来找我,问:“你回补了吗?”

“我为什么要回补?”我问。

“为世界上最好的理由。”

“什么理由?”

“赚钱啊,已经到达最低点了,下跌之后必然会回升,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回答道,“股价首先跌到底部,然后再回升,但不是立刻就回升。股票会在几天之内死去活来很多次。现在还不是尸体浮出水面的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时候,因为他们还没有彻底死亡呢。”

听我这么说,一位老朋友(他很容易记起什么事情)便说,有一次威廉·特瑞沃斯(William R. Travers)在看跌,他遇上一个看涨的朋友,两人交换了一下对股市的看法,那位朋友说:“特瑞沃斯先生,市场如此坚挺,你怎么会看跌呢?”特瑞沃斯反唇相讥道:“是的,死亡的坚挺。”正是这位特瑞沃斯先生,去了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要求看一下报表,出纳员问他:“你对本公司感兴趣吗?”特瑞沃斯回答说:“应该说有兴趣!我抛空了2万股你们的股票。”

回升变得越来越弱,我冒险紧追不舍。每次抛售几千股大北方铁路优先股,股价就会下跌几个点。我感觉到疲软的股票无处不在,于是也抛空了一些。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只有一只是个例外,那就是雷丁公司(Reading)。

当所有股票都在急速下跌的时候,只有雷丁公司像直布罗陀海峡的巨岩一样岿然不动。所有人都说这只股票被垄断了。而它的表现也的确如此,他们总是告诉我说,放空雷丁公司股票无异于自杀。目前在交易所里,还有一些人也跟我一样看空所有的股票。但是,如果有人暗示要放空雷丁公司,他就会尖叫着喊救命。我自己已经放空了一些雷丁公司,并坚持看空。同时,我自然愿意从一些疲软的股票下手,从而避免攻击那些受保护的特别股。在研究报价纸带的时候,我发现了其他一些更容易赚钱的股票。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雷丁公司多头集团的事情。他们的实力非常雄厚。我曾听朋友说他们首先拥有大批低价股票,这样就可以使持股的平均价格低于市场主要价格了。此外,集团的主要成员与银行之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他们用这些银行的资金持有了大量的雷丁公司股票。只要股票价格保持着较高的水平,银行家之间的友谊就会坚定不移。其中有一位集团成员拥有的票面利润超过了300万美元。这样雄厚的资金实力,即使价格有一些下跌,也不会造成致命的损失。怪不得这只股票一直居高不下,公然与空头市场分庭抗礼呢。场内交易员们偶尔关注一下价格,吧嗒两下嘴,然后用一两千股股票测试一下市场。他们没办法对这只股票下手,所以就平仓结利,去对付其他容易赚钱的股票了。无论何时,

第八章

只要我看到了这只股票,也会多卖空一些,其数量只是为了证明我的确在按照新的交易原则进行操作。

过去,我似乎被雷丁公司稳定上升的趋势欺骗了。报价纸带总是在说:“别管它!”但我的判断力却与之不同。我预测——无论雷丁公司背后有没有炒作集团,整个大盘都会下跌,没有什么股票可以幸免于难。

我总是喜欢孤军奋战。从空中证券交易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而且一直沿用至今。这是我的思维方式。我必须自己观察,独立思考。但我可以告诉你,当股市按照我设想的方向前进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忠诚的伙伴,那就是基本形势。它们竭尽全力地帮助我。尽管有时在调集储备方面会反应很慢,但只要我稍稍有点耐心的话,它们还是很可靠的。我不是在用分析报价纸带的技巧或灵感跟机遇抗衡,是铁面无私的逻辑推理在替我赚钱。

只有掌握了实际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此时的判断才是正确的。我真正的伙伴——基本形势说:“下跌!”雷丁公司却对这个命令置之不理。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侮辱。看着雷丁公司行情坚挺,似乎一切都风平浪静,我开始有些恼火了。因为雷丁公司股票还没有下跌过,所以它应该是所有股票中最好的放空对象。而且,由于炒作集团拥有太多持股——如果资金紧缺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持有那么多股票的。总有一天,银行家的朋友们也不会比无依无靠的公众好过多少的。股票行情还是应该与大盘走势结伴而行。如果雷丁公司的股价没有下跌,那么我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如果我错了,实际情况就错了,逻辑也就错了。

我猜想股价得以支撑的原因在于华尔街上的人们不敢放空这只股票。于是有一天,我同时给两家经纪公司提交了交易单,叫它们分别抛出4000股。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如果这只被垄断的股票遭到其他交易打击时,鲁莽地放空就无异于自杀。我又抛空了几千股。开始时的抛售价位是111美元。没用几分钟时间,我就以92美元的价位把这只股票的空头部位平仓了。

从那时开始,我的日子过得非常愉快。1907年2月,我完成了所有空头部分的回补。北方铁路特别股下跌了60点或70点,其他股票也下跌了同样的幅度。我赚了不少钱,但是回补的原因是,我认为下跌并不能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代表近期的趋势,我预计股市会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但多头市场还没有到扭转操作方向的地步。我不想完全失去自己的仓位,现在不是我进行交易的时候。我在空中证券交易商亏掉了第一笔 10,000 美元,其原因是我不管时机是否适合,不管情况是否正确,每天都在进行交易。我过早地看到股市崩溃,并且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就放空。现在我赚了很大一笔利润,我想套现,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反弹曾经让我输得一文不值,我现在不想被反弹再次搞得一干二净。我没有稳坐观望,而是去了佛罗里达。我喜欢钓鱼,而且需要休息。这两个愿望在佛罗里达都可以实现。除此之外,华尔街和棕榈滩之间也有直通线路。

第九章

我在佛罗里达的海面上巡游。钓鱼是件好事情。远离股市，我的心情非常轻松，过得很开心。一天，几个朋友从棕榈滩外乘摩托艇来玩。其中有人带来了一份报纸。我已经有些日子没有看报纸了，也没这个想法。我对报纸上可能会出现的任何新闻都不感兴趣。但是我却浏览了朋友带在游艇上的这一份，并且了解到股市已经大幅回升：10个点或更多。

我告诉朋友们要和他们一起上岸。有时，适度的回升是合理的。但空头市场还没有结束；这时，华尔街、愚蠢的民众或令人绝望的多头市场忽视货币情况，他们毫无道理地哄抬价格，或者指使别人那么做。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必须简单地了解一下股市。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却知道自己迫切需要看一看报价板。

我的经纪公司，哈丁兄弟公司在棕榈滩设有一家分公司。我走进当时，发现这里有很多认识的家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谈论看涨。他们属于依靠行情做交易，希望快速获益的那种人。这样的交易者不喜欢看得太长远，他们的交易类型不需要他们这样做。我曾经对你提起过，自己是纽约出了名的“少年赌徒”。当然，人们总是喜欢夸大别人的操作规模和胜利成果。交易所的家伙们听说过我在纽约做空，赚了一大笔钱的经历。而现在他们期待我再次投机做空。这些人自己认为回升将会继续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一段时间,他们更愿意把打击空头看做是我的责任。

我原本是到佛罗里达钓鱼的。由于承受过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我需要假期。而此时此刻,看到股价恢复得很好,我觉得不再有休假的必要了。我没有考虑过上岸之后要做什么。但现在知道必须得卖出股票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而且必须用钱来证明,这是唯一而古老的办法。放空股票是正确、谨慎且有利可图的事情,甚至是一种爱国行为。

我在报价板上最先看到的是:安纳康达(Anaconda)正要突破300点。它的涨幅是跳跃式的,很显然这里有一个积极进取的多头团体。我有一个成熟的交易方法:当一只股票首次突破100点、200点或300点时,股价没有在整数位停留,而是持续走高,所以,如果你在突破整数位时买进的话,就一定能获利。缺乏勇气的人们不愿意买进创新高的股票。但这种波动的经验却引导着我。

安纳康达只是一种每股面值25美元的股票。通常,100股面值100美元的其他股票,相当于400股安纳康达,我预测当它突破300点时,应该会持续上扬,很可能马上触及340点。

请记住,我是看空的,但也是一个研读行情记录器的交易者。假如安纳康达按照我预测的方向发展的话,它将会迅速前进。任何一种快速的动向都会吸引我。虽然我学会了耐心和如何持股观望,但我的个人爱好是快速行动,而安纳康达的确不是一只偷懒的股票。在它突破300点的时候,我在愿望的驱使下买进了,我想证明自己的预测是准确的。

就在这时,行情记录器显示买进比卖出更强劲,所以大盘上升可能会轻松地持续一段时间。在做空之前,必须谨慎观望。尽管如此,我最好在等待的时候赚回自己的工资——从安纳康达快速赚取30个点的利润,就能实现目标。要看空整个市场,看涨一只股票!所以我买进32,000股安纳康达,也就是说,是8000股全额股。这是一次投机,但我相信自己的预测,并且由此判断,这次的利润将有助于增加日后做空所需的保证金。

第二天,一场北上的暴风雨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使电报线中断了。我正在哈丁兄弟公司等消息。这里的人们发着牢骚,猜测着各种可能——股票交易者无法交易时,都会这么做。然后,我们收到了当天唯一的行情:安纳康达,292点。

第九章

当时有个小伙子跟我在 一起,他是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经纪人。他知道我做多了 8000 股全额股,我猜想他自己也持有一些,因为当我们得知那唯一的报价时,他着实大为吃惊。他无法判断安纳康达是否在那一刻又跌了 10 个点。按照这只股票上扬的形势来看,跌破 20 个点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对他说:“别担心,约翰。到明天就好了。”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他看着我,摇了摇头。他是那种总认为自己对的人。所以我笑了笑,继续等待着有其他的行情传来。但是没有,阁下。我们得到的就只有:安纳康达,292 点。这意味着一张报纸让我亏了将近 100,000 美元。我原打算快速行动的。而我受到了惩罚。

第二天,电报线路恢复正常,我们可以照常获得行情了。安纳康达以 292 点开盘,涨到 302 3/4 点,但很快开始逐渐减弱。而且,股市中的其他股票也没有持续回升的表现,我决定如果安纳康达回升到 301 点,就应当认定整件事情是个骗局。从合理的角度来看,股价应该一下子涨到 310 点。如果事实恰恰相反的话,就说明那些惯例欺骗了我,我判断失误了:而当一个人犯错之后,唯一能做的正确选择就是停止失误。我已经买进 8000 股全额股,期待着能有 30 或 40 个点的上涨。这不是我的第一次失误,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果然,安纳康达跌回 301 点。就在刚刚触到这个数字的那一刻,我偷偷来到电报员旁边——他们有一条可以联系纽约交易所的直线——低声对他说道:“卖掉我所有的安纳康达,8000 股全额股。”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

他抬起头,几乎惊恐地望着我。我点点头,说道:“我所有的!”

“的确,利文斯顿先生,您的意思不是指按市价交易吧?”他看着我,仿佛一个粗心的经纪人即将通过自己糟糕的操作,损失几百万美元一样。但我只是告诉他:“全部卖掉!别再多说了!”

当时也在交易厅的布莱克(Black)兄弟——吉姆(Jim)和奥利(Ollie),没有听到我跟经纪人之间的谈话。他们原本是来自芝加哥的大交易商,以投机小麦闻名,现在是纽约股交所重要的客户。他们非常富有,而且交易手笔很大。

当我离开电报员,返回自己位于报价板前面的座位时,奥利·布莱克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Oliver Black)冲我点头微笑。

“你会感到遗憾的,拉瑞。”他说。

我停下脚步,问他:“你的意思是?”

“到了明天你就会全部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我说道。除了电报员,我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过这件事情。

“安纳康达。”他说。“你将会以 320 点买进。对你来说,这可不是个好的选择,拉瑞。”他又笑了笑说。

“什么是不好的?”我无辜地看着他问道。

“按市价卖掉你的 8000 股安纳康达;事实上,应该坚持一下。”奥利·布莱克说道。

我知道他应该非常聪明,并且经常按照内幕消息交易。但他是怎样准确了解到我的事情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确信交易所没有出卖我。

“奥利,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向他问道。

他笑了笑,然后告诉我:“我是从查里·克拉策(Charlie Kratzer)那里听说的。”他说的就是那个电报员。

“但他从未离开过座位啊。”我说。

“我没办法听到你跟他说了什么。”他吃吃地笑着。“但是我听到了他替你发给纽约交易所的每一个字。几年以前,由于一条消息出了错,我为此跟人发生口角,便学会了电报技术。从那以后,每当我像你刚才那样,口头告诉经纪人指令时,都会确认一下他做的是否跟我说的一致。我知道他会以我的名义发出指令的。但是你卖掉了所有的安纳康达,你会后悔的。它将会涨到 500 点。”

“没这回事,奥利。”我说道。

他盯着我,说道:“你对这个太过自信了。”

“不是我;是股价记录。”我说。这里没有任何行情记录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股价记录。但是他明白我的意思。

“我听说过那些家伙。”他说,“看着股价记录,却不看价格,他们像看列车时刻表一样,看着股票的起点和终点。但是他们身处四周装有软包的病房,不会伤到自己。”

第九章

我没有回答,因为此时有个伙计给我带来一份交易凭单。他们已经以 $299\frac{3}{4}$ 的价位卖出了 5000 股。我知道报价板比市场稍稍滞后一些。我下单卖出时,棕榈滩报价板上的价格 301。我非常确定,这只股票在纽约股交所的实际出售价更低,这样如果有人愿意以 296 的价位从我手中买走股票的话,我一定会开心得要死。现在的结果表明,我从不限价交易是对的。假设我限定售价为 300 点的话呢?我永远脱不了手。不,先生!当你想平仓时,就一定得平仓。

现在,我的股本大约在 300 点。他们以 $299\frac{3}{4}$ 的价位替我出手了 500 股全额股。接着按 $299\frac{5}{8}$ 出手 1000 股。 $299\frac{1}{2}$ 出手 100 股; $299\frac{3}{8}$ 出手

现在的结果表明,我从不限价交易是对的。假设我限定售价为 300 点的话呢?我永远脱不了手。

200 股, $299\frac{1}{4}$ 出手 200 股。最后的股票则以 $298\frac{3}{4}$ 的价位出手。哈丁公司最聪明的场内经纪人花了 15 分钟,卖掉了最后的 100 股。他们不希望一下子把股价压下去。

在我拿到最后一笔多头股票的交易报告时,便开始了上岸来真正想做的事情——卖掉股票。我只能这么做。股市在令人难以置信地反弹之后,开始乞求被放空。为什么?因为人们又开始讨论看涨了。可是,股市的发展途径告诉我,反弹已经到头了。最可靠的就是卖掉。不需要考虑。

第二天,安纳康达以低于 296 的价位开盘。等待着持续回升的奥利·布莱克早早地就来观望了,他等着股价突破 320 点的时候,好适时出手。他做多多少股,或者根本是否在做多,我都不知道。但是当他看到开盘价的时候就没有笑过,到后来,这只股票仍然下跌,直到有消息传到棕榈滩说,这只股票根本没有买家了,他就更加笑不出来了。

当然,任何人都需要这样的证实。我的账面利润,每一小时都在提醒我是正确的。我顺理成章地多放空了一些。直到全部放空!在空头市场,每只股票都在下跌。第二天是星期五,也是华盛顿总统的诞辰。我不能继续待在佛罗里达钓鱼了,因为我已经为自己建立了巨大的空头。纽约需要我。谁需要我呢?我自己!棕榈滩太遥远,太偏僻。很多有价值的时机都在电报机的往返中错过了。

我离开棕榈滩前往纽约。星期一的时候,我必须在圣奥古斯丁待上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3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一家经纪公司,毫无疑问,我必须在等火车的时候去看看股市的表现。自从我上一次做空交易以来,安纳康达又跌了几个点。事实上,直到那个秋天的暴跌来临之前,它一直没有停止过下跌。

我来到纽约,并且做空了将近4个月。像往常一样,股市屡次止跌回升,我不断地补进,然后又放空。严格来讲,我没有持股观望。要记得,我曾经把旧金山“地震”——股市暴跌时赚到的300,000美元赔得干干净净。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却破产了。现在的我不再冒险操作,因为一个人在身处低潮之后,会享受顺境的美好,即使他还没有彻底到达顶峰。赚钱的方法就是去行动。而赚大钱就应该在恰当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这一行中,一个人必须全盘考虑理论与实践。一个投机者一定不光只是个学生,他应该既是学生,又是投机者。

即使现在看来,我的行为缺乏战略技术,但我仍然表现得相当不错。夏天来临的时候,股市开始变得迟钝。可以确定,在秋天到来,股市好转之前,将不再有什么大动作了。我认识的人,有的已经去了欧洲,有的正在计划。我认为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件好事。所以我大捞了一笔。当我乘船去往欧洲的时候,我赚的钱比75万美元稍多一些。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我住在艾克斯莱班(Aix - les - Bains),玩得很开心。我已经赚足了这次度假需要的钱。在这样美丽的地方,有很多钱,还有很多朋友和老熟人,每一个人都打算好好享受一番。在艾克斯莱班,没有遇上什么麻烦。华尔街离得太远,我根本想不到它,这一点要好过美国其他的旅游胜地。我不必去听别人讨论股市。不需要交易。我的钱足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除此之外,我知道回去之后应该怎么做,好把我夏天在欧洲度假时花的钱赚回来,甚至赚更多。

一天,我在《巴黎先驱报》(*Paris Herald*)上看到一篇来自纽约的报道,冶炼公司(Smelters)已经宣布发放一笔特别红利。他们抬高了这只股票的价格,整个股市变得相当强劲。当然,它也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一切。这则新闻直接表明多头集团仍在孤注一掷,违背常识与公正,对抗当前的形势,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打算采取这样的手段

第九章

放空股票,以便在风波重创之前脱离股市。或许他们并不相信危险已经相当严重,并迫在眉睫,而这正是我的想法。跟那些政客或头脑简单、容易上当的人们一样,华尔街的大人物们喜欢痴心妄想。我自己可不能那么做。对于一个投机者来说,那种态度是致命的。或许一个股票发行人或新兴企业缔造者能够纵情于这样的希望狂欢。

无论如何,我知道所有哄抬价格的行为都注定会在空头市场中失败。在我看到报道的那一刻,就知道唯一的一件事情可以让人踏实,那就是放空冶炼公司。好吧,在濒临资金恐慌的时候,那些知情人们却增加股息利率,他们恨不得跪下来求我放空呢。这就好像小时候老套的“挑衅”一样惹人生气。他们激我放空这只股票。

我用电报发出一些放空冶炼公司的交易,并建议纽约的伙计们也放空。当我从经纪人那里拿到报告单时,看到他们替我卖出的价格比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的报价低6个点。这就说明了当时的情形。

我原本计划月底回巴黎,接着大约3个星期后,乘船回纽约,但是一拿到经纪人给我的电报凭单,我就回巴黎了。一到巴黎,我就去了轮船公司,发现第二天有一艘快船会开往纽约,我便搭上了这班船。

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回到了纽约,因为这里是最适合放空股票的地方。我有50万美元现金,可以用来做保证金。我并不是为了做空而回来的,是因为理智。

我卖出了一些股票。随着银根紧缩,短期利率越走越高,股价越来越低。我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情况。我的预测

我并不是为了做空而回来的,
是因为理智。

最初曾让我破产,但现在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财运不断。然而,真正的喜悦在于:我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交易者,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做。不再犹豫,不再采用自以为是的方法,研究报价只是游戏中一个重要部分,在适当的时间下手和持股观望同样重要。但是我最大的发现是,一个人必须研究和评估总体情况,以便能够预测事态发展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我已经知道必须为自己的钱工作。我不再盲目赌博,不再关心如何掌握游戏技巧,只在乎通过认真研究和清晰的思维来获得成功。我还发现没有人可以免于愚蠢操作的危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险。愚蠢的操作让人得到的只是愚蠢的回报，因为发工资的人总是很细心，从来不会漏发你的工资。

经纪公司赚了很多钱。我自己的操作也极为成功，以至于别人都开始议论我的操作，当然都非常夸张。很多股票开始崩溃，这都归功于我。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经常会过来向我表示祝贺。他们认为最神奇的是，我赚了那么多钱，却只字未提。我第一次跟他们提到放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空头，是在报复地发牢骚。他们也没把我对资金问题的预见当回事。对他们来说，我经纪人的记事员三次在我的账本上写下贷记，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朋友们经常会告诉我，在不同的证券公司里，人们口口相传，说哈丁公司的“少年赌徒”解除了多头阵营哄抬股价的威胁。

从九月下旬开始，货币市场就开始向整个世界警告。但人们总相信奇迹会发生，他们不肯抛出投机股票。是的，有经纪人告诉我一则发生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的故事，这令我对自己的适度而行几乎感到羞耻。

你应该记得，过去的资金借贷往往是在交易所大厅的货币兑换站进行的。那些接到银行发放的偿还贷款通知的经纪商们，通常都知道自己需要重新借多少钱。当然，银行可以通过可借出资金了解到经纪商的仓位。有钱可贷的银行会把钱送到交易所。这些银行资金是由几家经纪公司共同处理的，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定期放贷。大约中午时，当天的新利率公布了。它通常代表着当时的平均贷款利率。定期放贷通常是通过竞价形式公开发放的。这样，大家都可以知道进展如何。从中午到下午2点之间，通常没有多少货币业务需要处理。但是等到2点25分的交割时间过去之后，经纪人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当天有多少现金头寸了，他们可以去借自己所需的钱，也可以把超出的钱借给别人。这项业务也是公开进行的。

10月初的某一天，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经纪人来找我，告诉我现在的经纪商们即使有钱也不愿意去货币兑换站放贷了。原因是有几家知名证券经纪公司的成员公司在那里密切关注着，准备等到有人拿出钱的时候，就先去抢到手。当然，没有一个公开放款的借款人能够拒绝将钱借给那些公司。他们有偿还能力，担保品也很好。但问题是一旦这些公司借

第九章

到了钱,这些钱就收不回来了。只要他们说自己无力偿还,不管放款人愿意与否,都得继续放贷。因此,如果有哪家证券交易所想把钱借给自己的会员,他们通常不会派人去货币兑换站,而是直接去交易大厅,悄悄对朋友说:“想要 100 吗?”意思是“你想借 10 万美元吗?”代理银行货币业务的经纪人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象一下吧,货币兑换站里惨不忍睹!

他还告诉我说,10 月份的那段日子里,证券交易所形成一种规矩,那就是由借款人自己制定利率。你看,年利率在 100% ~ 150% 之间波动。我猜想,让借款人自己决定利息率,放款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像个放高利贷的。但可以肯定,他得到的回报跟别人一样多。当然,借款人并不希望低利率交易。他们公平竞争,别人付多少利率,他也付多少。他们需要的是钱,能拿到钱就很高兴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最终审判日到来了,无论是股市多头、乐观主义者、抱有希望的人们还是大批——刚开始害怕小伤口引起的疼痛,现在却要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切割手术的人们。1907 年 10 月 24 日,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借钱的人们口口相传的消息,早就表明借款人必须支付放款人认为合适的利率。到处都没有足够的钱。当天借钱的人要比平时多很多。下午的交割时间一到,货币兑换站必定已经聚集了上百个经纪人,每个人都希望借到钱,以解自己公司的燃眉之急。如果借不到钱的话,就必须按照市场上的任何价格卖空用保证金买进的股票,市场上的买主跟资金一样稀缺,根本看不到一美元。

我朋友的合伙人和我一样,都在看空股市。因此,他的公司不必去借钱,但我的朋友,那个我跟你提到过的经纪人来找我,他刚刚从货币兑换站看到一张张憔悴的面孔。他知道我放空了整个股市。

他说:“天哪,拉瑞!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不能再继续了,会出事的,我觉得人人都会马上破产。不能再卖空了。市场里根本没钱。”

“什么意思?”我问。

但他居然回答说:“你听说过那种把老鼠放进玻璃钟,然后抽空钟里空气的课堂实验吗?你可以看到可怜的老鼠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两侧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就像工作过度的风箱，拼命想从玻璃钟里越来越少的空气中吸到足够的氧气。你看着它一点点窒息，双眼快要眼眶里迸裂，呼吸急促，垂死挣扎。这就是我看到货币兑换站里那些人的感觉！到处都没钱，根本没人想要买进股票，所以你也卖不出去。如果你要问我，我想说，此时此刻的华尔街已经崩溃了。”

这让我开始思索。我仿佛已经看到一场股市暴跌正扑面而来。不仅如此，我承认，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慌，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将会对每个人都不利。

终于，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了，在货币兑换站等钱没有一点意义。这里根本没有一分钱。全场一片混乱。

后来，我听说股票交易所总裁——R. H. 托马斯(R. H. Thomas)先生了解到华尔街每家经纪商都面临着灭顶之灾，所以便出去请求援救，他去拜访国家城市银行行长詹姆士·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这是全美最富有的银行，他们曾夸口说从未以高于6%的利率为客户贷过款。

听完了纽约股交易所总裁的话，斯蒂尔曼说道：“托马斯先生，我们必须去找摩根先生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这两个人都希望能够缓解美国金融史上最惨重的恐慌，他们一起来到摩根公司，J. P. 摩根(J. P. Morgan)先生的办公室。托马斯先生刚把问题说完，对方就说：“回交易所去，告诉他们会有钱的。”

“钱在哪儿啊？”

“银行！”

在当时那种危急时刻，所有人都非常信任摩根先生。所以托马斯根本没有追问细节，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交易所大厅，向那些已经被判“死刑”的同伴们宣布“死缓”的消息。

接着，在下午2:30以前，J. P. 摩根派范·恩伯夫·阿特伯里(Van Emburgh & Atterbury)家族的约翰·阿特伯里(John T. Atterbury)来到了等着借钱的人群当中，大家都知道约翰与J. P. 摩根公司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朋友说，这个老经纪入快步走进货币兑换站，他像复兴大会上的倡导者那样举起了手。起初，人们听到托马斯董事的话后，开始变得平静下来，后来他们又在担心救援计划会失败，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但

第九章

是,当他们看到阿特伯里先生的脸,看到他举起自己的右手,立刻就惊呆了。

接下来,现场一片死寂,阿特伯里说:“我被批准了给你们 1000 万美元,请放心吧! 每个人都会得到足够的钱。”

接着,他开始行动了,他没有把放款人的名字告诉每一个借款人,只是草草记下了借款人的名字和借款数目,然后告诉他们说:“有人会通知你们钱在哪儿的。”他的意思是指,可以借给他们钱的银行名称。

听说,一两天之后,摩根先生只是派人告诉那些惊恐的纽约银行家们,让他们必须提供证券交易所需要的资金。

“但我们没钱,我们的钱全都已经借出去了。”

“你们有储备金。”J. P. 摩根厉声说道。

“但已经不足法定限额了。”他们哀求着。

“用掉它们! 储备金就这么点用处!” 银行只得服从命令,动用了大约 2000 万美元的储备金。当恐慌在下一个星期来临之前,暂时挽救了市场。伟大的 J. P. 摩根,没人能比得上他。

作为一个股票操盘手,这是我操作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就在那天,我的赢利超出了 100 万美元。这标志着我第一次精心计划的交易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我预见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更重要的是:我终于圆了一个疯狂的梦想,做了一天的国王!

当然,让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在纽约待了几年后,我经常绞尽脑汁地想要找到确切答案——为什么我不能像 15 岁时在波士顿空中证券交易商那样,对付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游戏规则呢? 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明白错在哪里,并且以后绝不再犯。到了那时,我不但拥有正确操作的愿望,也有了确保正确操作的知识,这一切就意味着力量。

请别误会,这并非一个虚荣的白日梦,也不是狂妄自大的愿望。这是一种感觉,我认为那个曾令我在富勒顿公司和哈丁公司挫败的股市,总有一天会对我唯命是从的,我只是觉得那一天将会到来,而它确实来了,那就是 1907 年 10 月 24 日。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天早上,一位经纪人——已经为我的经纪商做过很多业务,并且知道我在空头市场突飞猛进——与一位银行合伙人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一起乘车,此人是华尔街一家知名银行的合伙人之一。我的经纪人朋友告诉银行家说,我的交易量一直以来有多么大,因为我的运气简直是太好了。

或许这位经纪人过于夸大其词,使故事听起来非常了不起。或许我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追随者。或许银行家比我更了解形势的严峻性。总之,我的朋友告诉我:“我告诉他,你认为在真正的卖空行为开始时,再推动一两次,市场将会出现一些变化。说完之后,他显然对我的话非常感兴趣。他说晚些时候可能会有事情让我去办。”

当证券经纪公司发现,无论以任何价格都借不到一分钱的时候,我知道时机到了。我把经纪人派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群中。太平洋联合曾经连一个出价买进的人都没有。无论是什么价位!想想看!而其他股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没钱持股,也没人愿意买进。

我拥有大量票面利润,而且确信,想要打压价格,只需要卖空 1 万股太平洋联合以及其他六个股息较好的公司股票各 1 万股,随之而来的就是地狱般的苦境了。在我看来,即将爆发的恐慌一定会非常猛烈,管理委员会可能认为关闭交易所会比较明智,就像 1914 年 8 月世界大战爆发时那样。

这意味着票面利润会急剧增加。同时也说明将利润兑换成现金是不可能的。但还是需要考虑其他事情。其中一件是,持续下跌会使市场复苏受到阻碍,这场复苏我才刚刚开始预测,它会给所有的经济消耗补充能量。总的来说,这样的恐慌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我承认:既然继续积极放空是不明智、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那么再坚持下去就不合逻辑了,于是我掉头开始买进。

在经纪人开始替我买进后不久,顺便说一句,是按底价买进的,银行派人去找我的朋友。

“我派人来找你。”他说,“因为我希望你马上去找利文斯顿,告诉他,我们希望他今天别抛出任何股票,银行无法承担更大的压力了。改变一次毁灭性的恐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唤起一下他的爱国心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该为所有人的利益着想,一旦他说了什么,请通知我们。”

我的朋友马上过来告诉我,他很老练。我猜想他认为——既然我已

第九章

决定要摧毁市场,就会认为他的要求是白白浪费赚 1000 万美元的好机会。他知道我对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们深恶痛绝,因为他们跟我一样清楚将会发生什么,却还要拼命把股票抛给公众。

事实上,那些大户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以极低的价格买入的,其实都是著名金融人士的股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重要。我几乎已经补回了全部空头,而我认为,如果没有人打压股市的话,就会有机会低价买进股票,同时又能有利于及时恢复价格。

于是,我对朋友说:“回去告诉布兰克先生,我同意他所说的,早在他找你之前,我就充分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今天,我不但不会抛出股票,还会尽力买进。”我遵守了诺言,当天就买进了 10 万股多头账户,在接下来的 9 个月里,我没有放空任何股票。

这就是告诉朋友们,我梦想成真,瞬间变为国王的原因。那天的股市,曾有一刻,的确是任人宰割的。我并没有把自己想象得很伟大,事实上,对于扰乱股市的控诉,以及华尔街的街谈巷议把我的操作夸大其词,你明白我的感觉是如何的。

我毫发无伤,报纸上说:拉瑞·利文斯顿,那个年轻的“少年赌徒”赚了几百万。我在那天收市之前,大概赚了

但最大的收获并不是钱,而是无形的收获:我做对了。

100 万美元。但最大的收获并不是钱,而是无形的收获:我做对了。展望未来,做出精密的计划,我懂得了要想赚大钱就必须行动,我彻底摆脱了投机,并最终大致学会了如何理智交易,对我来说,这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天。

第十章

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并不会比研究自己的成功更有益处。但对所有人来说,逃避惩罚是一种自然反应。当你的某些错误引发一场惨败时,就不再想犯第二次错误了,并且,当然,所有的股市错误都会伤及你的经济实力和虚荣心。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些奇特的事情:一个股票投机者有时会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犯错误。做错之后,他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经历过惩罚的痛苦之后,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可能会弄清楚自己是如何、在何时、何地犯错的,却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接着,他便只是骂自己几句,就此罢休。

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并不会比研究自己的成功更有益处。

当然,如果一个人够聪明,又很幸运的话,就不会再次犯同样的错误。但原始问题衍生出成千上万个相似的问题,

人们可能会犯下其中任何一种错误。错误的类型很宽泛,当你想看看自己能做出什么蠢事时,往往都会犯下错误。

在向你讲述我的第一个百万美元亏损之前,必须追溯到首次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也就是1907年10月的股市大跌结束之后。随着交易进一步进行,拥有100万美元仅仅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储备。金钱无法带给交易者更多的安慰,因为,无论他富有或贫穷,都有可能犯错,而这种滋味从来都不好受。当一个百万富翁交易正确的时候,他的钱仅仅是一个

第十章

仆人。亏钱是最不需要在乎的麻烦。接受事实之后,我就不会再为它所困惑了。过一宿就能全部忘掉。但是——持续犯错,不承认失败——会给金钱和精神都带来损害。你记得迪克森·瓦特(Dickson G. Watt)的故事吗?——有个人看起来非常紧张,他的朋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睡不着。”紧张的人回答说。

“为什么睡不着?”他的朋友问道。

“我手上持有大量棉花期货,想着它们我就睡不着。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该怎么办?”

“卖掉它们,直到你能睡得着为止。”朋友回答说。

通常,一个人过快地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结果失去了对事情的洞察力。也就是说,他无法感知更多的差异,也

“卖掉它们,直到你能睡得着为止。”

记不清不做百万富翁的感觉了。他只记得有些事情过去办不到,而现在可以办到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想这是因为金钱会催生欲望,并使之不断膨胀。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有人在股市赚到了钱,他就会很快丢掉节俭的习惯。但如果他在股市里赔了钱,就得很长时间才能摆脱浪费的习惯。

1907年10月,我在回补空头之后,开始做多,我决定放松一段时间。我买了一艘游艇,计划到南部海岸巡游一番。我沉迷于钓鱼,而且盼望着能好好享受一下。我期待着有一天可以出发。但是我并没有去。股市不愿意放我走。

除股票外,我也一直做商品交易。我少年时期就开始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这么做了。多年以来,尽管没有像对待股市那么投入,但我也一直研究着那些商品市场。事实上,相对股票而言,我更愿意做商品交易。可以说商品交易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比股票交易更具有商业冒险特征。人们可以像对待其他商业问题一样处理商品交易。或许,利用虚假的理由支持或反对商品市场的必然趋势是行得通的;但成功将会是暂时的,因为最终获得胜利一定是事实,像正规市场一样,交易者通过研究和观察市场,赚取利润。观察和斟酌当前形势,不需要提防内部团伙,因为他知道的跟别人一样多。在棉花、小麦或玉米市场中,不会有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一夜之间意外通过或增加红利的现象出现。最终,商品价格只受一条经济法则——供求关系的支配。在商品交易市场,交易者只需了解当前或预期的供求关系。不必像在股市那样,猜测很多事情。商品交易总是吸引着我。

在商品交易市场,交易者只需了解当前或预期的供求关系。不必像在股市那样,猜测很多事情。商品交易总是吸引着我。

当然,所有的投机市场都有共同之处。行情记录器上的信息是一样的。对于那些不怕麻烦,喜欢思考的人来说,这是相当明了的。他将会发现:如果问自己几个问题,然后留心观察形

势,就能直接知道答案了。而人们从来就懒得提问,更别说寻找答案了。无论何时何地,美国人一般都不会轻易相信他人,而去经纪人办公室观察报价是例外的,不管是股市还是商品市场,都是如此。在所有游戏中,开始前唯一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当有人用一半财产冒险时,他思考的时间还不如买一辆平价汽车时考虑得长久。

分析报价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当然这需要有经验。而更重要的是谨记某些基本原则。分析报价不是在算命。它不会告诉你,到下周日下午1:35时,你的身价是多少。阅读报价的目的——不管买进是否比卖出更明智,首先要确定是如何交易,其次是何时交易。对于股票,以及棉花、小麦、玉米、燕麦交易来说,这么做都非常有效。

你注视着市场,观察着行情记录器上记载的价格走势,其目的只有一个:确定方向,也就是价格趋势。我们知道,价格会根据所受的阻力而上涨或下跌。为了便于解释,我们可以说:像其他万事万物一样,价格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向前移动。怎么轻松怎么走,所以,如果上升的阻力小于下降的阻力时,价格就会上涨,反之亦然。

你注视着市场,观察着行情记录器上记载的价格走势,其目的只有一个:确定方向,也就是价格趋势。

价格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向前移动。

当市场开始平稳之后,没有人会看不清到底是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场。对于一个思想开阔、眼光清晰的人来说,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个按照理论采取行动的投机者,是相当不明智的。如果有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当时市

第十章

场是多头或者空头,假如他知道这一点,就会知道是该买进还是卖出。因此,在市场刚刚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就应该知道该买进还是卖出。

举例说明:假设市场像往常一样上下波动,在 10 个点之间起伏;向上攀升至 130 点,向下减少至 120 点。在跌至底部的时候,市场显得非常疲软;而在上升阶段,在上涨了 8 个点或 10 个点后,市场看起来又非常强势。交易者不应该通过表面现象进行交易。他应该等到行情记录器显示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去交易。事实上,有些人看到价格便宜就买进股票,或者在价格高的时候就卖出股票,结果亏损了成千上百万美元。投机者不是投资者。其目的不是凭借高利润率,确保稳定回报,而是从投机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中获利。因此,交易时需要确定的是最轻松可行的投机路线;而他应该等待市场自行确定路线的时刻,确切地说,这是他开始工作的信号。

分析股价,只能使他明白,股票在 130 点时卖盘比买盘表现得更强劲,而价格出现反弹也是合乎逻辑的。市场接着开始调整。那些对行情一知半解的人 would 认为价格能一直涨到 150 点,于是他们就买进。当价格回档时,他们或坚持,或接受事实又反手做空。到 120 点时,价格有较强的支撑,买进又胜过抛出,价格上扬,做空的人又认赔了。人们经常被上下扫荡,他们总是不吸取教训,令人震惊。

事实上,有些人看到价格便宜就买进股票,或者在价格高的时候就卖出股票,结果亏损了成千上百万美元。投机者不是投资者。

最终总会有事情发生,使得股市上涨或下跌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而最大阻力点也开始上升或下降,也就是说,首次按 130 点的价格买进会比按这个价格抛出强,或者在 120 点抛出比 120 点买进强。价格将会突破旧的屏障或行动限制继续前进。通常,如果市场看起来虚弱的话,总有许多人在 120 点放空;如果市场坚挺的话,就会有许多人在 130 点做多,而当市场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的时候,他们将会立即改变行动或关闭交易。无论是何种行为,他们都会使阻力线的最低价位和最高价位更加明确。聪明、有耐心的交易者等待这条阻力线的出现,他们借助对基本条件的分析,以及及时斩仓者对市场的推动。纠正错误往往会把价格推到最小阻力线。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虽然,我所说的并不是精确的定理或投机的规则,但我的经验正是来自于那些突发事件,也就是那些出乎意料的事件,无论是否是出于对最小阻力线的判定,突发事件总会对我有帮助。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的,发生在萨拉托加的太平洋联合交易吗?我做多是因为发现了最小阻力线正在上升。我应该坚持做多,而不该听信那些经纪人说的——内幕人士都在抛出。董事们心里所想的也许就是我不知道的事情,但我能够,而且的确知道行情走势显示,“正在上涨!”果然,出乎意料的红利提高了,股票也涨了30点。如果价格到了164点,看起来的确很高了,但就像我以前所说的,永远不要因为价格太高而不去买进,不要因为价格太低而不愿脱手,从本质上来说,价位高低与确立最小阻力线毫无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价位高低与确立最小阻力线毫无关系。

在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那些在收盘后公布的重大消息往往与最小阻力线方向一致。在消息公布之前,趋势就已经确立了。在多头市场中,人们往往会忽略看空的消息,而看多的消息又总是被人们夸大,反之亦然。战争爆发以前,股市形势很不好,因此当德国宣布潜水艇政策之后,我做空了15万股股票。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我听到了什么消息,而是因为我一直在沿着最小阻力线交易。当然,我也利用消息,在当天平仓了。

这样做,似乎听起来很容易:只需要观察行情走势,一旦确定了最小阻力线就立刻按照它发展的形势去交易。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必须提防许多事情发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自身相对立的,也就是说,人们与人性的弱点对抗。在多头市场中,人们会忽视利空因素,这就是人性,而人们却对此表示惊讶。由于出现了一两个季节的恶劣天气,农民也跟着遭殃了,等到作物收割,产区的农民把小麦送到谷仓时,那些做多的人会感到惊讶,原来损失很小。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只是帮了那些做空的人们。

一个人在进行交易时。一定不能墨守成规。他必须做到思想开放、头脑灵活。无论对于谷物的需求状况有什么看法,都不要忽略报纸带所传达的信息。我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一次错误的操作,只是因为自己一直在等待开始的信号。我对形势非常肯定,因此认为没有必要等最小阻力线确立,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帮它确定阻力线,因为看起来它只需要一

第十章

点帮助就够了。

我认为棉花的涨势非常乐观。当时的价格一直在 12 美分左右波动，涨跌幅度适度。看得出，它的价格正处于一定范围之内。我知道其实应该等一等。但我转念一想，如果稍微推动一下，价格就能突破高位阻力线了。

我买进了 5 万包。的确，价格上涨了。同样，当我停止买进之后，价格果然也停止上涨了。然后又开始回落到我买进时的价格，而我平仓之后，它也不再下跌了。我想现在距离开始的信号越来越近了，很快就应该再度出发了。我行动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抬高价格，没想到我一停下来，价格却下跌了。如此重复了四五次，直到我最后从中解脱。这次我大概亏损了 20 万美元。我愿赌服输。不久之后，价格又开始上涨，并且持续攀升，假如我开始时没那么着急脱手的话，现在一定可以大赚一笔。

这样的事情，很多交易者曾经经历过太多次，所以我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在一个交易量较小的市场中，当价格有所波动，却幅度狭小时，设法预测下一次大波动将会上涨还是下跌，这种行为是毫无意义的。这时，我们需要做的是观察市场，分析股价，以确定股价的上下阻力，并且下定决心，只有等到价格突破任何一方的界限时才能采取行动。一个投机者必须专心地从市场中赚钱，而不是坚持认为股价必须与他的看法保持一致。永远不要跟股价争论，不要向它寻求理由或解释。股市中的“事后诸葛亮”是得不到任何报酬的。

不久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们开始讨论起小麦来。其中一些人看涨，其余的人看跌。最后他们问我是怎么想的。嗯，我已经对市场研究了一

永远不要跟股价争论，不要向它寻求理由或解释。股市中的“事后诸葛亮”是得不到任何报酬的。

段时间了。我知道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统计表或形势分析。所以我说：“如果你想通过小麦赚钱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操作。”

他们都说想赚钱，所以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你确实想通过小麦赚钱的话，只要仔细观察它。耐心等待。一旦价格超过 1.20 美元就买进，然后你很快就能赚一笔了！”

“为什么不现在就买，现在才 1.14 美元？”其中一个朋友问道。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因为我还不知道小麦的价格到底会不会上涨。”

“那为什么要在 1.20 美元的时候买进呢？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个很高的价格了啊。”

“你是想盲目投机，期待能赚取巨大利润呢？还是想明智地投机，即使赚得少，但却更保险的利润呢？”

他们都说宁可赚得少点，但要更稳妥，更确定一些，所以我说道：“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在价格突破 1.20 美元的时候买进。”

就像我跟你所说的那样，我已经观察市场很长时间了。几个月来，小麦的价格都在 1.10 美元和 1.20 美元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进展。对了，有一天它的收盘价格超过了 1.19 美元。我早就为此做好准备了，果然，到了第二天，它的开盘价是 1.20 1/2 美元，于是我接着买进。价格涨到了 1.21 美元、1.22 美元、1.23 美元，直到 1.25 美元，我也紧跟不放。

我现在无法向你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关于小麦价格在小幅波动中的表现，我也无法解释。尽管我当时猜想价格会上涨，但我也不能确定它到底会向上突破 1.20 美元，还是向下跌破 1.10 美元，毕竟世界上的小麦还没有多到令价格暴跌。

事实上，似乎欧洲人一直在冷静地买进，当价格在 1.19 美元徘徊时，许多交易者就都放空了。由于欧洲人的买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许多小麦从市场上消失了，最后，大的行情波动开始了。价格突破了 1.20 美元。这是我的全部观点，也是所需要的一切。我知道一定是由于上涨的态势终于汇聚了能量，推动股价突破极限，才会出现 1.20 美元的价格。换句话说，突破 1.20 美元就意味着小麦价格的最小阻力线已经被确定了。接下来的形势便大不相同了。

我记得当天是假期，美国所有的股票市场都闭市了。而在加拿大的温尼伯（Winnipeg），小麦在开盘时是每蒲式耳（bushel）6 美分。第二天，我们开市时，价格也到了每蒲式耳 6 美分。价格仅仅是在沿着最小阻力线前行。

我刚刚所说的，是在向你展示我交易系统精髓。我只是获悉了股价最有可能行动的趋势。通过其他额外的测试来检验我自己的交易，以确定最佳行动时间。而在我开始行动之后，通过观察股价走势来实现

第十章

这一目的。

我告诉许多经验丰富的交易者说：当我看涨买进时，喜欢在最高价交易；当我卖出时，必须以低价抛出，否则根本不会考虑。很奇怪的是，他们听完我的话之后，都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交易者始终坚持自己的投机之道，就不难赚到钱。也就是说：等待最小阻力线自行确立，当股价显示上涨的时候才开始买进，股价显示下跌的时候开始抛出。交易者可以在上涨的过程中积聚自己的力量。先买进 1/5。如果没有显示盈利的话，就必须停止买进，因为很显然他在开始时就出错了；但错误是暂时的，在任何时候，错误都不可能为你带来利润。当股价说要“上涨”时，并不一定是在撒谎，只不过它现在说的是“时机还不对”。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棉花交易非常成功。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论，并且绝对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假设，我已经决定操作 4 万 ~ 5 万包棉花。我就会像之前说的那样去研究股价走势，观察买进或卖出的时机。如果最小阻力线显示上涨趋势，我就会买进 1 万包。买进之后，如果价格又上升了，我会再买进 1 万包，同样的道理，然后，如果能有 20 个点的利润，或者是每包棉花能赚 1 美元，我会再买 2 万包，这样我就满仓了，这就是我的交易方法。但如果买进 1 万或 2 万包以后，出现了浮动亏损，就平仓，因为这说明我出错了，也许错误只是暂时的，但我说过——无论什么样的错误，都不可能带来利润。

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操作方法，没有错失任何一次大的市场变动，我总是愿意在建仓的过程中先亏损五六万美元，以此来测试市场。听起来这似乎是个过于奢侈的试验，但其实并非如此，当真正的行情到来时，这点损失会被马上赚回来的，而只有真正把握机会，采取正确的行动才能让你赚到钱。

我想我之前曾说过，我的交易系统也就是自己的下注方法。只有在赢的时候才能下大赌注，或者在输的时候只损失一笔试探性的小赌注，这种方法是非常明智的，而且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就能证明一切。如果按照我的说法交易，就总是可以赚到大钱。

专业交易人总是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某些操作系统，而他们的投机态度和欲望又控制着这些系统。我记得曾在棕榈滩遇见过一位老先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生,他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早在内战时期,他就在华尔街闯荡了,有人说他是个聪明的怪老头,历尽沧桑,看惯了繁荣和恐慌,所以他总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至少股市里没有。

太阳底下无新事,至少股市里
没有。

老家伙问了我很多问题,我把自己常用的交易方法告诉了他后,他点点头,说道:“是的!是的!你做得对。你的积累方式和思维方式,使操作变成了一种有利于你的系统。对你而言,将理论付诸实践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下注的钱是你最不担忧的。这让我想起了帕特·赫恩(Pat Hearne),听说过他吗?他是个有名的赌徒,在我们办事处有一个账户。这家伙聪明、大胆。靠炒股赚钱,经常有人向他请教,可他从来不提任何意见。”如果有人针对自己的委托单,直截了当询问他的看法时,他就会说出自己最喜欢的赛马场格言:“直到下了注,才能见分晓。”他在我办事处做交易,先买100股某个热门股票,接着,如果价格在这时上涨了1%的话,就再买100股。再涨1个点,再买100股;循环往复。他过去常说,按照规则操作并不是给别人赚钱,因此,他止损单上的价位总是比最后买进价低1个点。当价格持续上涨时,只需要提高止损价位就可以了。当出现1%回档时,就平仓结利。他宣称:无论是自己的原始保证金还是账面利润,损失超过1个点就是不可理喻的。

“你知道的,一个职业赌徒不追求长线投资,他们只想赚有把握的钱。当然,如果能赚到钱的话,做长线投资也是不错的。在股市中,帕特不追逐小道消息,也不想为了一周20个点的涨幅而操作。为了过上好日子,他只愿意多赚有把握的钱。我在华尔街遇到过数千个门外汉,帕特·赫恩是唯一一个把股票投机当成赌博游戏的人,就好像玩纸牌或者轮盘赌那样,但他很理性,坚持采用合理的方法下注。”

“我们这里有一个顾客,过去总是和帕特一起交易,并且使用帕特的方法从拉克万纳(Lackawanna)股票上赚了100,000多美元。赫恩去世之后,他转做其他股票,由于已经赚了一大笔钱,所以他认为无需再用帕特的方法了。当出现回档时,他没有停止亏损,而是让它们随波逐流,好像损失的就是盈利的一样。毫无疑问,他输得一干二净。最后离开时,还欠了我们几千美元。”

第十章

“他四处游荡了两三年。钱全都赔光了，却仍然对股市热情不减；不过，只要他放规矩点，我们是不会反对他在这里交易的。我记得他经常坦率地承认：没有坚持采用帕特·赫恩的方法，自己简直是太愚蠢了。一天，他非常兴奋地来找我，请求我让他在交易所放空一些股票。他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也曾是个很好的顾客，于是我告诉他说，愿意亲自为他担保 100 股。”

“他放空了 100 股休伦湖岸 (Lake Shore)。当时是 1875 年，正是比尔·特拉弗斯 (Bill Travers) 打压股市的时候。而我的朋友罗伯茨，则在最恰当的时机放空了休伦湖岸，并且在一路下跌的过程中持续放空，这跟他过去成功的做法是一致的。接着，他放弃了帕特·赫恩的方法，开始听从希望的暗示。”

“很好，先生，经过 4 天成功的连续加码，罗伯茨的账户中有了 15,000 美元的利润。我注意到他没有提交止损单，便去提醒他，结果他告诉我说：暴跌还没有完全开始，他不希望因为任何一个点的回档而出局。当时是 8 月。9 月中旬前，他向我借 10 美元，想为自己的第 4 个孩子买一辆童车。他没有坚持自己那套已经被证实了的方法。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问题所在。”老家伙说着，并冲我摇了摇头。

他是正确的。有时，我认为投机是一件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因为我发现一般的投机者都违背了自己的天性。所有人都可能具备的弱点，却是投机成功的致命伤，通常，正是这些弱点使投机者受到了同伴们的喜爱，或者说，他们会在远不如股票交易或商品交易危险的投机活动中，特别提防这些弱点。

投机者的首要敌人往往是来自于内心的动摇。这与人性的希望和恐惧是密不可分的。投机交易中，当市场对你不利时，你希望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如果不是听从希望的话，也许你不会损失那么多，而你此时的希望却如此强烈，仿佛能够将大大小小的英雄都聚集起来。当市场朝着有利方向发展时，你又开始担心利润会在第二天突然消失，于是就早早平仓。恐惧让你赚不到该赚的钱。一个成功的交易者，必须与这两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作斗争。必须改变所谓的自然冲动。当希望满满的时候，必须居安思危；当恐惧来临的时候，必须寄予希望。时刻担心着损失会越来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越大,时刻希望着利润能越聚越多。而像普通人那样,在股市中孤注一掷,是绝对错误的选择。

一个人可以在某个时刻打败一只股票或一个企业,但没有人能够打败整个股市!

从14岁到现在,我一直在从事投
机游戏。这是我曾经做过的唯一一项
工作。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经过近
30年的努力,不管是凭借微薄的保证
金,还是几百万美元做后盾,持续不断地交易,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可以在某个时刻打败一只股票或一个企业,但没有人能够打败整个股市!一个人可以在棉花或粮食的个别交易中赚钱,却没有人能够打败整个棉花市场,或粮食市场。这就好像赛马跑道。一个人可以赢得一场赛马,但他无法打败整个赛事。

如果我知道怎么做可以使这种说法更具说服力的话,就一定会那样做。即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仍然还是会坚持。我知道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议的,是正确的。

第十一章

那么让我回到1907年的10月。我买了艘游艇，并且做好一切准备，我打算离开纽约到南部海域巡游一番。我沉迷于钓鱼，而这次终于可以成行了。我想驾着自己的游艇，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在股市中突然赚了一大笔钱，但在最后一刻，却让玉米扯了后腿。

需要解释一下，在资金恐慌爆发之前，我已经在芝加哥做谷物交易了。而正是那场恐慌让我赚到了第一个100万美元。我分别放空了1000万蒲式耳的小麦和玉米。我对谷物市场研究过一段时间，就像在股票市场一样，我也看空玉米和小麦。

这两种商品价格都开始下跌了，不过，当小麦持续下跌的时候，全芝加哥最大的操盘手——斯特拉顿（Stratton）突然打算垄断玉米。在我获利平仓，准备乘快艇去南方时，我发现小麦为我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利润，而被斯特拉顿抬高价格的玉米，的确让我亏了。

相对玉米而言，小麦的储量远比需求多。供求法则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作用。但是，玉米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斯特拉顿，而由于运输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堵塞情况，所以根本没有玉米可供应。我记得自己常常乞求寒流到来，希望无法通行的路面结冰，农民就可以带着他们的玉米进入市场了。但事情往往没有那么幸运。

就是这样，我期待着愉快的垂钓之旅能够实现，而玉米亏损却阻止了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我。事实上,我无法离开市场。当然,斯特拉顿密切关注着空头净额。他知道已经将我置于不利之地了,而我对此,同样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正如我所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相信天气能帮帮忙。但我意识到:无论是天气,还是那些和葛的奇迹创造者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需求。我计划着如何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

我清算了自己持有的小麦,并且获得了不错的利润。但玉米问题却非常棘手。如果我能够按照通行的价格回补 1000 万蒲式耳玉米的话,我巴不得快去完成,尽管这么做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但是,当然,一旦我开始买进玉米,斯特拉顿就会马上开始压榨我,我再不愿意通过自己买入而抬高价格了,就好像我不愿意用自己的刀子自杀一样。

尽管玉米走势很强劲,但是我想钓鱼的愿望却更强烈了,所以我需要尽快找到出路,必须进行一场战略撤退。我必须补空 1000 万蒲式耳玉米,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恰巧,当时的斯特拉顿还在操作一笔燕麦交易,他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我留意着所有的谷物市场,收集着有关谷物方面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我听说强大的阿莫集团(Armour)在这场市场交易中,对斯特拉顿很不利。当然,我知道除非是按照斯特拉顿的价格,否则他是不会让我买进我所需要的玉米的。但当我听说阿莫集团正在跟斯特拉顿作对的传闻之后,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向芝加哥的交易者寻求帮助。而他们帮助我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斯特拉顿不愿意卖出的玉米卖给我。剩下的就好办了。

首先,每下跌 1/8 美分,我就下单买进 50 万蒲式耳玉米。在这些交易单下达之后,我分别向四家经纪公司传达一个指令,同时按照市价卖出 5 万蒲式耳燕麦。这样,我想应该可以使燕麦快速下跌了。我了解交易者们会怎么想,他们一定会立即想到是阿莫向斯特拉顿宣战了。理论上讲,看到开始打压燕麦之后,就可以断定接下来打压的将会是玉米,于是大家开始抛出。如果斯特拉顿垄断玉米失败了,那么我获得的利润将会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芝加哥交易者们的心理状态,我的推断非常正确。当他们看到燕麦纷纷被抛售、价格下跌之后,这些交易者就马上开始积极抛出玉米。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买进了 600 万蒲式耳玉米。当我发现他们

第十一章

停止卖出的时候,我就按照市价买进剩余的 400 万蒲式耳玉米。当然,价格又被抬升了,但直接结果就是回补了 1000 万蒲式耳玉米,与之前交易者卖出时的回补价格相比,这次的价格高出了 0.5 美分。放空 20 万蒲式耳燕麦,促使交易者卖出玉米,我仅仅交付了 3000 美元的损失。这是相当便宜的诱饵。我在小麦交易中赚到的利润抵消了玉米交易中的赤字,因此这次我只亏损了 25,000 美元。然后,玉米的价格上涨到了 25 美分/蒲式耳。毫无疑问,斯特拉顿可以随意摆布我了。假如我没有费尽心机考虑价格,就开始买进 1000 万蒲式耳玉米的话,那么损失将无法估量。

一个人不能像一般的初学者那样,即使在某件事情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却仍然没有形成一个习惯性的态度。这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差别。一个人看待事情的方法决定了他在投机市场是赚钱还是赔钱。对于自己的成果,一般人都持有业余的观点。利己主义过度影响了交易者自身,因此他们考虑的往往不深入、不全面。而专业人士关心的不是赚钱,而是是否做对事了。他们懂得:如果其他事情都处理好了,利润自然会产生。一个交易者进行交易的时候,应该像一个职业台球手那样,要统筹全局,而不是只考虑眼前的一击。要把游戏布局变成一种本能。

我记得曾经听说过一个关于艾迪生·坎马克(Addison Cammack)的故事,它详细地说明了我想要指出的观

专业人士关心的不是赚钱,而是是否做对事了。

点。据我听闻,坎马克是华尔街曾经出现过的,最能干的股票操盘手之一。他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总是惯常做空头,但是他却认为做空对他自己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懂得利用人类的两大特性:希望与恐惧。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当活力正在树上升腾的时候,不要卖出股票!”一些老前辈告诉我说他最大的利润都是做多赚来的,所以,很显然他是根据形势在操作,而不是偏见。无论如何,他都是个接近完美的交易者。很久之前,当时多头市场都快要结束了,坎马克开始看跌,当时金融作家及评论家亚瑟·约瑟夫(J. Arthur Joseph)也知道了这些。然而,在多头领袖和报纸市场乐观报道的刺激下,市场非常强健,而且仍然保持上涨态势。约瑟夫知道对于坎马克这样的交易者来说,利空的消息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有一天，他带着好消息冲进了坎马克的办公室。

“坎马克先生，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曾经在圣·保罗（St. Paul）公司做过交割职员，他刚刚告诉我一些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情？”坎马克神情冷淡地问。

“你已经掉转方向了，是吗？你现在看跌了？”约瑟夫问道，他想证实一下。如果坎马克对此不感兴趣的话，他就不会再浪费宝贵的“弹药”了。

“是的。是什么样的好消息呢？”

“我今天去圣·保罗交易所转了转，我每周都要去那边两三次，为我的报纸采集新闻，我的那个朋友跟我说：‘老头子在抛售股票了。’他说的是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这是真的吗，吉米？’我问他。他回答说：‘是的，每上涨 $3/8$ 个点，就卖出 1500 股。现在，我已经为他交割了两三天的股票了。’我赶紧跑来告诉你，不能耽误时间。”

坎马克不是容易激动的人，因为，经常有形形色色的人冲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各种各样的消息、琐闻、谣言、谎言，但是坎马克对此早已不再信任了。他只是说：“你确定你听到的是真的吗，约瑟夫？”

“我确定？我当然确定！难道你以为我聋了吗？”约瑟夫说道。

“你相信你的朋友吗？”

“绝对相信！”约瑟夫承认说，“我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他从未对我撒过谎。他不会的！毫无疑问！他绝对可靠，我愿意用生命为他说的话担保。我了解他，就像了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远超过了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了解。”

“你对他有把握吗？”坎马克又看了看约瑟夫，接着说，“嗯，你应该知道。”他叫来了自己的经纪人 W. B. 惠勒（W. B. Wheeler）。此时的约瑟夫非常期待能听到他下单的想法，至少也要卖 5 万股的圣·保罗。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正在利用市场的力量，卖掉自己在圣·保罗持有的股票。不管是投资性股票还是投机性持有。其中，重要的事实是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最好的股票交易员正在从圣·保罗挣脱。如果一个常人从可信的地方得到消息的话，他会怎么做呢？毋庸置疑。

第十一章

但作为当时最有能力的空头交易员，坎马克是看跌的，他对自己的经纪人说：“比利，到柜台去，每涨 $3/8$ ，就买进 1500 股圣·保罗。”而这只股票当时的价格是 90 多点。

“你不是要卖出吗？”约瑟夫插嘴说。他在华尔街不算是新手了，但他还只会从报纸评论人的视角看待市场，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普通大众考虑市场的角度。如果有新闻说知情人士在卖出股票，那么价格理所应当会下跌。而所有内线知情人士的抛售，远没有威廉·洛克菲勒先生来得轰动。标准石油公司正在远离股市，而坎马克却要买进！这怎么可以！

“不。”坎马克说道，“我的意思是买进！”

“难道你不相信我？”

“不，我信。”

“你不是在看跌吗？”

“是的。”

“那为什么还要买进？”

“这就是我买进的原因。现在听我说：跟你那个可靠的朋友保持联系，一旦他不断增加的抛售停止了，就来告诉我。快去吧！你明白吗？”

“好的。”约瑟夫说着离开了，而坎马克买进威廉·洛克菲勒抛出的股票，其目的是什么，约瑟夫并不是很了解。正因为他知道坎马克在看跌整个市场，所以坎马克此时的策略更是难以解释。不过，约瑟夫告诉他的交割员朋友，一旦那些老家伙们停止卖出，就马上给自己报信。约瑟夫很有规律地每天两次向自己的朋友打听消息。

一天，那个交割员告诉他说：“老家伙那边没什么股票再卖了。”约瑟夫谢过对方之后，马上跑到坎马克的办公室去通风报信。

坎马克认真地听着，然后把头转向惠勒，问道：“比利，我们有多少股圣·保罗？”惠勒查了查，汇报说已经吸纳了 6 万股。

坎马克是看跌的，早在开始买进圣·保罗之前，他就已经放空了一些农业股和其他各种股票。 he 现在是市场上的大空头。坎马克马上命令惠勒，把他们做多的 6 万股圣·保罗卖掉，除此之外还要多做空一些。他把圣·保罗的多头部分作为压制股市的工具，使自己的空头操作能够获利。

直到 44 点为止，圣·保罗一直没有停止下跌，坎马克从中赚了很大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一笔钱。他出牌技术高超,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我想指出的是,他能赚钱关键在于他面对交易时的习惯性态度:他无需思考,他能很快发现远比个股利益更至关重要的东西。他明白是老天保佑自己——保持一种正确的原始动力,在恰当的时机实施卖空计划。圣·保罗的小道消息让他选择买进,而不是卖出,因为他立刻就明白了,买进股票可以为自己的空头行动提供大量最佳筹码。

圣·保罗的小道消息让他选择买进,而不是卖出,因为他立刻就明白了,买进股票可以为自己的空头行动提供大量最佳筹码。

现在来说说我自己的事情。在小麦、玉米平仓结束之后,我乘坐自己的游艇去了南部。我在佛罗里达水域巡游,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垂钓更是绝妙,所有的事情都令人愉悦。我不期

盼任何事情,也不关心外界社会。

一天,我在棕榈滩登陆。在那里,遇到了很多来自华尔街的朋友,还有其他一些人。大家正在谈论当时最独特的棉花投机客。一条来自纽约的消息声称,珀西·托马斯(Percy Thomas)损失掉了所有的钱。这不是一场商业破产,只是这位著名的投机商在棉花市场遭遇第二次滑铁卢的传闻。

我一直对他非常崇拜。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报纸上看到谢尔登和托马斯(Sheldon & Thomas)公司操作失败的消息,当时的托马斯正在设法垄断棉花市场。至于谢尔登,他没有同伴的远见和勇气,就在即将成功的时刻临阵退缩了。至少,当时的华尔街上是这么传言的。不管怎样,他们不但没有赚大钱,反而遭遇多年来最骇人听闻的失败。我记不清他们亏掉几百万美元了。最后,公司被关闭,托马斯独自工作。他完全投入到了棉花交易中去,不久之后便有了起色。他连本带息地还清了那些法律上不需要偿还的债务,此外,他还积攒了100万美元。托马斯在棉花市场重新崛起,就如同迪肯·怀特(Deacon S. V. White)著名的股市成就那样非同凡响——迪肯·怀特在一年内还清了100万美元债务。托马斯的勇气和智慧令我对他钦佩之至。

棕榈滩上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托马斯在3月份棉花交易中的失败。你知道流言是如何传播和发展的吗?你听到的大都是错误的、夸大其词

第十一章

的或者是改良过的消息。曾经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传闻,在不到 24 小时的时间里,被补充了各种新的、独特的细节之后,就连它最初的制造者也分辨不清了。

珀西·托马斯近期的不幸遭遇,把我的注意力从垂钓引到了棉花市场。我收集了很多交易报告,并且对它们认真研究,想从中得到一些线索。当我返回纽约的时候,开始研究市场。7 月的棉花市场里,人人都在看跌,人人都在抛售。你知道当时人们是什么样子吗?我认为这是一种传染病,由于周围的每个人都这样做,他也会急着尾随其上。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群体意识。无论情况如何,许多人都认为卖空 7 月的棉花合约是明智的,并且是安全的!交易商们只看到了市场的片面性和巨大的潜在利润,他们当然盼着价格暴跌。

当然,我也看到了这一切,但这些情景令我突然想到,那些空头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回补。越深入研究,就越能看清楚形势,直到我最后决定买进七月棉花为止。当我着手开始工作时,很快就买进了 10 万包棉花。我的操作没费吹灰之力,因为卖空的人们非常多。

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发生在 5 月下旬,我持续买进,而其他入一直向我抛售,直到我买进了所有流动合约——总共 12 万包棉花为止。当我买进最后一批棉花时,价格在几天之内便开始上涨,此后市场发展相当顺利,一天可以上涨四五十个点。

大概是我开始操作后的第十天,那是个周六,价格开始缓慢地攀升。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在出售七月棉花,这需要自己去发现。所以我等到了最后的 10 分钟。我知道有些家伙喜欢在那个时候卖空,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会在股市闭市之后被套牢。所以,我下了 4 张不同的交易单,所有的交易都是同时按市价买进 5000 包棉花。这样就把价格拔高了 30 个点,空头们正在竭尽全力想要挣脱。市场在最高位收盘了。记住,我所做的就是买进最后 2 万包棉花。

第二天是周日。但到了周一的时候,利物浦市场应该以 20 个点的价位开盘,这样才能跟纽约市场持平。而利物浦市场却高开 50 个点。这说明他们已经 100% 超过了我们的价位。市场上涨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只能向我证明,我自己的推论是合理的,我正在沿着最小阻力线交易。同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时,还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那就是我手上还有大量的棉花要脱手。市场行情可能会急剧上涨,也可能会缓慢上升,但是其吸纳能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超出抛盘的数量。

当然,利物浦的电报消息令纽约市场疯狂。但我却注意到当七月棉花的价格涨得越高时,其市场流动量就越少。而我没有抛出任何一包棉花。总而言之,那个周一令人兴奋,却又不能让空头们感到太高兴。尽管如此,我却没有觉察到空头恐慌即将来临的迹象;也没有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盲目回补的景象。我拥有 14 万包棉花,必须为它们寻找市场。到了周二早晨,我正打算去自己的交易室,却在大楼入口处碰上了一个朋友。

他笑着说:“今天早晨的《世界报》(*The World*)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

“什么消息?”我问道。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还没有看到?”

“我从来都不看《世界报》的。”我说,“是什么消息?”

“哦,是关于你的消息。报上说你垄断了七月棉花。”

“我没看到这消息。”我说着便离开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说的话。可能他认为我没有对他说出事情的真相,我太不顾及他的感受了。

到了办公室,我让人去买了一份《世界报》回来。果不其然,在报纸的头版上有一个夸张的大字标题:

拉瑞·利文斯顿垄断七月棉花。

当然,我立即意识到这篇报道会扰乱整个市场。要是我刻意研究出脱 14 万包棉花的方法和手段,以获得最高利润的话,就不可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时此刻,全国各地的人们都从《世界报》或其他报纸转载上看到了这篇报道。而且,消息一定已经通过电报传到了欧洲。从利物浦市场的报价上,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到这一点。有了这样的新闻,市场不失控才怪呢。

当然,至于纽约市场会有怎样的表现,我已经心知肚明了,我知道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措施。股市在上午 10 点开盘,10 点 10 分的时候,我手里已经不剩一包棉花了。我把 14 万包棉花全部转给了别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天的最高价位成交的。是交易商们为我创造了市场。我自己真

第十一章

正做的就是寻找一个天赐良机，出脱我手中的棉花。我只能牢牢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否则，我还能怎么做呢？

起初，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费尽心思去解决，结果现在因为一个偶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世界报》没有发表那篇报道的话，我一定得牺牲巨大的票面利润才能卖掉那 14 万包棉花。单凭我自己的力量抛空 14 万包七月棉花，又不使价格下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是《世界报》的谎言却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我不知道《世界报》为什么会刊登一条这样的新闻，我自始至终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我猜想，文章作者一定是从某个在棉花市场做交易的朋友那里道听途说的，而还以为是捕捉到了一条独家新闻呢。我没有见过这个作者或《世界报》的其他任何人。直到那天早晨 9 点钟以后，我才知道报纸上刊登了这条新闻；而且，如果不是我的那位朋友提及这件事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如果没有这条消息，就没有一个足够我出脱的大市场。这涉及大规模交易的问题。当你想要离开市场的时候，却不能暗中操作，悄悄离场。当你想要

我不知道《世界报》为什么会刊登一条这样的新闻，我自始至终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卖空或认为此时卖空是最明智的时候，却不能如愿以偿。你必须知道何时可以行动，并确定当时的市场能够吸纳你全部持股。你不能犹豫不决，否则就会错过良机，并因此而付出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如果不能当机立断的话，就一定会亏损。你也不能通过竞价买进的办法拨高出货，因为这样可能会减少你的购买能力。我想告诉你的是，寻找机会可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当机会从门外探进脑袋的时候，人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抓到它。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这个幸运的意外事件。就这件事来说，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如果有人因为意外事件而赚大钱的话，肯定会让人起疑心的。如果意外事件没有给人带来利润的话，就会被认为是贪婪和自负的结果，而绝非什么意外了。但是到了有利可图的时候，人们又会把意外事件叫做抢夺财富，并讨论起了它的狂妄无耻。

不计后果的行为使那些居心叵测的空头们受到了惩罚，他们指责是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我蓄意策划了这场阴谋。不止是空头们,其他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两天之后,全世界棉花市场中最伟大的一个操盘手遇到了我,他说:“利文斯顿,这的确是你做过的最精明的交易。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要抛出头寸的话,你会损失多少利润。要知道当时的市场可不算大,如果不是压低出货的话,根本连五六十万包棉花都容纳不下,你是如何做到既不损失票面利润,又能把棉花全部卖出的呢?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想不到你会有这样的计划。你简直太狡猾了。”

“我跟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我极尽诚恳地向他保证道。

可他只是重复着说:“太狡猾了,伙计。太狡猾了!别那么谦虚了!”

就在这笔交易完成之后,我开始被一些报纸称为“棉花大王”。但是,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我根本没有资格拥有这顶桂冠。不用说你也知道,在美国,没有人能有足够的钱买下纽约《世界报》的专栏,也没有什么人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可以确保这个新闻在报纸上刊登。当时,《世界报》的确让我白捡了一个好名声。

我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解释那些强加在人们头上的荣誉,也不是在强调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把握机会。我只是为了说明,我在七月棉花市场上的交易,引来了无数的新闻报道。如果没有这些新闻,我也绝不可能和大名鼎鼎的珀西·托马斯见面。

第十二章

7 月的棉花交易出人意料地成功,在平仓获利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要求会面的信件,其署名是珀西·托马斯。当然,我立即回信说只要对方愿意,我随时在办公室恭候。第二天他便来了。

我对托马斯钦佩已久。不管是在人们感兴趣的棉花种植地,还是在买卖市场,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在整个美国,以及欧洲,人们都在向我引述珀西·托马斯的观点。我记得,我曾在一个瑞士度假胜地与一位埃及银行家交谈,他有兴趣与欧内斯特·卡塞尔(Sir Ernest Cassel)(已故的)爵士一起在埃及种植棉花。当他听说我来自纽约时,就马上向我打听起珀西·托马斯来,他得到了托马斯的市场交易报告,经常孜孜不倦地对其进行研究。

托马斯,我一直认为他是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交易的。他是一个纯粹的投机者,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熟知棉花交易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他是一位思想家,具有梦想家的远见和斗士的勇气。托马斯喜欢倾听他人的观点,也愿意把自己的意见、想法、抽象理论表达出来,同时,他在市场中已经历练多年,赚过很多钱,也赔了不少,所以对于棉花市场的实际操作,以及棉花交易者的心理状态,也是无所不知的。

原来的谢尔登和托马斯公司破产之后,托马斯开始单干。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他就东山再起了,这件事几乎轰动一时。我记得在《太阳报》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Sun)上看到过：他在经济复原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清全部债务；接着，他雇了一位专家，专门为自己研究和确立 100 万美元的最佳投资计划。这位专家仔细调查了托马斯的财产状况，在认真地分析了几家公司的报告之后，这位专家建议他购买特拉华·赫德森(Delaware & Hudson)的股票。

然而，在损失了数百万美元之后，即使托马斯又带着更多的钱卷土重来，但是，在 3 月的棉花交易中他还是赔得干干净净。当他见到我之后，马上就建议我们应该组织一个同盟——凡是他得到的消息，在公之于众之前，都会先马上传达给我；我的任务就是进行实际交易，因为托马斯认为我在这方面有天赋，而这正是他不具备的。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对他的提议并不感兴趣。我坦白地告诉他：自己从不认为两个人合伙能做得好，也不愿意尝试。但托马斯坚持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结合，直到我坚决地说——我不想做任何影响别人交易的事情——他才罢休。

我告诉他说：“如果我自己做了蠢事，会独自承受，并且马上偿还损失。绝对不会有拖欠不还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之所以选择独自行动，还因为这是最明智、最轻松的交易方法。对于那些与我素未谋面、从来没有交谈过、没有提出过买卖建议，也没想过碰面或熟识的交易员来说，与他们斗智斗勇是乐趣无穷的。我凭借自己的观点来赚钱，从未出卖或利用过它们。假如我用其他手段赚钱的话，我觉得自己会挣不到钱。你的提议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只对自己的交易感兴趣，而且要采用自己的方式。”

他对我有这样的想法表示非常遗憾，并且极力说服我相信他，想让我明白拒绝他的计划是极其错误的。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接下来是一场令人愉快的谈话。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东山再起”，如果他需要我经济援助的话，我将无比荣幸。但托马斯说他不能接受我的任何借款。接着，他向我询问了 7 月份的交易状况，而我更是毫无保留——如何进行交易，买进多少棉花，价格多少，以及其他一些细节。又继续聊了一会儿之后，他便离开了。

不久前，我曾对你说过，一个投机者有很多死敌，其中大多数来源于

第十二章

人的内心,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我意识到,一个人可以拥有独到的见解,以及毕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但仍然难以抵挡说服力极强的人。由普通投机引起的贪婪、恐惧和希望,我尚能克服。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发现自己极有可能犯错。

我本应在这特殊的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不久之前,我曾经有过一次经历——它证明了一个人受他人说服,从而违背自己的判断,甚至违背自己的愿望,是何等容易的一件事情。故事发生在哈丁交易所。我在那里占用一间独立的交易室,交易过程中,未经我的允许,其他人是不能进入的。当我正在进行一笔利润丰厚的巨额交易时,不希望受到别人的干扰,几乎是被保护起来了。

一天,在市场收盘之后,我听到有人说:“下午好,利文斯顿先生。”

我扭头过去,看到一个大约 30 ~ 35 岁,完全陌生的家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不过他确实进来了。以此推断,他找我谈的事情已经通过审查了。但我没有说话,只是注视着他。他很快就开口了:“我来拜访您是为了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爵士。”他的感觉有点怪。

他是一个图书代理商。此刻的他,言谈举止并不讨人喜欢。看上去也没什么魅力可言。但他的确是有个性。他说着,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却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我一点也没听懂,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他解说完之后,先递给我一支钢笔,接着递给我一份需要我签字的空白文件。那是一份合同,是要我用 500 美元买下一套斯科特著作。

就在签字的瞬间,我明白了。但那人已经将合同放进自己的公文包了。我不需要那些书。也没地方放。这些书对我没什么用,也不知道送给谁。可我却同意花 500 美元买下它们。

损失钱财对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所以我从来不会先想到自己的过失。问题往往出在操作本身上。首先,我想了解自己的思维局限和思考习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希望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人们只有利用过失,以此获得利润,才能真正原谅自己的错误。

犯了一个 500 美元的错误,但似乎还有机会换回,我只好盯着他,先得把他稳住。他盯着我,带着会心的微笑!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我意识到不必对他解释什么,我不说话他也会知道我会说什么。因此我决定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不解释,并且丢开刚才的事,另外提起话题:“500 美元订单,你抽多少佣金?”

他马上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拿佣金!对不起!”

“你能从中得到多少钱?”我坚持着问。

“1/3,但是我不拿佣金!”他说。

“500 美元的 1/3 是 166 美元 66 美分。我给你 200 美元现金,你把我签过字的合同还给我。”我边说边把钱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以此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拿佣金。”他说。

“所有的客户都给你同样的价格吗?”我问道。

“不。”他回答。

“那你为什么认为我可以接受这个价格呢?”

“像你这种热爱赌博的人是可以的。”

“那是你们这种人的风格。你是一流的输家,你也因此而成为一流的商人。我非常感谢你,可我不能接受。”

“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赚比佣金还要多的钱?”

“确切地说,并不是那样。”他说,“我不只是为了佣金而工作的。”

“那你为了什么而工作?”

“为了佣金和记录。”他回答道。

“什么记录?”

“我自己的。”

“你指的是什么?”

“难道你只是为了金钱而工作吗?”他问我说。

“是的。”我回答道。

“不。”他摇了摇头说,“不,你不会的。你不可能从赚钱中获得足够的乐趣。你之所以工作,绝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账户多增加几美元。你来到华尔街,也并不是因为这里赚钱容易。你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乐趣。是的,我也一样。”

我没有争辩,只是问他道:“你又是如何得到乐趣的呢?”

“这个。”他坦白地说,“我们都有一个弱点。”

第十二章

“你的弱点是什么？”

“虚荣。”他说道。

“那么，”我告诉他说，“你成功地让我签了一份合同。现在我想取消它，我愿意为你 10 分钟的工作支付 200 美元报酬。这还不够满足你的自尊吗？”

“不够。”他回答道，“你知道吗，其余所有的人在华尔街干了几个月，却没有赚到钱。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产品和地域的问题。为了证明问题出在大家的销售策略上，而不是书和区域的问题，所以公司派我来了。他们的佣金是 25%。我在克利夫兰（Cleveland）时，两周卖掉了 82 套书。在这里必然要卖掉更多了，不仅要卖给那些没从其他代理商手里买过书的人，还要卖给那些他们不曾见过的人。这就是公司给我 33%（1/3）佣金的原因。”

“我想不出来，你是怎么卖给我的。”

“嗯。”他安慰我说，“我还卖给 J. P. 摩根一套呢。”

“不，不可能。”我说。对方并没有生气，只是简单地说：“坦白说，我的确卖了！”

“或者 J. P. 摩根不仅拥有几个豪华版本，甚至还有一些小说原稿呢，而你却卖给他一套沃尔特·斯科特的书？”

“是的，这是他的亲笔签名。”他迅速地在我面前晃了一下摩根亲笔签名的合同。那很有可能并不是摩根先生的亲笔签名，只是我当时没有对此表示怀疑罢了。

他的公文包里不是也有我的合同吗？我觉得非常好奇。所以问他说：“你是怎样躲过管理员的？”

“我没看到管理员。我在老头子的交易室里，看到他本人了。”

“这太过分了！”我说。任何人都知道，要想赤手空拳进入摩根的私人交易室，远比带着一个像闹钟一样滴答作响的包裹进入白宫，还要难得多。

但他却说：“我做到了。”

“但你是怎么进入他交易室的呢？”

“我是怎么走进你的交易室的呢？”他反驳说。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我说道。

“好的，进入摩根交易室的方法，跟进入你交易室时是一样的。我只需要对站在门口、不让我进来的伙计责备几句就行了。而我让摩根签字的方法，也跟对付你的办法如出一辙。你不是在签署一份买书合同。只是在用我给你的钢笔，按照我的指使行动而已。对你也一样，没有差别！”

“那真的是摩根的签字吗？”我疑惑了大概有 3 秒钟的时间，然后问他。

“当然！他小时候就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了。”

“那么，这就是全部事实了？”

“是的。”他回答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所有的秘密所在。非常感谢你。再见，利文斯顿先生。”接着他从我的交易室走了出去。

“等一下。”我说，“我一定要让你从我这里赚走 200 美元。”说着，我递给他 35 美元。

他摇了摇头，接着说：“不，我不能那么做。但我可以这样！”接着他从公文包里掏出合同，一撕两半，递给了我。

我点了 200 美元，把钱递到他面前，然而，他又摇了摇头。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我说。

“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要撕掉合同呢？”

“因为你没有抱怨，只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接受了这件事。”

“但我是自愿付给你 200 美元的啊！”我说。

“我明白，但钱不是万能的。”

他的话外之音，让我开口说道：“你是对的，钱不是万能的，那么你真正希望我为你做点什么呢？”

“你真是个急性子，不是吗？”他说道，“你真的想为我做些什么吗？”

“是的。”我对他说，“我愿意。但要看你希望我做什么。”

“带我去埃德·哈丁的交易室，告诉他，我想跟他交谈三分钟。然后让我跟他单独谈。”

我摇摇头，说：“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已经 50 岁了，还是一个股票经纪人。”这个图书代理商说得一点

第十二章

没错,所以我带他去了埃德的交易室。我没有再听说关于那个书商的任何消息。但是几周后的一个晚上,当我回家时,在第六大道(Sixth Avenue)的L列车上与他不期而遇了。他非常礼貌地冲我举起礼帽,我也向他点了点头。他走过来问我道:“你好,利文斯顿先生?哈丁先生怎么样?”

“他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我觉得他话里有隐情。

“你带我去他的交易室那天,我卖给他价值 2000 美元的书。”

“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啊。”我说。

“当然不会的,他这种人是不会提的。”

“哪种人不会提呢?”

“那种不会因为生意惨淡,就让自己犯错误的人。那种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人能对他提出异议的人。这种人是我孩子学习的榜样,也能使我的妻子心情舒畅。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利文斯顿先生。当我拒绝你急于给出的那 200 美元时,我就已经想到了。”

“那么,假如利文斯顿没有订你的书呢?”

“哦,我知道他会的。我已经知道他是哪种人了。他是说话算数的人。”

“是的。不过,假如他没有买任何书呢?”我坚持问道。

“那我会回来找你,并且卖给你的。再见,利文斯顿先生。我要去见市长了。”就在地铁到达公园广场(Park Place)时,他站起身来。

“希望你能卖给他 10 套书。”我说着。市长是坦慕尼协会成员(Tammany)。

“我也是共和党人。”他说着,从容不迫地下车了,一点都不急躁,好像他确信列车会等着自己一样。

之所以要详细地向你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与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有关,这个人让我买了我不希望买的东西。对我来说,他是第一个能让我这么做的人。除了他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了。你绝对不要指望世界上只有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也别相信自己能完全免受他人的影响。

在我灵活而坚决地拒绝了与珀西·托马斯结盟之后,当他离开我的交易室时,我立誓不会把我们的生意混为一谈。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到他。但就在第二天,他写了封信给我,向我对他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邀请我去看他。我回信说会去的。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我,我便去拜访了。

我开始与托马斯密切接触了。听他说话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懂的东西很多,谈吐又非常生动、有趣。我觉得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了。

托马斯涉猎广泛,对许多事物都有着惊人的理解能力,对奇闻轶事更是记忆力超群。所以我们谈论的事情五花八门。他的至理名言使人印象深刻,绝对不会巧言令色。我曾听说过人们对珀西·托马斯的种种非议,甚至有人说他虚伪之至。但我有时在怀疑:倘若不是首先彻底说服自己,从而获得巨大力量使他人信服,托马斯又怎么能拥有如此非凡的谈吐呢?

当然,我们非常详细地谈论了市场行情。我对棉花市场看跌,而托马斯却看涨。我根本看不出多头的迹象,但是他却能看得到。他掌握很多令我信服的事实和数据,而我却没有。我不能反驳他人,因为我无法否认对方的正确性,但是似乎我应该听他的,可我还是没动摇。我不可能否认这些事实和数据的可靠性,但是也不能动摇对自己理解力的信任。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我对从商报和其他日报上得到的信息产生动摇为止。这意味着我不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市场了。一个人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违背自己的信念,但是他可以被说服到将信将疑、犹豫不决的地步,这简直更糟糕,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再信心十足地进行交易了。

确切地说,并不是我被完全搞糊涂了,而是我失去了常态,或者说我不能独立思考了。我无法像托马斯那样,将这些让我付出高昂代价的各阶段的想法对你和盘托出。而他却可以,我觉得这是由于他相信自己独有的预测是正确的,而我的预测却属于公众共同拥有,不是独有。他总是说自己在南部拥有很多情报员,并喋喋不休地证明着他们的可靠性。最终,我开始按照托马斯的方式研究市场行情了,因为我们读的是同一本书,同一页内容,这本书是托马斯举到我面前的。他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一旦我接受了他所说的事实,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是与他相一致的。

起初,当他跟我讨论棉花走势的时候,我不仅看空市场,而且还做了

第十二章

空头。逐渐地,我开始接受他的事实和推测,我开始担心自己之前的主张是由错误信息所得来的。当然,我不能那样认为,也不会回补空头。因为一旦我受托马斯影响,认为是自己错了的话,就会回补,就必须做多。这是我的思维方式。你知道,我一生中所做的工作就是股票和期货交易。如果看空市场是错的,那么我自然就会认为看多是正确的。既然是正确的,就必须买进。就像我的老朋友——棕榈滩的帕特·赫恩(Pat Hearne)经常说的那样,“只有下了注,才能见分晓!”我必须证明自己对市场行情判断的对错,而所有的验证结果只有到月底,从经纪公司的交易清单上才能看到。

我开始买进棉花,而且马上就买进了大约6万包,这是我通常买进的水平。这是我交易生涯中最愚蠢的行为。没有凭借自己的观察和推理来决定,而只是利用别人的信息进行投机。更确切地说,我的愚蠢行为还没有就此结束。我不仅在没有理由看多的情况下买进,而且也没有按照经验积聚头寸。我的交易出错了。听了托马斯的话,我输了。

市场并没有朝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我对自己的立场充满信心时,从来不会感到害怕或急躁。但是,市场行情并没有按照托马斯设定的方向进展。走错了第一步,又错了第二步、第三步,结果毫无疑问,我彻底被搞乱了。我安慰自己说不仅不会承担损失,而且还可以阻止行情下跌。这种把戏与我的交易原则和理论背道而驰,而且也根本不符合我的本性。即便是当年那个空中证券交易商里的小伙计,也比现在做得好。但是现在的我不是我自己,而是另外一个——被托马斯同化了的人。

我不但做多头买进棉花,而且还持有大量的小麦。小麦的表现很好,可以给我带来一笔丰厚的利润。而我愚蠢地坚持持有棉花,现在仓位已经加大到15万包了。可以说,我当时的感觉很不好。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过失寻找借口,只是在说明相关的事实。我记得我到海滨度假去了。

在那儿的时候,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些事情。我认为自己投机持有的仓位太沉重了。通常我不是个胆小的人,但我开始感觉到紧张,于是我决定减轻自己的负担。这样的话就必须抛空棉花或者小麦。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对市场了如指掌,而且有着12年或14年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的股票和商品期货操作经验——但我确实还是出错了。棉花交易明明已经亏损了，但我仍然坚持持有。小麦交易获利了，我却选择抛了出去。简直是愚蠢到家了，唯一可以让我心理上好受一些的说法是：这不是我真正的交易方式，而是托马斯的。在所有的投机失误中，没有什么比试图平均损失的做法更糟糕的了。不久之后，我的棉花交易证明了这一点。始终坚持亏损时抛出，盈利时持有，这显然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也是最明智的做法了，我非常清楚这个道理，至今仍为自己曾经的反常举动深感不解呢。

就这样，我卖掉了小麦，盈利终止了。在我把小麦出脱之后，每蒲式耳小麦价格上升了 20 美分。如果我坚持持有的话，可能会赚到 800 万美元的利润。既然已经做了错误的决定，只能继续下去，我买进了更多的棉花！

我记得非常清楚，每天是如何买进更多棉花的。你认为我为什么要买进棉花呢？是为了阻止价格下跌！如果这还不算超级愚蠢的话，什么才算得上呢？我只是不断地投入越来越多的金钱，最后，亏掉的钱也就越来越多。对此，我的经纪人和好朋友们都无法理解，至今仍然还是不明白。当然，如果这笔交易彻底发生改变的话，那就是奇迹了。我曾被不止一次地提醒不要轻信珀西·托马斯那些头头是道的推论。可我根本没有注意，继续买进棉花，阻止价格下跌，我甚至还在利物浦买进。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之前，已经积累了 44 万包。但是已经太晚了。所以我抛空了自己手中全部的棉花。

我几乎亏掉了其他股票交易和商品期货交易中赚到的所有的利润。虽然没有输得干干净净，但是也只剩下几十万了，在我遇到才华横溢的朋友——珀西·托马斯之前，我可是拥有数百万的资产呢。对我来说，经验告诉我为了成功而遵守的所有法则，我似乎全都违反了，简直是愚蠢至极。

无论如何，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做出愚蠢的投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课。我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才学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交易商，他的另一个危险敌人是——有一个高明的人对自己滔滔不绝时，他的情绪会因为受到这个魅力十足的家伙鼓动而失控。然而，我一直认为，

第十二章

假如只花 100 万美元就能得到教训,何必花去那么多呢?不过,命运之神并不总是让你自己开价。她把受教育的乐趣让给你享用,然后把账单呈上来,她知道,无论数目多大,你都不得不付账,明白自己做了蠢事后,我把这一特别事件置于一边。从此,珀西·托马斯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正如杰姆·菲斯克(Jim Fisk)过去常说的那样,我亏掉了几乎全部的赌注,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的百万富翁做了还不到一年时间。那几百万

无论如何,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做出愚蠢的投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课。

美元的资产是靠头脑和运气相互辅助才赚来的。现在,因为操作失误而全部亏掉了。我卖掉了自己的两艘游艇,决定过一种简朴的生活。

但是,一个打击似乎还不够。厄运像是盯上了我,我突然生了病,急需 20 万美元的现金。如果在几个月前,这笔数目根本不算什么,但是一切都转瞬即逝,这 20 万美元几乎是我剩余资产的全部了。我一定要拿出这笔钱来,但问题是到哪里去弄呢?我不想把存在经纪公司的保证金余额取出来,如果我取出来的话,就没有多少保证金可以继续交易了,而我需要尽快交易,好赚回那损失的几百万美元。现在,我发现已经别无选择了,只有从股市中赚到这笔钱了。

想象一下!如果你对普通经纪公司的顾客们非常了解的话,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希望股市为你偿付账单,是华尔街交易者们失败的最主要的根源之一。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决定,就会失去拥有的一切。

一个冬天,在哈丁公司交易室里,有几个雄心勃勃的人为了一件大衣赔上了三四万美元——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要穿上这件大衣。很凑巧,一个著名的场内交易商穿着一件水獭毛皮里子的皮外套来到了交易所。当然,皮货在那个时候还不算很昂贵,那件皮衣值一万美元。哈丁公司有一个名叫鲍勃·凯奥恩(Bob Keown)的伙计,他也决定买一件俄罗斯黑貂皮里子的大衣。他到城里询问了价格,价格差不多都是一万美元。

“真是太贵了,要那么多钱。”其中一个家伙反驳道。

“价格还算公道!公道!”鲍勃·凯奥恩亲切地说道,“大约是一周的薪水,除非你们这群家伙认为我是公司里最优秀的人,愿意把它当作诚挚的象征,送给我做礼物。我会非常愿意听到馈赠演说的,没有吗?很好,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那就让市场来为我买吧！”

“你为什么要买一件貂皮外套呢？”埃德·哈丁问道。

“我这样的身材穿上一定特别神气。”鲍勃一边说，一边在身上比划着。

“你打算怎么付账呢？”吉米·墨菲(Jimmy Murphy)问道，他是公司里有名的小道消息的“捕捉能手”。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临时性的理智投资，詹姆士。”鲍勃回答道，他知道墨菲只是希望得到点消息。

果然，吉米问道：“你要买什么股票？”

“你又错了，朋友。现在买进什么都不是时候。我建议卖空 5000 股美国钢铁。它至少应该跌 10 个点。我只需要 2.5 个点的净利就够了。很保守，是不是？”

“你听到什么关于美国钢铁的消息了吗？”墨菲急切地问道。他是个长着黑发的瘦高个，看起来一副饿坏了的样子，因为担心错过报价纸带上的消息，他还从来都不出去吃午饭。

“我听说那种貂皮外套很适合我，我一直都想得到一件。”鲍勃扭头对哈丁说，“埃德，按市价抛掉 5000 股美国钢铁普通股吧。就在今天，亲爱的！”

鲍勃是个投机客，他讲话比较风趣。他想用这种方式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坚定和勇气。他卖空了 5000 股美国钢铁，行情很快就上涨了。鲍勃说话的时候像个大傻瓜，但他其实一点也不傻，他在股价上涨了 1.5 个点的时候止损了，并且他向交易所的人们透露说，纽约的天气很温和，不需要穿皮大衣。皮外套既不利于健康，又太过招摇了。而其他家伙听了都觉得好笑。但是不久之后，交易所的另外一个家伙买进了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股票，他也想要那种皮衣。他亏掉了 8000 美金，然后说黑貂皮很适合做女人的外套，但却不适合谦逊聪慧的男人穿在身上。

从此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家伙们都想从股市“骗”点钱来买那种外套。一天，我说我也要去买一件那种皮外套，以防交易所倒闭。但他们都说这样做不公平；如果我自己想买外套就应该通过市场去买。但是，埃德·哈丁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当天下午我就到皮货商那里去买外套了。

第十二章

结果,有个芝加哥来的人已经在一周前把它买走了。这只是个例子。事实上,所有在华尔街上想通过市场买到汽车、手镯、游艇或者油画的人们,无一例外都在股市输过钱。我可以用生日礼物建造一座医院,而股市却连这些礼物都不肯给我们。事实上,我认为,在华尔街上所有的倒霉蛋中,促使股市成为拯救世人的仙女——这样的人们才是最忙碌,最固执的。

就像所有名副其实的倒霉蛋一样,前面说的那种人也有他存在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市场偿付自己急需的东西时,他会怎么做呢?他是个满怀希望的赌徒。因此他需要承担比以

事实上,我认为,在华尔街上所有的倒霉蛋中,促使股市成为拯救世人的仙女——这样的人们才是最忙碌,最固执的。

往更大的风险——如果他是在进行普通的投机,首先会冷静地研究基本形势,然后根据得出的看法和信念达到目的,这样的操作风险就会相对小很多。他不愿意等待,从一开始就在迫不及待地追逐即效利润。市场行情必须对他有利。他以为自己是快速操作,并且只下了同额赌注,除此以外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如果他只希望赚到2个点的利润,就会在下跌2个点的时候止损,这样的谬论只能给他一半的胜算。我已经知道,人们会在这种交易中损失数千美元,尤其是那些在尚未发生变化的多头市场高位买进的人们。确实不应该这样交易!对于一名股票操盘手来说,这是我交易生涯中最荒谬的操作,也是最让人忍无可忍的事情。我被击垮了。亏掉了棉花交易中剩下的最后一点点利润。我继续进行交易,并且继续亏损,亏损越来越多。我坚持认为股市必定会在最后给我带来极大的利润。但我看到的唯一结局就是自己的资源被损失殆尽。我变得债台高筑,不仅欠了几家主要经纪公司的钱,还包括其他一些没有收我保证金就允许我交易的经纪公司。我不仅欠了债,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债务缠身。

第十三章

就这样，我又破产了，这一次很严重，更糟糕的是我的交易完全出了错。我变得心烦意乱，神经紧张，根本无法冷静思考。更确切地说，我目前的状态完全不是一个投机者在交易时应当具备的，每一个环节都开始出问题。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无法恢复过去那种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了。我已经习惯了大规模的交易，比方说超过 10 万股，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在小额交易中判断失误。当你仅仅有 100 股股票的时候，即使判断正确了，也基本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习惯了大宗交易赚取大额利润之后，我不敢肯定能在小额交易中准确地判断获利时间。那种手无寸铁的感觉，我简直无法形容。

再次破产，我无力采取攻势。债台高筑，错误百出！尽管挫折的确可以为更大的成功铺平道路，但在多年的成功遭受冲击之后，我的处境比在空中证券交易商创业时还要艰难。我学到了很多股票投机的把戏，却对人性的弱点知之甚少。你不能指望谁的头脑能像机器一样，永远等效运转。而在当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无法确保永远不受他人或是厄运的影响。

赔钱不会给我带来丝毫困扰，而其他的麻烦就不同了。仔细研究我的灾难，就不难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如果一个人想要在投机市场获得好运的话，就必须全面认识自己。要想弄清楚在犯错的时候还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有时我在想：对于一个投机者来说，为了学会

第十三章

不再夜郎自大,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如果杰出的人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破产事件,这些都可以直接归咎于他们的骄傲自大。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疾病,而对于华尔街的投机商来说,尤其如此。

在纽约,我谨慎行事,毫无快乐可言。我不想做交易,因为我根本就不在状态。我决定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寻找股本。我想环境的改变将有助于我重

对于一个投机者来说,为了学会不再夜郎自大,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新找回自我。所以,又一次因投机失败离开了纽约。我的境况比破产还要糟糕,各式各样的经纪公司,我欠下的债远远超过一百万美元了。

我去了芝加哥,在那里找到了一笔本钱。尽管数目不大,但我只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就能赢回损失的财产了。有一家我曾经做过交易的公司,他们对我的能力很有信心,所以愿意让我在那里进行小规模交易,以此证明他们的眼光没有错。

开始时,我很谨慎。尽管被允许留在那里,但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进展。然而,我人生中出现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它结束了我在芝加哥的停留。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卢修斯·塔克(Lucius Tucker)发来的电报。当他在一家股票交易所任经理的时候,我常常在那里交易,所以我们便结识了,但我们早已失去了联系。电报上说:

即刻来纽约,卢·塔克

我知道他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我的处境,所以,他一定有什么锦囊妙计要给我。但是,我没有钱浪费在不必要的纽约之行上,所以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做,而是给他打了个长途电话。

“我收到你的电报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有个纽约的大银行家想要见你。”他回答。

“是谁?”我问道。我想不出那会是谁。

“等你来纽约我告诉你。否则免谈。”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你说他想见我？”

“是的。”

“什么事？”

“如果你给他这个机会，他会亲自告诉你的。”卢修斯说道。

“你不能给我写信吗？”

“不能。”

“那就再给我讲得明白些。”我说。

“我不想说。”

“听我说，卢修斯。”我说，“只要你告诉我会不会白跑一趟？”

“当然不会。对你有好处的。”

“你就不能给我透露一些吗？”

“不行。”他说，“这对他不公平。另外，我不知道他想帮你多少。不过，听我的：一定要来，尽快来。”

“你确定他想见的人是我吗？”

“除了你，没别人可以。听我的，你最好是来一趟。发电报告诉我你坐哪趟火车，我去车站接你。”

“很好！”我说完，挂了电话。

我不喜欢把事情搞得神秘兮兮，但我知道卢修斯是好意，之所以那么跟我说话，一定有他的道理。在芝加哥我做得不好，所以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有些伤感。照这个交易速度来看，如果我想要攒够钱进行之前那种大规模交易，将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回到了纽约，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说真的，在回来的路上我曾不止一次地担心——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而且还损失了路费和时间。我无法料到，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将会上演多么奇妙的经历。

我跟卢修斯在火车站见面了，他立即告诉我，是应知名股票交易所——威廉逊和布朗(Williamson & Brown)公司丹尼尔·威廉逊(Daniel Williamson)先生的请求来找我来的，丹尼尔请卢修斯告诉我，他有一笔买卖想要给我做，他确信我会接受的，因为这能给我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卢修斯发誓说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意在等着我。公司的声誉就是保证，他们不会向我提出任何无理要求的。

第十三章

早在19世纪70年代,威廉逊和布朗公司由埃格伯特·威廉逊(Egbert Williamson)创立。丹·威廉逊是这家公司的高层成员。很多年以来,公司就没有布朗家族的人了。公司在丹尼尔父亲的那个年代处于鼎盛时期,丹尼尔由此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他并没有做过其他生意。公司里有一个大客户,完全可以抵得上100个普通客户,那就是威廉逊的妻舅阿尔文·马昆德(Alvin Marquand),他除了管理着十几家银行和信托公司之外,还是著名的切萨皮克—大西洋铁路公司(Chesapeake and Atlantic Railroad)董事长。他是继詹姆士·J·希尔(James J. Hill)之后,在铁路领域中最具个性的人物,他也是强大的银行业宗派——福尔·道森(Fort Dawson)团体中举足轻重的代表。根据人们私下不同的猜测,他拥有的资产从5000万美元到5亿美元不等,那些胆子越大的人猜得越多。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资产价值2500万美元,这都是从华尔街赚来的。这下你明白了吧,他是个很不错的客户。

卢修斯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受了一个威廉逊和布朗公司为他设计的职位。他被任命为所谓的“综合流通交易接收员”。公司打算开展一种综合委托业务,卢修斯劝威廉逊开设两家分公司,一家开在远离商业区的大旅馆内,一家开在芝加哥。我倒觉得他们会在芝加哥给我委派个类似业务经理这样的职位,我不认为它有多重要。我没有责怪卢修斯,因为我想最好等到他们提出来,到时候再拒绝也不迟。

卢修斯把我带到了威廉逊先生的私人交易室,把我介绍给他的上司之后,他就立即离开了。他仿佛在避免成为两个熟人之间的目击者。我准备先洗耳恭听,然后再拒绝。

威廉逊先生非常友好。他举止优雅,笑容和蔼,是个十足的绅士。看得出他善于交际,而且朋友很多。他身体健康,自然心情舒畅。他有很多钱,所以不会被人怀疑有卑劣动机。再加上良好的教育和社会修养,所有的这些,自然使他显得不仅有礼貌,而且很友好、乐于助人。

我没有说话,也没什么可说的,此外,我一向喜欢在发表意见之前让别人说个够。有人曾经告诉过我,已故的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总裁詹姆士·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习惯面无表情地静静倾听别人的建议,即便人家已经说完了,斯蒂尔曼先生仍然注视着对方,仿佛还没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有讲完一样。因此,这个人受到了激励,又接着讲下去。只是通过观察和倾听,斯蒂尔曼先生往往能使别人提出更有利于银行的条款,这远不是他们的本意。顺便提一下,斯蒂尔曼也是威廉逊先生的好朋友。

不过,由于我喜欢弄清事情的所有真相,为了诱导别人提出更优惠的交易,此时的我是不会保持沉默的。让人把话全部说完,你就能立刻做出决策了。这可是节省时间的好办法。它可以避免毫无进展又无休无止的争论。就我参与过的交易而言,几乎每一个都能依照我的同意或否决得以解决。但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建议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立刻做出判断的。

丹尼尔·威廉逊说着,而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说早已对我在股市的行为有所耳闻,对于我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而转投棉花市场的行为,他感到非常遗憾。当然也“归功”于我的厄运,才能使他有幸见到我。他认为我擅长的是股票交易,我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不应该离开它。

“利文斯顿先生,这就是我们想和你做生意的原因。”他友好地把话说完了。

“怎么做生意?”我问他。

“我们做你的经纪人。”他说,“我们公司愿意为你解决股票问题。”

“我倒愿意把它交给你们。”我说道,“但是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他问道。

“我没钱了。”我回答。

“这不是问题。”他友好地笑着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他取出一个支票簿,写了一张 25,000 美元的支票,收款人是我的名字,并把它递给了我。

“这是做什么?”我问道。

“存进你的个人银行。你可以用自己的支票支取。我希望你在我们公司做交易。我不关心你是输还是赢。这笔钱用完了,我会再给你开一张支票。所以你不必在乎这些钱。明白吗?”

我知道这家公司生意兴隆,财力雄厚,不在乎任何人的生意,更用不着给别人提供保证金了。而威廉逊先生简直是太好了!他给我的是货真价实的现金,而不是公司的贷记,只有他自己知道钱从哪里来,唯一的条

第十三章

件是我只能在他的公司做交易。而且如果钱用完了,他承诺还会再给我。这里一定有原因。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问他。

“想法很简单,公司希望拥有一个客户,这人要以活跃、大宗交易著称。人人都知道你擅长大宗做空交易,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你的地方。你就是众所周知的‘豪赌’。”

“我还是不明白。”我说道。

“坦白说吧,利文斯顿先生。我们有两个非常富有的客户,他们喜欢大规模地买进、卖出。每当我们抛出一两万股股票的时候,我不希望华尔街怀疑他们是在做空。如果华尔街的人们知道你在我们公司交易,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是你在做空,还是其他客户在抛售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是想要利用一个赌徒的声誉掩盖自己欺骗的操作行为!恰巧在一年半之前,我做空大赚了一笔,接着华尔街就议论纷纷,自此以后,每当股市价格下跌时,那些散播谣言的蠢货就会指责我。直到今天,当市场疲软的时候,他们还会说是我在作怪。

不用细想,一看便知是丹尼尔·威廉逊在给我提供一个迅速复原的机会。我接受了支票,把钱存进银行,然后在他的公司开了个账户,我马上开始交

我马上明白了。他是想要利用一个赌徒的声誉掩盖自己欺骗的操作行为!

易。市场表现相当活跃,选择范围很广,没必要固定在一两只股票上。我开始感到恐惧,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我已经失去了准确交易的技巧。不过似乎并不是这样,在三周时间里,我用丹尼尔·威廉逊借给我的25,000美元赚到了12万美元。

我去找丹尼尔,对他说:“我把你借我的25,000美元还给你。”

“不,不用!”他说着,大老远就冲我摆手,好像我在递给他一杯蓖麻油鸡尾酒。“不用,不用,老弟。等你的账户有了一定数目的时候再说吧,现在不要考虑这个。你也只是赚了点零用钱而已。”

我又一次犯下了大错,和我曾经在华尔街的失误相比,这一次更让我备感痛惜,它是我多年漫长苦难生活的根源。我本应该坚持让他把钱收下。我正用自己的方法,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交易,赚的比亏的多。在三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周的时间时,我的平均利润率都保持在每周 150%。从那以后,我的交易规模稳定攀升。不过,我并没有摆脱所有的债务,我对威廉逊听之任之,没有坚持让他收下那 25,000 美元。当然,由于他没有提取借给我的那 25,000 美元,所以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提取我赚到的利润。尽管非常感激他,但我的性格如此,我不喜欢欠别人的钱和恩惠。金钱债可以用钱来还,但恩惠和善行就需要我以同样的方式偿还了,我们不难发现,人情债有时更昂贵,而且还不受时间限制。

我又一次犯下了大错,和我曾经在华尔街的失误相比,这一次更让我备感痛惜,它是我多年漫长苦难生活的根源。

我们不难发现,人情债有时更昂贵,而且还不受时间限制。

我没有动用那笔钱,又重新开始交易了。进展非常顺利。平衡的状态正在得以恢复,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恢复到 1907 年时的状态了。一旦恢复了,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行情能持续一段时间,我好弥补一下自己的损失。不过,我倒不关心赚不赚钱。让我

高兴的是,我正在改正出错和不自信的习惯。连月来,这些恶习给我造成了严重影响,不过我已经吸取教训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转头做空,卖空了几只铁路股。其中包括切萨皮克一大西洋铁路公司。我认为应该卖空这只股票,卖掉了大约 8000 股。

一天早晨,我去了市区。就在开市前,丹尼尔·威廉逊先生把我叫进了他的交易室,对我说:“拉瑞,现在不要对切萨皮克一大西洋采取任何行动。你放空 8000 股的行为非常失策。今天早晨,我帮你在伦敦补空了,改做多头。”

我确信切萨皮克一大西洋正在下跌。行情显示得相当清楚;此外,我看空整个市场,不是极端地、愚蠢地看空,而是短线操作,恰如其分的。我对威廉逊先生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在看空整个市场,股价都在下跌。”

他只是摇了摇头说:“我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恰巧听说了有关切萨皮克一大西洋的消息,而这正是你不可能知道的。我建议你不要抛空,等我的消息,安全的时候再抛。”

我该怎么办?这可不是一个愚蠢的消息。它是董事会主席的亲戚给

第十三章

出的忠告。丹尼尔不光是阿尔文·马昆德最亲近的朋友，而且一直都对我很友好、很慷慨。他对我有信心，而且相信我不会食言。我不能“以德报怨”。所以我屈服了，情感又一次战胜了判断。我的判断向威廉逊的意愿屈从，这是导致我失败的原因。作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感激之情是必须拥有的，但不应该完全受制于它。于是，我首先意识到自己不但失去了所有的利润，而且还额外欠了公司 1.5 万美元。对此我感到痛心疾首，而丹尼尔却告诉我不必担心。

“我会帮你脱离困境的。”他许诺道，“我会的。但是只有你允许，我才能那么做。你必须停止独自交易。别等我为你尽力之后，你却为了自己利益坏了我的好事。正好，你可以暂时离开股市，让我为你赚点钱。你觉得怎么样，拉瑞？”

此时，我又要问了：我该怎么办？考虑到他的好意，我不能做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没良心的事。我已经逐渐开始喜欢他了。他为人和善，很好相处。从他那里得来的所有鼓励我都时刻铭记。他总是向我保证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一天，大概是 6 个月之后，他微笑着向我走了过来，并递给我一些存款凭证。

“我说过会帮你摆脱困境的。”他说道，“我做到了。”接着，我发现他不仅帮我还清了全部债务，而且我还拥有了一笔小额账户余额。

由于行情不错，我原以为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但威廉逊却对我说：“我给你买进了一万股南大西洋（South Atlantic）。”这是又一只由阿尔文·马昆德控制的铁路股，此人掌控着股票的命运。

如果有人为你做了丹尼尔·威廉逊为我做的事情，那么，不管你怎么看待市场行情，除了说声“谢谢”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或许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但就像帕特·赫恩经常说的那样：“直到下了注，才能见分晓！”而丹尼尔·威廉逊已经用他的钱为我下了注。

南大西洋下跌了，并且持续下滑，我亏了，我不记得亏了多少，在丹尼尔·威廉逊背叛我之前，就有一万股了。我欠他更多了。但是他是一个和蔼的、从不胡搅蛮缠的债主，也许在你一生中绝不会再看见过。他从不会有任何抱怨。相反，总是说些鼓励的话，劝我不要担心。最后，那笔损失也被他用同样慷慨、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补偿给我了。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他没有讲任何细节。只有一些已经标号的账户。丹尼尔·威廉逊只是对我说：“我们用这只股票的其他交易为你补足了南大西洋的亏损。”接着，他还会告诉我是怎样卖空 75 万股其他种类的股票，并且从中大赚一笔的。我可以坦诚地说，在被告知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之前，我对自己的交易一点都不了解。

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之后，我开始思考了，并且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我的交易。终于，我明白了：显然我被丹尼尔·威廉逊利用了。想到这个，我很气愤，但最气愤的是：我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我把整件事情在脑海里回忆了一遍，就立刻去找丹尼尔·威廉逊，告诉他我要跟公司分道扬镳，接着我就离开了威廉逊和布朗公司。我没有跟威廉逊以及他的合伙人说一句话。说了会对我有什么好处吗？但是我得承认：我对威廉逊和布朗公司感到很恼火，对自己也一样。

亏了钱倒不会让我烦恼。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在股市亏了钱，就总是认为自己已经学到了什么东西；如果我亏了钱，却赢得了经验，那么这些钱就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学费。一个人必须拥有经验，并且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我在丹尼尔·威廉逊公司收获到的经验中，却有深深刺痛我的东西。一个人要是亏了钱，这无关紧要，可以再去弥补回来。但是，我当时拥有的那些机会，却不是天天都有。

一个人必须拥有经验，并且要为此付出代价。

你知道，当时的行情一直是适宜交易的。我的判断是没错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行情的看法非常准确，甚至有机会赚上百万。但我却放纵自己的感激之情，影响了我的交易。我束缚了自己的双手，只是听从丹尼尔·威廉逊的善意，做他希望我做的事情。总而言之，即使是在和自己的亲戚一起交易，都没有这么令人不满。真糟糕啊！

而且，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从此以后，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机会赚大钱了。市场变得死气沉沉，形势越变越糟。我不仅亏了所有的钱，而且还债台高筑，债务之多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从 1911 年到 1914 年，我几乎没赚到什么钱。没有机会，所以，那时的我是最困难的。

第十三章

要是亏钱没有伴随着往日的惨痛记忆的话，应该不会让人感到不自在。那些记忆历历在目，我一直都在回想，当然，这些让我更加不安。我知道，对一个股票交易商来说，弱点是不计其数的。作为一个人，我在丹尼尔·威廉逊公司的表现是恰当的，但作为投机商，任凭自己受某种动机的影响，从而做出有违判断的行为，这是不恰当又不明智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但不是指在股市中，因为行情记录没有骑士精神，它不会对忠诚嘉奖。我意识到自己当时不可能自行其是。我没有改变自己，仅仅因为希望能在股市上交易。但交易毕竟是交易，作为股票交易商，我应该总是依靠我自己的判断。

这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让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丹尼尔·威廉逊第一次见到我时所说的话是非

因为行情记录没有骑士精神，它不会对忠诚嘉奖。

常有诚意的。他的公司每次交易几千股任意一只股票时，华尔街立即就会得出结论：阿尔文·马昆德又在买进或抛出了。可以确定的是，马昆德是这家公司的大作手，他把自己所有的交易都交给这家公司处理，他曾是华尔街最优秀最有实力的交易商。唉，我就是特别为马昆德的抛出而设的幌子。

我介入不久之后，阿尔文·马昆德就病倒了，他的精神失调症早已被诊断成了不治之症，当然，早在马昆德本人知道此事之前，丹尼尔·威廉逊就已经了解到了。那就是丹尼尔要帮我回补切萨皮克一大西洋的原因。他已经开始把马昆德投机持有的各种股票变现了。

当然，马昆德去世后，公司不得不清算他持有的投机或半投机股票。而此时，我们已经进入了空头市场。为了分配大部分资产，丹尼尔伙同我一起进行操作。我说自己是个重要的交易者，面对股市时有着自己的准确看法，这绝不是自吹自擂。我知道，威廉逊了解我在1907年股市成功的空头交易，如果我遭到严重打击的话，他将无法承担风险。假使我在按照自己的方法操作阿尔文·马昆德公司的几十万股股票，当丹尼尔想要清算马昆德的公司资产时，我就已经赚到了很多钱。作为一个交易活跃的空头，我将会给马昆德的继承人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因为阿尔文留下的资产有2亿多美元。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他们让我负债,然后又替我把债还清,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代价,远比我在我在其他公司进行空头交易时付出的代价要小很多——要不是为了顾及丹尼尔·威廉逊的情面,我一定会那么做的。

我的生活中可以没有游艇,但不能没有可以交易的市场。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名股票交易员,这是我所有经历中最有趣、最不幸的。这个教训使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使我“东山再起”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年。我足够年轻,可以耐心等着赚回失去的资本。但是,对于一个穷光蛋来说,5年的时间可不算短。不管年轻或者年老,都不会期望自己贫穷。我的生活中可以没有游艇,但却不能没有可以交易的市场。当一生中最大的机会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没办法伸手抓住,就这样让它溜走了。丹尼尔·威廉逊是个聪明的家伙。市场让他变得老辣圆滑,足智多谋,作风大胆。他是个想象力丰富的思想家,能够觉察到任何人的弱点,并对此加以残酷打击。为了减少我的市场影响力,他只要大概估计一下,就能知道该如何采取行动了。其实丹尼尔并不是真的想让我亏损。刚好相反,他在这件事上的所有操作行为都无可指摘。他爱自己的妹妹——马昆德夫人。当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就会尽到做哥哥的义务的。

第十四章

离开威廉逊和布朗公司之后，市场中最好的机会已经过去了，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们陷入了一段萧条而漫长的时期，整整4年，荒时暴月，赚不到一分钱。就像比利·亨利克斯(Billy Henriquez)曾经说过的，“这是个连臭鼬的气味都闻不到的市场”。

命运似乎总是在为难我。或许，对我的惩罚是上天的旨意，但我确实没有被失败打倒。作为一个交易者，我没有为了抵偿债务而犯下任何投机过失，也没有做典型的判断失误的事情。我所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尚未完成的事情，应当受到称赞而不是像对42街以北地区(纽约股票交易所)那样的指责。对于华尔街来说，那是荒唐而代价高昂的地方。不过，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人们不得不在这个滴答作响的地方逐渐丧失人情味。

离开了威廉逊的交易室，我试着到别的经纪公司做交易。但在每一个地方都赔钱，真是活该！因为我在强行向市场要求一些它没必要为我提供的东西，也就是赚钱的机会。我觉得获得信贷倒没什么困难，因为认识我的人都对我很信任。如果我告诉你，当我停止赊账交易的时候，已经欠下了不止100万美元的债务，你就知道那些人对我多么有信心了。

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我已经失去了能力，而是那悲惨的4年中，根本就不存在赚钱的机会。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埋头苦干，希望能赚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些钱,结果却只是增加了自己的债务。由于不愿意欠朋友更多的钱,所以我停止了独自交易,之后,我靠给别人管理账户谋生,那些雇佣我的人认为我对交易了如指掌,即使行情不景气也可以赚到钱。至于我的服务,如果能够获得利润的话,我就按照一定比例收取提成。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也是我维持生活的方法。

当然,我并不是一直都在输,但赚到的钱也不足以使我的债务问题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最终,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气馁了。

一切问题都出了错。我并没有因为从百万身价沦落到负债累累,就哀叹自己的不幸。尽管不满于现在的处境,但我也不能总是顾影自怜。我可没打算耐心地等着时间和上帝来终止我的不幸。于是我开始研究自己的问题,显然只有赚钱才能摆脱困境。而要想赚钱,需要做的仅仅是成功交易。我之前是这么交易的,现在必须再这样做一次。过去,我不止一次地从小额资金迅速积累到成千上万美元。市场迟早会给我机会的。

我深信:一切错误都是自己的,跟市场无关。那么我又错在哪里呢?我这么问自己,就像对待不同阶段的交易问题一样认真。冷静思考后,我得出了结论——关键问题在于我对于债务的担忧,我从未在这种不安中得到过解脱。需要解释的是,这不仅仅是负债心理。任何商人都会在日常事务中负债的。而我的债务中只有交易债,这归咎于相当不利的交易环境,就好像一个商人因为天气的反常变化,而不得不长期滞留一样。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仍没有还清债务,我开始没有那么乐观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欠债超过了 100 万美元,记住,这都是股市亏损的。我的大多数债主都非常和蔼,他们并没有纠缠我,但有两个人却在折磨着我,他们到处跟着我。每当我赚钱之后,这两个人会及时出现,向我打听所有细节,并坚决要求马上还债。其中有一位,我欠了他 800 美元,他恐吓说要去控告我,要查封我的家具,等等。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会认为我在隐藏资产,除非我看起来不像是个快要穷困而死的流浪汉。

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明白了需要做的不是研究股市行情,而是认清自我。我相当冷静地得出以下结论:只要感到手足无措,就不会完成任何有用的东西;同样明摆着的,只要欠了钱——我的意思是只要有任何

第十四章

债主来找我的麻烦,或者坚决要求我在赚到足够股本之前还钱——我就会焦虑不安。所有的事情一看便知,所以我对自己说:“必须申请破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我心里踏实呢?

这想法听起来既简单又合理,不是吗?但是,我要说的是,它更加令人厌恶。我不愿这么做,更不愿让自己处于被误解的境地。我自己从来不计较金钱,也不认为为了钱就有必要去撒谎,但我知道并非人人都如此。当然,我也知道如果翻身之后,就要还清所有的债务,因为义务仍然存在。但是,如果我不能用老办法交易的话,就没办法还清那 100 万了。

我下定决心去拜访那些债主们。对我来说,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我的私人朋友或老熟人。

我十分坦白地向他们介绍了情况。我说:“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不打算还钱,只是出于对你我之间的公平考虑,我必须让自己能够赚到钱。我断断续续地花了 2 年多时间,才终于有了这个解决方案,只是我没有勇气站出来,直接告诉你们。如果我已经说出来的话,事情就能顺利得多了。最终归结起来就是:当我被那些债务压得心烦意乱时,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现在,我已经决定去做一年前就该做的事情了。而除了刚刚给出的原因外,我没有其他理由。”

而第一个发言的人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大家想说的。他代表的是自己的公司。

“利文斯顿,”他说,“我们明白,也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告诉你我们的打算:我们正要给你一个豁免权。让你的律师准备好你想要的文件,我们来签字。”

这基本上算是我所有大债主们的意见,这也是华尔街对你的一种态度。它不仅仅是自然的善良本性和公道作风,也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明显是件有益的交易。对于这样的善意以及商业能力,我都非常感激。

这些债主免除了我共达 100 多万美元的债务,但有两个小债主却拒绝签字。其中一个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欠了他 800 美元。我还欠了一家已经破产的经纪公司 6 万美元,清算管理人根本就不认识我,从早到晚得缠着我不放。即使他们愿意照着其他债主的意思做,我想法院也不会让他们签字的。不管怎样,我的破产清单只有大概 10 万美元,正如我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所说,我欠的钱远不止 100 万美元。

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时,我感到极为不快。我向来都是有欠有还的,但这次的“新体验”却令人痛心。我知道只要活着,就总有一天能还清欠大家的债,但每一个读到报纸的人可不知道这些。当我看了报纸上的报道之后,都不好意思出门了。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当我知道不会再受他人的纠缠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是何等强烈,我简直无法为你形容。那些折磨我的人不会明白:如果想要股票投资成功的话,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交易中。

摆脱了债务的困扰,满怀成功的希望,我可以轻松地继续交易了,下一步就是要筹得一笔资金。当时是 1914 年,从 7 月 31 日开始到同年的 12 月中旬,纽约股票交易所一直关闭着,整个华尔街都萎靡不振。我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交易,我亏欠着所有的朋友。我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友好和乐于助人,就再去请求帮助,我知道没人能为别人付出太多的东西了。

想要得到一笔足够的本金,简直是个艰巨的任务。由于交易所的关闭,任何经纪人都束手无策。我去几个地方试了试,但是都没用。

最后,我只好去拜访丹尼尔·威廉逊,那时正是 1915 年 2 月。我告诉他我已经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得以解脱,打算像从前那样继续交易。你或许还记得,在他需要我的时候,不等我开口,他就给了我 25,000 美元。

现在,是我需要他,他说道:“如果形势对你有利,而你想要买 500 股的话,我没问题。”

向他致谢之后,我离开了。他一直阻碍我赚大钱,但交易所却从我的佣金里赚了一大笔。想到威廉逊和布朗公司没能给我一笔像样的资金,我承认自己是有一点恼火的,我打算刚开始时要谨慎交易。如果手中可操作的股票不止 500 股的话,我的财力就能又快又轻松地得以恢复。但是,不管怎样,照这样看来,我的机会来了。

离开丹尼尔·威廉逊的办公室,我大致研究了一下行情,特别是针对自己的问题。当时行情看涨,对于我和其他交易大军来说,形势是同样清晰的。但是我的股本只够买 500 股股票。也就是说,我受到的限制,让我

第十四章

没有回旋的余地。从交易一开始就不能有哪怕一点的挫折。我必须利用第一笔正确交易积累资金。最初买到的 500 股必须产生利润。我要赚到实实在在的钱。我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交易股本，我就无法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如果没有充分的保证金，就不可能以冷静、公正的态度对待交易。而这种态度来自于对一些小额损失的承受能力，就像我在投入大笔资金之前，对市场进行测试，所产生的那种损失一样。

我意识到，当时的自己正处于投机生涯中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次失败了，就不知道还能在何时、何地得到另外一笔资金，进行另外一次尝试了——即使有的话，数目也不会很多。显然，我必须等待最恰当的时机。

我不靠近威廉逊和布朗公司。我指的是，在行情稳定的情况下，我有意远离了他们 6 周时间。我担心如果去了交易所，知道自己可以买进 500 股，我可能会经不住诱惑在错误的时间买进错误的股票。除了研究基本情况、遵循市场惯例、谨记公众心理和经纪人局限性之外，作为一个交易者还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时刻提防自身的弱点。作为人类，就不应该为这些事情感到恼火。我认为，懂得如何认识自己，跟懂得如何了解行情是同等重要的。在活跃市场的热门股票中，面对特定的推动力和难以抗拒的诱惑，我所做出的反应，完全跟我在考虑农作物行情或分析损益表时的情绪一致，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做了研究和推测。

时间日复一日地过去，我渴望着能重新开始交易，我坐在另一家经纪公司的报价板前研究市场行情，不放过大盘中的每一个交易，等待最佳时期吹响全速前进的号角。但其实我在这里，根本连 1 只股票都没办法买进或卖出。

由于众所周知的限制条件，在 1915 年初期那段关键时期里，我看涨的股票是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我十分确定它会上涨，但为了确保我首次交易成功（因为我必须成功），我决定等到这只股票上涨超过票面价值后再行动。

我想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个经验——无论何时，如果一只股票首次上涨超过了 100 点、200 点或 300 点，它几乎总是可以继续上涨 30 到 50 个点，而且过了 300 点之后，上涨速度要比 100 点或 200 点之后还要快。我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首次大举成功的股票之一就是安纳康达公司，我在它超过 200 点的时候买进，在次日以 260 点卖出。股票价格上涨超过其票面价值之后，再考虑买进，这种交易方法是我早年间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形成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交易原则。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渴望能恢复过去的交易规模啊。我热切地盼望着交易开始，以至于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不过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看到伯利恒钢铁每天都在逐步上涨，就像我预料的那样越涨越高，但我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没有跑到威廉逊和布朗公司去买进 500 股。我知道必须尽最大努力以确保我的初次交易万无一失。

股票每上涨 1 个点，就意味着我又少赚了 500 美元。首次提升了 10 个点，意味着我就可以进行金字塔式交易了，那么，或许我现在持有的是 1000 股，而不是 500 股，而且每上涨 1 个点，就能为我赚回 1000 美元了。但我仍然坚持己见，没有听从希望和信仰的高声疾呼，我在意的只是经验的召唤和判断力所给出的建议。一旦获得一笔足够的资金，我就能冒险一次了。但如果没有资金，冒险？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冒险，也全是令人无能为力的奢望。6 周的耐心等待，最终，判断力战胜了贪婪和希望！

当股票涨到 90 点的时候，我的确开始犹豫不决、焦虑万分了。尽管我非常看好它，却没有买进，也没有赚到钱。因此，当股票上涨到 98 点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伯利恒钢铁要突破 100 点了，到时候房顶都要被掀掉了。”股价记录对这件事情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事实上，它就像个扩音器。我曾经告诉过你，当行情记录器上打出 98 点的时候，我看到报价显示的是 100 点。我明白，这些并不是我希望听到的声音，也不是我渴望看到的景象。只是解读盘口时的主张。所以我对自己说：“不能等它超过 100 点。我必须现在就买入。实际上只要超过票面价格就可以了。”

我急急忙忙冲进威廉逊和布朗公司，下单买进了 500 股伯利恒钢铁。当时的行情是 98 点，而我是在 98 ~ 99 个点的时候买进的。之后，它一路上扬，到晚上收盘时，我记得价格处于 114 点或 115 点，因此我又买进了 500 股。

到了第二天，伯利恒钢铁涨到了 145 点，因此我拥有了自己的股本，这是我自己挣来的。为了等待恰当的交易时机，我用掉了 6 周的时间，这

第十四章

也是我在股市生涯中最艰辛、最疲惫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也得到了回报，我现在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进行公平交易了。而如果仅靠 500 股股票，我不可能会有现在的成就。

无论做什么事情，拥有一个好的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在伯利恒交易之后，我表现得很好，的确是这样，你可能不会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在交易。事实上，

为了等待恰当的交易时机，我用掉了 6 周的时间，这也是我在股市生涯中最艰辛、最疲惫的一段时间。

的确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因为我过去的不安和失误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轻松和正确。没有了债主的骚扰，思路不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受到影响，我能够从自己的经验中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所以，我可以继续赚钱了。

突然，正当我十拿九稳地准备大赚一笔时，传来了路西塔尼亚号沉没（Lusitania）的消息。一个人如果遭受到了痛心的打击，或许，这样可以使他明白一个可悲的现实——在股市中，没有人能够为了免受损失，而一如既往地判断正确。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路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的消息不会给哪一个职业投机商带来太多影响。他们还说，早在华尔街遭受打击之前，就已经听说这个消息了。而我太不明智了，没有的事先得到消息的时候就采取行动。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回顾路西法尼亚号的沉没，以及其他几次因为我不够明智，而未能预见到的挫折，这些事情都给我造成了亏损，到了 1915 年末，我发现自己在经纪公司的账户余额大约是 14 万美元，这就是我实际赚到的钱。尽管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判断正确的。

在第二年中，我表现得不错。我很幸运，在狂热的牛市中无所顾忌地看涨。形势似乎对我很有利，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赚钱。这让我想起了已故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副总裁亨利·赫特尔斯顿·罗杰斯（H. H. Rogers）曾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有时候，如果有人下雨天出门没带雨伞，那么他不见得会被淋湿，但一定能赚到钱。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显而易见的牛市。人人都清楚，由于同盟军在这里购买各种军需用品，使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我们兜售着别人没有的东西，迅速地积聚着世界各地的金钱。我的意思是，广阔世界的财富似洪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流一般,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当然,通货膨胀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

所有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几乎没有必要为股价上涨而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牛市相比,此时的准备工作如此之少的原因。在这一时期,不光是“战时新娘”有了空前自然而长足的发展,而且也使公众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利润。也就是说,在华尔街的历史中,1915年的股市比其他任何繁荣时期都要获利广泛。人们没有把所有的账面利益都套现,或者说他们没有长期保留实际得到的利润,这仅仅是历史重演。没有什么地方能像华尔街这样——历史如此频繁而一致地重复。当你今天看到那些关于繁荣和恐慌的报道时,最能触动你的就是:无论股票投机还是投机商,在今时和往日都没什么不同。游戏没有改变,人性也没有。

游戏没有改变,人性也没有。

我经历了1916年的股市大涨。我

跟其他人一样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当

然,我时刻留意着股市的变化。其实,人人都如此,行情必定会结束,所以我时刻关注着这种预警信号。消息可能会从何而来——我对这种猜测没什么特别兴趣,所以并没有紧盯着某一处不放。我不会这样做,也从不认为自己需要持久关注行情的任何一面。不管是多头市场已经为我的账户增加了存款的数目,还是空头市场正表现得空前的慷慨大方,在我得到离开的信号之后,就不会再给自己任何停留的理由。人不能信誓旦旦地要永远忠诚于牛市或者熊市,他的选择要取决于正确与否。

还有一件事要谨记,那就是行情不会以夺目耀眼的形式到达终点,也不会急转直下宣告结束。在股价整体下降之前的很长时间内,或许股市已经不是多头市场了。当我意识到——一直引导着市场行情的股票,接二连三地,在数月里首次从最高处下跌几个点,并且不再回头——我期盼已久的信号便来临了。显然,这些股票在下跌,而我的交易策略也势必要做出调整。

调整策略很简单。在多头市场中,价格走势毫无疑问是果断上升的。因此只要有一只股票背离了整体趋势,你就有理由认为它出了问题。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交易者来说,采用这个方法就足以找到问题所在了。

第十四章

他不希望行情记录器变成一个训导师,他的工作只是倾听行情记录器说“离开!”,而不是等着它提交一份待批准的法律摘要。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注意到那些涨势良好的股票停止前进了,跌了六七个点之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了。与此同时,其他股票却在新“旗手”的带领下继续上涨。既然公司自身没有出错,就一定要去别处找原因。那些股票已经追随趋势上涨几个月了。而现在,尽管涨势依旧,可它们却停滞不前了,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特别的股票来说,牛市行情已经结束了。而其他股票,仍在明显上升。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对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感到困惑,因为相互之间根本不存在矛盾。此时,我并没有对股市看跌,因为行情记录器没有提示我那么做。多头市场的终点还没有来临,尽管它就在附近。但是在它到来之前,还是有钱可赚的。既然如此,我就只是看跌那些停止上涨的股票,而对仍有上升潜力的股票,我却照常交易。

我抛空了那些失去领先地位的股票。每一只股票都卖空 5000 股,同时,我开始对那些新的领先股做多。我做空的股票并没有什么获利,但做多的股票却一直在上涨。最终,在它们依次停止上涨的时候,我就开始抛空,同样也是每只股票卖空 5000 股。到现在为止,我看跌的比看涨的多,因为很显然大钱一定要在低迷的行情中赚到。在多头市场真正结束之前,如果我并不确定空头市场已经来临,那么,对于一个疯狂的多头市场来说,时机尚未成熟。在这时随波逐流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你过早涉足的时候。行情记录只是显示着,熊市的风头已经飞驰而去。是时候做准备了。

我选择了 12 只股票,持续不断地买进卖出,直到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已经以每只股票 5000 股的规模卖空了 6 万股。当年初期,这 12 只股票曾在多头市场中表现活跃,深受人们的喜爱。这并不是很大的空头,但是别忘了行情并不是明显看跌的。

然而,终于有一天,整个市场变得非常疲软,所有的股价都开始下跌。我卖空的 12 只股票,每只至少赢利了 4 个点。此时我知道自己判断正确了。行情告诉我这时做空是安全的,所以我立刻加倍补仓。

我有自己的想法,我选择在明显的空头市场卖空股票。不需要采取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行动,奋力前进。市场行情一定会对我有利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我可以等待。加仓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交易。大约7周之后,我抛空了所有的股票。我们遇上了众所周知的“泄密”事件,股市开始暴跌。据说有人事先从华盛顿得到消息称,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将要发表一则声明,以便欧洲能够很快建立和平社会。当然,世界大战引发并促进着“战时新娘”的繁荣,而和平带来的却是熊市。交易所里有一个极为聪明的交易者受到了指控,人们认为他的获利是利用预先得到的消息。而他只是辩解说,自己之所以卖空股票,并不因为任何消息,只是他认为多头市场已经过去了。而我恰恰在7周前加倍补仓了。

一听说股市暴跌的消息,我就自然而然地要补仓。这是唯一可行的行动。在你制订计划的时候,如果发生了未曾料到的事情,就应当好好利用命运赐予你的机会。我们举例说,这样的暴跌,使你拥有了一个大市场,给你带来了回旋的余地,也就是说,是时候把账面利益变现了。即使是在空头市场,人们也不能只是补空12万股股票,却不抬高价格。他必须等到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当股票利润等同于账面利润时再买进。

我想要向你说明的是,我并不希望在特殊的时间,因为特殊的原因,发生特殊的下跌。但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交易者,按照我这三十年的经验,这样的事情总是沿着最小阻力线向前推进的,所谓的最小阻力线是我在股市中交易的依据。此外,还有一件事需要谨记,那就是:永远不要在最高点抛出,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如果股价下跌后没有出现反弹,这时就可以抛出了。

永远不要在最高点抛出,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如果股价下跌后没有出现反弹,这时就可以抛出了。

1916年,只要是多头市场持续出现,我就选择做多;然后在空头市场开始的时候,选择做空,如此这样,我净赚了300万美元。就像我之前跟你说过

的,一个人永远不能只关注市场行情的某个方面。

那年冬天,我离开了南部,就像往常一样去了棕榈滩度假,因为我非常热衷于海上垂钓。

我做空股票和小麦期货,而它们都给我带来了相当丰厚的利润。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没什么烦心事。当然,除非我去了欧洲,否则就不会

第十四章

完全跟股市或农作物期货失去联系。比如,在阿迪朗达克山脉(Adirondacks),就有直拨电话连接着我的住所和经纪事务所。

在棕榈滩时,我会定期去经纪公司设在当地的分部。我发现我不感兴趣的棉花涨势强劲。当时是1917年,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经常听说一些威尔逊总统的消息,都是关于他努力谋求和平的讯息。消息来自于华盛顿,是新闻报道或棕榈滩上朋友们的私人消息。因此,有一天我得出一个观点:各种行情的发展走势,反应出了威尔逊先生成功的信心。按照推测,和平是志在必得的,因此,股票和小麦应该会下跌,而棉花会上涨。针对股票和小麦可能出现的行情,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对棉花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易了。

那天下午2:20,我连一包棉花都没有买进。但到了2:25的时候,“和平即将来临”的信仰驱使着我一开始就买进了15,000包棉花。我打算按照自己的老方法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全线买进——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就在那个下午,股市收盘后。我们收到了“无限制战争”(Unrestricted Warfare)的通知。除了等待第二天开市外,无事可做。我记得当天晚上在格雷德利(Gridley),一位全国最大企业的头目打算以低于当天下午收盘价5个点的价位出售美国钢铁(United States Steel),数量不限。当时就有几个匹兹堡的大富豪在场,但是没有人愿意吃进。他们知道开市时,一定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暴跌。

果不其然,第二天,整个股市和期货市场都一片哗然,你可以想象得出。一些股票的开盘价比前一晚的收盘价跌了整整8个点。对我来说,这却是回补我所有赢利空头的天赐良机。我曾说过,在空头市场中,如果突然出现完全混乱的局面,此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回补空头。

如果持仓量很大的话,这是唯一可以将大笔账面利益套现的方法,既快捷又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例如,我把美国钢铁卖空5万股。当然,我还抛空了其他股票,当我发现行情适合回补时,我就会买进。我可获得的利润大概150万美元。这是个不容忽视的良机。

在前一天下午收盘前的最后半小时,我做多了15,000包棉花,今天一开盘就下跌了500点。股票下跌!这意味着一个晚上将会损失37.5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万美元。而很显然,此时对股市和小麦最明智的操作就是回补空头,但我还不太清楚应该如何操作棉花交易。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尽管,我总是会在意识到自己失误的同时接受失败,但我却不愿意承认那天上午的损失。深思过后,我去了南部度假,我不再困惑于棉花市场的变化,而是享受着那里美好的垂钓时光。此外,既然我已经利用股票和小麦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所以我决定开始把棉花期货“奉若神明”。我预计自己的利润将会是差不多 100 万美元,而不是 150 万美元。这完全是簿记的问题——当你提出太多问题的时候,负责人往往会这么回答。

如果前一天收市之前,我没有买进棉花的话,就能省下 40 万美元。这件事表明,当一个人选择中庸之道时,可能很快就要亏损一大笔钱了。我的主要观点是:操作绝对正确!而且我也能够从一件完全违背我意愿的偶然事件中受益——我原本只在乎股市和小麦期货市场中的持仓情况。请注意,沿“最小阻力线”交易的方法再一次向一个投机商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尽管无法预料的“德国议会照会”事件影响了行情,但价格的走向仍然不出我所料。如果行情如我所料的话,那三笔投资就百分之百的正确;随着和平的到来,股票和小麦价格会下跌,棉花会暴涨,我这三笔投资就会全部获利。如果忽略和平或战争因素的话,我对股市和小麦期货的看法就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意外事件对市场有辅助作用的原因。而我的棉花期货交易建立在可能发生的市场以外的事件上,也就是说,我的赌注是否获利,完全跟威尔逊总统和平谈判的成功与否有关。是德国军界领导人让我输掉了押在棉花上的赌注。

1917 年年初,我返回纽约,还清了自己欠下的 100 多万美元的债务。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其实本可以更早几个月的,但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我没有那么做。我当时正在交易,非常活跃、非常成功,所以我需要所有的资金。1915 年和 1916 年间,股市行情非常喜人,我用自己和那些尊敬的债主的资本抓住了各种有利的机遇。我知道我会大赚一笔的,所以即使让他们多等几个月收回借款,我也并不担心,更何况还有很多债主从未想过能收回借款。对于这些债务,它们就像是我的义务,我不希望一次只还一部分,或者一次只还一个人,我想一次全部还清。所以,只要市场行情对我是有利的,我就会不断地以自己资金允许的规模交易。

第十四章

我希望付给大家利息,但是所有那些在“债务豁免声明”上签字的债主们都断然拒绝了。而那个借给我 800 美元的家伙,是我最后一个还清的,他曾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令我心烦意乱,无法继续交易。我让他一直等着,直到他听说我已经还清了所有债务。我想让他知道,下次要懂得体谅欠他几百美元的人。

这就是我“东山再起”的过程。

在我全部还清债务之后,我存了一大笔钱作为养老保险。我下定决心不能再回到那种身无分文、心神不宁的境地了。当然,我结婚后就给了我妻子一笔信托财产。我有了儿子之后,也给了他一笔。

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担心会在股市亏掉所有的钱,但是,我知道一个人会花掉自己赚来的所有的钱。而我这么做的话,我的妻子和孩子就是安全的。

我认识的人当中,不止一个做过同样的事情,但当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哄骗妻子签字,然后再拿去亏掉。但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不管是我,还是我妻子需要多少钱,都不能动用那笔钱。它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俩谁也不能随便动它,它不会满足于交易需要,即使是出于我妻子的挚爱,也不能动用!

第十五章

所 有关于投机的冒险中，只有突如其来的甚至说令人难以预料的事件，才会位列榜首。其中的一些机会，即使是最谨慎的人都值得尝试，而且，如果他不想成为一个贪财的软体动物的话，就必须想着冒一冒险。与一个人离开家，上街或者乘火车去旅行时所冒的风险相比，正常的交易风险并没有严重到哪里去。如果我因为一些无人能预见的原因而亏钱的话，我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而是把它看作一场不合时宜的暴风雨。人生路上，从摇篮走向坟墓，本身就是一场赌博，至于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由于我没有预见的天赋，所以也只能是泰然处之。但是，在我作为投机商的职业生涯中，也曾经有过判断正确、交易公正的时候，然而，我也曾被那些利欲熏心、心怀鬼胎的对手们骗走了所有赚来的钱。

如果我因为一些无人能预见的原因而亏钱的话，我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而是把它看作一场不合时宜的暴风雨。

面对骗子、胆小鬼和平民大众的恶劣行为，一个思维敏捷、富有远见的交易者能够保护好自己。除了在一家空中证券交易商之外，我从未有过真正不诚实的表现，因为即便是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诚实也是上策。赚大钱靠的是公正清算，而不是逃避责任、诋毁赖账。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交易的时候必须时刻关注经纪人的

第十五章

一举一动,否则他就可能会作弊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真正的交易。然而,面对那些摇尾乞怜的骗子们,诚实正直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公平交易就是公平交易。我一直认为誓言是值得尊敬的,君子之间的约定是不可亵渎的,但我却成了这些信条的牺牲品,这种事例,我能给你说出一打来。我不再赘述了,因为根本不起作用。

小说家、牧师和女人们都喜欢把交易所说成是受贿者的战场,把华尔街的日常交易说成是一场战争。这种富有戏剧性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我不认为自己的交易是一场争夺战,也从未和任何一个投机商或投机集团有过纷争。我只是在解读市场行情的基本形势时,与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而已。剧作家们所说的商战并不是真正的、人类之间的战争,而只是商业远见之间的较量。我坚持追求的是事实,并且只有事实,它相应地支配着我的行为。这是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成功赢得财富的秘诀所在。有时,我不能及早地看清楚所有事实,或者没有合乎逻辑地进行推理。只要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我就会亏钱,我判断失误了。犯错就是要付出金钱的代价。

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不会反对为自己的失误付出代价的。错误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所谓的优先债权人,没有例外和豁免。但是我无法允许

剧作家们所说的商战并不是真正的、人类之间的战争,而只是商业远见之间的较量。

自己在判断正确的时候亏钱。我所说的也并不是那些由于特殊交易规则突然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亏损。投机的风险我铭记于心,它时刻提醒着人们:没有什么利润是真正安全的,除非它已经变成了你的银行存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日用品价格开始上涨,这完全在意料之中。预料这种涨势跟预见战时的通货

没有什么利润是真正安全的,除非它已经变成了你的银行存款。

膨胀一样简单。当然,随着战事自身的延长,总体形势在不断地前进。你大概还记得,1915年时,我正忙着“东山再起”。这时股市暴涨,我的职责就是充分地利用这种形势。我最安全、最轻松、最快捷的交易就在股市中,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很幸运。

到1917年7月,我不仅已经还清了自己所有的债务,而且还赚了一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大笔钱。这就意味着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意愿，可以同时考虑商品期货交易和股票交易了。多年来，研究整个市场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商品期货的交易价格已经超出了战前的平均水平，分别从 100% 到 400% 不等。不过有一种商品却是个例外，那就是咖啡，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欧洲交易市场的关闭，因此大量货物涌入我们的国家——这个唯一的大市场。这种局势最终导致了国内咖啡原料的极度过剩，反过来又使得咖啡价格低迷。当我开始认真考虑投机咖啡的可能性时，它当时的实际售价实际上是低于战前价格的。如果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已经很明了的话，那么，同样明了的是——由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潜艇被无限制地高效运用，直接导致了商用船只数量急速减少。最终，咖啡进口贸易也会受到影响。由于进口量减少，而消耗量不变，因此剩余的咖啡库存一定会被消化掉，到了那个时候，咖啡的价格必然也会像其他商品一样，大幅上升。

不需要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人物来评估现在的形势。为什么大家都不买进咖啡，我也说不清楚。当我决定买进咖啡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投机，倒更像是一种投资。想要以此赚钱，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投资必定是要赚大钱的。跟一个赌徒的投机交易比起来，现在更像是银行家的保守投资行为。

1917 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买进交易，我收购了大量的咖啡。然而，市场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继续低迷，价格也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上升。

这样的结果就是我漫无目的地持仓 9 个月之久。接着我的合同终止，因此我卖掉了所有的买卖期权。尽管这笔生意也为我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我认为自己的观点非常合理。显然，我只是在选择操作时机时出了错，但我认定咖啡一定会像其他商品一样上涨的。

结果，我只不过是徒劳无益地持仓 9 个月。契约到期时，我卖空了所有期权。尽管我在这场交易中损失惨重，但仍然确信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失误明显是出在对时间的判断上，但我相信咖啡价格一定会和其他产品一样上涨的，所以，一卖出之后，我就又开始买进了。与上次那令人失望、无利可图的 9 个月相比，我这次买进了 3 倍的持仓量。当然，我买

第十五章

的是有效期最长的递延期权。

这次我可不会出错了。我刚刚买进3倍的仓位,行情就开始上涨了。大家似乎一下子就意识到咖啡市场必定会有事情发生。这样看来,我的投资似乎已经开始显现出巨额的利润了。

这项期货合同的卖主主要是做焙炒的,大部分都是德意志名字,而且有亲属关系,他们过于自信地在巴西购买了大量咖啡,希望能运到美国来。但是却找不到运输船只,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利——那里的价格在不断下降——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大大的空头给了我。请记住,我起初看涨咖啡的时候,它的价格实际上是战前水平,也请别忘记,买进之后,我又持仓9个月,并且承担了巨大的损失。对于失误的惩罚就是让他赔钱,而对判断正确的褒奖则是让他赚钱。我现在判断正确,持仓充足,有足够的理由期望大赚一笔。无需有太多的上涨,就能让我对自己的利润感到相当满意,因为我持有几十万包咖啡。我不喜欢以数字的形式谈论自己的交易,因为有时候,数字听起来很可怕,人们可能会由此觉得我在自吹自擂。事实上,我是按照自己的财力进行交易的,而且总会给自己留有充足的安全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就十分稳妥了。我之所以能够自由地购买期权,是因为我看不出亏损的迹象。形势对我非常有利。我已经等待了一年时间,现在,由于耐心等待和正确判断,我即将要获得回报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利润正来得飞快。在这场交易中,没有什么明智之举可言。仅仅只是因为我不盲目。

那笔几百万的利润确实来得很快,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过我的口袋里。这不是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出了问题。市场行情没有经历形势上的突变。咖啡没有大量运进美国。这是怎么回事呢?不可预知!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预料到的事情,因此也是我没有理由防备的事情。在我诸多投机风险中我又加了一种,我必须将这些投机风险时时刻刻地放在面前。事情很简单,卖给我咖啡的人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所以他们跑到华盛顿去寻求帮助。

也许你记得政府推出了各种计划来禁止在必需品上进一步牟取暴利。你知道这些计划大多数是如何实施的吗?这些卖咖啡的人来到战时工业局限价委员会(Price Fixing Committee of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面前,以爱国的名义向这个委员会呼吁,要保护美国用餐者的利益。他们声称一个叫做利文斯顿的职业投机商已经开始囤积,或者也许马上就要囤积咖啡了。如果不制止他的投机计划,他就会利用战争创造的条件,使得美国人不得不出高价购买每天必需的咖啡了。他们代表咖啡贸易商,不代表咖啡投机商,而且他们愿意协助政府制止现实与可能牟取暴利的行为。

我现在非常反感告状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定价委员会处理牟取暴利和浪费是不公平的,而是说没必要阻止我发表意见,委员会不可能深入调查咖啡市场的特殊情况。他们定出咖啡原料的最高价格,同时也定出现存合同的期限。当然,这个决定意味着咖啡交易必须退出市场。我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卖掉我所有的合同,于是我就这么做了。原本我认为我注定要赚到的几百万利润未能如愿以偿地变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与别人一样强烈反对在生活必需品上牟利,但是,此时的限价委员会只对咖啡规定价格,其他所有日用品的价格却高于战前价格,涨幅从250%到400%不等,实际上,咖啡原料价格是低于战前水平,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均价。我认为谁持有咖啡并没有什么真正区别。价格一定会涨,原因并非不道德的投机者所为,而是由于进口量的减少,使得库存量减少,继而也是世界商用船只被德国潜艇摧毁,受到了重大影响所致。委员会没有等待咖啡开始买卖,他们就强行踩住了刹车。

作为政策与权宜之计,当时叫停咖啡交易是一个错误。如果委员会不管咖啡,其价格无疑已经上涨了,原因就是我已经说过的,与声称囤积毫无关系。而高价格会成为吸引咖啡供应市场的动力,当然也不会涨得太高。我已经听说,伯纳德·巴鲁克表示,战争工业局已经考虑到要保证供应,这是固定价格的因素。鉴于此,一些对某种商品高度限制的抱怨就不公正了。后来,咖啡交易所恢复交易时,咖啡卖到了23美分。美国人按照这个价格购买咖啡,价格定得太低了,所以供应量很小。

我一直认为咖啡交易是我所有商品期货交易中最合法的。我把它当作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投机。我在咖啡交易市场里交易了一年多时间。如果说存在什么赌博行为的话,应该是那些爱国的焙炒咖啡的人们,他们从巴西买到咖啡,然后到纽约卖给我。定价委员会只给那些没有上涨的

第十五章

产品定价。他们在交易开始前保护公众,防止有人牟取暴利,但却不阻止随后发生的难以避免的价格上涨。不仅如此,更有甚者,如果新咖啡在每磅9美分左右徘徊的话,焙炒咖啡的价格就会随着其他商品的价格一起上涨。受益者只有焙炒师们。假如新咖啡的价格每磅上涨二三美分的话,就意味着我有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此外,人们也不会因为后来的咖啡涨价而多花钱了。

投机交易完毕之后,再进行分析,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这种分析不会让你有什么收获的。但是这次特殊的交易则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如同我每次进行的交易,这次交易的量很大。上涨确定无疑,并且顺理成章,我认为赚几百万应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我没有赚到。

对于其他两次机会,由于交易委员会——没有事先预告——改变了交易规则,我又惨遭损失。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尽管从技术上看,我的交易观点没有什么错误,但从商业角度考虑,咖啡投机就不是相当正确了。在投机交易中,你不可能对任何事情有十足把握。我刚才对你讲的经验,使得这一不可预知的事情进入了我的风险交易表中,并且属于未曾预料的事情。

咖啡风波过去之后,我的其他商品期货交易还很成功,股市的做空投机也很顺利,结果我受到了愚蠢的流言蜚语的攻击。华尔街的职业人士与报社记者有着攻击我的习惯,他们指责我的巨额抛售非常可疑,并怀疑这种抛售与不可避免的价格大跌有关。有时,我的抛售行为会被认为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尽管他们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在操作。他们之所以要夸大我的交易量,我想,是为了满足公众渴望知道价格波动的原因而做的吧。

没有任何操作可以打压股票价格,或使之保持下降趋势——这样的话我已经说过一千次了。这没什么难以理解的。人们只需要考虑半分钟时间就能明白这简单的道理了。假设一个操盘手抛售一只股票,确切地说就是打压价格,使之低于实际价值,接下来必定会发生什么呢?确定的抛售者将会面临随之而来的大量内线买入。了解某只股票价值的人总是会在低价时买进。如果内幕投机者不能买进的话,说明市场大势不适合他们自由控制自己的资源,这样的市场也就不是多头市场。人们在讨论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大量抛售时总认为它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但大幅低于股票价值的抛售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特别要记住的是,如果一只被抛售的股票没有出现反弹,那就说明它没有被大量内线买进。出现股票抛售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内线买进;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股价才不会持续下跌。应该说,100种所谓的抛售中有99种都是真正合理的下跌,有时甚至是加速下跌,但无论专业交易商的交易量有多大,都不是下跌的真正原因。

大多数股价的突然下降或急剧下跌现象是投机客操作的结果——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是为那些只听信传言,不愿自己动脑的盲目赌徒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推论。不幸的投机客经常从经纪商和金融消息散播者那里听说:亏损是由大量抛售引起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颠倒事实的说法。其中的区别在于:确定无疑的空头消息建议人们卖空。而相反的消息只能阻止人们理智地卖空,却无法给出任何解释。当一只股票暴跌时,人们通常会为了退出市场而将其抛掉。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好理由。但如果暴跌是由操盘手大量抛售所致的话,此时退出市场就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一旦操盘手止损,价格必定会反弹。这就是颠倒的消息!

第十六章

内幕消息！人们多么渴望内幕消息！不仅渴望得到，而且还要透露出去。这其中有着贪婪的因素，也有虚荣的成分。有趣的是，聪明的人有时候也会打探消息。那些散播消息的人无需考虑其真实性，因为打听消息的人不只是追求真实的消息，只要是消息他们都会接受。如果是真的，自然更好；如果不是真的，就下一次再碰运气。我在研究一般经纪公司的普通顾客。某些出资人或股票操控者从开始到最后，一直信任小道消息。他认为不断传播消息是一种极其理想的宣传工作，是世界上最假的假情报宣传，因为打听消息的人和接受它们的人，自然就是传递者，所以传播消息成了一种无止境的广告链。消息贩子错误地认为：如果消息传播得当，正常人就不会拒绝。他们在研究怎样更艺术地传播消息。

我每天能从各种人那里得到几百条消息。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婆罗洲锡矿（Borneo Tin）的故事。你还记得这只股票的上市时间吗？是在行情高

内幕消息！人们多么渴望内幕消息！不仅渴望得到，而且还要透露出去。

涨的时候。推销商的联合公司成员听取了一位聪明的银行家的建议，他决定立刻在公开市场发行这个新公司的股票，而不是让一家包销辛迪加趁机介入。这建议不错。集合基金的成员的唯一缺陷是缺少经验。他们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不懂在行情猛涨的股市应该如何运作,与此同时,他们在大量运作股票时,显得很不明智。他们一致认为销售股票有必要标出股价,但是开始交易的价格则是交易人和投机商们都不愿接受的。

按理说,推销商应该很难推销的,但是在牛市中,最后证明,他们的贪婪还是非常保守的。关于任何股票的消息,只要有正当理由,公众就都会买。市场不需投资,只需要轻松赚钱,赚取十拿九稳的投机利润。由于大量的战备物资需要购买,黄金进入了美国。有人对我说,推销商在计划退出婆罗洲锡矿时,将开盘价标出了3倍之多后,才开始他们的第一次交易的。

曾经有人与我洽谈要我加入集合基金,于是我研究了这只股票,但我没有接受,因为如果有行情可做,我愿意自己做。我靠自己的判断来交易,并用我自己的方式。婆罗洲锡矿上市交易时,由于我对集合基金的资料以及他们计划要做的事很熟悉,而且也知道公众的能力,所以我在其上市头一天的第一个小时买进了1万股。婆罗洲锡矿的首日交易基本上是成功的。事实上,推销商发现交易非常活跃,觉得这么快就失去了如此多的筹码,结果他们犯了错误。他们最后发现,就是他们明白如果标高价格25点或30点,他们就可能卖掉持有的所有筹码的同时,我已经买进了1万股。因此,他们总结认为我的1万股可赚得几百万的利润太大了,他们觉得这几百万足以成为庄家了。这样他们就停止向上做行情,开始震仓,想把我震出去,而我却毫无反应。见此招不奏效,他们放弃了,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这次行情。然后,他们开始拉升股价,不想再丢掉任何筹码。

他们看到其他股票处于极高的点位,所以他们开始做赚几千万的梦了。在婆罗洲锡矿涨到120点的时候,我把我的100万筹码抛给了他们。他们研究了拉升的情况后,集合基金的经理人放慢了拉升的进程。等到下一次下跌反弹一开始,他们就又想假意使这只股票活跃起来,几乎没有抛出,但是此时的股价已经很高。最后他们将股价推升至150点。但是大盘已经走软,因此集合基金不得不在一路下跌中抛出筹码,把筹码给那些大跌后愿意接盘的人。他们错误地认为一个曾经卖到150点的股票在130点时一定很便宜,120点就更是特价了。此外,他们把消息传到场内经纪商那儿,这些人经常能够制造暂时的活跃假象,然后又将消息传到了

第十六章

经纪公司。点滴皆有用,集合基金能用的方法都用了。问题是牛市行情已过。容易上当的投机客已易主了。持有婆罗洲锡矿的一伙人不明白这一点或是不愿意动这个脑子。

我和妻子去了棕榈滩。一天,我在格里德利交易公司赚了点钱,回到家后我从中拿出 500 美元钞票给了我的太太。说来也怪,真是巧合,就在当天晚上,在一张餐桌旁,她遇见了婆罗洲锡矿公司的总裁,叫什么威森斯坦,他已成为这只股票的集合基金经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位威森斯坦有意调整了餐桌,坐在了靠近我夫人的餐桌上吃饭。

他摆出特别关心她的样子,非常主动地与我太太交谈。最后,他非常诡秘地对她说:“利文斯顿夫人,我要做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非常愿意做这件事。”因为她不仅聪明而且谨慎。她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清清楚楚,犹如写在脸上一样。可是她所说的唯一的话却是“是的”。

“是的,利文斯顿夫人。见到你和你的丈夫非常荣幸,我想证明我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因为我希望经常能见到二位。我相信我没有必要对你说,我所说的话是绝对保密吧!”然后,他低声说,“如果你买进一些婆罗洲锡矿,你会赚很多钱的。”

“你说的是真的?”她问。

“就在我离开饭店时,”他说,“我收到了一些电报,上面的消息至少在几天之内公众是不会知道的。我准备尽最大的努力收集筹码。如果你明天开市时买进的话,你就与我同时同价买进了这只股票。我向你保证婆罗洲锡矿一定上涨,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绝对只有你一个!”

我妻子表达了对威森斯坦的感谢,然后对他说,她对投机股票一点也不懂。但威森斯坦让她放心,只要明白他对她说的什么就足够了。为了确保她准确地听清楚了他所说的话,威森斯坦向她重复了他的忠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你愿意买多少婆罗洲锡矿就买多少。我向你保证,如果你买了,你不会损失一分钱。我活了这么多年,以前从未告诉过任何女人——而且也没告诉过任何男人——去买什么东西。不过,我对这只股票非常有信心,觉得它不会不到 200 点就停止上涨,所以我想让你赚一点钱。我一个人买不进这么多筹码,你知道,所以如果我身边有人能受益于这只股票的上涨行情,我宁愿是你,而非陌生人。真的!我相信你才告诉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你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说出去的。相信我好了,利文斯顿夫人,买一些婆罗洲锡矿吧!”

他对此事表现得非常认真,成功地打动了她,于是我的妻子心里有了谱儿,她已经为我当天下午给她的 500 美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使用途径。这点钱对我没什么损失,是她生活费以外的零用钱。换句话说,如果她运气不好,丢了也无妨。但她说她一定能赢。她能独立地赚钱是件好事,只要事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于是,就在第二天早上,开市前她到了哈丁的交易公司,对经理说:“哈勒先生,我想买一些股票,但是我不想用我平时的账户,因为我赚了钱才想让我的丈夫知道。你能帮我买一下吗?”

哈勒经理说:“噢,没问题,我们可以给你特价优惠。你要买哪只股票,你想用多少钱买?”

她将 500 美元递给了他并说:“请听我说。我只能输掉这些钱。如果这些钱输掉了,我不会追加再投资;而且记住,我不想让利文斯顿知道这件事。开市的时候,给我买婆罗洲锡矿,只有这些钱,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哈勒接过了钱,并告诉她绝不会与任何人讲的。于是,开市时哈勒为她买进了 100 股。我觉得她是在 108 点买进的。那只股票当天很活跃,收盘时上涨了 3 点。我妻子对自己的业绩感到非常满意,她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不让我知道。

说来也巧,我对大行情看得越来越淡。婆罗洲锡矿的异常走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这个时候不是股票上涨的时机,像这样的股票更不该上涨。就在当天我决定开始做空,我着手卖掉了一万股婆罗洲锡矿。如果我不抛的话,我相信这只股票会上涨 5~6 点,而不是 3 点。

就在第二天,我在开市时抛掉了 2000 股,闭市前又抛掉 2000 股,于是这只股票跌到了 102 点。

第三天早上,哈丁兄弟的棕榈滩分所的经理哈勒正在那儿等着她的电话。如果我有事做,她通常在 11 点左右散着步去看看股票情况。

哈勒把她让在一旁,说:“利文斯顿夫人,如果你想让我为你保住 100 股婆罗洲锡矿,你就得给我更多的定金。”

第十六章

“可我没有钱了。”她对他说。

“我可以转到你平时的账户上去。”他说。

“不行。”她拒绝说，“因为那些会让拉瑞·利文斯顿知道的。”

“但账面已经有了损失……”他开口就说。

“可我清楚地对你讲过，我只能输这么多钱。我甚至都不想输掉这些钱。”她说。

“我知道，利文斯顿夫人，但是没征求你的意见前我不想把它抛掉，现在如果你不让我继续持有，我就得把它抛掉了。”

“可我那天买的时候它的走势很好。”她说，“我不相信它会这么快就走坏。你相信吗？”

“不相信。”哈勒回答，“我不相信。”在交易公司里干，说话需要讲究策略。

“哈勒先生，这股票出了什么问题？”

哈勒知道，但他没法儿跟她说，说了的话就暴露了我，顾客的买卖是神圣的。于是他说：“我没听说有什么任何特别的事。它就是这样的走势！走得这么低！”接着他用手指着报价黑板。

我妻子看着正在下跌的股票喊：“啊呀，哈勒先生！我不想输掉我的500美元！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利文斯顿夫人，但如果我是你，我会问利文斯顿先生。”

“啊呀，不好！他不想让我独立投机。他嘱咐过我。如果我告诉他，他会为我买卖股票的，但是我以前从未做过交易，他不知道我做的这些。我不敢告诉他。”

“没关系。”哈勒安慰地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投机客，他知道该怎么办。”看到她使劲地摇头，哈勒出了个坏点子，补充道：“要么你就再加1000~2000股来摊低婆罗洲锡矿的成本，继续持有。”

哈勒的提议立刻让她做出了决定。她留在交易所没走，但随着行情变得越来越弱，她走到了我坐的地方——报价机旁——跟我说她有话要和我谈。我走进独立交易室，她跟我讲了实情的整个过程。我就对她说：“傻姑娘，你不要再管这笔交易了。”

她答应不再管了，于是我又给了她500美元，她高兴地走了。这个时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候那只股票的价格与其价值相等。

我明白了其中的实情。威森斯坦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算计着我的妻子会把他的话告诉我,我就会研究这只股票。他知道股票的活跃会吸引我,并知道我的大宗交易很成功。我想他原以为我会买进 1 万 ~ 2 万股。

这是我听说过的设计最巧妙的、最富艺术魅力的消息之一。但这个巧妙设计的消息出了问题,而且一定会出问题。首先,就在当天我的妻子额外得到了 500 美元,因此她的情绪与平常相比更具冒险性。她希望单靠自己赚点钱,女人的好奇夸大了这种诱惑,使得这种诱惑极具吸引力,无法抵制。她知道我对场外人投机股票的看法,所以她不敢对我提此事。威森斯坦没抓住她的心理。

威森斯坦对我是何种投机客的判断同样出了错。我从不相信消息,我对整个行情看空。他觉得他设计的策略会非常有效地吸引我购买婆罗洲锡矿——股票的活跃和 3 个点的上涨,没想到他这一策略使我选择了婆罗洲锡矿作为我决定抛空所有股票的开始。

听说了我妻子的事情之后,我卖掉婆罗洲锡矿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每天早上开市,每天下午闭市,我都让他得到一些筹码,直到我发现了机会可以赚得更可观的利润时,我才进行了回补。

我一直认为按消息交易似乎是最愚蠢的。我想我的性格与那些接受消息的人的性格是两样的。追逐消息的人是醉鬼。有一些人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渴望,总是寄希望于那些他们认为是快乐不可或缺的酩酊之乐。竖起耳朵来听那些消息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准确地按消息行事就是快乐,用这样一种方式你可以很容易地服从,继而成为你的第二大快乐——这是为满足你心愿迈出的的一大步。这与其说是由于渴望而让贪婪蒙蔽了双眼,还不如说是由于希望被执拗的绷带捆扎而无法开动脑筋。

我一直认为按消息交易似乎是最愚蠢的。

还有,你不仅在公众股痴中可以发现顽固不化的消息接收者,纽约证券交易厅的专业投机客们也是同样的痴迷不悟。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我的判断永远是错误的,因为我从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消息。如果我告诉一个普通人说:“卖掉你手中的 500 股钢

第十六章

铁!”他当场就会抛掉。但如果我对他说我对整个行情看空,并仔细地讲明我的理由,他会很难继续听下去,等我说完了话后,他会瞪着我,埋怨我浪费他的时间讲什么大势,而不给他透露一点直接的和具体的消息,像这种类型的慈善家在华尔街数不胜数——这类人喜欢把几百万放在朋友、熟人和陌生人等的口袋里。

人都相信奇迹,这是人过度地放纵自己的希望所导致的结果。有人不停地希望有定期的狂喜,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长期的“希望醉鬼”,这群人可以作为盲目乐观者的典范。

我有一个熟人,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他认为我是个自私而冷酷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透露过消息或让朋友了解消息。一天——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他在与一位报社记者谈话时,这位记者无意中提到,说他得到了可靠消息,G. O. H. 要上涨。我的经纪商朋友马上买进了 1000 股,看到价格在快速下跌,他退了出来,他输了 3500 美元才彻底止损。一两天后,他碰到了那位记者,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

“你给我的是什么狗屁消息。”他抱怨说。

“那消息是什么?”记者问,他早已忘记说过的话了。

“是 G. O. H., 你说过你的消息来源很可靠。”

“一位公司经理,也是金融委员会的成员,是他说的。”

“是哪一位?”这位经纪商恶狠狠地问。

“如果你一定想知道,那我告诉你!”记者回答,“是你的岳父,维斯特莱克先生。”

“你为什么在黑兹时不告诉我是他呢!”这位经纪商嚷道,“你让我输掉 3500 美元!”他不相信家人提供的消息。消息来源越陌生,越可靠。

老维斯特莱克是位富裕、成功的银行家和推销家。一天,他与约翰·盖茨

消息来源越陌生,越可靠。

邂逅。盖茨向他打听消息。“如果你按照我的消息去做,我就向你透露一条消息。否则,我就不告诉你。”老维斯特莱克怏怏不乐地回答。

“当然,我会按照你的消息做的。”盖茨激动地答应。

“抛掉雷丁!它肯定有 25 点下跌空间,甚至更多。但是 25 点是绝对肯定。”维斯特莱克有板有眼地说。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太感谢你了。”如获至宝的盖茨热情地握着维斯特莱克的手，然后朝他的交易室走去。

维斯特莱克专门研究雷丁。他对整个公司了如指掌，并与内幕投机客沆瀣一气，所以这只股票的行情他一望便知，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他建议这位西部鲁莽的投机客做空、抛掉这只股票。

雷丁根本就没有停止上涨。几个星期它大约上涨了100点。一天，老维斯特莱克在马路上碰巧遇到了约翰·盖茨，但他假装没看见盖茨，继续向前走。约翰·盖茨追上他，满脸堆笑地伸出了手，老维斯特莱克惊慌地握了握盖茨的手。

“我想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提供有关雷丁的消息。”盖茨说。

“我没有给过你任何消息。”维斯特莱克皱着眉头说。

“你给过我。而且还是一个绝好的消息。我赚了6万美元。”

“赚了6万美元？”

“当然！你告诉我抛掉雷丁；所以我就买进了雷丁！我听了你的消息后，反向操作，总能赚钱，维斯特莱克。”约翰·盖茨得意地说，“总能！”

老维斯特莱克看着这位粗率的西部人，立刻称赞道：“盖茨，我要是有你的头脑，我不知会有多么富裕！”

那天我碰到了著名的卡通画家罗杰斯，他的华尔街画作深受经纪商的青睐。每天刊登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卡通画多年来给数千人带来了快乐。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与西班牙发生战争以前。一天晚上他与一位经纪商朋友待在一起。他走的时候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他的圆顶帽，至少他认为这是他的帽子，因为这帽子与他的帽子形状一样，戴上也挺合适。

当时华尔街所有的人都在思考与谈论战争。会出现哪一种情况呢？如果发生战争，行情会下跌，下跌主要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抛空，而是由于掌握我们安全的欧洲人的压力。如果是和平，必然要买进股票，因为闹得沸沸扬扬的黄皮文件使得股票一直在下跌。下面是罗杰斯给我讲的这件事的后半部分：“这位经纪商，就是我前一天晚上与他待在一起的那位朋友，第二天站在交易室里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知站在多头、空头双方的哪一边。他将赞成和反对的说法在头脑中过了一遍，发现很难区

第十六章

分谣言与事实。根本找不到真实的消息来引导他。他一会儿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会儿他又几乎说服自己:战争根本不可能爆发。他的困惑一定引起了体温的升高,因为他摘下他的圆顶帽来擦脑门。他弄不清是买还是抛。”

“他碰巧往帽子里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金字,是‘战争’二字。这是他唯一需要的预感。这不是上帝通过帽子给我的消息吗?于是他抛出了大宗股票,战争爆发了,大跌后他进行了回补,获利丰厚。”接着,罗杰斯最后说,“我找不到那顶帽子了!”

这个珍贵的故事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位最有影响的人有关。你认识他——胡德。一天,另一位场内投机客——伯特·沃克,告诉他为大西洋南方的著名经理做了一件好事,经理们打算将这只股票拉升 25 点。所有的经理不参与交易,但他们绝大多数会根据需要投票的。

伯特·沃克总结说股息率将被提高。他对他的朋友胡德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购买了几千股的 A. S.。这只股票在买之前与买之后的走势都很弱,但胡德说很明显,这是以伯特感激的朋友为首的内幕投机集团在收集筹码。

在下一个星期四闭市后,大西洋南方的经理们碰面分派股息。第二天,这只股票在开盘后的前 6 分钟内跌了 6 点。

伯特·沃克非常生气。他给那位感激的经理打电话,这位经理感到很痛心,非常后悔。他说他忘记了他曾让沃克买股票的事了。那就是他没打电话告诉沃克的原因,他说董事会主流派的计划发生了变化。这位十分懊悔的经理急于补偿他的过失,又透露给伯特一个消息。他非常客气地解释说,他的几位同事想买便宜股票,粗暴地反对他的判断。他没办法只能屈从,投了赞成票。不过,既然他们已经收集够了筹码,谁也阻止不了股票的上涨了。现在购买 A. S. 绝对有把握,十拿九稳地赚钱。

伯特不但原谅了他,而且还与这位高傲的金融家热情地握手。伯特自然赶紧找到了他的朋友和受害同伙胡德,把这些喜讯告诉了他。他们准备大赚一把。

这只股票以前曾受消息影响而涨过,他们买进过。现在这股票低于当时 15 点,这是个很好的买点。所以他们用联合存款账户买进了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5000 股。

宛如他们摇铃使这只股票开跌一般，该股票直线下跌，很显然是内幕抛盘所致。两位专家感到欣喜，他们的怀疑被证实了，胡德抛掉了他们的 5000 股。他抛完后，伯特·沃克对他说：“要是那个该死的人渣前天没去佛罗里达，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他的。会的，我会收拾他的。不过你跟我来。”

“去哪儿？”胡德问。

“去电报室。我想给那个卑鄙小人发个电报，让他永远记住。快点儿。”

伯特走在前面，胡德在后面跟着到了电报室。由于他们在 5000 股的股票上损失惨重，所以伯特气昏了头，他在电报室拟了一篇绝妙的辱骂之词。然后，他读给胡德听，读完后，他说：“这基本上可以让他知道我对他的看法啦。”

他正要把它交给等待着的电报员，这时胡德说：“等会，伯特！”

“怎么了？”

“我不想发了。”胡德提议说。

“为什么不？”伯特急促地问。

“这会让他像魔鬼一样痛苦的。”

“这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吗？”伯特边说边惊讶地看着胡德。

而胡德却摇头，表示不赞同，并非常严肃地说：“如果你发了这份电报，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得到他的消息了！”

职业投机客实际上说过这番话。现在谈论追随消息的股痴有什么用呢？人们之所以会追逐消息，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愚蠢，而是在憧憬着我所说的那些“希望”鸡尾酒会。老罗斯柴尔德的赚大钱的妙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投机。有人问他在布尔斯赚钱是不是一件难事，他回答说，他认为恰恰相反，在那儿赚钱很容易。

“那是因为你非常有钱。”这位采访人表示不赞同。

“根本不是因为我富有。我找到了一种容易的方法，并坚持用这种方法。我赚起钱来简直不由自主。如果你愿意听，我就给你讲一讲我的秘诀。是这样的：我从不不在底部建仓，并总是没涨到最高点时就早早地抛

第十六章

出了。”

投资者是不同类型的人。大部分投资者整天关心的是财产目录、收益统计以及各种数学数据,宛如这意味着事

我从不**在底部建仓**,并总是**没涨到最高点时就早早地抛出了**。

实和必然,按惯例最大限度地淡化人的因素。很少有人喜欢买进一个人组成的企业的股份。但是我认识一位最聪明的投资人,他是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接着他来到华尔街,并经常与拉塞尔·赛吉(Russell Sage)见面。

他是位执著的研究者,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密苏里人。他善于向自己提出问题,注重研究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他并不引人注目。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大部分投资者整天关心的是**财产目录、收益统计以及各种数学数据**,宛如这意味着**事实和必然**。

他持有阿奇逊的股票似乎并不多。不久他开始听到了这家公司及其管理方面的令人忧虑的报告。有人告诉他这家公司的总裁赖恩哈特(Mr. Reinhart)先生不仅不是人们相信的那样,是能给公司带来利润的奇人,反而是一位在生活中奢侈浪费的经理人,他敷衍失责的管理方式很快就使公司陷入了混乱。等到结账时,这些股民会倒霉的。

这确实是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最需要的消息。他赶紧到波士顿见莱恩哈特,并问了他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重复他所听到的对阿奇逊(Atchison)的指责,以及询问阿奇逊的总裁、托皮卡(Topeka)和圣达菲·莱尔罗德(Santa Fe Railroad)这些事是否属实。

赖恩哈特先生不仅坚决否定了这些指责,而且他还说:“我准备用数字证明这些指责的人在恶意造谣。”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要他出示准确的消息,这位总裁向他出示的消息显示了公司的业务以及公司准确的财务状况。

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谢过赖恩哈特总裁,回到了纽约,立刻将持有的所有阿奇逊股票悉数抛出。大约一周之后,他用闲置资金购买了大量的特拉华(Delaware)、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Lackawanna & Western)股票。

几年过后,我们在谈论幸运的交易时,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引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用了他自己的实例。他解释了抛出的理由。

“是这样。”他说，“赖恩哈特在写下数字，并从他的红木卷盖式书桌里取出信纸的时候，我观察了他。那是很重的亚麻纸，信笺抬头很漂亮，印有两种颜色。用这种纸不仅昂贵，而且更让人觉得不合适——用这么贵的纸没有必要。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数字，让我看看公司各部门的盈利状况，又给我证明他们削减开销的办法或减少运营费用，然后他把这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不大一会儿，他想让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实行的节约措施，他就伸手抽出一张漂亮的，印有两种颜色信笺抬头的空白信纸。写几个数字——嘿，扔进了废纸篓！不假思索就又浪费了资金。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总裁是这样一种人，那么，他就几乎不可能要求雇用或奖赏节约的下属。因此，我决定相信那些告诉我其管理浪费的人，而不相信总裁的解释，于是我抛掉了持有的阿奇逊。”

“过了几天，碰巧我有机会去了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的办公地点。老塞姆·斯隆是总裁。他办公室距离入口最近，并且办公室的门敞开。那些日子没有人能够进入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的办公室，没有人看见过这家公司的总裁坐在桌旁。如果他有生意做，任何人都能够走进去并立刻与他做生意。财经记者们过去经常对我说，与老塞姆·斯隆打交道从不用兜圈子，只要提问题，无论其他经理的股票行情的急迫要求可能多么强烈，都可以得到直截了当的肯定或否定。”

“我走进的时候，看到老头正忙着。我原以为他在打开一份邮件，但我往里走靠近桌旁时，我看清了他在忙什么。过后我了解到这是他每日必做的事。邮件被分类并被拆开后，他并不把空信封扔掉，而是放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带到办公室。他有空的时候，就将信封周围撕开，撕成两小块纸，每一块纸都有空白的一面。他把这些块纸叠起来，并把它们分类，用来替代便条纸，他用这些信封纸记录数字就相当于赖恩哈特用印着信笺抬头的信纸给我写数字。一个空信封也不浪费，而且总裁的空闲一点也不浪费。一切均得到了充分利用。”

“我的印象是，如果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选这样一个人当总裁，那么，这家公司的各个部门一定实行的是节约化管理。总裁会监督的！我把所有的闲钱都买了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从那时起这

第十六章

家公司的股本扩张了两倍,然后又到四倍。我每年的股息与我原先的投资持平。我现在仍然持有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而阿奇逊却被收购,就在我看到其总裁将印有两种颜色信笺抬头的亚麻纸扔进废纸篓,用数字向我证明他们正在削减开支后的几个月里。”

这个故事很美,它很真实。在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购买的股票当中,没有哪只股票最终证明像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那样具有投资价值。

第十七章

我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喜欢讨论我身上的一种特质，他称之为第六感。他始终认为我的能力是对行情分析的一种蔑视。他宣称我只要盲目听从一些神秘的推动力，就完全可以在最佳时机逃离股市。他最得意的故事就是关于一只黑猫的，在早餐桌上，黑猫曾告诉我应该抛掉手中的一些股票，每当我得到猫咪提供的信息，就会变得脾气暴躁，精神紧张，直到卖掉了手中所有做多的持股之后，情绪才能稳定下来。当然，几乎可以在股价最高位脱手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位固执的朋友所谓的第六感理论。

我曾去过华盛顿，为了说服几个国会议员，使他们相信过度征收股票交易税是不明智的，当时的我没有过多关注股市。我决定抛空自己的持仓，这件事情来得很突然，因此我朋友的奇谈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我承认有时候的确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在股市中做些事情。与我做多还是做空股票都没有关系。我必须摆脱市场，只有做到了才能安心。我自己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我经常看到的警报信号。或许并不是某个足够清晰或强烈的信号，为我这种突如其来的行为，提供了积极而明确的理由。大概那就是人们所谓的“股票行情感应力”——操盘手老前辈詹姆斯·基恩（James R. Keene）及其前辈，都曾对此极力推崇。我承认，这种警示出现的时候，通常不只是一种声音，而且

第十七章

还是以分钟计时的。但在这个特例中，我却对它的来临没有任何预感——黑猫什么都没有做。我的朋友对每个人说，那天早晨，我起床后一直脾气暴躁，我猜想，即使的确脾气不好的话，也是因为我的沮丧，因为我无法说服国会议员能够像我一样重视华尔街赋税的问题。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股票操盘手，我并不想阻止或逃避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只是想建议一种公平合理的税收方式。我想告诉山姆大叔金蛋多的是，不要急着杀鸡取卵！或许，我的劝说失败不仅惹怒了我，而且使我对未来股市中不公平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悲观情绪。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的确发生了什么事情。

牛市行情刚开始时，我非常看好钢铁交易与铜市行情的前景，所以我对两种系统的股票都是看多的。因此，我开

我想告诉山姆大叔金蛋多的是，不要急着杀鸡取卵！

始累计买进一些股票。我是以买进 5000 股犹他铜（Utah Copper）开始的，然后停止买进，因为它的走势不好。也就是说，犹他铜的走势不像它本来应该的走势，不足以让我感到对它买进是明智之举。我想价格大概是 114 点。几乎与此同时，我还以相同的价格开始买进了美国钢铁。因为它的走势很好，我第一次时一共买进了 2 万股。我用的仍然是之前跟你讲过的方法。

美国钢铁继续上涨，因此我继续加仓，一直到了总共持有 7.2 万股。但是我持有的犹他铜股是我的首选。我对它的持有，从未超过 5000 股。它的走势并不鼓励人们对它做多。

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的多头行情势头正劲。我知道行情会上涨，形势非常有利。股票上涨幅度很大，而且我的账面利润也不能小觑，行情记录器还是不停地喊着：“时间尚早！时间尚早！”我到了华盛顿，行情仍然在不停地对我说同样的字。当然，即使我依然看多，我也无意在那天的下半晌继续加仓。与此同时，行情明显对我有利，根本没有机会让我整天坐在报价板前时刻盼望着能得到消息，好平仓出局。在要求撤退的号角——为了阻止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吹响前，行情就会犹豫，或出现相反的情况，为我提供一个投机形势翻转的局面。那就是我为什么愿意与国会议员交涉的原因。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同时,价格继续不停地上涨,这意味着牛市终结即将来临。

同时,价格继续不停地上涨,这
意味着牛市终结即将来临。

我没有专门寻找牛市结束的固定日期,因为那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是我无法决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正在等待秘密消息。无论如何,我一直就是这样。这种预感已成为我交易习惯的要旨。

我不能断定就是这样,但是却怀疑在我抛出的前一天,我所看到的价格居高不下,让我想到了自己所持仓位和大量的账面余额。后来,我又想到了,自己提议立法者要公平合理地对待华尔街,却无功而返的事情。那可能就是在我身上播撒种子的方式和时间吧。潜意识里整夜在呵护着种子的发育。早上,我在思考行情,并开始琢磨当天的行情走势。我通常去交易公司,在那里我看到的不仅是居高不下的价格,以及令人满意的盈利,我还能看到巨量吸纳股票的行情。这样的行情下,我卖出多少股票都没有问题;当然,要是一个人持有满仓的股票并获利丰厚,他必须时刻等待机会将他的账面利润换成现金。兑换期间他应尽量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利润损失。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经验告诉我一个人总能找到机会把他的利润变成现金,这种机会通常在一波运作结束时出现。这不是预感,也并非是对行情记录器的观察。

当然,那天早上当我发现我能够将所有的股票毫不费劲地统统抛出时,我就把它们全部抛了出去。在你抛出时,50 股和 5000 股是同样明智和勇敢的,但是 50 股你可以在最低落的行情中抛掉,而 5000 股单种股票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 7.2 万股美国钢铁可能不是什么大单子,但你不能总是毫无利润可言就抛出那么多,你账面上算出的这点利润看上去很不错,但如果将好像已经存在银行的这点利润损失掉,也是令人十分心疼的。

我获得的利润大约 150 万美元,我是在最佳时期赚取这笔利润的。然而,这不是我抛得对的主要理由,是行情给了我明示,而且对我来说,行情确是我满意的信息来源。情况是这样的:我全部抛出了 7.2 万股美国钢铁,这跟当天以及上冲的最高价仅差 1 个点。行情肯定了我十分精准的判断。不过,就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在我逐次抛出 5000 股犹他铜

第十七章

时,犹他铜下跌了5个点。想想看,我同时买进了这两只股票,并且非常明智地将美国钢铁的仓位从2万股,增加了5万股,同样明智的是,没有将犹他铜原有的5000股再加仓。以前我没有抛掉犹他铜的原因是我在看多铜交易,我认为现在是牛市,即使在犹他铜上赚不了大钱,也不会给我造成多大损失。但说到预感,根本就没有。

学习股票投机就像学习医学。内科医生需要用多年的时间学习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以及十几门相关学科。他们学会理论,然后开始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实践。他们观察并将各种各样的病理现象分类。他们学习诊断,如果诊断是正确的,当然,这就要依照他们所观察的准确性而定,他们必定会有出色的治疗效果。当然,永远要记住:人性的不可靠性,使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从此,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们不仅学会做正确的事,而且学会了快速做事,如此一来,许多人会认为他们是在本能地做事,实际上这不是本能。他们是根据多年来对此类病例的观察来诊断的;所以,对病情诊断之后,自然只能用从经验得来的正确方法治病了。你可以传播知识,收集特殊的卡面目录,但是不能传播经验。人可能知道该怎么办,但如果不当机立断的话,就会亏钱。

观察、经验、记忆和数学,这些是成功投机商必须依靠的东西。他不仅要观察准确,而且还要时时刻刻记住所观察的东西。无论他个人对不合理性的信心有多大,或者,无论对经常出现的,没有预期的东西感到多么肯定,他都不能在不切实际和没有预期的东西上面下赌注。他必须依据可能性的大小,尽量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然后才能下注。多年的交易实践、不断地学习、长时间的记忆,使得投机商能够在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时采取果断行动,也可以在能够预测的事情出现时,同样做到这一点。

一个人可能具有极强的数学运算能力和准确观察事物的非凡才能,然而,假使他不具备经验与记忆,投机时仍然会失败。此外,与紧跟科学发展的内科医生一样,明智的投机者从不间断对形势的研究,以防止落后于各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抑制或推动不同行情的走势。经过几年的交易之后,保持信息灵通会成为一种习惯,他几乎是自动地做出决定。形成珍贵的职业态度,这种态度有时使他有能力在交易时立于不败之地!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专业投机商与业余的,或者偶尔做一把交易的投机商之间所存在的差别,是不需要过度强调的。例如,我发现记忆力和数学知识对我帮助很大。在华尔街赚钱,数学是基础。我是说,在华尔街是以事实和数学赚钱的。

在华尔街是以事实和数学赚钱的。

当我告诉你一个投机客必须保证获得准确的信息,以及对所有的行情与变化,保持纯粹的职业态度时,我只是想再一次强调:预感和神秘的行情记录器与成功之间并没有多大的相关性。当然,投机客来不及事先给出所有的理由,也是常有的事,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可靠的、充足的理由,因为这些是基于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思考,以及从职业投机者的视角,对他来说,一切均会变成对他有利的东西。让我讲一讲职业态度的含义吧。

我一直跟踪农产品的行情,这是多年来的习惯。你知道,政府报告说明冬小麦行情与上一年的基本持平,春小麦行情则好于1921年。行情较为乐观,我们的收成较以往也要好一些。当我拿到行情的数字,并看到我们所希望的大概利润时,我也立即想到了煤矿工人的罢工和铁路维修工的罢工。我禁不住要考虑这些事,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是考虑一切与行情相关的变化。罢工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已经阻碍了各地的货物运输,它一定会对小麦的价格造成不利影响。我是这样计算的:由于罢工造成了运输设备的瘫痪,所以冬小麦运往市场的时间,一定会被推延,到运输设备恢复运营的时候,又该准备运输春小麦了。这意味着当铁路能够成批运输小麦时,两种小麦:推迟的冬小麦和第一期的春小麦,将会同时上市,这意味着大量的小麦会一下子涌入市场。这就是事实: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投机商们同我一样,会了解和计算,他们不会有片刻看多的时候。如果价格不下跌至非常值得投资的数字的话,他们是不愿意购买的。市场没有购买力,价格一定会下跌。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必须要弄明白自己是否正确。正如老帕特·赫恩过去常说的:“只有下了注,才能见分晓。”是看空还是抛出,无需浪费时间。

经验给我的启示是,行情的走势是投机客最好的向导,这就跟测量病人的体温、脉搏或者记录眼球的颜色和舌苔的厚度一样。

当时一个人通常应该能以0.25美分以内的价格买进或卖出100万

第十七章

蒲式耳小麦。在那一天我抛出了 25 万蒲式耳,以测试一下行情是否适合买进。然后,由于测试的反应未能明确地对我想知道的事情做出答复,我又抛出了 25 万蒲式耳。我注意到有人在零星吸纳,以 1 万或 1.5 万蒲式耳的量买进,而不是以 2 万到 3 万的量交易,这种交易量也属于正常范畴。除了购买量微小外,我抛出的小麦价格下跌了 1.25 美分。市场对我所抛小麦的吸纳情况,及其价格的逐波下跌方式告诉我,那里毫无购买力可言,现在我没必要浪费时间对此进行说明。这就是实情。怎么办呢?当然更多的抛售才是唯一的办法。听从经验的指令,有可能会让你不时地感到摸不着头脑。但是不听从经验的指令,又一直让你犯错误。因此,我抛掉了 200 万蒲式耳,结果价格又下跌了一些。过了几天,行情的走势迫使我又实实在在地抛掉了 200 万蒲式耳,价格继续下跌了 6 美分。而且下跌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继续下跌,虽有回稳,也只是昙花一现。

接下来,我没有紧跟预感。无人对我进行指点。是我自己对农产品市场习惯的或职业的心态才能让我获利。我学习是因为交易是我的本行。我的任务是:行情记录器提示我没有脱离正道,我就加仓。我做到了。那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我已经发现,在交易中,经验往往是稳定的股息支付人,而且,观察为你提供唯一可靠的消息。有时候,你需要的一切就是某一股票的走势。你对它进行观察。然后,经验引导你如何通过化腐朽为神奇获取利润——通过转化可能性而获利。例如,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遵循一种走势,而且也知道所有的同类股票在牛市行情中均会上扬,在熊市行情中均会下跌。这是投机常碰到的情况,也是所有独立消息中最为普通的一种,证券经纪公司对此非常熟悉,会将其传给自己,但却没有想到它的客户;我指的是买卖那些落后于同类股票中其他种类的股票。因此,如果美国钢铁上扬,那么自然就可以推断出坩埚钢(Crucible)、合众国钢铁(Republic)和伯利恒钢铁(Bethlehem)均会跟着上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交易状况与预期在所有同类股票中应是相同的,活跃的交易应为所有股票共有。就无数次被经验验证的说法,也就是指“风水轮流转”。散户会购买 A. B. 钢铁,因为它还没有上涨过,而 C. D. 钢铁、X. Y. 钢铁已经上涨过了。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如果一只股票在某种行情中没有表现出它本来应有的走势,即使是牛市行情,我也不会买进的。我有时候在确定无疑的牛市行情期间买进一只股票,结果发现同一板块中的其他股票走势并不强劲,于是就又抛掉了它们。为什么呢?经验告诉我,违背我所认为的明显的板块效应是不明智的,我不能指望确定性。我必须依靠可能性,并对可能性做出预期。一位老经纪商曾对我说:“假如我沿铁路线向前走,看到一列火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向我开来,我还会继续在枕木上走吗?朋友,我迈一步就避开了。我甚至不会表扬自己是如此明智和谨慎。”

去年,尽管牛市行情如火如荼,但我注意到,某一板块的一只股票随同板块的其他股票涨跌,而在这个板块中,除了这只股票外,其他股票与行情却是同步的。我长期持有布莱克伍德汽车(Blackwood Motors),数量还不少。人人都知道这家汽车销售量很大。价格一天之内上涨1~3个点,股东数量越来越多。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到汽车板块上来,然后各类汽车股接二连三地开始上涨。然而,其中一只股票一直不涨,这只股票就是切斯特汽车(Chester)。它落后于其他股票,因此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切斯特的低价位及其无动于衷的表现,与布莱克伍德,以及其他汽车股的坚挺和活跃形成了对比。按照惯例,散户听信了秘密消息打探者、内幕消息兜售者以及自恃甚高者的讹言,并开始买进切斯特汽车,以为它一定会马上启动,随着板块的其他股票一同上涨。

然而,切斯特并未因散户们少量买进而上涨,事实上却是下跌了。这样一来,考虑到同板块中的一只股票,布莱克伍德已经成为大行情的出色领头羊之一,因此,要想将这只股票做上去也绝非易事。其他汽车股随布莱克伍德上扬,同时,我们听到的唯一消息是,对各种汽车的需求量以及产量在大幅增加。

因此,切斯特的内部集团很明显并未做内部集团在牛市行情中通常要做的事情。对于这种该做而不做的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也许是因为内部集团想收集更多的股票,才故意不把它拉上去,如果你能分析出切斯特的交易量和交易特点,那么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他们不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做了,就担心会被套牢,因此,尽管所有股票,特别是汽车板块的走势是上升的,他们也不会以现在流行的价格买进的。

第十七章

既然别人该买一只股票的时候却不买,我又何必要买呢?我想无论其他汽车公司有多么繁荣,做空抛出是必然的。我从经验中学到的,买进一个拒绝随同板块领头羊涨跌的股票,需要谨慎才是。

很轻易,我就证实了这一事实,实际上,不仅没有内部买进,反而有内部抛出。虽然我唯一想要知道的是其市

既然别人该买一只股票的时候却不买,我又何必要买呢?

场走势的不一致性,但还有其他不买切斯特的预警信号。行情记录器又一次提醒了我,要我撤离,那就是为什么我做空抛出切斯特的原因。过不了多长时间,这只股票就会破位暴跌的。后来我们听说,官方消息称,内部集团的确一直在抛售这只股票,他们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好。按照惯例,股票破位下跌了之后,才会有信息披露。但是警告在破位之前就出现了。我不防备破位,但是我提防警告。我不知道切斯特出了什么问题,我也没有依靠预感。我只知道一定有问题,因为行情记录器在说:“抛掉!”

只有在那天,我们才看到圭亚那黄金(Guiana Gold)激动人心的走势。以50美元或接近50美元的价格在场外进行交易后,圭亚那黄金进入了证券交易所。在交易所里,圭亚那黄金以35美元开盘后,就开始下跌了,最终跌破了20美元。

迄今为止,我都不会把这种破位称为激动人心,因为这完全是预料中的事。如果你去打听了,这个公司的历史本来是可以了解的。知道这个公司历史的人不计其数。我所听到的情况是:六位极其著名的资本家和一家地位显赫的银行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其中一位成员是贝尔岛勘探公司(Belle Isle Exploration Company)的总裁,他提供了1000多万美元的现金,他的回报是债券和圭亚那黄金矿业公司总股本的25万股,而总股本为100万股。股票以支付股息为基础上市流通,并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贝尔岛公司的人认为能赚大钱,所以把他们25万股股票的优先购买权给了银行家,然后,银行家来安排销售这只股票,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他们计划委托一个行家进行操作,他的报酬是每股36美元以上出售的25万股股票的利润的1/3。我明白协议已经草拟完毕,并准备签署了,但是在最后一刻,那些银行家们决定自己承担销售任务,以节省费用。所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以他们组织了一个内部销售联营股份。银行家们对所持有的 25 万股贝尔岛勘探公司股票,以 36 美元的价格拥有购买优先权。他们将价格定为 41 美元。也就是说,内部联营者开始需要向自己银行同事支付 5 个点的利润了。我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银行家们自己操作这只股票的销售看来是必然的事情,这是毫无悬念的。我们的股市现在是牛市,圭亚那黄金所属的板块排在行情领头羊的前列。其公司盈利巨大,并经常发放股息,再加上承销商极高的声誉,几乎使得公众都将圭亚那黄金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了。我听说约有 40 万股卖给了公众,价格一路攀升至 47 美元。

黄金板块涨势强劲。但圭亚那开始掉头下行了,下跌了 10 个点。如果是联营股份销售股票的话,是根本不会出现问题的。然而,很快就有消息传到华尔街了,情况最终不尽如人意,资产状况不能支持承销商很高的预期。这样一来,下跌的原因当然就很清楚了。不过在我得知消息之前,我就发现了提示,并一步一步地测试圭亚那的行情。这只股票的走势与切斯特汽车是极其相似的。价格下跌了。我又抛出了许多。价格继续走低。这只股票重复着切斯特以及我记忆中分析过的其他五六只股票。行情清楚地告诉我,一定有问题——促使内部人士不买进,内部人士清楚地知道牛市行情中,不买进自己股票的原因。另一方面,不知情的场外人士仍然在买进,因为曾以 45 美元,或者更高的价格销售,现在这只股票是 35 美元或低于 35 美元,看上去便宜多了。股息仍然在发放。这只股票成了廉价股。

接着又传来了消息,同以往一样,消息还没传到公众那里,就先作为重要消息传到我这里了。报表证实,公司采掘到的是光秃秃的岩石,而不是含量极高的金矿石,我从这个消息中找到了前面内幕抛售的理由。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自己并没有抛售。很久以前,当我发现这种走势的时候,我就抛空了。我对这只股票的态度并不乐观。我是一名投机客,因此我寻找一个可以内幕买进的信号。内幕却是没有人买进,我没有必要知道内幕人士之所以不看好自己股票的原因。有一点很清楚,他们的营销计划中不包括把股票继续做上去的内容。这必然会导致卖空。公众已购买了将近 5000 万股,唯一可能的改变是一批不知情的公众愿意抛售股票

第十七章

以便止损,另一批不知情的公众可能买进,然后赚钱。

我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想针对那些购买圭亚那股票的人们,为其遭受的损失赋予道义的色彩或者只是想通过抛售持股而获利;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以此强调研究投资板块的重要性,并且说明每一个缺乏操作知识的公众是如何忽视经验教训的。报价纸带不仅在股市提醒你,而且还在粮食和棉花市场大声地提醒着你。

我曾在棉花市场上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我看空股票,所以只做少量的短线。与此同时,我做空了5万包棉花。我的股票交易盈利颇丰,所以没有在乎棉花的收益。我说过,我的股票交易是非常有趣的,我表现得不错,所以不想放弃股票去做农产品期货。想到棉花的时候,我心里就在琢磨:“我要等回跌的时候补仓。”价格跌了一点,但还没等我决定弥补损失,回补仓位的时候,价格又回升并涨得很高了。所以我决定再等一等,于是就一心一意地做我的股票交易,最后我以丰厚的利润获利平仓了,然后去了温泉城度假。

这是我第一次轻松地处理棉花亏损的问题。我的交易很不顺利。有时候看上去,我几乎要获利了。我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有人大量抛出的话,就会有回跌。但是价格几乎立刻就回升,并创了新高。

最后,在温泉城的几天里,我损失了100万美元,回升时,根本就没有机会补仓。我回忆了一下自己所有做过的事情,还有那些没有做的事情,心想:“我一定是做错了!”对我来说,去感受自己的错误和决定摆脱困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因此我补仓了,损失了大约100万美元。

第二天上午,我去打高尔夫球了,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事情。我做了棉花交易,并且犯了错误,我为失误支付了学费,并收起了印有收讫的单据。我对棉花行情不再关心,与现在基本没什么两样。在回饭店吃午饭的时候,我在证券交易公司停了下来,看了看报价板。这其实只是个习惯。我看到棉花已经下跌了50个点。不只这些,我还注意到与之前下跌几周后的表现习惯不同,这一次它没有反弹。我想我之前说过是怎么回事,我做空棉花,只有棉花形成了巨大的某个抛盘时刻,被吸收之后才能立刻反弹。大盘显示的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周,直到损失了100万美元我才不再考虑。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然而此时，曾让我遭受了巨大损失并让我回补的理由，不再是一个合适的理由了，因为一直没有出现迅速有力的反弹，因此我抛空了1万包，我开始观望。很快，行情下跌了50点。我又观望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出现反弹的情况。这个时候，我已经很饿了，于是我到餐厅去吃午饭。没等服务员把饭端上来，我就“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奔向证券交易公司，发现一直没有反弹，我又抛掉了1万股。我等了等，庆幸地发现价格又下跌了40点。这表明我的交易是正确的，于是我回到餐厅，吃了午饭，然后又回到证券交易公司。那天棉花没有反弹，就在当天晚上，我离开了温泉城。

本来打高尔夫球是很不错的，但是我抛售并回补棉花的交易一直在出错，我只好继续回去工作了，回到那适合我从事交易的地方去。行情第一次夺去了我1万包的走势，又让我抛掉了1万包，第二次抛掉1万包的行情走势让我确信，机会来了。这一次的走势不同。我到了华尔街，回到了证券交易公司，这个交易公司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在那段时间，行情又下跌了一些。当时我已不再认为以前是自己一直在犯错了，我更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因此我又抛掉了4万包，行情又下跌了75个点。这说明那里没有支撑力。那天晚上，行情以更低的价格收盘了。原先的购买力明显已经撤离。无法预料未来在什么点位会再聚集人气，但是我相信自己的眼光。第二天早上，我开车离开了华盛顿，赶赴纽约，没有匆匆忙忙地赶路。

我们到了费城，并且去了一家证券交易所。我发现棉花行情可能会赚钱。价格已经下跌得非常厉害了，市场略有恐慌。我等不及回到纽约，于是就拨通长途电话，找到了我的经纪人，补进了我抛售的棉花。我拿到交易单的时候看了一下，已经全部挽回了以前的损失，我马不停蹄地继续开车回到了纽约，为的是能看更多的牌价。

与我一起在温泉城度假的朋友，至今还会谈论起我当初猛然从饭桌站起来，再一次抛掉1万股的情景。不过，我还得重复一下，这明显不是预感，是信心，是来自对当时抛售实际的把握，不论我以前的错误有多严重，我都得利用它，这是我的机会。大概潜意识一直在工作，为我得出了结论。在华盛顿的抛售决定，是我观察的结果，几年的投机经验告诉我，

第十七章

最小阻力线已经从向上走,变成了向下走。

市场行情让我损失了 100 万美元,我并不埋怨自己犯了错误,而是为了我在费城的回补,并将损失弥补回来感到骄傲。我的交易头脑关心的只是交易问题,我有理由坚信,自己能够弥补最初的损失,大都是出于我的经验和记忆。

第十八章

历史总是在华尔街重演。你记得我曾对你讲过的故事吗？——我在斯特拉顿（Stratton）垄断玉米市场时，是如何回补空头的。同样地，我有一次在股市上用的是几乎一样的策略。那只股票是热带贸易（Tropical Trading）。我买进它赚到了钱，卖空也赚了钱。这是一只交易活跃的股票，是受冒险投机客喜爱的股票。其内部人士几次三番受到报纸抨击，说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股票波动情况，而不鼓励长期投资。一天，一位我认识的最有能力的经纪人断言，在股票市场方面，即使是操纵伊利公司股票（Erie）的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或者美国糖业的H. O. 哈夫迈耶（H. O. Havemeyer）都没有像穆利根总裁（Mulligan）和他的朋友那样，在热带贸易（Tropical Trading）中运用完美的方法赚钱。他们总是鼓励空头们抛空热带贸易，然后彻底而又一本正经地打压他们。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恶意的方法了，就是用圆锯来锉人，也不过如此而已——而且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生气的了。

历史总是在华尔街重演。

由于内幕投机客的操纵，交易室投机客的经常失败就是必然的了，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投机呢？哦，一个原因是他们喜欢赌博，所以他们当然要在热带贸易中下注，不必忍受令人难耐的等待。不必探寻理由，也没有理由可探寻。不浪费一点时间。无需竭尽耐心去等待消息，刺激行情上涨。

第十八章

总是有行情可以运作,但必须有足够的短线效益让他们觉得值得一做。人命由天啊!

不久前,像往年一样,我在佛罗里达州度冬假。我在那儿钓鱼,开心地游玩,丝毫没有考虑行情问题,除了看看收到的一叠报纸之外。一天上午,邮差把半个星期内的邮件都送来了,我看了看牌价,发现热带贸易的卖出价是155点。我最近一次在报价板上见到其价格大约是140点。我的看法是,我们要进入熊市,我要等待时机再做空。然而,并没有大的增量资金介入。那就是我为什么在钓鱼,而不再关注行情的原因。我知道要是的确有电话打来让我回去,我会回去的,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或未做的事并没有一点儿让我着急赶回去的必要。

那天上午我收到的报纸,显现出热带贸易的走势代表着行情的突出特点。应该明确我的总体熊市策略,因为我记得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面对大盘缓慢的走势,而抬高其价格是特别愚蠢的。有时候必须暂停利用技巧赚钱。在投机客的计算中,反常的事经常不作为一个合理因素来看待,对我来说,标高这只股票的价格似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无人能犯如此之大的错误而不受损失,至少在股市里没有。

看完报纸后,我回去继续钓鱼,但是我一直在想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正在做的事。他们注定要亏钱,这是确定无疑的,就好像一个没有降落伞的人想从20层楼的楼顶上跳下是一样的。我只能考虑这事儿,其他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最后,我不钓鱼了,给我的经纪商发了电报,按照当时的行情,我抛掉了2000股热带贸易。发完了电报,我就继续去钓鱼了。我玩得非常愉快。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急件快递送来的电报回复。我的经纪商向我汇报说他们以153点的价格抛掉了2000股热带贸易。至此一切顺利。我在下跌行情中做空,这似乎是必然。不过我不能继续钓鱼了。我开始思考由内幕操控的热带贸易不涨反跌的所有原因,然而我离报价板太远了。我待在钓鱼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更糟,因此我返回了棕榈滩,或者更确切地说,直接回到纽约。

我一到棕榈滩,就看到误入歧途的内幕投机客们仍然在交易,我又抛给了他们2000股热带贸易。汇报返回,他们又接受了我2000股的卖单。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行情表现好极了——我的抛单一出，股市就下跌。一切令人满意，我出去找了个座位。但我并不开心。我觉得抛出的量少了，越想越高兴不起来。因此，我回到经纪公司，又抛掉了 2000 股。

只有把这只股票全部抛掉我才会高兴。很快我抛空了 1 万股。然后我决定回纽约，我有交易要做。钓鱼之事只能放在下一次了。

回到纽约后，我决定要弄清楚这家公司目前及预期的经营状况。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当内幕投机客在上升趋势没有得到公司利润和市场走势验证的情况下推动股价，这样的选择比粗心大意还要糟糕。

反弹，尽管不符合逻辑，也不合时宜，但还是吸引了很多公众的跟盘，这无疑促使内幕投机客们继续他们的策略。因此，我又抛掉了更多的股票。内幕投机客停止了他们的愚蠢行为。这样我根据自己的交易方法反复测试行情，一直到最后，我抛空了热带贸易公司 3 万股的股票。到那时为止，价格是 133 点。

有人已经提醒我说，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准确地知道每一只股票的底细以及短期利润的精确范围和特点，也知道策略运用的重要意义等其他现实情况。他们是精明强干、善于出谋划策的能人。总体来说，这样一种逆流而上的组合是危险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所有组合中最强大的是现实的各种组合。

当然，从 153 点一路下跌至 133 点，空头利润越来越大，如往常一样，在股票下跌时买进的公众开始议论：这只股票在 153 点或更高时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买点，现在跌了 20 个点，应该更是一个不错的买点了。同一只股票，相同的分红率，相同的报价，一样的交易。真便宜！

公众的买进减少了流通股股数，内幕投机客知道交易室的投机客在做空，所以他们认为打压的时机已到。价格及时地反弹到了 160 点。我敢说大量的补仓涌入，但我坚持不补。我为什么不补呢？内幕投机客可能明白 3 万股的做空量一直没被骗进来，但让我感到担心的原因是什么呢？迫使我在 153 点抛空和一直让我一路抛售到 133 点的理由不仅仍然有效，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足了。内幕投机客可能十分希望迫使我补仓，但他们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现实在为我斗争，保持无畏与

第十八章

耐心的状态现在并非难事。我曾给你讲过投机客必须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已故前纽约棉花交易所的总裁、著名的《投机:一种绝妙的艺术》(Speculation as a Fine Art)一书的作者迪克森·沃茨(Dickson G. Watts)说,投机客具有的勇气只是执行其头脑中的决定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害怕出错,因为我只有证明自己错了才会认错。事实上,如果不利用自己的经验,我是不会感到舒服的。行情的走势未必证明我是错的。是上涨的特征——或是下跌的特征——决定我对行情立场的正确或错误。我只有凭知识发迹。如果我亏本,那一定是自己犯了大错。

从133点到150点回稳的特征中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担心,从而让我补进。正如我所料,这只股票很快就开始下跌了。还没等内幕集团开始给予支撑,这只股票就跌破了140点。对这只股票走牛的传言不胫而走,恰好这时他们买进了这只股票。我们听说,这家公司可以赚取巨额利润,这一巨大的收入在定期的分红中得到了证实。而且,据说短线利润非常丰厚,本世纪最黑的打压就要开始了,空方总体上要受到打击,特别是对某个投资过大的投机客打击更大。他们把价格推升了10个点,我简直无法把我听到的一切都讲给你听。

这只股票受操纵,我感到特别惊讶,但是当股价触及149点时,我判定:让华尔街接受流传,有关看涨的所有研究都不恰当了。当然,无论是我还是圈外的显赫人物,都没有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说服那些心惊肉跳的做空者,或者说服那些顾客们按照传闻交易。对传言唯一有效而客气的回击是报价纸带上的白纸黑字。如果人们不相信任何活人的誓言,那么,对于做空抛售3万股的人的誓言就更不会相信了。因此,我用我在斯特拉顿囤积玉米时所用的策略,当时,为了让投机客们看空玉米,我抛空了燕麦。这靠的又是经验与记忆。

在内幕投机客们抬高热带贸易的价格想吓唬看空者的时候,我并未抛出股票来试验其上涨。我已抛售3万股热带贸易,3万股的数量占据流通股不小的比例,这个比例让我觉得做空是明智的。我不主张接受别人拱手相让的东西以陷入别人的圈套;第二次止跌反弹确实非常诱人。热带贸易触及149点时,我所做的事是抛掉大约1万股赤道商贸公司股票。这家公司持有大宗热带贸易股票。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赤道商贸 (Equatorial Commercial) 不像热带贸易那么活跃, 随着我的抛出, 其股价大跌, 这在预料之中, 当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投机客们——以及听了热带贸易不可否认的上涨消息的经纪商客户——发现赤道商贸巨量抛出并大跌的同时, 热带贸易在上涨, 此时, 他们自然会得出结论, 热带贸易的坚挺仅是一种障眼法、一种迷雾屏障、一种受操纵的佯涨, 明显是用来使赤道商贸——热带贸易最大的股东——内部清算更加容易的做法。这一定是赤道商贸的长线股票和内幕股票, 因为没有外部交易商会在热带贸易走势如此坚挺的情况下想抛出这么多的股票。这样一来, 那些聪明的投机客看到赤道商贸放出了大量抛单, 就立刻抛出了赤道商贸, 并查验热带贸易的上涨, 内部投机客不大愿意承接这一抛盘。就在内幕投机客撤出时, 价格就开始下跌。投机客和主要的佣金交易所现在也开始抛售部分赤道商贸, 而我以微薄利润短线抛出了这只股票。我抛出这只股票不是为了从交易中获利, 而是为了查验热带贸易的上涨。

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 及其推销人再一次不择手段地随处散布牛市行情的消息, 图谋抬高价格。他们每这样做一次, 我就做空抛出赤道商贸, 并在热带贸易回跌并带动赤道商贸下跌时将其补进。操纵者猝不及防, 功亏一篑。热带贸易的价格最终跌到 125 点, 积累了大量的短线利润, 因此内幕投机客就无法将股票推升 20 个点或 25 个点。这个时候短线利润极其丰厚, 做短线获利的想法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 尽管我预料到下跌会有反弹, 但由于我不想改变立场, 所以我没有补进。还没等赤道商贸拉升以配合热带贸易的上涨, 我就抛空了大量的热带贸易——其结果同以往一样, 证明了热带贸易要上涨的传言是虚假的, 热带贸易在最近轰轰烈烈地上涨之后, 大家对其议论纷纷。

到了这个时候, 大行情已变得十分弱。我曾经告诉过你, 我是在佛罗里达钓鱼时就相信我们是处在熊市, 这促使我开始做空抛售热带贸易。我还做空其他许多股票, 但热带贸易是我最看空的一个。大势证明, 内幕投机集团根本顶不住, 热带贸易最终急剧下滑。几年来首次跌破 120 点, 然后跌破 110 点, 再跌破票面价值; 不过我还是不补。有一天, 整个股市到了极其疲软的状态, 热带贸易跌破了 90 点, 在它极其低迷的时候, 我进行了补仓。同样是原来的理由! 我有了机会——大行情、疲软以及卖方

第十八章

远远超过买方。即使你认为我似乎在一个劲地吹嘘自己聪明,我也要告诉你,我确实在热带贸易价格跌到最低的时候买进了3万股,但我不打算在底部补进。我打算将我的账面利润转换成现金,以便在行情变化时少受点儿损失。

我自始至终不改变看法,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立场没错。我不会逆着行情的趋势而动,或者违背基本的走势,我只是顺势而为;而这正是我确定过分自信的内幕投机集团会失败的理由。他们所做的事,之前已经有人做过并且一直是失败的。频频的下跌反弹,我和别人一样都知道是预料中的事,这不会让我们害怕。我知道我最终胜出是因为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没有再在价格的高位补仓做短线。由于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赚了100多万美元。我并未借助预感、熟练的行情纸带研读以及我固执的勇气。判断中的信念为我带来股息,而不是靠我的聪明或虚荣。知识就是力量,力量无需害怕谎言——即使是白纸黑字印在行情纸带上也不怕。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

一年后,热带贸易涨到了150点,并在那儿横盘走了几个星期。整个行情已具备像样的下跌动能,因为它经过

判断中的信念为我带来股息,
而不是靠我的聪明或虚荣。

了不断的上涨,牛市行情已经到头。我知道是因为我测试过。现在热带贸易所属的公司生意一直不景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继续看多那些股票,即使其他股票一定上涨但实际上并未涨。因此,我开始抛出热带贸易,我打算总共抛出1万股。我看不出有任何的支撑,接着突然间,买盘的性质变了。

我可以保证辨别买盘的支撑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不过我不是企图证明自己是奇才。如果这只股票的内幕投机客,从未感到有道德义务,保持这只股票的价格上涨,现在却面对下跌的大行情,再次买进这只股票的话,我立刻会想到其中必有缘由。他们不是无知的傻瓜,也不是慈善家,更不是那些通过经纪商交易时,把价格保持高位,以保证安全的银行家。尽管我有我的抛售,也有别人的抛售,价格还是上涨的。我在153点的时候补进了1万股,实际上在156点时,我已经开始做长线了,因为那时的股市行情提醒着我,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我对整个行情看空,但是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面对现在的是某只股票的交易情况,而不是总体的投机理论。价格涨到了200点以上,令人目眩。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事。口头和书面的报表都显示,我已经净赚了800万~900万美元了,我的确感到十分满意。事实上,我并没有做空热带贸易,而是在一路做多。我持股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损失了一些账面利润。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因为我认为:假如我和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商调换个位置的话,他们同样会做我做的事情。然而,这与我无关,不需要我动脑筋,因为我的正事是投机——坚定地根据眼前的事实投机,而不是考虑别人应该做的事情。

第十九章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何时把“操作”这个词与再普通不过的销售过程联系起来的，并用它特指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操作市场以偏低价买进想要积聚的股票，这种过程也是操作行为。但这其中是有所不同的，或许不必有什么违法行为，但你却很难不去做一些被人们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在多头市场中，怎样才能做到既不抬高股价，又能买到大量股票呢？

这是个问题，怎么解决它呢？取决于很多你无法解释的因素，除非你说：大概是通过某种灵活的操作吧。需要举个例子吗？这取决于具体的实际情况。

在多头市场中，怎样才能做到既不抬高股价，又能买到大量股票呢？

你再也找不出比这个更贴切的答案了。

对于交易中的每一个阶段，我都非常感兴趣，我可以从自身以及别人的经验中学到知识。但是在今天，那些在下午休市之后从经纪人交易室中流传出的街谈巷议，却很难让你了解到操作股票的方法。过去那些骗局、策略和手段要么违法，要么行不通，大部分都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小雅各布（Jacob Little）或者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在 50 年至 75 年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即便正确而详细，但也已经没什么价值可言了。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西点军校的学生为了增加自己的弹道学应用知识,就需要去学习古人的箭术,与之相比,今天的股票操盘手不必考虑自己做了什么,是如何去做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研究人性因素是有益的——为什么人们总是容易相信那些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在面对人性的贪婪,以及因疏忽造成的经济损失时,人们是如何使自己——实际上是逼迫自己——受到影响的。恐惧和希望都是相同的,因此,研究投机客的心理一直都是很有价值的。虽然武器发生了改变,但策略还仍然需要,不管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在战场上都是如此。我认为最简明扼要的表述是托马斯·伍德洛克(Thomas F. Woodlock)所说的:“人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以后还会继续犯。这样的推想,是投机客成功的基本准则。”

在股市繁荣时期,人们纷纷投入股票市场,这里不需要什么阴险狡猾,也不必浪费时间讨论股票操作或投机;这就好像是试图区分同时落在自家屋顶上和对面屋顶上的雨滴有什么不同一样,毫无意义可言。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总是喜欢不劳而获,受股市繁荣景象的激励,以及贪婪本性的驱使,赌博的天性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想通过不正当手段赚钱的人,最终都会付出代价。这说明在这个利欲熏心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特权的。起初,当我对当年的交易状况和交易手段有所耳闻时,我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比20世纪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但是我肯定将会在某一天,从报纸上读到另外一则“最后的庞兹”,或者是一些空中证券交易商破产,来历不明的数百万美元悄无声息、付诸东流的消息。

想通过不正当手段赚钱的人, 我刚到纽约的时候,人们对虚卖
最终都会付出代价。 (Wash Sales)和配合指令(matched orders)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手段

在证券交易所是明令禁止的。有时,人们的虚卖行为很拙劣,根本就欺骗不了什么人。只要有人试图抬高或打压行情,经纪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虚售很活跃”,就像我之前说过的,经纪人所指的“空中证券交易商交易”曾在市场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当某只股票迅速下降两三个点时,行情便出现了跌势,从而使无数在空中证券交易商里小规模做多的交易商们亏损。至于配合指令,由于经纪人之间很难协调一致地操作,所以实行

第十九章

起来会经常出错。所有此类的交易方法，都是违反证券交易所准则的。几年前，曾有一位著名的操盘手取消了抛售，却没有取消对应的买进行为，结果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一位毫不知情的交易员把股价抬高了 25 个点，当他停止买进时，股票便开始以同样的速度暴跌。而操盘手的本意只是想制造一种表面活跃的假象。运用如此不可靠的武器，得到的只能是蹩脚的交易。你瞧，即便是最好的经纪公司，只要你喜欢它继续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就不应该对它完全信任。不过，所有涉及买空卖空行为所承担的税金倒是比过去更加昂贵了。

操作的定义，在字典上还包括“轧空”的意思。如今，“轧空”可能是操作的结果，也可能是竞相买进的结果。例如，1901 年 5 月 9 日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 (Northern Pacific) 显然就不是操作行为所致。而斯图兹汽车 (Stutz) 的轧空行为，使得每一个与之相关的人，都在金钱和声誉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它也不是蓄意安排的。

事实上，很少有几次轧空股票的行为可以使操纵者有利可图。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 (Commodore Vanderbilt) 两次轧空哈莱姆 (Harlem) 铁路，损失惨重，但是这个老家伙却从许多企图欺骗他的空头赌客、不诚实的立法者和官员手中赚回来几百万美元。此外，杰伊·古尔德在坐庄西北铁路 (Northwestern) 时亏了大钱，迪肯·怀特在杀空拉克万纳时赚了 100 万美元，而吉姆·基恩 (Jim Keene) 却在汉尼拔和圣约瑟夫 (Hannibal & St. Joe) 的交易中损失了 100 万美元。要想坐庄成功，就要使积聚持有的股票价格高于成本价格，同时，空头差额的规模也要很大。

我过去一直想知道，为什么在 50 年以前，大股票操盘手之间的逼空现象如此普及。他们经验丰富、能力突出，沉着机警，不会被同行间的善意所蒙蔽，但是却频频受挫。一位上了年纪的聪明的经纪人告诉我说，那些六七十年代的大操盘手们都雄心勃勃的，他们都希望自己能轧空成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想法都是虚荣的产物，有时又是复仇的渴望。不管怎样，如果被人议论说他已经成功轧空了某只股票，实际上是对此人的智力、胆识和成就的肯定。他完全有理由接受同行们的称赞，促使这些操盘手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轧空，这原本就不是金钱利益所能做到的，这是冷静的交易员们虚荣心作祟的结果。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当狗和狗之间互相嬉戏、争咬时，是轻松、喜悦的心情。我想我之前告诉过你，我曾不止一次想要设法避免被挤榨，不是因为我对大盘有神秘的灵感，而是因为我能大致指出何时买进的股票不能轻易做空。这一点是我多次对判断力进行测试后才做到的。老丹尼尔·德鲁惯于对同行们进行频繁挤榨，推动股价上涨，致使那些做空伊利铁路（Erie）的人们不得不抛售股票。而他自己则在伊利大战中被范德比尔特逼空了，当老德鲁向他求饶时，他冷冷地引述了大空头德鲁自己的至理名言：

如果有人卖出了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必须要买回来，否则就进监狱。

华尔街记得这位难得的股票操盘手，他曾经在当年风靡一时。他在股市中的主要贡献，源自于“注水股票”（Watering stock）一词的发明。

1863年春季，阿狄森·杰罗姆（Addison G. Jerome）是公共交易所（Public Board）公认的无冕之王。有人说，他的内幕消息很准，就好像直接在银行提款一样。据大家所说，他是个伟大的交易商，曾赚了数百万美元。他慷慨大方到了极度奢侈的地步，他在华尔街有大批拥护者，直到以“沉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著称的亨利·吉普（Henry Keep）出现。吉普在坐庄南方铁路时轧空了杰罗姆数百万美元。顺便说一下，他是州长罗斯韦尔·弗劳尔（Roswell P. Flower）的亲戚。

在过去的大部分轧空行为中，首先要对自己正在囤积的股票保密，其他人对此并不知道，反而在不断地卖空。因此，主要瞄准的就是同行中的专业人士，因为普通公众不喜欢做空的人。促使那些聪明的专业人士做空的原因，跟今天大致相同。在我听到的故事中，除了有不守信用的议员们在海军准将逼空哈莱姆时卖出之外，专业交易商卖空股票的原因都是由于价格过高，股价高得没有人买进，既然没有人买进，就会有人卖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时髦，不是吗？别人考虑的是价格，而海军准将考虑的却是价值！因此，多年之后，老前辈们告诉我说，当人们想要描述某个交易员一贫如洗的时候，就会说，“他放空了哈莱姆！”

多年以前，我恰巧在跟杰伊·古尔德的一位老经纪人交谈。他认真地向我保证说，古尔德先生不仅与众不同——老丹尼尔·德鲁曾经颤抖地说：“碰到他就是死亡！”——而且古尔德远远胜过了过去和现在所有

第十九章

其他的操盘手。他一定是金融奇才，拥有很多的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事隔多年，我也能够看到他惊人的、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一点对交易员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他运用各种方法进攻和防御，却没有一次失败，因为相对于股票投机来说，他更关心操作的性质。他投资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扭转市场。他很早就已经明白了只有拥有铁路才能赚大钱，而不是只在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交易有价证券。

当然，他也会利用股市。我想或许是因为他需要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而股市是能够快捷、轻松赚到钱的最好办

他投资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扭转市场。

法，就像老科利斯·亨廷顿(Collis P. Huntington)经常缺钱，因为他需要的钱总是比银行愿意借给他的要多出两三千万美元。只有远见，没有资金，只能令人失望。拥有了资金，就意味着成就，远见也就代表着权力、金钱和成就等。

当然，股票操作并不局限于当年的大人物们。也包括一些二流的操盘手们。我记得一位老经纪人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六十年代初的交易手段和道德准则的。

他说：“我最初对华尔街有印象，是我第一次去金融区的时候。我父亲去那里有事情要处理，或许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带着我一起去了。我记得我们沿着百老汇(Broadway)走，然后在华尔街转弯，再沿着华尔街走，似乎是走到了宽街(Board Street)，或者拿骚街(Nassau Street)，也就是今天的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Company)大楼所在地，我看到有一群人跟着两个男人。第一个男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向东走去。他后面跟着一个男人，脸色通红，一只手里拿着帽子疯狂挥舞，另一只手紧握拳头也在空中挥动着。嘴里还用力地喊着：‘吸血鬼！吸血鬼！金钱的价值是多少？吸血鬼！吸血鬼！’我能看到人们把头都伸出窗外。那时的华尔街上还没有高楼大厦，但是我肯定一定会有三三两两的好事者蜂拥而至。父亲向别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说了什么，但是我没有听到。我紧紧地抓着父亲的手，以免被人群冲散。围观的人群像游街的人群一样越来越多，这让我感到很紧张。从拿骚街到宽街，以及华尔街的东西方向上满是疯狂的人们。最后，我们终于冲出了重围。我父亲告诉我那个高喊‘吸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血鬼!’的人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但他是纽约市某只股票最大的操盘手。在华尔街上,除了小雅各布之外,他被认为是赚钱和亏钱最多的人。我记得小雅各布的名字,因为我覺得一个男人叫这样的名字很有趣。另外一个人,也就是那个被叫做‘吸血鬼’的人,是个被冻结账户、声名狼藉的家伙。他的名字我也已经不记得了,但在我印象中他脸色苍白,又高又瘦。当年,为了使华尔街上用来借贷的金钱减少,集团内部通常会把自已借来的钱冻结起来。他们会去借钱,然后得到一张保付支票。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把钱取出来用在别的地方。当然,这是一种操作。我认为,这是操作的一种方式。”

我同意老家伙的说法。这是我们在今天不具备的操作状态。

华尔街的人们仍旧议论的那些伟大股票操盘手们,我并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过。我所指的是股票操盘手,而不是领袖。他们生活的年代都比我早,尽管我初到纽约时,伟大的詹姆斯·基恩(James R. Keene)正处于鼎盛时期。但我当时只是个年轻人,刚刚在自己家乡的空中证券交易商获得了成功,现在只想着在一家著名的经纪公司再创辉煌。而当时的基恩正忙着操作美国钢铁股票,这是他在股市操作上的一次杰作。我当时没有操作经验,也根本不了解它,不知其意义所在,而且对操作的知识也没有太迫切的需求。如果我全然想到操作的话,那也一定把它当作一种善于伪装的骗局,相对于这一点来说,当年空中证券交易商用在我身上的手段就属于低级阶段的骗术了。从那以后,我听说的关于股票操作的种种说法,绝大部分属于猜测和怀疑,而猜测的成分远远大于理智的分析。

曾经有不止一位熟悉基恩的人对我讲过他是华尔街上最勇敢、最聪明的交易商。这可了不得,因为华尔街上还有其他的大操盘手。至今,他们的名字几乎已被人忘记,但他们在自己的鼎盛时期都是国王!他们通过行情收录器的报价纸带摆脱了困境,而小小的纸带并不能使他们停留太久的时间。总之,基恩毫无疑问是当时最好的股票操盘手,而当时的股市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多头市场。

当年的基恩利用自己的交易知识、经验和天赋为哈夫迈耶兄弟(Havemeyer)服务,而他们也希望基恩能为美国糖业股票制造一种行情。

第十九章

基恩在当时是一名经纪人，否则他一定会继续独自交易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他在操作美国糖业时成功了，这只股票变得很容易买卖，特别受人们欢迎。这件事情之后，基恩几次三番地被邀请去负责联营公司的操盘工作。我听说他从来不在这种操作中要求或接受酬金，而是像联营公司的其他成员那样得到一份应得的利润。当然，股票在市场中的运作过程无一例外是由他负责的。在雇佣双方之间经常会出现背信弃义的传闻。基恩和惠特尼·赖安(Whitney - Ryan)集团之间的争斗就是因为这种指责而引起的。对于一个操盘手来说，被同行误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别人无法像他本人那样了解自己的需求。我是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这一点的。

1901年春，基恩成功地操作美国钢铁，这是他最伟大的成绩，可惜却没有留下精确记录。据我了解，基恩从没有就此事跟J. P. 摩根(J. P. Morgan)先生面谈过。摩根先生的公司与塔尔博特·泰勒(Talbot J. Taylor & Co.)公司有业务往来。基恩把自己的总部办公室设在塔尔博特·泰勒公司，而塔尔博特·泰勒是基恩的女婿。我确信基恩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就是他最好的劳动报酬。他在那年春天帮忙建立的行情中做了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他告诉我的一个朋友——连续几周的时间里，他在公开市场为承接的客户集团卖出的股票超过75万股。当你懂得考虑两件事情时，结果就错不了：首先，股票是未经实验过的新兴股票，公司的资本总额比当时整个美国的债务总额还要多；其次，像D. G. 里德(D. G. Reid)、W. B. 利兹(W. B. Leeds)、摩尔兄弟(Moore)、亨利·菲普斯(Henry Phipps)、H. C. 弗里克(H. C. Frick)或其他钢铁大王那样，在请基恩帮忙制造的同—个市场中，也同时向公众卖出几十万股股票。

当然，是市场的整体环境帮了他。不光是具体的交易，还有社会舆论和充足的资金支持都使他的成功变成了一种可能。我们当时拥有的并不只是一个巨大的多头市场，还—段繁荣时期，人们当时的心态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后来，未被市场吸收的证券引发了市场恐慌，基恩曾操作过的美国钢铁普通股，1901年时的价格是55美元，1903年时成了10美元，到1904年时单价是8 7/8美元。

我们无法对基恩的操作行为进行研究。我们没有他写过的书，也找不到任何详尽的记录。例如，了解他在混合铜业公司(Amalgamated Cop-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per)工作的过程一定非常有趣,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和H. H. 罗杰斯(H. H. Rogers)试图在股市中处理掉他们持有的多余股票,结果失败了,最后他们请基恩替他们交易,基恩同意了。记住,想当年在华尔街,罗杰斯是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而威廉·洛克菲勒则是整个标准石油集团中最大胆的投机客。他们实战经验丰富,享有崇高的威望,具有多年在股市摸爬滚打的经验。但他们还是要请基恩来帮忙。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想告诉你有些任务还是需要专家来完成的。这是一只备受推崇的股票,由全美国最伟大的资本家推出,但是却卖不出去,除非为之耗费足够的金钱和声誉。罗杰斯和洛克菲勒足够聪明,他们认定只有基恩能够帮助自己。

基恩即刻开始工作。现在是一个多头市场,他需要以与票面价值相近的价位卖出 22 万股混合铜业。当他卖空所有的内线股时,普通大众还在以高出 10 个点的价位持续买进。事实上,看到人们如此迫切地买进这只股票时,内幕人士反而开始对它看多了。曾有一个故事说罗杰斯确实建议基恩做多混合铜业。能够令罗杰斯主动给基恩推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罗杰斯太精明了,他知道基恩绝对不是一只咩咩叫的小羊羔。基恩像往常一样操作,大幅度抬高股价,在回落的过程中大量抛售。当然,随着需求和市场趋势的不断变化,他的战术也在不断调整。

基恩有一个信赖的朋友,他最擅长飞钓,几天前,他告诉我说在操作混合铜业时,如果有一天基恩发现自己没有持有那些为了抬高价格而不得不买进的股票,一股都没有,第二天他就会买回几千股。第三天的时候,他会卖空结利。然后他会彻底远离市场,观察一下它会如何自行运转,也让市场习惯一下这种状况。直到真正应该交易的时候,他就会像我之前对你说过的那样:在股价走低的过程中大量抛售。普通大众还在期望着反弹出现,好回补空头。

在这场“战役”中,基恩最亲密的朋友告诉我说,基恩卖空了罗杰斯和洛克菲勒持有的股票,让他们赚到了大约 2000 万或 2500 万美元,而罗杰斯送给基恩一张 20 万美元的支票。这让人想起了百万富翁的妻子——给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 House)的清洁女工 50 美分,为了答谢对方替她找回价值 10 万美元的珍珠项链。基恩将这张支票附

第十九章

上一张礼貌的便条还给了罗杰斯，便条上说自己很高兴能够为他们服务，但他不是证券经纪人。罗杰斯和洛克菲勒留下了支票，并且写了封信给基恩说他们非常愿意能再次合作。那件事情结束后不久，罗杰斯给基恩提供“友好”的内幕消息，让他以 130 美元左右的价格买进混合铜业。

詹姆斯·基恩，一位天才操盘手！他的私人秘书告诉我，当市场行情顺应基恩先生的意思发展时，他就会变得性情暴躁；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冷嘲热讽的言语其实就是暴躁的表现，这些话足以让他的听众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但当基恩亏钱时，他又变得幽默风趣、和蔼可亲、言谈机智、举止优雅。

华尔街上成功的投机客的优点——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机智的头脑——基恩都具备。他显然不会跟市场行情作对。他果敢大胆，但绝不会不计后果。如果发现自己错了，他会在瞬间改正失误。

从他的鼎盛时期到现在，证券交易所的法令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改变，旧法令的执行力度也越来越严格了。证券交易和获利方面也增加了新的赋税制度等。游戏似乎是跟以往不同了，基恩交易和获利的技巧已经不能再利用了。同时我们确信，华尔街的商业道德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在我国金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基恩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股票操盘手，他了解投机交易的所有细则。即使是在 1922 年，他的事业也可以像在 1901 年，甚至 1876 年他第一次从加利福尼亚到达纽约时那样成功，当时，他在两年时间内赚足了 900 万美元。有些人的步伐一定要比那些普通百姓快，不管人们怎么改变，他们注定都是领跑者。

事实上，变化绝对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剧烈。因为已经不再是先驱者，所以也就没有了先驱者的报酬。但这也充分说明，操盘手的工作比过去简单了；也就是说，艰难的基恩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毫无疑问，广告是一门艺术，而操作是一种以广告为媒介的艺术。操盘手希望研究报价纸带的人能够读懂上面述说的故事。故事越真实，越令人信服，比广告更具有说服力。例如，今天的操盘手不仅希望股票看起来坚

为什么基恩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操盘手，因为他首先是一名优秀的交易者。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挺,也要使它确实坚挺。所以,操盘手们需要健全的交易规则。换言之,为什么基恩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操盘手,因为他首先是一名优秀的交易者。

第二十章

“操作”这个词听起来有些险恶，它需要有一个别名。如果有大量股票需要抛售的话，只要操作过程中不存在歪曲事实的误传误信，我就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故弄玄虚或不正当的地方。毫无疑问，股票操盘手必须要在众多投机客中找到股票买主。于是他注意到了那些想要赚取巨大利润，并愿意为此承担更大商业风险的人们。对于那些深知风险大，却还会因为自己没能轻松赚到钱就责怪别人的人，我是没有什么同情心的。当他赚到钱时，是个聪明的家伙。当他赔钱的时候，别人就都成了骗子，股票操盘手！此时此刻由这样的人说出“操作”这个词，言外之意就像是在使用欺诈手段“暗箱操作”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

通常“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可销售性”，更确切地说是指在任何时候，以某个价位抛空大宗股票的能力。当然，一家联营企业可能因为市场的衰退，而发现除了损失惨痛、令人不快的蚀本之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于是他们决定雇用一个专业人士，他们相信专家的技术和经验可以使自己有秩序地全身而退，而不是可怕的溃败。

也许你会发现，我没有提及那种有计划地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进大量股票的“操作”，如为了获得控制权而进行的买进，因为这种事情在现在并不常见。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杰伊·古尔德希望能够牢牢掌握对西联(Western Union)的控制,所以他决定大量买进这只股票,而多年未在纽约股票交易大厅出现过的华盛顿·康纳(Washington E. Connor),却突然出现在西联的交易站,开始买进西联公司股票。场内的交易员们觉得华盛顿一定认为他们太缺乏经验了,所以大家都无一例外地嘲笑他,并且高兴地把他想要的股票都卖给了他。在大家看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骗局,一看便知是古尔德先生假借华盛顿之名买进西联,以抬高股价。是这样“操作”的吗?我想我只能回答:“是,又不是!”

如我所说,大多数“操作”的目的是以最好的价格把股票卖给公众。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抛售而已,还要分配。从各方面来看,一只股票由1000个人持有,要比一个人持有好得多。所以股票操盘手不仅要考虑以高价卖出股票,还要考虑分散发售。

如果不能引导人们买进股票,即使把股价抬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是无济于事的。每当那些缺乏经验的操盘手想要在最高价位抛售股票,却遭受失败时,明智的老前辈们就会告诉他: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是你不能强迫它喝水。说这个话的人真是见解独到的家伙!事实上,要记住“操作”的一项规则,这是基恩及其前辈们都非常了解的。那就是:尽量将股票抬升到最高价位,然后在股价下跌的过程中卖给公众。

现在让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吧。假设有一个证券承销团、一家联合集团还有一位交易商,他们都想以最好的价格卖出自己手中的大量股票。这只股票是在纽约股交所挂牌的,所以最好的抛售地点应该在公开市场,最好的买主应该是普通群众。卖出股票的事宜是由一类人操作的。他或他们曾打算在证券交易所抛售这只股票,但没有成功。他现在已经对股票市场的运作非常了解了,并且深知自己需要一个无论从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更胜一筹的人。通过打听和了解,他知道了几个人曾成功地处理过同样的交易,他决定利用那些人的专业技能。于是便开始寻找,就像生病了要去找大夫,需要工程方面的技术时去找工程师一样。

假设我就是他所说的那种精通股票交易的人。嗯!我知道他会尽自己所能,找出关于我的全部资料的,接着他会安排一次会面,并且会在适当的时间往我的交易室打电话。

第二十章

当然,很可能我了解这只股票,知道它代表什么。了解股票是我的工作。

这就是我谋生的方法,我的拜访者告诉我,他或他的同伙们希望做什么,并且邀请我来执行交易。

现在该轮到我说活了。我需要所有——我认为必需的,可以让我对即将执行的任务有清晰了解的资料。接下来我评估这只股票的价值,预测它可能会在股市中发生的变化,了解当前的市场形势。如果要是想知道成功执行访客建议的可能性有多大,以上所有的事情都能依次帮我做出判断。

如果得出的信息对我有利的話,我会接受这个建议,并当场告诉他我提供服务的要求,如果对方依次接受了我提出的酬劳和条件的话,我会立刻开始工作。

通常我会需要大宗股票的认购期权。我坚持循序渐进地认购股票,这样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开始时,股票认购的价格稍稍低于当前市场行情,接着它会缓慢上升;比方说,我获得了 10 万只股票的认购期权,报价是 40 美元。我首先会以 35 美元的价格认购几千股,接着是 37 美元,然后是 40 美元、50 美元……一直上升到 75 美元或 80 美元。

随着我的专业操作,如果价格开始上涨,并且股票需求量在最高价位仍然很大的话,我就可以把认购的股票抛掉一部分。这样就赚到钱了,但其实是我的顾客在赚钱,事情顺理成章地本该就是这样。他们为我的技术付出报酬,就应该得到相应的价值。当然,有时我的顾客最后会遭受一点损失,但这种时候很少,因为除非我了解了成功的途径,否则我是不会接受这种工作的。今年,我有一两个交易做得很失败,没有赚到钱。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这是另外的故事,也许接下来会讲到。

一只股票进入多头市场的第一步是要宣传它具有多头走势的事实。听起来很可笑,不是吗?那么,仔细考虑一下,它其实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可笑,是吗?事实上,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就是尽心尽力地使这只股票变得活跃和坚挺。说来说去,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员是行情记录器,最好的广告媒介是行情走势。我不需要为我的客户做任何宣传资料,不必把股票的价值通报给新闻媒体,或者说服金融评论节目对公司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前景进行评论。但是我必须要有拥护者。只要使股票变得活跃起来,这些令人满意的事情就能梦想成真。当股票交易日益活跃时,就会有人要求对此做出解释了;也就意味着适合出版、刊登的必不可少的理由该出现了,这些都与我没有丝毫关系。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员是行情记录器,最好的广告媒介是行情走势。

所有的场内交易员都需要交易活跃。只要有一个自由市场,他们就可以以任何价位买卖任何股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股票活跃,他们就会交易数千股,这样积聚起来的容量是相当可观的。这些人碰巧成了股票操盘手的第一批买主。他们完全跟随着你买进,在操作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明白詹姆斯·基恩为什么习惯雇用那些最活跃的场内交易员了,除了要隐瞒操作原因外,还由于他知道这些人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业务推广人和消息传播人。他常常口头授予他们认购权,而且价位比市场行情高。以便于交易员们在兑现之前,可以为他做些有用的事情。他让交易员们赚到了利润。想要获得职业拥护者,除了使股票日益活跃之外,别的事情根本不用去做。交易员们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当然,众所周知,这些证券交易所大厅的专业人士买进股票是为了了结获利的。他们不会坚持得到巨大利润,但一定要快速获利。

使一只股票变活跃,目的是引起投机者注意,原因我已经说过了。交易员们跟着我买进卖出。有很多投机客像我一样坚持持有手中的股票,目的是为了能够长线买进。因此,买进的股票总是比卖出的多。人们不是为了跟随操盘手的动作,而是在注意交易大厅的交易商。人们开始进场买进。或许我会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而卖空获利。如果市场需要吸纳的股票数量远比我在操作初期被迫积聚的股票数量多的话,我会做空的,这只是单纯的技术性操作,没有任何获利目的。也就是说,我卖空的股票数量比实际持有的数量多。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安全的,因为我是根据认购期权卖空的。接下来我就会观望。

假设,股票已经停止上涨,大盘就会表现疲软。整个市场行情会出现回档趋势,或者一些精明的交易员在谈及我的这只股票时,认为没有买进的必要了。他开始卖空,他的拥护者也跟着卖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

第二十章

因,我的这只股票开始下跌了。于是我开始买进,给它支撑,就好像一只利好的股票得到推广者的支撑一样。更有甚者:我不必积聚就能给它支撑,也就是说,我没有必要增加持股数量了,免得以后还要把它们抛掉。请注意,我这样做并没有使我的资金减少。当然,我真正做的事情其实是回补空头——我之前为了回应群众或交易者的需求,曾经高价放空了一部分股票。当一只股票变得越来越虚弱时,我们应该清楚明白地向人们表示:是专业人士在不计后果地抛售,是惊慌失措的股票持有人在清算结利——如果股价得不到支撑,它随时就会有这种表现。而这种回补的方式,我认为是起到稳定作用的一个环节。

当市场需求扩大时,我当然会持续在最高处抛售,但不会影响到上涨的趋势。这与我的“稳定”计划也是相互一致的。显然,我在合理而有序的上漲趋势中卖出的股票越多,就越能激发那些保守的投机客们,他们可比鲁莽的交易大厅的交易员们多多了。另外,我卖出的股票越多,就越能支撑股价。因为股价疲软有时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由于始终坚持做空,所以我既可以支撑股价,而且处境又很安全。一般情况下,我会在高价卖空,这样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利润。但我也时常放空而得不到任何利润,这仅仅是为了制造或增加我的买进能力,这是我所谓的“零风险买进能力”。我的工作不只是为客户抬高股价,卖空大宗股票,还要让我自己赚到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要求客户付给我酬劳的原因。我的佣金要视我的成功程度而定。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操作方法。我既没有,也不会坚持一种永恒的方法。我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改变我的条件和状态的。

如果想要把一只股票散播出去,那么就尽可能地把它的价格抬高,然后在最高点卖出。我之所以重复这一点,是因为:第一,这是基本原则;第二,显然人们都认为,所有的卖空都应该在最高点进行。有时当一只股票变成掺水股的话,股价便不会上涨。这是应该卖出的时候。但是卖空自然会引起股价下跌,其程度甚至比你想象的还要深远,但通常情况下你可以把股价提升回来。只要我操作的股票价格可以在买势很旺的情况下回升的话,说明我就是安全的,如果有必要,我会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地用自己的钱买进股票,就好像以同样的方式买进其他任何股票一样。这是在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遵循最小阻力线原则。关于最小阻力线,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交易原则吗?当最小阻力线确定后,我会遵循它的方向前进,不是因为我在特定的时刻操作特定的股票,而是因为我自始至终是一个股票操盘手。

当买盘不能抬升股价的时候,我就停止买进,然后开始抛售股票,使价格下跌。

当买盘不能抬升股价的时候,我就停止买进,然后开始抛售股票,使价格下跌;即使我没有操作这只股票也会这么做的。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股票销

售原则是在一路下跌的过程中持续抛空。能够在股价下跌的时候出脱这么多股票,的确是令人震惊的。

在应该放弃的时候离开,是最有益、最省力的选择。

在股票操作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重复这一点,我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股票交易者。毕竟作为一个股票操

盘手,我所面临的问题跟交易者是一样的。如果操盘手没办法使股票按照自己的想法运行时,所有的操作也就该结束了。当你操作的股票没有出现它本该有的波动时,离开!不要跟股市行情争执。不要希望能够挽回利润。在应该放弃的时候离开,是最有益、最省力的选择。

第二十一章

我很清楚，所有这些原则听起来都不会让人印象深刻。一般原则都是如此。如果我举出一个具体的案例，或许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我将告诉你我是怎样把一只股票的价格抬高 30 个点的，我只积聚了 7000 股，却造成了一个几乎可以吸纳大多数股票的市场行情。

这只股票是帝国钢铁 (Imperial Steel)。是由一些知名人士推出的，被大力、广泛地宣传为一只资产股。有 30% 左右的股票被分配到华尔街几家不同的经纪公司，向公众出售。但这只股票挂牌之后却没有显著的活跃交易。当有人问到这只股票时，就会由最初的证券承销团的几个内幕人士出来解释，他们说公司的收入比预期要好得多，未来的前景也很令人欢欣鼓舞。这些理由都很正确，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却缺少投机的诱因，也不能让人感到兴奋。而且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价格的稳定性和股息的永久性都还没有得到证实。这是只不温不火的股票，从未发生过什么大的波动。即使是内部人士发布了真实的消息之后，也没有出现上涨，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股价也没有下跌。

帝国钢铁一直保持着没有内幕消息也不被人称颂的状态，由于股权分散不均，没有人愿意做空，因此也就没有人抛售这只股票，自然股价也就不会下跌。卖方完全受制于内部集团。同样也没有什么原因让人买进这只股票。对于投资者来说，帝国钢铁成了一只投机股。而对投机客来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说,这只股票是无法挽回了,如果你做多,就会很容易被套牢。仿佛一个人被迫拖着一具尸体一两年,其损失总会比死人的原始成本高;当有真正利好的东西出现时,他一定会发现自己被紧紧套牢了。

一天,帝国钢铁集团公司的一位重要成员,以个人和集团的名义来找我。他们希望我能够为剩余没有散出的 70% 的股票制造一个行情,并且帮他们把手中的股票处理掉,价格要比在公开市场的售价还要高。他们想要了解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条件是什么。

我表示会在几天内通知他。接下来,我开始考察公司的资产。我找了一些专家对公司各个部门进行检查,包括:工业、贸易和金融部门。最后他们为我做出了公正的报告。我不想从中找到优缺点,而是想看到具体的事实。

报告显示这家公司的资产很有价值,前景发展良好,如果投资人愿意观望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按市价买进这只股票是值得的。事实上,照这种形势发展的话,股价上涨是最合理、最常见的市场波动。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去认真大胆地接手帝国钢铁的多头操作工作。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个人,于是他到我的交易室来讨论具体细节。我把我提供服务的条件告诉了他。我没有要求现金,而是 10 万股帝国钢铁的认购期权,认购的价格从 70 美元涨到了 100 美元。对于那些内部人员来说,这或许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但他们应该想到,靠他们自己是不可能以 70 美元的价格卖出 10 万股股票的,甚至 5 万股也办不到。这只股票没有市场行情。尽管在做对外宣传的时候,人们宣称它有着令人满意的利润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仍然没有多少人愿意买进。此外,如果我的客户没有先赚到数百万美元的话,我是不能获得现金报酬的。我能赚到的不是昂贵的销售佣金,而是只有把事情做成功才能得到的费用。

我知道这只股票的真实价值,大盘势必会上涨,因此,也会有利于所有优质股票的上涨,我料想自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我的看法让我的客户深受鼓舞,他立即同意了我的要求,交易从一开始便让人感觉很愉快。

我开始尽全力保护我自己。辛迪加拥有或控制着 70% 的现发股本。我让他们全部存入了一个信托合约中。我不希望被大股东们当成倾销市场。半数以上的股权已经安全了,但我仍然有 30% 的分散股权需要考

第二十一章

虑。我必须独自承担其中的风险。经验丰富的投机客们不希望自己参加毫无风险可言的交易。事实上,与保险公司所有参保客户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死亡的可能性相比,把所有不受托管的股票一下子投向市场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能看到一些未经印刷的精算报表,其中不光包括股市的风险率,还有人口死亡率。

我要保护我自己,免受这种股市交易风险的侵害。我准备开始实施计划,目的是使我的认购期权有价值。为此,我必须抬高价格,制造行情,以便我能够卖出 10 万股期权股。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股价上涨时,找出可能有多少股股票被投放市场。这件事可以交给我的经纪人来做,他很容易就能知道有多少股票是要以市价或稍高于市价的价位出售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专家告诉他们,自己手中有哪些订单。尽管名义上的价格是 70 美元,但是按照这个价格,我连 1000 股都卖不掉。我必须按照经纪商给我提供的资料行动。这样我才能知道需求量有多大,有多少只股票准备出售了。

我一了解到相关消息就迅速吃进了所有以 70 美元或稍高一些的价位出售的股票。当我说“我”的时候,指的是我的经纪商,这一点你应当明白。

我不必买进太多的股票。而且,我知道适当的上涨会带来其他的买单和卖单。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帝国钢铁会看多的消息。我没有必要那样做。我的工作凭借最好的宣传效果,直接影响行情。我并不是说不需要多头宣传。宣传新股票的价值,就像宣传羊毛制品、鞋子或汽车的价值一样合理、必要。准确可靠的消息应该由公众说出来。但我的意思是说行情会替我做好这方面所有必要的准备。我之前已经说过,有信用的报纸总是会设法为市场波动做出解释的——这就是新闻。读者不只要求知道股市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想了解个中缘由。因此,不用操盘手费力,财经记者就会刊登出所有能够采访到的信息和谣言,也会分析盈余报告、产业状况及前景展望。简单地说,凡是可能引起上涨的任何线索都会被刊登出来。无论是记者或熟悉的人问到我对某只股票的看法,如果我的确持有它的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话,就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观点的。我不用主动提出建议,也从来不提供内幕消息,但我自己的操作也不会从秘密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时,我也意识到,最好的内幕消息提供者 and 最具说服力的交易员就是股市行情。

我以 70 美元或略高的价格吸纳所有待售的股票,从而减轻了市场压力。就交易目的而言,这样可以明确帝国钢铁的最小阻力线是在明显上涨。此时,一看到这种情形,交易大厅里观察敏锐的交易员们就能合理地推断出这只股票即将上涨。他们不可能了解上涨的幅度,但所知道的事情足以促使他们开始买进。他们对帝国钢铁的需求完全是出于这只股票明显的涨势,大盘走势是最确实可靠的多头信息!我立刻满足了这种需求。把我开始时从那些被拖垮的股东手中买进的股票卖给了这些交易商。当然,我的卖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非常愿意满足市场需求。我不会强力推销自己的股票,也不希望上涨速度太快。在这种阶段卖空 10 万股的二分之一不一定是好事。我的任务是创造一个能够出售所有持股的市场。

但即使我卖出的数量只是交易商们急需的部分,市场也还是剥夺了我一直拥有的稳定购买力。交易商会在适当的时候停止买进,价格随之停止上涨。等到涨势停止时,我便失去了买进的理由,于是失望的多头和交易商就开始抛售。但我已经为之做好了准备,我在股价下跌的时候,把之前高出几个点卖给交易商的股票买了回来。我知道这样做一定会阻止跌势,价格停止下跌了,卖出的交易单自然也会停止。

接着,我会把刚才的做法再重复一遍。在拉高股价的过程中买进数量不多的在售股票,价格也会随之再度上涨——以 70 美元为起始点开始上涨。不要忘了,许多股东都希望能股价下跌过程中把股票卖掉,但他们并不愿意按最高价以下三四个点的价位卖出。这种投机客总是发誓说自己一定会在下次出现反弹的时候卖出。他们在股价上涨时提交抛售的交易单,看到股价走势改变,就改变了心意。当然,总是有一些力求安稳的快枪手会平仓获利,对他们而言,利润总是应该抓住的。

这样,我只需要重复这种过程:交替买进和卖出,但总是要把股价抬得更高。

有时,在吸进所有股票也就是所有在售股票之后,急速拉抬股价是有

第二十一章

好处的,你所操作的股票会出现短暂的多头走势。这可是个绝佳的广告宣传机会,因为上涨的势头不仅可以引起人们的议论,而且也能吸引那些职业交易商和部分行动派投机者的注意。我认为,这些人们的数量应该会很大。我如此这般地操作着帝国钢铁,由突发性价格上涨引起的任何需求我都会满足。我的抛售总是维持着价格的上升走势,但其速度和广度却又受到了一定限制。我在价格一路压低的过程中买进,然后在拉高的过程中抛售,这么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拉抬价格——我是在提高帝国钢铁的可销售性。

当我开始操作这只股票之后,人们就都能够对它进行自由买卖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不会引起股价强烈波动的情况下,适当地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买进之后可能会搁浅,或者在抛售的过程中受到惨痛的挤榨,人们对于这两种情况的担忧,已经不复存在了。股票在职业交易商和公众之间逐渐扩散,股价波动促使人们对帝国钢铁信心激增,大家都认为这只股票的市场行情会一直持续下去;当然,活跃的交易也使很多不利于价格上涨的因素受到了遏制。最终,经过买卖几千股帝国钢铁之后,我成功地将这只股票按票面价格卖了出去。也就是每股 100 美元的价格,人人都想要买进。为什么不买呢?过去曾经一直是便宜货,现在大家却都知道这是一只利好股票了。价格上涨就是最好的依据。一只股票可以从 70 美元上涨 30 点,也就可以从 100 美元的面值再上涨 30 点。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

在将价格拉升 30 点的过程中,我只积聚了 7000 股股票。这 7000 股持股的平均价格是 85 美元。这就意味着我每股能获利 15 美元;当然,尽管我全部的利润仍然只是票面利润,却也比这些实际的金钱多得多。我已经拥有了可以卖出所有持股的市场,所以我获得的利润足够安全。帝国钢铁将会在明智的操作中持续走高,此外,我被授予的 10 万股认购期权已经从 70 美元开始,逐渐增至了 100 美元。

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我最终没有把票面价值转换成实实在在的现金。如果说我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这绝对是一场完美的操作,合理合法,理所当然应该成功。这家公司的资产颇有价值,即使是高价股票,其价位也并不是很高。原承销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一家资金雄厚的银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行,他们希望能够确保对这只股票的控制权。对于银行来说,控制像帝国钢铁这种日益繁荣、发展的公司,应当比个人投资者更有价值。总之,这家银行希望我可以转让这只股票的所有认购期权。这意味着我将会获得一笔巨大利润,因此我立刻就接受了。我一直都期待着能以丰厚的利润把持股全部卖出。现在,我对这样的结局相当满意。

在我卖掉自己的10万股认购期权之前,曾听说那些银行家们已经雇用了许多专家,对帝国钢铁公司的资产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们最后给出的调查报告足以使银行家们向我提出收购意见。我保留了几千股帝国钢铁作为股票投资。对于这只股票,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在我的操作过程中,没有任何反常和不好的现象发生。只要股价随着我的买进而上涨,就意味着一切进展顺利。有时,股票会变成踌躇不前的掺水股,但这只股票却从未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股票在你买进的时候没有出现恰当的反应,那么就应该马上卖出,而不是等待什么内幕消息。你知道,如果一只股票具有很高的价值,并且市场状况良好的话,即使股价下跌了20个点,你总是可以在它下跌之后把股价拉抬上来。但是在对付帝国钢铁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必做。

在股票操作过程中,我从未忘记过基本的交易原则。或许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会重复这一点,或者为什么我总是喋喋不休地强调不要跟报价纸带理论,不要因为股票而对市场失去耐心。你一定认为那些在自己的交易中赚了几百万美元,并经常在华尔街操作成功的精明人士们,会在交易中冷静而明智地操作,不是吗?事实上,一些最成功的股票推手们仅仅因为市场与他们设想的路线不符,就会表现得像个焦躁不安的女人。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实情,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他们似乎将这种市场现象看成是对个人的侮辱,所以就先没了好脾气,接着又赔了钱。

关于约翰·普伦蒂斯(John Prentiss)和我之间的不和,有很多流言蜚语误导着大家。人们认为是一场戏剧性的股市交易出卖了我们,致使我或普伦蒂斯损失了数百万美元,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损失。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和普伦蒂斯是多年的好友。他曾多次向我透露信息,而我总是能利用它们获利,同样,我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他或许会采纳,或许根本没有

第二十一章

接受。但如果他听从了这些建议的话,就会减少很多损失。

普伦蒂斯是组织及推广石油公司(Petroleum Products Company)的主要负责人。或多或少经历过几次成功的市场宣传之后,市场大势开始恶化,新发行的股票没能按照普伦蒂斯及其同伴们设想的那样顺利进展。所以当形式出现好转之后,普伦蒂斯组织了一家联营集团,开始操作皮特成品油公司(Pete Products)。

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他的操作技巧。他并没有告诉我是如何工作的,我也没有询问。但很显然的是,尽管他在华尔街经验丰富,聪明过人,却没能帮助集团找到解决大量股票的有效办法。他一定尝试了每一种他所了解的办法,因为,集团负责人绝对不会让一个外人来取代自己的位置,除非他认为自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而这往往是一般人不愿意轻易承认的事情。总之,他来找我了,寒暄过后,他说希望我能够负责皮特成品油的营销工作,并且卖掉总数超过10万股的集团持股。当时的股票外盘价是102美元至103美元。

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太大的把握,于是谢绝了对方的提议。但普伦蒂斯却把这件事放到了个人立场上,坚持让我接受,最终我只得答应。对于那些我毫无把握能够成功的事情,我原本不喜欢跟它们扯上关系,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对他的朋友有着义务和责任。我对普伦蒂斯说自己会尽力而为的,但接着又列举了一些我即将面对的不利因素,以此表示我对于此事并没十足把握。但普伦蒂斯只是说,他并没有要求我做出担保,为集团赚回几百万美元的利润。如果我接手的话,他确信我可以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使每一个人都非常满意。

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做一件违背自己的看法的事情。我发现,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处境非常艰难。早在普伦蒂斯为这家联营公司操作股票的时候,他就已经犯了错。但对我不利的因素主要是时间。我确信我们很快就要到达多头市场的尽头了,因此,尽管市场有所改变,并且使普伦蒂斯备受鼓舞,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反弹。我担心在我顺利完成皮特成品油的大宗抛售之前,股票市场会直接转变为空头市场。然而,既然已经许下了诺言,我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完成。

我开始拉抬股价,却只获得了小小的成功。我想如果我把价格抬升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到 107 美元左右的话,情况会相当不错,我甚至还可以卖出一点点股票。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我很高兴没有增加集团的持股总数。还有很多人是不属于集团内部的,他们只想等待着小额涨幅出现,这样就可以抛售他们手中的股票了,而我似乎就成了他们的救世主。如果大盘整体形势良好的话,我也应当会有好的表现。但普伦蒂斯来找我的时间太迟了,现在形式比较糟糕。我认为,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保证集团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抛空股票。

我派人去请普伦蒂斯过来,把我的观点告诉了他。而他却开始反对。于是我便向他解释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的原因。我说道:“普伦蒂斯,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市场的脉搏,并没有人跟进你的股票。要想了解公众们在面对我的操作时,会采取怎样的反应,并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听着,普伦蒂斯:你费尽全力使皮特成品油变得活跃起来,并且一直给予这只股票所有支撑,尽管如此,你仍然发现公众们对它置之不理,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确定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是股票本身,就是市场有问题了。试图完全阻止事态发展,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即使你那么做了也注定会失败。作为一名联营集团的管理者,当他看到有其他人买进自己的股票时,他也会很乐意买进;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买进的话,那他就成了股市里的笨蛋。因为,每当我买进 5000 股股票时,公众们应该愿意多买进 5000 股,或者有能力买进。但我的确不想做市场上唯一的买主。如果这个办法是唯一的选项的话,那也应该是卖空。除了卖空,还是卖空。”

“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你会得到什么价格,都要卖空吗?”普伦蒂斯问道。

“是的!”我说,看得出他正打算向我表示反对。“如果打算卖出所有集团持股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股票价格可能会跌破其票面价值,而且……”

“喔,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大喊道。他一定以为我是在邀请他加入敢死队。

“普伦蒂斯。”我对他说道,“股票操作的基本原则是要拉高出货。但是你不能在股价上涨过程中大量抛售,不是吗。当股价从头部开始下跌的时候,才适合进行大量抛售。我也想把股价拉升到 125 美元或 130 美

第二十一章

元。我也愿意那么做,但根本做不到。所以你必须要按照现在的价位开始抛售。我认为如果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的话,石油公司也不可能成为例外。如果有人在下个月抛售股票,势必会引起股价暴跌,与之相比,现在卖出集团持股,引起股价下跌总是会好得多。无论如何总是会下跌的。”

我不认为我所说的话有什么令人痛心的,但即使你在中国,都可以听到他的哀嚎。他根本不愿意听这种话。

股票操作的基本原则是要拉高出货。

绝对不能这样做,这样会完全破坏股票记录的。更何况股票在银行的抵押贷款也可能会带来各种麻烦了。

我又对他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皮特成品油下跌 15 个到 20 个点,因为整个股票市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再次对他说,要是指望着他自己的股票能成为独一无二的例外,那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是我的话根本没起什么作用,普伦蒂斯还是坚持让我支撑股票。

普伦蒂斯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是当年最成功的股票操盘手之一。他曾经在华尔街赚了数百万美元,对于股票投机的认识,他知道的一定比一般人多。而他却要在空头市场初期坚持支撑一只股票。固然因为这只股票是他的,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笔很糟糕的生意。形势发展与个人意愿完全相反,于是,我又跟他争论了起来,但是没有用。他坚持让我提交支撑股价的买单。当然,当大盘逐渐变得虚弱的时候,皮特成品油及其他股票的股价才真正开始下跌。如今,我并没有抛售股票,而是在普伦蒂斯的命令下为内部集团买进了股票。

关于这件事,唯一的解释是普伦蒂斯根本不相信空头市场已经到来了。而我自己则坚信多头市场已经结束。我不只用皮特成品油证明了自己最初的猜测,甚至还用其他股票验证过。我没有等空头市场完全到来,就开始抛售股票了。当然,尽管我放空了其他股票,但是却没有放空一股皮特成品油。

正如我所预料的,皮特成品油集团拥有了一大批自己的股票,这其中包含一开始时就已经持有的,以及后来为了拉抬股价而吸纳进来的,但这些股票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最后,他们只得清算资产;但如果普伦蒂斯当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初能够按照我希望的那样,让我抛售股票的话,价格也不会像现在那么低了。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有别的结果了,但普伦蒂斯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于他坚持的理由,我能够理解——尽管我放空了其他股票,也给了他放空的建议,但大盘仍然在上升——普伦蒂斯理所当然地认为皮特成品油油之所以会大跌,是因为不限定价格抛售集团持股,也正是如此,我才可以顺利做空其他股票。

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我并没有因为放空股票就看空市场,而是因为我对市场行情的把握,只有当我真正看空市场的时候,才会放空持股。人们赚不到钱,只是因为他们没找到正确的方法,而不是市场的问题。股市中 20 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抛售皮特成品油的集团持股是唯一可行的、明智的选择。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交易者,普伦蒂斯应该跟我一样,能够看清楚大盘走势。现在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了。

我并没有因为放空股票就看空市场,而是因为我对市场行情的把握,只有当我真正看空市场的时候,才会放空持股。

我猜想,普伦蒂斯跟成千上万的外行人一样,都错误地认为操盘手是无所不能的。他错了,操盘手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的。在基恩的操盘手生涯中,他最大的成就是 1901 年春季对美国钢铁普通股和特别股的操作。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足智多谋,聪敏过人,也不是因为有最富有的财团做后盾。那些只是他成功的一部分原因,而最主要是因为正确的大盘走势以及正确的公众意识。

对于一个人来说,违背经验教训,违背常识的行动是错误的。但华尔街上的傻瓜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就像我刚刚告诉你的那样,普伦蒂斯对我相当不满,他认为我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操作,而是听从了他的要求。

当人们在抛售大宗股票时,如果没有蓄意误传误信,那么操作过程中也就没什么神秘的、卑劣的、欺诈的手段了。合理的操作一定要以合理的交易原则为基础。人们总是把注意力重点集中在类似于“对冲”这样的旧式操作上。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仅仅掌握操作技巧是毫无意义可言的。股票操作与柜台交易股票、债券之间的差别在于不同的顾客性质,而并非不同的需求。J. P. 摩根公司向投资人发售债券,一个操盘手则把大笔股

第二十一章

票卖给投机客。投资人追求的是安稳,他们希望自己投资的资金可以永久获利。而投机客寻求的是快速获利。

操盘手必须要在投机客中寻找主要市场,因为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投机客们就愿意冒更高的商业风险以便使他们投资的资本能够获得大笔利润。我自己从来不相信盲目的赌博。有时会进行大笔投机操作,有时只买进 100 股股票,不管是以哪一种形式进行操作,我都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怎样开始股票操作的——也就是替别人销售股票。这个开端极为巧妙地显示了华尔街专家对股市操作的态度,所以回想起来总能让我备感愉快。这件事发生在我“东山再起”之后——也就是我在 1915 年的伯利恒钢铁交易之后,财力开始逐渐恢复的过程中。

我的运气不错,交易也相当稳定。我从来不去寻求报纸上的公众信息,但也不会刻意隐藏自己。同时,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无论是哪个操盘手表现活跃,华尔街的专家们都会夸大他的成功与失败;当然,报纸听到了关于他的消息之后也会刊登出一些谣言。我已经根据这些谣言破产过很多次了,同样也根据一些权威说法赚过数百万美元,因此,当面对这种报道时,我唯一的反应是想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如何出现。又是如何迅速蔓延的!我的经纪人朋友们一群接着一群来告诉我同样的故事,每一次都发生一点变化,增添一些新的材料,使这些流言蜚语变得更加详尽。

之所以有这么一段开场白,是想让你知道我是如何承接别人交给的操作工作的。报纸对于我全额清偿几百万美元债务的报道起了作用,接着便开始对我的投机和获利大肆宣扬,以致华尔街对我议论纷纷。操盘手想要凭借 20 万股股票支配市场的日子已经过去。但你也知道,公众们总是希望能找到可以取代旧领袖的成功者。基恩先生,曾独自获利数百万美元,是一名技术纯熟的股票操盘手。斐然的成绩致使许多承销商和银行都请他代为出售大量股票。简单地说,早在他还是一名交易员时,其成功的事例就已经传遍了华尔街,现在他提供的操盘手服务确实需求旺盛。

但是基恩去世了,他曾经说过除非能在天堂找到 Sysonby(译者注:一种马的名字),否则他是不会在那里待太长时间的。基恩之后曾有两三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个人使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沉寂、冷清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特指的就是那些在 1901 年袭击华尔街的西部人士，他们依靠在华尔街市场拥有的美国钢铁持股，赚了数百万美元。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基恩那样的操盘手，而是一群超级股票推手，他们相当能干、相当富有，对于销售自己和朋友们控制的公司股票，也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并不像基恩或弗劳尔州长那样，是真正伟大的操盘手。然而，华尔街上仍然有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言，甚至在一些专业人士和证券经纪公司中，他们还拥有很多拥护者。当他们的交易活动不再活跃之后，华尔街上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操盘手了；至少，在报纸上没有关于操盘手的任何消息了。

你一定记得 1915 年证券交易所恢复营业之后的那个巨大的多头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协约国从美国购进了数十亿美元的物资，从此我们进入了一段繁荣时期。由于“战争新娘”的出现，更是不需要任何人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为股票操作制造一个无限的市场。很多人凭借着资金合约，甚至口头契约就赚到了数百万美元。要么依靠友好的银行家资助，要么在场外交易市场交易自己的公司股票，他们变成了成功的股票推手。公众买进的任何东西都是他们极力宣传的。

当繁荣时期的热潮退去之后，那些股票推手们发现他们需要专家来帮忙销售股票了。而此时的公众们也被各种股票套住了，其中有一些股票还是高价买进的。想要卖掉这些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股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繁荣时期之后，公众们都会确信任何东西都不会再继续上涨了。这倒不是因为买方变聪明了，而是盲目买进已经结束了。人们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甚至不必等到价格下跌，只要股市沉闷一段时间，就已经能使他们变得悲观失望了。

每一次在繁荣时期组建的公司，目的就算不是完全想利用公众对各种股票的兴趣，起码主要目的也是如此。也有人迟迟才把股票拿出来承销，还有各种老套的促销手段。股票推手之所以会出错，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不愿意看到繁荣时期结束。此外，如果潜在利益足够大的话，就应该抓住机会。如果一个人的远见被希望所遏制的话，就很难再看得长远。普通公众们看到，一只价格在 12 美元或 14 美元、无人问津的股票，突然上涨到 30 美元，这似乎已经是最高价位了，但它又涨到了 50 美元，

第二十一章

上涨绝对应该到此为止了。然而,价位又涨到了 60 美元、70 美元、75 美元。几周之前,这只股票的价格还不足 15 美元,现在可以肯定它不可能再上涨了。可是却又涨到了 80 美元、85 美元。于是,那些从不考虑价值,只看重价格的人们,那些采取行动时不顾及形势,只在乎内心恐惧的人们自然会轻松地认为涨势还远没有结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外行人不会选择在最高点买进,却也不落袋为安的原因了。在繁荣时期,公众们总是先赚到很多票面利润,而且始终只是票面利润。

第二十二章

一天,吉姆·巴恩斯(Jim Barnes)来找我,他是我的一位主要经纪商,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他之前从没有说过这种话,我的确想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便问到底是什么事情。吉姆告诉我说,他的经纪公司现在对某只股票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这家公司的主要证券承销商,并被分配了一大笔股票。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出售大部分股票。吉姆希望我能替他承担起制造行情的工作。这只股票是联合炉具(Consolidated Stove)。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并不希望自己跟这件事有任何瓜葛。但是对于巴恩斯来说,我有义务帮助他,站在个人立场,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他是个好人,是我的好朋友,我猜想他的公司一定是遇到了相当棘手的问题,所以我最终表示愿意尽力去做。

一直以来,在战争和其他繁荣时期之间,我认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股票市场中的年轻银行家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

这次繁荣来得气势非凡,人们对其根源都非常了解。而同时,美国最大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也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各种各样的商业推手和军火制造商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人说他的朋友跟盟国管理委员会(Allied commissions)委员熟识,就会有人为他提供全部股本,帮助他履行未签署的契约。我经常听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

第二十二章

故事,例如,小职员凭借着从信托公司借来的钱,摇身一变,成了有数百万美元生意的大公司总裁,公司合约一手转一手,个个利益均沾。大量黄金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涌进美国,银行必须要找到隐匿它们的好办法。

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目前这种商业操作似乎很令人担忧,但现在已经只剩下多少老前辈了。在没有战争纷扰的时候,银行总裁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但是今天的艰难岁月中,银行毫无疑问可以产生巨大利润,年轻才是最主要的资本。

吉姆·巴恩斯和公司合伙人获得了年轻的马歇尔国民银行(Marshall National Bank)总裁的信任和友谊,他们决定合并三家知名的炉具公司,然后把新公司发行的股票卖给公众。很长时间以来,只要是股票,人们就都愿意买进。

事实上,炉具生意非常兴旺,三家企业的普通股都是成立以来第一次赚到钱,大股东们都不愿意放弃控制权。这只股票的市场行情在场外证券市场中表现良好,股东们愿意脱手的股票已经被卖得差不多了,大家对此都非常满意。三家公司的资本总额很小,他们无法抵挡大的市场波动,这就是巴恩斯的公司介入的原因。他认为三家原有公司合并之后,规模将会足够大,新的股票也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并且会比旧股票更有价值。借改变股票的颜色这个机会,从而使它变得更有价值,这是华尔街上的老把戏了。假设有一只股票很难再以票面价值卖出了,那么把一股变成四股,就能变成标价 30 美元或 35 美元的新股了。这就相当于每只旧股可以卖到 120 美元或 140 美元,这是一只旧股票根本无法达到的。

巴恩斯和同伴的一些朋友为了投机,持有大笔格雷炉具公司的股票(Gray Stove Company),他们成功说服了这些朋友参与合并,条件是用一股格雷炉具换四股联合炉具,这是因为格雷公司的规模比较大。接着,米兰德炉具公司(Midland)和西部炉具公司(Western)也跟着“大姐”的步伐,以一股换一股的方式参与了合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在场外证券市场的报价在 25 美元到 30 美元之间,而著名的格雷公司股价已经达到 125 美元左右了,它是包含股利分配的。

而原有三家公司的大股东们,他们坚持以现金形式卖出股票。为了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买断他们手中的持股,也为了增加额外股本改进和提高公司业务,筹措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变得相当有必要。所以巴恩斯去拜访他的朋友,好心的银行总裁借给他 350 万美元,附属担保是 10 万股新公司发行的股票。据我所知,银行总裁联手集团公司,其股价一定不会低于 50 美元,这的确是一笔利益丰厚的交易。

公司创办人的第一个错误是时间。按照市场调节,新股发行的市场饱和度已经到达,人们应当看到这一点。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追求不切实际的暴利的话,他们或许可以获得相当高的利润。

你千万不要轻易认为巴恩斯和他的伙伴是傻瓜,或者是缺乏经验的家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对华尔街的交易方法非常熟悉,有些人还是极为成功的股票交易者。但现在,他们绝不仅仅是高估了公众的购买能力而已。毕竟,只有在实际测试过之后,才能判断购买能力的大小。他们犯的更严重的错误是期望多头市场能够延续比实际情况更长的时间。我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曾经非常成功,都曾经可以快速获利,以至于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否可以在多头市场发生转变之前完成交易。他们非常有名气,在专业交易者和证券经纪公司中拥有大批拥护者。

此事被大肆宣传。报纸更是用很大篇幅进行报道——三家原有的炉具公司被称为美国炉具工业的开创者,其产品闻名遐迩。他们的合并属于爱国行为,每天的报纸都在谈论它们征战世界的壮举。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市场已经牢牢坐稳。

对外宣传工作做得很好,对于那些每天都会读报纸的金融版面的人们来说,这家公司总裁的名字已经很熟悉了。对于股价的走势,不具名的声明也做出了明确的、极具说服力的评论,从而为新股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结果在认购结束时发现,这只股票以 50 美元的价格公开销售,而认购量已经超出了 25%。

认真考虑一下!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公司创办人已经把股价抬升到了 75 美元,甚至更高。这样平均股价才能达到 50 美元。这就意味着子公司的旧股票价格上涨率是 100%。这种紧要关头需要有人为此做出回应,但没有人这么做。这件事说明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需求。普通的常识绝不会比专业能力更有价值。对于这种出乎意料的超额认购,公

第二十二章

司创办人表现得非常高兴,他们断定不管是多少股价、多少数量,人们都会买进的。但他们确实是够笨的,没有考虑到分配给公众的股票。当公司内部人士下定决心要贪心一点时,就应该尽量做得聪明一些。

他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当然是全额配售股票。目前,实际认购的股票数量比他们公开销售给公众们的股数要多出 25%,必要的情况下,这部分差额可以支撑股价,不用公司多花一分钱。公司创始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自己处于强有力的战略地位,而这正是我在操作股票的时候,设法寻找的东西。他们原本可以阻止股价下跌,激励人们对新股价的稳定性有坚定的信心,进而对股票背后的企业集团有信心的。分配给公众的股票被销售完毕之后,他们应该记得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那只是销售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他们认为自己已经非常成功了,但用不了多长时间,两个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就开始显现出来了。由于行情中出现了回档,所以人们不再买进新股票。而公司股东也对此失去了信心,不再支撑联合炉具的股价了,如果在行情不景气的时候,连内部人士都不买进自己的股票的话,谁还会这样做呢?缺少内部支撑通常会被认为是相当明显的看空信息。

没有必要探究详细的统计数字。和市场上的其他股票一样,联合炉具的股价同样也在起伏,但它从来没有比 50 美元高出多少,这可是最初的市场报价。最后,为了使股价维持在 40 美元以上,巴恩斯和他的朋友们不得不以买主的身份进场买入。这只股票没有在上市之初得到支持确实很可惜。但是,没有把公众认购的所有股票全部卖掉,就更糟糕。

总而言之,这只股票按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了,而且股价也理所当然地不断下滑,直到停留在 37 美元为止。之所以能在这个位置驻足,是因为巴恩斯和他的合伙人不得不维持这个价位。因为银行是以 10 万股担保,每股 35 美元的价格借给他们的。如果银行试图收回贷款,股价得跌到什么地步呢。那些在 50 美元时急切买进的人们,看到股价跌到了 37 美元,已经很不喜欢它了。或许更不希望股价下跌到 27 美元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过度放贷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青年银行家的时代结束了。银行业似乎会突然加入保守主义的阵营。曾经是亲密的朋友,现在被要求无论如何都要偿还贷款,就像他们从未和这位银行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行长打过高尔夫球一样。

贷方没有必要威胁、恐吓，而借钱的人也不要再装穷，祈求更多的时间。因为对双方来说，这些情形都是非常不舒服的。比如，这个跟我的朋友巴恩斯有业务来往的银行，尽管仍然很和善，但看起来却是“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点还钱吧，否则我们都会有麻烦！”

目前困难重重，随时有可能爆发危机，所以巴恩斯不得不来找我，他请求我帮忙卖出那 10 万股股票，好偿还银行的 350 万美元贷款。现在的吉姆没打算在这只股票上获利，如果能让集团的损失小一点，他们就不胜感激了。

这看起来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市场行情既不活跃，也不坚挺。尽管有时会出现反弹，使得人们精神为之一振，以为即将恢复上涨走势。

我告诉巴恩斯说，我会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告诉他接受这份工作的条件。我没有对这家公司上一年的年度报告做分析。我的研究只限于这只股票目前在股市方面的表现。我不打算靠吹捧公司业绩和前景来兜售股票，而是会在公开市场上解决这个麻烦。我所考虑的事情是，这个任务中有什么东西能够或可能对我有利，有什么会妨碍我。

我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持有股票的人太少，而他们手中的股票数量又太多。更确切地说，简直太不安全，太不令人安心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员克利夫顿·凯恩公司(Clifton P. Kane & Co.)持有 7 万股联合炉具，他们是巴恩斯的好朋友，也是银行家和证券经纪商，多年来一直专营炉具股票，因此在三家炉具公司的合并问题上具有很大影响力。而作为他们的顾客，前参议员塞缪尔·戈登(Samuel Gordon)也相信这只股票的前景，他是自己侄子开办的戈登兄弟公司(Gordon Bros.)的特别合伙人，也是第二笔 7 万股联合炉具的持有人。另外，著名的乔舒亚·伍尔夫(Joshua Wolff)拥有 6 万股。这样，这几位华尔街专业老手就持有了 20 万股联合炉具。他们不需要任何好心人告知应该在何时卖掉股票。如果我在操作过程中试图引导公众买进，也就是说，如果这只股票活跃起来，凯恩、戈登和伍尔夫就会开始抛售，而且不是因势利导的小额抛售。他们的 20 万股联合炉具将会像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ing)一样冲进市场，这样的情景不会让人兴奋。不要忘了，上涨的高潮已经过去，不管我的操作

第二十二章

多么巧妙,都不可能创造出势不可挡的需求。吉姆·巴恩斯对这个工作不抱什么幻想,所以他对我的帮助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他在多头市场势头将尽的时候,让我去交易一只掺水股。当然,报纸上并没有谈及牛市将结束的事情,但我知道这一点,吉姆·巴恩斯也知道,银行也心知肚明。

尽管如此,我也已经答应巴恩斯了。所以我派人去请凯恩、戈登和伍尔夫。他们的20万股联合炉具现在仿佛是挂在达摩克利斯(Damocles)头顶的利剑。我想我应该把头发换成铁链,这样会比较安全。对我来说,最轻松的方法是和他们达成某种互惠协议。如果他们在我卖出银行的10万股时不积极抛售,我就会设法帮助他们创造一个活跃的市场——有利于我们大家抛售的市场。事情就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在卖出十分之一股票的同时,还希望联合炉具的价位不跌,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从来没有去尝试的想法。我要求他们做的只是保持明智而慷慨的态度,正确判断抛售的时机,而不是一味愚蠢地自私。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其他任何地方,不够朋友的人都不会有好报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过早抛售或者不计后果的抛售都会影响全局,时间很紧迫。

我希望我的提议能够对他们有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华尔街老手,而且现在已经对联合炉具没有任何幻想了。克利夫顿·凯恩有一家生意兴隆的证券经纪公司,在11个城市设有分公司,有数百位客户。过去,他的公司曾是不止一家集团公司的经纪商。

拥有7万股股票的参议员戈登是个非常富有的人。相信大都市报的读者们已经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了,因为他曾被一名16岁的美甲师控告毁弃婚约,这位美甲师拥有一件价值5000美元的貂皮大衣和戈登写给她的132封信。戈登帮他的几个侄子创立了经纪公司,并且担任公司的特别合伙人。他曾经参与过许多次公司联营,并且在米兰德炉具公司有一大笔继承来的股份,他用这笔股份换到10万股联合炉具。他持有足够多的股份,可以不必理会吉姆·巴恩斯更多疯狂的消息,他甚至已经在涨势逐渐消失之前卖出了3万股。后来他告诉一位朋友说,联合炉具的其他几个大股东都是他的老朋友,出于对他们的考虑,他才在这些人恳求他不要再抛售时停了下来。除此之外,正像我刚才说的,他也没有可以再抛售的市场。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第三个人是乔舒亚·伍尔夫。他很可能是所有交易者当中最出名的。20年来,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交易大厅的赌徒之一。他擅长于哄抬或打压股价,很少有人是他的对手,二三百股股票对他来说和两三万股没有什么不同。我早在去纽约之前就听说他是一个大赌客。当时他正混在一个喜欢玩儿不限注游戏的小集团里,他们不管在赛马场还是在股票市场上都是这么玩儿的。

人们总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赌徒,不过他确实投机股票方面有真知灼见,但他没什么文化素养,这让他成了许多奇闻轶事的主角。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有一次乔舒亚去参加一个所谓的头面人物的宴会,由于女主人一时疏忽,来不及及阻止其他客人讨论文学艺术。一个坐在乔舒亚旁边的女孩,并不知道他的嘴巴只是用来咀嚼的,她急切地想知道这位伟大的金融家的观点,于是转过头来问道:“噢,伍尔夫先生,你对巴尔扎克怎么看?”

乔舒亚礼貌地停止咀嚼,把食物咽了下去,回答说:“我从来不交易那些未上市的股票!”

这就是联合炉具公司最大的三位个人股东。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说如果他们可以筹集一些资金成立一个集团,并且按稍高于市价的价位给我一些认购期权的话,我愿意尽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市场。他们立即问我需要多少钱。

我回答道:“你们已经持有这只股票太长时间了,但是却也无能为力。你们3个人加起来一共有20万股联合炉具,但你们非常清楚自己没有办法抛售这些股票,除非能够创造市场。只有市场需求才能吸纳你们的股票,而且最好还要拥有足够的现金,这样就可以在开始的时候买进足够的股票。如果开始时没有足够的现金,就不会起任何作用,之后还必须要停止交易。我建议你们组织一个集团公司,筹集600万美元,然后以40美元的价格,给这个集团20万股认购期权,并且把你们全部的股票都转让给第三方保存。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你们就可以摆脱这些麻烦了,同时新集团还能赚到一些钱。”

就像我之前跟你讲过的一样,华尔街上有多种关于我在股市获利的谣言。我相信这些谣言对我是有帮助的,因为没有什么比成功更有说

第二十二章

服力。总之,我是不会跟这些家伙们解释什么的。他们很清楚,如果要孤军奋战的话,事情会有什么样的进展。他们认为我的计划很好,在离开时,他们表示愿意马上成立一个集团。

他们没有花多少力气就引来了很多朋友加入。我猜想当他们谈到这个集团的利润时,比我还要有信心。从我听到的传言来看,他们确实是相信这一点了,所以那些内幕消息也不完全是没道德的消息。总而言之,几天之后,这个集团成立了。凯恩、戈登和伍尔夫以 40 美元的价格给了我 20 万股认购期权,我坚持把这些股票做了托管,这样即使我抬高股价,也不会有任何股票流入市场。我必须保护好自己。集团内部的人们彼此之间缺少信任,致使很多有希望成功的交易付诸东流,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华尔街,狗是从来不会反对吃狗的。当初,当第二家美国钢铁公司(American Steel and Wire Company)上市时,内部人员彼此指控对方背信弃义,企图抛售,就连约翰·盖茨(John W. Gates)和他的朋友之间,塞利格曼家族(Seligmans)和他们的银行业同伴之间,不也都有君子协定吗?不过,我却在经纪公司的交易室里听到了这首四行诗,据说是来形容约翰·盖茨的:

毒蜘蛛跳上了百足蜈蚣的背,洋洋得意地放声大笑:“我要毒死这个残忍的家伙,不然的话它就会毒死我!”

不过请你记住,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暗示自己曾在股票交易时被华尔街的朋友欺骗过。但原则上,你最好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这是个简单的常识。

当伍尔夫、凯恩和戈登告诉我已经成立了集团,并且筹到了 600 万美元之后,我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就只是要等着钱到手。我已经告诉过他们时间紧迫了,但是我记得这些钱是分四五部分给我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记得自己曾经给他们三个打过紧急求救电话。

那天下午,我拿到了一些大额支票,我手中的现金一下子积聚到了 400 万美元,对方承诺剩下的钱会在一两两天内到账。似乎这个集团能够在多头市场结束之前有一些成就。只不过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越早开始进行,效果就会越好。在交易甚少的股市行情中,人们很难对新的市场波动感兴趣,但如果一个人用 400 万现金做一笔大交易,就能唤起人们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对任何股票的兴趣。它足够吸纳所有你可能要的东西。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如果时间紧迫,就没有必要等剩下的 200 万美元了。显然,我越早把股价抬高到 50 美元,对集团也就越好。

第二天早晨一开市,我很惊讶地看到联合炉具有了不寻常的大交易。正如我说过的,这只股票已经有好几个月踌躇不前了,股价一直被固定在 37 美元,吉姆·巴恩斯费尽千辛万苦不让她再下跌,因为银行是按照每股 35 美元抵押的。至于上涨,那可比看到直布罗陀巨石在海峡上漂移还难。

不过,老兄,这只股票在那天早晨的需求量却非常大,价格上涨到了 39 美元。第一个小时的交易量已经超出了前半年的交易总量。这只股票在当天轰动一时,影响了整个市场。后来,我听说经纪公司交易室里的人们除了谈论这只股票,别的什么都不说。

我不知道这些消息意味着什么,但我并没有因为联合炉具恢复元气而不高兴。通常我不会去打听任何股票的任何异常波动,因为在交易所帮我做交易的人都是我的朋友,还有一些交易商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他们的帮忙,我一向是消息灵通的。如果他们听到了一些消息或闲言碎语,只要认为我应该知道,就会打电话通知我。那天,我听说联合炉具确实在内线买进,是实实在在的买进,不存在任何对冲行为。买方在 37 美元到 39 美元之间买进了所有在售的股票,当人们要求买方对此给出理由或提示时,他们却什么都不说。这让那些警惕性极高,老谋深算的家伙们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当一只股票因为内线买入而上涨,但购买者又拒绝鼓励他人跟进时,股民们就开始四处打听官方消息何时公布了。

我自己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好奇地观察着大盘走势,追踪着每一步的交易情况。

但到了第二天,不仅买进的数量变大了,势头也变得更加活跃了。几个月以来,高于 37 美元的卖单被毫不费力地吸纳一空了,而且并没有出现阻碍股价上涨的新的抛售行为。股价已经超过了 40 美元,很快就要到 42 美元了。

在股价即将到达 42 美元时,我觉得是时候出售银行质押的股票了。当然,我想股价会因为我的抛售而下跌,但假如我全部都以 37 美元卖出

第二十二章

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疑问。我知道这只股票的真正价值,连续几个月的休止已经让我了解到了它的市场价值。我小心翼翼地把股票抛了出去,直到最后 3 万股全部出手,但是上涨的势头居然没有受到阻碍。

那天下午,对于这个及时而又神秘的涨势,有人为我做出了解释。在前一天闭市之后,第二天开市之前,就有人放出消息说我公开宣布看涨联合炉具,并且会按照我一贯的作风,将股价抬高到 15 个至 20 个点。我的习惯,这是那些从来不研究我交易情况的人认为的。提供内幕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乔舒亚·伍尔夫。他在前一天就开始内线买进,促使价格上涨了。他在交易大厅的朋友们非常乐意听取他的内幕消息,因为他们认为他知道的内情很多,不会给自己的拥护者提供错误消息的。

事实上,股市中并没有流通太多的股票。要是你想到我已经套牢了 30 万股股票,就会明白我原来的恐惧是有根据的了。事实证明,现在抬高股价就比我预期的要简单多了。毕竟,弗劳尔州长是对的,每天都有人指责他在操作自己公司的特别股,如芝加哥瓦斯(Chicago Gas)、联邦钢铁(Federal Steel)或者快速交通(B. R. T.)等。而他总是说:“我知道,抬高股价的唯一办法就是买进。”这也是交易大厅的交易员们唯一的信条,价格会给出回报的。

第二天吃早饭前,我从几份早报上读到了一条消息——成千上万的人们也会看到,甚至,毋庸置疑会通过电报

抬高股价的唯一办法就是买进。

传到几百家分公司,以及乡下的办事处——消息称“拉瑞·利文斯顿要对联合炉具做多”。媒体报道的细节各不相同。有一个版本是说我已经成立了一家内部集团,即将要惩罚那些疯狂的空头。还有的报道指出,公司会在近期公布股息。另外有一条消息则提醒大家要记得,我在看涨某只股票时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不过也有消息依然指责公司在隐匿资产,以便内部人士积聚股票。所有这些说法都认为涨势还没有真正开始。

直到开盘前,我还没有到我的办公室检查邮件,但是已经听到了华尔街街上充斥着的内幕消息,通知大家立刻买进联合炉具。而我的电话更是响个不停,接线员接了一百多个各式各样的电话,却只听到一个问题:联合炉具上涨的消息准确吗?我必须承认,乔舒亚·伍尔夫、凯恩和戈登,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可能还有吉姆·巴恩斯，他们通风报信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自己拥有那么多的拥护者。那天早晨，从全国各地涌进了各种买单，都是要买几千股同一种股票的，而这只股票在三天前根本没有人要，即使价格再低也没有。不过别忘了，事实上公众们追逐的是报纸上看到的那个成功的赌徒；对于这一点，我大概应该感谢一下想象力丰富的记者们。

就这样，到了股价上涨的第三天，我开始抛售联合炉具，第四天、第五天我继续抛售，我发现已经把巴恩斯抵押给马歇尔国家银行的 10 万股联合炉具都卖光了。如果最成功的操作指的是操盘手用尽可能低的成本达到目的的话，那么这次可以算得上是我最成功的操作了。我根本没有买进任何股票，也没有为了以后能轻松卖出而首先买进股票。我没有先拉高股价，然后在最高点抛售，甚至没有遵循自己的交易原则，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抛售，而是在价格上涨过程中卖出。在你迫切需要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别人为你创造的购买力，这简直像是上了天堂一般。我曾听弗劳尔的一位朋友说，这位伟大的多头在为 B. R. T. 的一个集团操作时，帮他们卖出了 5 万股股票，而自己的公司却赚到了 25 万股的佣金。W. P. 汉密尔顿 (W. P. Hamilton) 也说，詹姆斯·基恩为了发套 22 万股混合铜业，必须要在操作过程中交易 70 万股。多么惊人的手续费啊！想想这些例子，再看看我唯一需要支付的手续费就只有为巴恩斯卖出的那 10 万股股票，简直是太节省成本了！

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替我的朋友吉姆卖空了股票，而集团允诺的 600 万美元还没有全部到账，我之前卖出的股票也没有需要再买进的，我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到什么地方去享受个小小的假期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不久之后，联合炉具的股价开始下跌，在此之前，我知道自己没有再去管它。一天，整个市场看起来相当虚弱，一些失望的多头想要马上抛售他们手中的联合炉具，随着他做空，股价跌破了认购价，也就是 40 美元。没有一个人想要这只股票，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并不看好整体形势，却可以顺利地卖出 10 万股股票，而且没有像好心地散播小道消息的人们预测的那样，在一周之内把股价拉高 20 个或 30 个点，这样的奇迹我真是应该表示感谢。

第二十二章

由于股价得不到支撑,所以这只股票已经形成了下跌的习惯,有一天它甚至要接近 32 美元了。这是它的历史最低价,因为,你应该还记得,为了不让银行把 10 万股倾销出去,巴恩斯和他的原始集团已经把股价固定在了 37 美元。

那天,我正在交易室里平静地研究着行情,有人说乔舒亚·伍尔夫来看我。我说请他进来。只见他直接冲了进来。他长得并不很高大,但他看起来的确快要被气炸了。我当时正站在行情记录器旁边,他跑到我面前大声叫喊道:“嗨,你到底捣了什么鬼?”

“请坐,伍尔夫先生。”我礼貌地说着,并且自己也坐了下来,这样好让他能平静地说话。

“我不想坐!我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用最高的声音喊道。

“你指的是什么?”

“你究竟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股票!那只股票!”

“什么股票?”我问他道。

但这样似乎只能让他更生气,他脸气得通红,大喊道:“联合炉具!你到底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做啊!绝对什么也没有。出什么事了?”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 5 秒钟,终于爆发了:“看看价格!你看一看!”

他的确非常生气。所以我站起身来去看报价。

我说:“现在的价格是 311/4。”

“是的! 311/4,我已经有一堆了。”

“我知道你有 6 万股,你已经持有这只股票有一段时间了。你原来买进的是格雷炉具。”

对方没有让我说完。他说:“但是我又买进了一些,有的甚至是 40 美元买进的!但我仍然还是买了!”

他像看敌人那样地瞪着我,我说道:“我没有告诉你买进啊。”

“你没有做什么?”

“我没有告诉你吃进联合炉具。”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我不是指你说过什么,但是你打算要抬高价格。”

“为什么我要那么做呢?”我打断他说道。他看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直到可以开口了,他说:“你打算抬高价格的,你有钱买进它。”

“是的。但是我一股也没有买。”我告诉他说。

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你没有买进一股,你有超过 400 万美元的资金可以买进,你却沒有买进一股?”

“是的,没有买进一股!”我重复道。

他快要疯了,气得根本不能好好说话。最后,他坚持说道:“你这是什么游戏?”

他一定在心里用很多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罪行谴责着我,我确定已经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长串罪名。于是我对你说:“伍尔夫,你真正想要问我的,为什么我没有以 50 美元的价格从你手里买进那些你低于 40 美元买进的股票,是这意思吗?”

“不,不是的。你拥有 40 美元买进的认购期权,又有 400 万美元可以抬高股价。”

“是的,但是我没有碰那些钱,集团也没有因为我的操作损失一分钱。”

“听我说,利文斯顿。”他开口说道。

但我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你听我说,伍尔夫。你知道你和格雷、戈登已经被 20 万股套牢了,如果我抬高价格,也不会有太多的浮动股进入市场。但因为两个原因,我必须抬高股价:首先,要为这只股票制造一个市场;其次,利用 40 美元的认购期权创造利润。但是你不希望按 40 美元的价格卖掉自己持有了几个月时间的 6 万股股票,或者你还不满意自己在整个集团中的利益;所以你决定用低于 40 美元的价格买进一些股票,等我用集团的钱拉高股价的时候,再把那些股票全部放给我,因为你确定我会那么做。所以你打算在我买进前先买进,在我出仓前先出仓。总而言之,我就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猜想你一定觉得我可以把价格抬高到 60 美元。很显然,你大概已经买进了 1 万股准备给我,如果我不为你解决这个负担的话,你会向美

第二十二章

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每一个人通风报信，你要确保一定有人替你背黑锅，你这么做完全没有考虑到我的困难。你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做什么，看着我们一起买进，你一定非常满意。你把消息传给你的好朋友，他们买进之后再告诉他们的朋友，第三层接受消息的人告诉第四层、第五层，甚至还会有第六层傻瓜。这样，当我最后准备卖掉一些股票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面对着几千个聪明的投机客。伍尔夫，你这个想法可真是太好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还没打算买进一股联合炉具的时候，它已经在上涨了，当时的我有多么惊讶；当我以 40 美元的价格把包销集团的 10 万股卖给那些准备以 50 美元、60 美元把同一只股票出货给我的人们，你知道有多么感激吗？我没有用那 400 万美元替他们赚钱，是不是很傻？那笔钱是我用来买进股票的，但只有当我觉得必要的时候才会那么做，但是我不那样认为。”

乔舒亚已经在华尔街里摸爬滚打了太长时间，他不会让怒气冲昏头脑的。他冷静下来听着我说，我说完后，他用和善的口气对我说道：“听我说，拉瑞，老伙计，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唉，讲点交情嘛。如果换了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严肃地说道，“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怎么做？”

“我会全部抛掉！”我告诉他说。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走出了我的交易室。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进来过。

那件事情过后不久，参议员戈登先生也来找我。同样地，他也因为自己的麻烦，非常气愤地指责着我。接着是凯恩，也叫嚣了一番。他们忘记了那些股票在成立集团的时候，根本就是滞销的。却只记得我在掌握 400 万美元时，股价上涨到了 44 美元，却没有替他们卖掉手中的持股，现在股价跌到了 30 美元，市场变得单调乏味，没有什么交易。按照他们的想法，我应该替他们抛售股票并赚取丰厚的利润。

当然，他们也会适时地冷静下来。集团自身没有亏损一分钱，而主要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抛售他们手中的持股。几天之后，他们又回来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请我帮忙。戈登尤其坚持,最后我让他们以 25 1/2 的价格储存共同持有的股票。

我的服务报酬是这些收入的二分之一。最后这些股票都被以 30 美元的价格廉价出售。

现在轮到我来替他们了结股票了。整体的市场情况和联合炉具特殊的股票行为致使我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选择,那就是压低出货,而不是在开始的时候拉高股价,否则的话,我确定将会得到一大批股票。股市中有一些人总是认为,如果股价较最高点,特别是最近行情波动的最高点下跌了 15 个到 20 个点,那么这只股票就是所谓的“便宜货”,压低出货能让我找到这些人做买主。在他们看来,联合炉具的股价曾接近 44 美元,现在则低于 30 美元,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反弹马上就要出现了。

像往常一样,压低出货顺利完成。喜欢买便宜货的人大量买进,足以让我了结集团的共同持股。但是,你认为戈登、伍尔夫或凯恩会对我感激不尽吗?一点也没有。他们仍然对我满腹牢骚,他们的朋友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们经常对别人讲我是如何对付他们的。对于我没有按照他们的期望,自行拉高价格这件事,他们一直不能原谅。

生气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事实上,如果伍尔夫和其他人没有散播那些炙热的看多消息的话,我绝对没有办法卖掉银行的 10 万股股票。如果按照我往常的做法,想要用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操作的话,我就要接受所有能达到的价格。我说过,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头市场。在这样的市场抛售,不一定要不计后果,但确实是不能计较价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我想他们可能不相信这一点。他们依然很生气,但是我却不生气。生气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我遇到的事情曾不止一次地让我懂得,作为一个投机客,生气就会犯错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并没有因为生气而蒙受损失。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天,我的妻子到一个别人极力引荐的女裁缝那里做衣服。那裁缝为人亲切,有礼貌,而且手艺很好,非常惹人喜爱。等到我妻子第三四次去的时候,女裁缝觉得比较熟络了,便对她说:“我希望利文斯顿先生能够拉高联合炉具。我们听说他会那么做,所以就买进了一些,我们听说他在所有的交易中都很成功。”

第二十二章

我想对你说，看到无辜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听从了内幕消息而亏损，我觉得很难过。或许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从来不给人提供小道消息了。那位裁缝让我觉得，要说到不满，我对伍尔夫才是真正的不满。

我想对你说，看到无辜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听从了内幕消息而亏损，我觉得很难过。

第二十三章

股

市投机永远不会消失。它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令人满意。也不会因为自身的危险,就受到警告和压制。不管一个人多么有能力,经验多么丰富,你都不能阻止他判断失误。即使是精心设计的计划,也会因为意外或未曾预料的事情而宣告失败。灾难或许来自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贪婪或虚荣、来自于恐惧和无法抑制的希望。但除了这些所谓的天敌之外,一个股票投机客必须克服一些心理上或商业中无法抵御的行为和陋习。

一个股票投机客必须克服一些心理上或商业中无法抵御的行为和陋习。

我必须承认,回想起 25 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华尔街时看到的粗野做法,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旧式的空中证券交易商已不复存在,尽管还是有很多人坚持去那些欺诈顾客的经纪公司做交易,他们为的是快速赢钱,结果却使得经纪公司日益兴隆了。在这一点上,证券交易所就做得很好,他们不仅把那些不折不扣的骗子挡在了门外,而且还坚持让自己的成员公司、职员及客户都遵守规则。现在,很多有益的规章制度和限制措施都已经得到了严格执行,但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之所以还存在一些陋习,不是冷漠的职业道德所致,而是因为华尔街上根深蒂固的保守习性。

有利可图的股票投机向来就很难,如今就更是一天比一天困难了。

第二十三章

就在不久以前,有一个真正的股票交易者,他几乎对每一只上市股票的实用知识都了如指掌。1901年,当时J. P. 摩根创办了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这是一家由十几家小联合公司组成的大型联合企业,其中大多数小公司成立时间还不满两年,而此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共有275只股票,大约有100只属于“未上市公司”;有很多股票的发行量很小,所以你大可不必知道;另外还有一些毫不活跃,缺乏投机吸引力的次要股和保息股。事实上,绝大多数股票连续几年都没有一次交易。而今,正常的证券行情表上有900只股票,而且在我们新近活跃的市场行情中,有大约600只分期发行的股票在进行交易。此外,股票的旧式板块和种类现在也更容易被人了解了。因为这样的股票越来越少,资本额较小,而且人们需要警惕的消息也没有涉及广泛的领域。在今天,你可以交易任何一种股票——世界上存在的几乎所有行业的股票。要想时刻保持消息灵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而对于那些聪明的操盘手来说,股票投机变得更加困难了。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进行股票投机交易,但真正获利的只是少数。人们总是不同程度地沉迷于股市之中,因而可以断定,他们始终是亏损的。投机客致命的敌人是:无知、贪婪、恐惧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法律和股市规则都不能消除这些人类的本性。即使是冷静的经济学家或者热心的慈善家,都无法阻止意外事故把精心设想的计划打击得支离破碎。另外一种亏损的原因是蓄意地以讹传讹,它们常常以各种不同的伪装形式被传递给股票交易者,完全有别于那些可靠的消息,所以这种做法更加险恶,更加危险。

当然,有些门外汉喜欢利用直接的或含蓄的、口头的或已出版的消息和谣言进行交易。我们很难抵御普通消息的出现。例如,一位毕生的好友把自己

人们总是不同程度地沉迷于股市之中,因而可以断定,他们始终是亏损的。

如何买卖股票的细节告诉你,他是善意的,他真诚地希望你能因此而获利。但是,如果小道消息出了错,你该怎么办?其实人们在面对那些职业告密者或不老实的骗子时,警惕程度应该不亚于面对假金砖和工业酒精。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然而,当投机客们面对典型的华尔街谣言时,既不会受到保护,也得不到赔偿。大批证券商、操盘手、联合公司及个人用尽各种方法,把自己手中多余的股票按尽可能高的价格抛空。而最致命的做法,要算利用报纸和行情记录器散播股价上涨的消息了。

了解一下任何一天的金融新闻报道,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上面发表了多少含蓄的、半官方性质的声明。其中引证的都是一些“主要知情人”、“高层领导”、“政府高官”以及“权威人士”——都是被认为有头脑的人。这里有今天的新闻,我随意挑一条,听着:“一位重要的银行家说现在看跌行情还为时过早。”

银行家确实说过这些话吗?假如确实说过,他又为什么说呢?为什么他不署名呢?是不是担心署名之后,人们会相信他所说的话?或者他所说的正好与事实相反呢?

还有一则消息,是关于一家公司的,他们的股票在本周非常活跃。这回发表声明的是一位“高层领导”。这到底是众多公司董事中的哪一位在讲话呢?很显然,即使这则声明造成了任何损失,但因为它是匿名的,就不会有人为此而受到责难。

除了对各种投机行为进行理智的研究之外,股市交易者还必须认清华尔街交易中的一些真相。除了想方设法赚钱之外,他还必须要尽量避免不亏钱。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这两方面几乎是同样重要的。因此,一定要记得,个股所有的上涨情况实际上都受到了某种操作的影响,它们被内幕人士操控,其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以最好的价格抛售股票。然而,仍然有人相信自己是不易被骗的交易者,他们坚持要知道某只股票上涨的原因。必然地,操盘手将这种上涨解释成了一种适当促进股票销售的方式。我坚信,如果那些有关行情上涨的匿名声明不被发表的话——我指的是意图让人们买进或持有股票的声明——人们的亏损将会大幅度减小。

绝大多数关于股价上涨的文章,都是以那些不具名的高层领导或内幕人士为依据的,他们的目的是将不可靠的信息传达给普通大众。由于是半官方性质的声明,所以人们对此格外信赖,结果导致大家每年都要损失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第二十三章

我现在举个例子说：由于一家公司进入萧条期，导致股票停滞不前。股票牌价是股票实际价值的大致推测和体现。如果此时的股价很低的话，人们知道后会买进，股价得到了抬升。如果价格太高了，就会有人把股票卖出，接着股价就会下跌。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既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操作。

接着，如果公司的经营业务出现了好转，最先知道的是谁呢？是内线人士，还是公众？你一定说不是公众。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嗯，如果持续好转的话，收益就会增加，公司就有权恢复股票分红；或者，如果分红没有中断，股息就会更高。也就是说，股票就会增值了。

假定情况持续好转。公司的管理层会把这个好消息公之于众吗？公司董事会会去告诉股东吗？会有好心的董事，仅仅为了那些读到报纸金融版和通讯社报道的公众们的利益，就具名发表观点吗？会有谨慎的内部人员，一直遵循匿名的原则，发表一篇匿名的言论说公司未来业绩一片大好吗？这一次不会了。没有人会说一个字，也没有任何评论在报纸上发表。

股票增值的消息一直对公众保密，而此时那些一向沉默的“主要知情人”对市场进行研究之后，便将他们能够买进的全部低价股票都收入囊中。这种谨慎、不招摇的买进方法带动了股价。同时，金融记者们知道内部人士应该会了解股价上涨的原因，所以便去寻求答案。结果这些讳莫如深的知情人们一致对外声称无可奉告。他们不知道任何股价上涨的原因，甚至有时说自己对股市的变化莫测，以及投机客的行为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股价继续上涨，当那些内部人士知道自己已经将想要的和能够持有的股票全部买进时，“美好”的一天也就来临了。华尔街上各种各样看涨的传闻此起彼伏。行情记录器告诉交易商们“有确实可靠的根据”——公司业务已经转危为安了。那些声称自己对股价上涨原因不甚了解的公司董事们，此时此刻却发表声明说：每一位股东都有充分的理由看好公司前景。他们的话被媒体引用了，当然，仍不署名。

行情看涨的消息如洪水般泛滥了，公众们开始买进股票。水涨船高，股价又被抬升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具名”董事们的预言得到证实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了——按照具体的情况,公司恢复了红利,或者提高了股利率。此后,看涨的消息不仅比以往多起来了,而且更加令公众兴趣倍增。应媒体要求,一位“高层领导”要针对当前的行情发表评论。他开门见山地对外宣称,业绩仍会不断提升。一位“著名知情人”经过媒体的一番好言相劝之后,承认这次盈利是非同凡响的。一位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知名银行家”也向媒体表示,这次销售额的大幅度增加,在商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即使没有其他订单了,公司夜以继日地赶工,谁也不知道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现在的订单。一位“金融委员会成员”在报纸上利用双倍版面发表声明,表示公众对当前形势的震惊程度已经超出了股市上涨态势,他自己对此感到莫名其妙。而他唯一觉得惊奇的是股市向上攀升的力度减缓了。只要对即将公布的年度报告稍作分析,人人都能发现股票的市场价值已经比票面价值高出很多了。

但是,所有这些乐于提供消息的“慈善家”的言论,都是没有具体署名的。

只要盈利一直持续,只要没有觉察到公司繁荣景象受到阻碍,内幕人士就会一直持有那些低价买进的股票。既然没有理由压低股价,为什么要抛出股票呢?但如果公司业绩下滑,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会发表声明或者警告,甚至给予丝毫的提示吗?几乎没有。公司业绩好转的时候,他们没有大张旗鼓地买进股票,现在行情开始下跌了,他们同样会默不作声地把股票卖出。内部销售开始之后,股价自然而然就下跌了。接着,人们开始听到非常熟悉的“解释”。

一位“主要知情人”声称一切正常,股价下跌只是一些试图打压股市的空头们抛售所致。假设有一天,股价下跌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出现暴跌,人们强烈要求得到“理由”和“解释”——除非有了解情况的人能发表声明,否则人们会担心有最坏的事情发生——于是媒体的及时通报新闻上就会打出:“当我们请一位主要董事针对目前的股市疲软做出解释时,他回应说自己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因为空头打压行情,而基本的市场环境并没有改变。公司业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除非有完全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否则他们可能会在下次股东大会增加红利。此时,市场上的空头咄咄逼人,股市疲软显然是一场抛售所致,旨在处理手中所持的弱势股票。”

第二十三章

新闻媒体希望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消息,所以很有可能会继续宣称自己得到了可靠消息:股价下跌那天的低位接盘是内部利益集团所为,空头们会发现自己卖空,结果却掉进了圈套。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受到清算的。

除了那些完全听信上涨言论,买进股票,受到重创的人们之外,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接受了别人的劝告,没有抛出股票而蒙受了损失。让人们买进那些“著名知情人”想要卖出的股票,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当人们不想再持有或买进这只股票的时候,极力阻止他们抛出。看了“重要高层”的声明之后,人们该相信什么呢?那些普通的局外人又会怎么认为呢?当然是希望这只股票从来没有下跌过;它是因为空头抛售才被迫下跌的,而且一旦抛售停止,内部人员就会进行一次制裁性的股价上涨,在此期间,那些空头们只能在高价进行回补了。人们对这样的说法完全相信,因为如果下跌真的是由空头抛售引起的话,接下来的事情的确应该是这样发展的。

尽管这只股票有大量的空头净额,很可能存在挤压的威胁,但它并没有止跌反弹,而是继续下跌。没有其他办法,它只能下跌。因为内部操盘手收集的多头筹码太多,需要时间消化。

这只由“高层领导”和“主要知情人”卖出的内部股票,现在成了职业交易商之间的足球。股价继续下跌,似乎还没有跌到底。内部人士知道现在的交易状况将会不利于公司未来的利益,所以直到公司业务再次好转之前,他们都不敢支持大盘。到了经济该好转的时候,也就是内部人士买进股票,同时又保持沉默的时候。

我独自交易多年,对市场行情十分关注。回忆过去发生的股票暴跌,我确定没有一次是由空头袭击造成的。其实我们所说的空头袭击,仅仅是在对真实情况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抛售。但是,并不能说股票下跌是内部抛售或内部不吸纳的结果。人人都开始加速抛售,当每个人都在卖出时就没有人买进,究竟由谁来接盘呢?

所以公众应该牢牢记住一点:空头袭击从来就不是延续性下跌的真正原因。如果某只股票持续走低的话,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就是公司的问题。如果下跌的理由没有得到验证,那么股票很快就会跌破实际价值,接着就有人开始买进,阻止下跌的趋势。事实上,空头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只有当股价上涨到最高位时抛出股票,才能赚大钱。你可以下百分之百的赌注,内部知情人士绝不会把事实公之于众的。

公众应该牢牢记住一点:空头袭击从来就不是延续性下跌的真正原因。如果某只股票持续走低的话,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就是公司的问题。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纽黑文(New Haven)铁路公司。尽管现在人人都知道,但在当时却只有几个人知道。1902年,纽黑文铁路的股票定价为255美元,是新英格兰地区铁路投资的首要选择。那里的人们根据持有纽

黑文股票的多少,来衡量他们在社区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如果有人说这家公司濒临破产,那么他不会因此而被关进监狱,人们会把他跟其他疯子一起关进精神病院。但当富有进取精神的摩根先生(Mr. Morgan)被任命为新总裁时,灾难就开始了——起初,当梅林政策(Mellen Policies)决定修建铁路的地点时,事情并不清晰。但当联合铁路公司(Consolidated Road)以极高的价格配备一笔笔财产时,眼光犀利的观察者们开始怀疑新政策是否是明智之举。一套标价200美元的有轨电车,却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纽黑文铁路公司;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于是就有一两个愤怒的人出来声称公司管理混乱。这也暗示着:即使是纽黑文这样的公司也无法承受这样的铺张浪费,这种欺骗式的交易好像是在挑战直布罗陀巨岩的力量一样。

当然,首先看到前方困难重重的是那些内部人员。他们逐渐意识到了公司的真实情况,并开始减少自己手中持有的筹码。由于抛售和不支撑股价,所以这只新英格兰金边铁路股的价格开始下跌。跟往常一样,人们对此提出了疑问,并希望得到解释;而且马上就有了惯例解释。“重要内部人士”宣称就他们自己所知,公司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而股价下跌是因为空头们不计后果地抛售。所以新英格兰的“投资者”们继续持有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铁路公司(New Haven & Hartford Stock)。为什么他们不持有呢?内部人员不是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是因为空头抛售吗?他们不是说还要继续发放红利吗?

同时,预期的空头逼仓没有出现,但却又创了新低。内线出货变得越来越紧迫,再也不用掩饰了。然而,波士顿那些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们却

第二十三章

被公开指责为证券投机商和煽动政治家，他们强烈要求能够得到合理解释，这场股票暴跌使每一个想要安全投资、获得稳定利润的新英格兰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股票从每股 255 美元跌到了 12 美元，这种历史空前的大跌绝对不是空头打压的结果，也绝对不可能是。暴跌的开始和持续发展，与卖空行为没有一点联系。如果内部人员可以讲真话，而且被允许讲真话的话，他们就不会总是持续不断地以高价卖出了。不管股票的价格是 250 美元、200 美元、150 美元还是 100 美元、50 美元、25 美元，这样的价格对于这只股票来说还是太高，内幕人士对此了如指掌，普通群众却一无所知。投机股票的公众在买卖一家公司的股票时，如果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知道公司业务真实情况，那么公众们就应该考虑一下自己所处的不利环境。这是非常有用的。

在过去的 20 年中，暴跌的股票都不是因为空头的卖空行为。那些轻易相信这一解释的人们，损失的资金数以万计。这种解释使不看好股票行情的人继续持仓观望，如果他们不期望空头者做空后，股价能马上回升的话，是完全可以平仓结利的。我过去常常听到有人指责基恩。在他之前，受指责的是查里·沃里施沃佛(Charley Woerishoffer)或阿狄森·坎马克(Addison Cammack)。后来，我自己也成了股市的替罪羊。

我想起了一只叫做洼地石油(Intervale Oil)的股票。有一个联合集团在为它拉高股价，并在其过程中寻找一些买主。操盘手们把股价提升到了 50 美元。集团内部开始抛售，股价迅速下跌。和往常一样，普通群众需要有人对此作出解释——为什么洼地石油如此疲软呢？问这种问题的人很多，答案瞬间变成了重要新闻。一家金融媒体请求最了解股票上涨实情的经纪人作出反应，媒体认为这些经纪人应该同样了解下跌的趋势。当新闻媒体问到联合集团的成员时，为了能有一个可以刊登和散播的原因做答案，这些经纪人是怎么做的呢？哼！是利文斯顿在扰乱市场！而且这不够。他们补充说要阻止他交易。当然，联合集团的人们还在继续卖空。当时的股价停留在每股 12 美元左右，但他们却可以卖至每股 10 美元或者更低，而他们的平均卖出价仍然高于成本。

我不否认那些杀跌的内幕人士是明智的、恰当的。但对于那些付出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35 美元或 40 美元,却注定要失败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看到媒体刊登出的消息后,他们继续持股观望,期待着愤怒的内部集团能好好收拾利文斯顿一番。

在多头市场中,尤其是在行情大涨,一片繁荣的时候,人们由于在市场中停留太久,而把开始时赚的钱又输了进去。这种“空头袭击”的说法是促使人们停留的缘由。如果有些理由只是那些不具名的内幕人士为了让公众相信才给出的话,人们就应当心了。

第二十四章

公众想要了解这一点。于是,消息的传播和接收成了普遍现象。

经纪人通过行情报告书或以口头形式向他们的客户提供交易建议,这种做法没什么不妥。但经纪人没必要对实际情况过分关注,因为市场的运作过程总是比实际情况提前6~9个月。某些股票当前的盈利,并不能成为经纪人建议客户买进的充分理由,除非他能确保6~9个月后的市场行情仍然可以维持同样的利润率。如果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就能清楚地发现市场的发展状况会改变当前的实际操作,关于“股票廉价”的争论将会消失。交易者必须考虑得长远一些,但经纪人关心的却是能马上获得佣金;因此,一般的行情报告书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经纪人靠赚取公众的佣金谋生,然而当他们接到内部人员或操盘手的抛出指令后,就会通过行情报告书或口头形式,极力建议自己的客户买进那些被抛出的股票。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内线人士找到一家经纪公司的负责人,对他说:“我希望你可以制造一个市场假象,抛出我的5万股股票。”

负责人会询问一些具体的情况。让我们打个比方,假如股票的报价是50点。那么内线人士会告诉他:“我以每股45点的价格给你5000股认购期权,每上涨1个点,再给你5000股,直到最后把5万股的认购期权全都给你。我还会按市价给你5万股股票出售权。”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哎！如果经纪公司拥有大批跟进者的话，这笔钱就相当容易赚到，当然，这种经纪公司正好也是内线人士想要寻找的。如果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可以通过直线电话，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联络处时刻保持联系的话，通常会拥有大批跟盘。请记住，因为有了股票出售权，所以那些经纪人的操作无论如何都是安全的。如果他能够让公众跟进的话，就可以卖掉全部股票，这样除了应得的佣金外，他还能得到一笔可观的利润。

我记得一个华尔街知名“内线人士”的“辉煌事迹”。

他会给一家大型经纪公司的经理打电话，有时甚至会给这家公司的其中一个小股东打电话。他会说：

“嗨，伙计。为了感谢你多次对我的帮助，我打算给你一个真正赚钱的机会。我们为了接管集团中一家公司的资产，打算组建一家新公司，并且会在接管他们的股票前，把股价从目前的价位抬高。我将以 65 美元的价格转给你 500 股班塔姆百货（Bantam Shops），而它现在的报价是 72 美元。”

这位心存感激的内线人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一些大型经纪公司的负责人。既然接受了这么慷慨的礼物，而且都在华尔街工作，那么，当他们获得了这只拥有即得利润的股票后，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建议自己接触到的男女老少都来买这只股票——那个好心提供消息的人知道这一点——他们会创造一个假行情，从而自己把手中的股票高价卖给那些可怜的公众们。

此外，还有一些卖空股票的手法应该被禁止。如果挂牌上市的股票是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向大众出售的，那么证券交易所就应该予以禁止。对任何股票来说，正式的挂牌报价都是一种约束力。此外，自由买卖中的具体表现和价格差异也都成了决定是否买进股票的必要条件。

还有另外一种普遍的卖空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的突发状况额外增加股本。它可以使那些轻率的人们损失数百万美元，却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这种方法是完全合法的。不过从操作过程来看，它却不是只改变股票颜色那么简单。

用 1 股老股换 2 股、4 股甚至 10 股新股，这样的把戏通常是为了使旧股票更容易销售。老股的价格是每股 1 美元，而且很难卖出去。如果每

第二十四章

1/4 股售价 25 美分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卖,甚至会卖到 27 ~ 30 美分。

为什么人们不质疑,股票怎么会如此容易就能买到? 这又是华尔街慈善家们操作的结果,但聪明的投机客都会提防希腊人送的礼物。这是唯一需要的警告。而公众们总是对此全然不顾,结果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任何制造或散播谣言,对个人或公司的信用和业务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也就是促使公众抛售,从而打压股票价值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起初,制定法律主要是为了惩罚在非常时期对银行偿还能力表示怀疑的人们,以此减少出现股市恐慌的危险。但是,它当然也能够保护公众,防止他们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位抛售股票。换句话说,国家的法律惩罚这种散播看空消息的人。

那么,人们如何防止买进高于实际价值的股票呢? 对于那些毫无根据的看涨消息,谁又来惩罚其散播者呢? 谁也不能够。但当所谓的“空头袭击”到来时,人们听从不具名的内线消息,以高价买进股票所造成的损失,远比根据看空消息,低于实际价值抛售股票所带来的损失多很多。

如果出台一条法律,能够像惩罚散播看空消息的人那样,惩罚看多消息的传播者。我相信普通公众可以免遭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毫无疑问,那些商业推手,操盘手以及其他受益人会告诉你,任何一个利用谣言和无署名声明的交易者,只能独自承担自己的损失。就如同一个麻木到吸毒成瘾的人没有资格受到保护一样。

证券交易所应该帮助普通公众免受不公平交易的侵害,这是极其有益的。如果有某个了解详情的人希望人们接受他的看法或对现实的见解,就要让他签上自己的名字。有署名的看多信息不一定都能实现。但能使“内部人员”和“董事们”更加小心谨慎。

公众应该时刻谨记股票交易的基本原理。当一只股票上涨时,无需对其上涨原因做任何详细的解释。股票需要持续买进,才能继续上涨。只要股价在上涨,即使有时出现一些小幅的自然回调,那么缓慢跟进也还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建议。但如果这只股票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上升之后,开始掉头缓慢下行,并伴随偶尔小量反弹的话,这就表明最小阻力线的方向已经从上涨转为下跌了。既然事情是这样的,还需要什么解释吗? 或许有什么相当充足的理由来解释股价为什么会下跌,但是这些理由只有少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数人知道,他们或者秘而不宣,或者直接告诉公众——那只股票目前看来很便宜。这就是投机的本质,公众们应该意识到,那些了解事情真相的人们是不会说实话的。

如果这只股票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上升之后,开始掉头缓慢下行,并伴随偶尔小量反弹的话,这就表明最小阻力线的方向已经从上涨转为下跌了。

许多所谓来自于“内幕”或官方的声明,其实是没有什么依据的。不管是匿名也好,还是具名也罢,有时候甚至没有人要求内线人士发表声明。制造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在股市中拥有巨大利益的人。当一只股票的价格上涨

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持有大量股票的内线人士,是不会拒绝在职业操盘手的帮助下进行股票交易的。但是,内线人士或许会告诉他们买进的适当时机,却不会说出卖出的时机。这样就把职业操盘手和普通大众置于同等位置了,但由于他们此前持有的股票数量较大,所以想要抛空的话,就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此时,就会有大量使人“误入歧途”的消息出现。当然,在这场游戏中,有些内线人士是无论何时都不能相信的。通常,那些大公司的负责人可能会依照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采取行动。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蓄意制造假行情,也没有说谎,因为他们发现竞争的时候都“沉默是金”。

有些事情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多到不想再重复了——多年的股票操作经验告诉我,或许一个人可以在某个时候靠操作一些股票赚到钱,但却不可能一直持续不断地战胜股票市场。无论一个投机客的经验有多么丰富,他失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为投机从来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华尔街的专业人士知道:与那些饥荒、瘟疫、粮食欠收、政治革新以及所谓的正常事故比起来,根据“内幕”消息采取行动却能更快地打垮一个人,使他挫败不堪。无论是华尔街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永远没有通向成功的平坦大道。那又何必额外地增加阻碍交通的因素呢?

对《股票操盘手回忆录》的赞誉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是所有股民都必须阅读的经典名著，无论是新股民，还是经验丰富的老股民。

——威廉·奥尼尔 (William O' Neil), 《投资者日报》创始人、董事长

每次面晤那些最优秀的操盘手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你认为你所读过的哪本书最有价值。迄今为止，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股票操盘手回忆录》。

——杰克·施瓦格 (Jack Schwager), 《市场天才》和《新市场天才》作者

这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书，我向所有的下属推荐它。

——马丁·茨威格 (Martin Zweig), 《交易冠军》作者

《股票操盘手回忆录》我读了二十年，直至今日，它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书。

——肯尼思·菲舍尔 (Kenneth Fisher), 《福布斯》杂志

五十年来，因为研究的需要，我几乎读遍了能够获得的、值得阅读的、关于投资交易的图书，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最有趣的、收获最大的是《股票操盘手回忆录》，这本出版于1923年的名著，今天读来和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读它时一样，受益匪浅。

——爱德华·多布森 (Edward Dobson), 《让你致富的交易法则》作者

上架建议：财经传记

ISBN 978-7-5118-0839-4



9 787511 808394 >

定价：38.00元